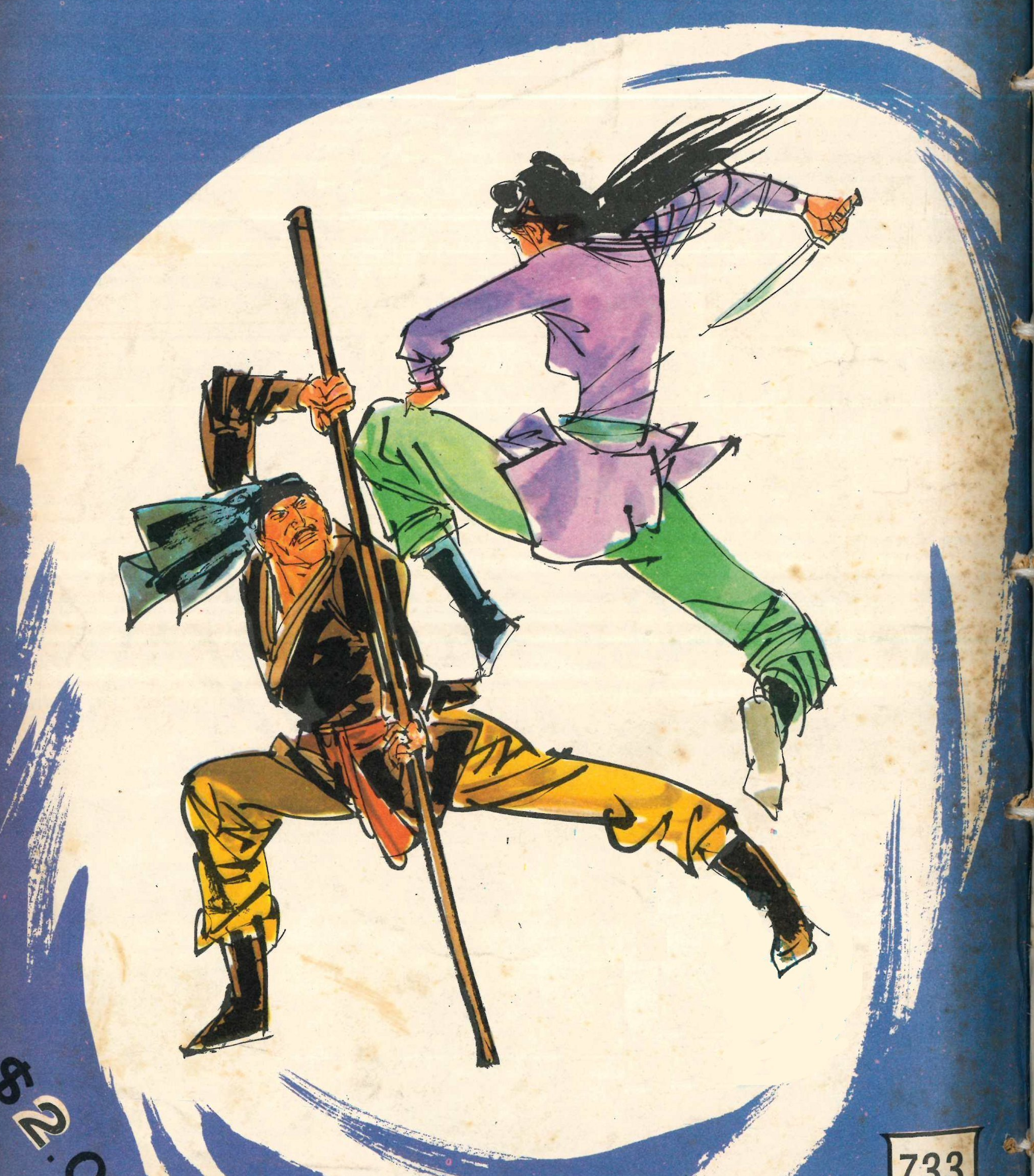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變形怪物** 馬雲·著



這不是一個神怪故事，既然我們地球上的人類能夠登陸月球，別的星球生物當然也可以在機會均等的情形底下降落地球，甚至大肆搗亂亦不足為奇，因此一切担心亦並非杞人憂天。「變形怪物」這個有關外星球生物進侵地球的故事是期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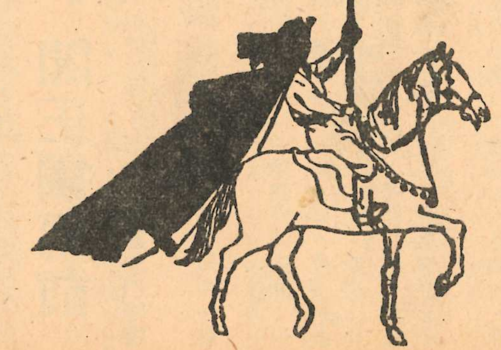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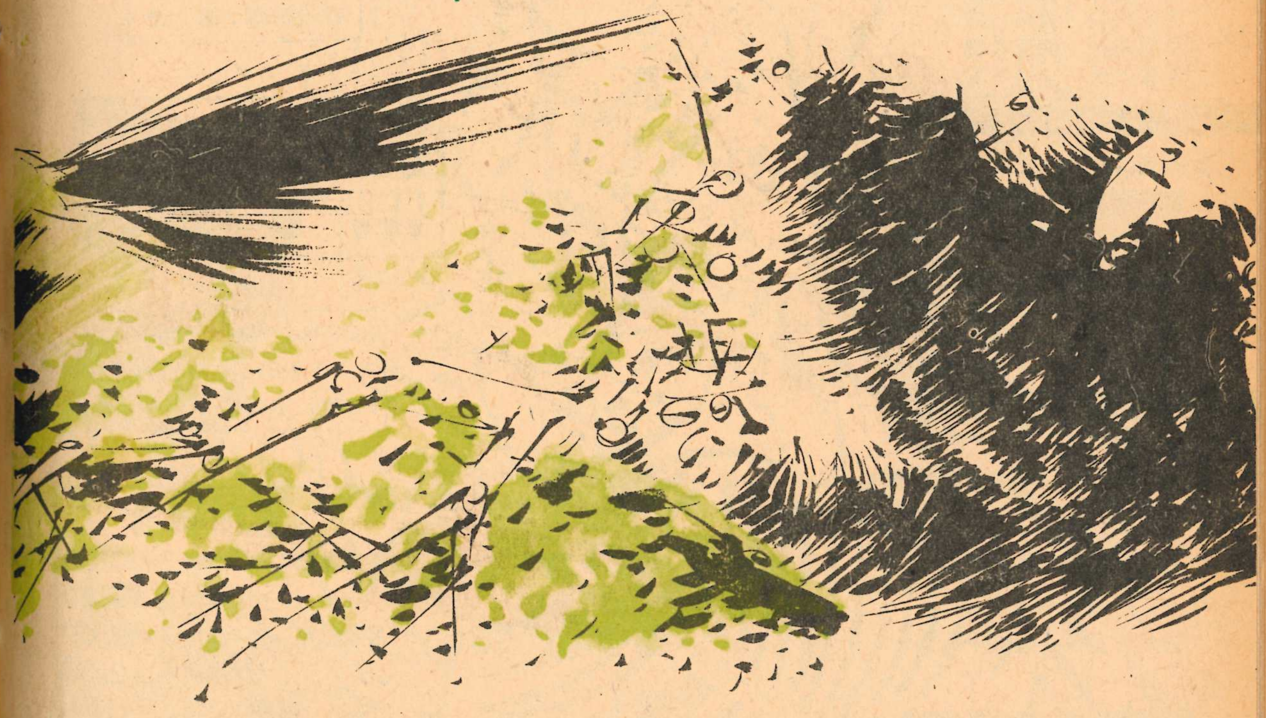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面前玩甚麼……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殺伐世家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迷糊酒俠朱伯倫偕愛女朱家鳳化裝成一對走碼頭的賣唱婦女，在酒樓上向人打探武林四大世家僅存的活人陳紅蓼顛瘋殺人的事，所得盡是道聽途說，正欲離開，突被二地痞刁難，說要將朱家鳳帶往獻給他們的主人，朱伯倫不願暴露身份，正感爲難，爲一隱身酒客的武林高手暗中出手將二地痞打跑，事後朱伯倫父女化裝主僕，往見摯友通天秀士李致中，適李致中接獲一密函，要他派人手保護一名醫者前來蘇州，李致中遂央朱伯倫父女相助，朱家鳳極口答允，李致中向她嚴肅訓誨不可輕敵——

骷髏豎當道　閻王攔馬前

朱家鳳一挑「劍」眉道：「不管怎樣，這一次非敎他們嚐嚐我朱家鳳的厲害不可！」

朱伯倫拈鬚微笑道：「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好！這回，就全看妳的表演啦！」

李致中向朱家父女投過困惑的一瞥，口中雖然沒說甚麼，但心中却禁不住地在暗忖着：「你『迷糊酒俠』的身手，不見得比我高明到哪裏去，至於這丫頭，我更是看着妳長大的，算得上是胎毛未脫，乳臭未乾，這回，叫你們去幫幫忙，是可以派上用場，如果說憑妳這黃毛丫頭，能創造出甚麼奇蹟來，我眞有點不相信……」

他這裏心念電轉間，朱家鳳却好像已看透他的心思似地，嬌笑道：「李伯伯，您好像不相信？」

李致中笑了笑，沒接腔。

朱家鳳却又一挑「劍」眉，說道：「李伯伯，咱們賭點東道如何？」

朱伯倫却含笑叱道：「丫頭不得無禮！」

接着，他却很自然地岔開話題，向李致中注目問道：「李兄，最近這兩三年來，難道你就一點消息都不曾獲得？」

李致中苦笑道：「事實上確是如此。」

朱家鳳嬌笑道：「李伯伯，看來您這塊『通天秀士』的招牌

，眞該摘下來了。」

李致中笑道：「丫頭，別在我老人家面前玩甚麼花槍，縱然我有甚麼消息，也激不出來的。」

朱伯倫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李致中神色一整道：「老弟，咱們大哥的意思，你是明白的，他是集中全力在醫治陳姑娘的瘋病，所以，他一再地交代我，莫求有功，但求無過，最近這兩三年來，我雖然是一無所獲，但有一點，是可以告慰於大哥和老弟你的。」

朱伯倫笑問道：「是哪一點呢？」

李致中含笑接道：「那就是我的身份，還沒被他們識破。」

「不錯。」朱伯倫接口說道：「李兄在這兒，等於是插在他們心房附近的一把匕首，多年來，能够不被他們發現，可的確不容易。」

朱家鳳含笑接道：「李伯伯已經知道魔巢的所在了？」

李致中道：「我只知道他們的巢穴是在『蘇州』地區，却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個角落。」

朱家鳳微感失望地道：「李伯伯是怕我生事，才不願意告訴我？」

李致中神秘地一笑道：「也可以這麼說。」

門外有人恭稟道：「李爺！晚餐準備好了。」

李致中揚聲答道：「好！我就來。」接着，却向朱伯倫父女笑道：「老弟，賢侄女，這雖然是一頓便餐，却是接風宴，也算是餞別宴。」

一頓話鋒，又含笑起立道：「咱們走吧！」

朱伯倫也含笑而起道：「不管甚麼宴都行，能够殺殺酒虫，總是好的……」

×　　×　　×

「酆都」，傳說中是一個鬼城，爲十殿閻王的治事之處，相傳從前使用銀元，銅幣，和制錢時，該地的商店，都在門前置一木盆，內貯清水，凡顧客購物的錢幣，都投入水盆中，錢幣下沉，是自然現象，如果浮在水面，那麼這位顧客，就是鬼魂所幻化……當然，這些都是無稽之談。

其實，「酆都城」是一個道地的人間城市，它，位於「四川

」東南角，是濱臨長江左岸的一個山城。

當然，既然是一個山城，市面上不會怎麼繁華，但由於是一個水陸碼頭，自然也不致於怎麼蕭條。

這是一個初夏的夜晚，時間約莫是初更過後。

「酆都城」西郊，那荒墳纍纍的萬姓公墓旁的官道上，不知是誰惡作劇，竟然豎立着一具與眞人高矮相近似的骷髏。

這一具骷髏，雖然是以石膏仿造的贗品，用木樁支持着，豎立在官道當中，但却仿造得非常逼眞，顯然是出自名家的手筆。

試想，時當黑夜，在纍纍荒墳之旁，豎立着這一具骷髏，是多麼恐怖，胆小的人見了，不被唬破其胆才怪哩！

遠處，有「得得」蹄聲傳來，靜夜中聽得格外清楚，那是由「酆都城」方向來的。

少頃，沉沉夜色中，出現兩團黑影，徐徐地向萬姓公墓移近。

漸漸地，能够看清楚了，那是騎着小毛驢，一老一少兩位商賈打扮的人。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年約二十上下，皮膚黝黑的青衣少年。後面却是一位有着花白長髯的灰衣老者。

當這一老一少，快要走近那具骷髏時，那青衣少年連忙勒住座下的小毛驢，並發出一聲凜駭已極的尖銳驚呼。

後面的灰衣老者似乎也吃了一驚，但他畢竟是年紀一大把了，在年靑人的面前，不能不裝出不怕鬼的樣子來。

他，向那骷髏端詳了一陣之後，才苦笑了一下道：「孩子，不用怕，這是哪位惡作劇的朋友，故意弄來嚇唬行人的。」

青衣少年強定心神，又向那具骷髏端詳了一下之後，才蹙眉問道：「爹，聽說有些剪徑的強盜，也是故意弄些鬼怪來嚇唬行旅，然後乘機下手的？」

灰衣老者點點頭道：「江湖上是有這種事，不過，這『酆都城』附近，一向都是很平安，還不曾聽說有過甚麼剪徑的小毛賊出現過……」

他的話沒說完，那萬姓公墓中，忽然傳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哭。

也許是那鬼哭聲太以恐怖了，使那兩隻小毛驢驚悸得發出一串長嘶，人立而起，登時將這老少兩人掀了下來，撥開四蹄，朝回程的路上疾奔而去。

就這當兒，那鬼哭聲此起彼落，襯托上那纍纍荒墳之間，飄忽不定的鬼火，與官道上那一具令人望而生悸的骷髏，那情景，眞是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這一老一少，顯然是被眼前的情景嚇破了苦胆，連驚呼聲也發不出來，只是臉色如土地，呆立當場，全身抖索着。

兩道幽靈似的人影，像一縷輕烟似地，飄落當場。

青衣少年本能地發出一聲驚呼，衝向灰衣老者身前，一把將灰衣老者摟住，顫聲說道：「爹……您……您說沒有鬼的，現在……不是……不是……不是活見鬼了麼……」

灰衣老者輕輕拍着他的肩膀，低聲說道：「孩子，是……是兩位大爺，你不要怕……」

灰衣老者雖然在叫他的兒子不用怕，但他的語聲中，却包涵有太多的恐懼。

不錯，那兩個幽靈似的人影，不是鬼，是人，是兩個全身黑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彪形大漢。

兩人都是滿臉橫肉，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

灰衣老者的話聲一落，對方兩人中，較胖的一個隨卽哼了一聲道：「活見你的大頭鬼！」

較瘦的一個也冷笑一聲道：「胆小如鼠，居然還要走夜路！」

在確定對方是人之後，這老少兩人的神色才平靜下來。

灰衣老者輕輕將懷中的青衣少年推開，向着對方兩人抱拳長揖道：「二位大爺，小老兒父子是小本經營的生意人，身邊銀子不多，務請二位大爺……」

較瘦的一個不耐煩地，截口沉叱道：「住口！」

灰衣老者連忙恭喏一聲，說道：「是，是……」

青衣少年一經冷靜下來，却又忽有所憶似地，發出一聲驚呼，叫道：「爹！糟啦！」

灰衣老者訝問道：「甚麼事啊？」

青衣少年哭喪着臉道：「小毛驢跑了，咱們的銀子也給那兩頭畜牲帶走啦！」

灰衣老者苦笑一聲，道：「那有甚麼辦法哩！」

那較胖的勁裝漢子插口問道：「你們的銀子，眞給那小毛驢帶走了？」

灰衣老者苦笑着，雙手一攤道：「大爺不信，請儘管搜，如果大爺在小老兒父子身上，能搜出一兩以上的銀子來，大爺儘管剝小老兒父子的皮。」

較胖的漢子冷哼一聲：「誰有工夫剝你們的狗皮。」

較瘦的漢子注目問道：「銀子給小毛驢帶走了，方才你們爲何沒有叫喚？」

灰衣老者苦笑道：「大爺，方才，小老兒父子魂都給嚇跑了，哪還記得顧到銀子。」

較胖的一個，精目深注着，沉聲問道：「你們是作甚麼生意的？」

灰衣老者恭應道：「小老兒作的是藥材生意。」

較胖的一個接口問道：「你們由哪兒來？」

「由『宜昌』來。」

「到哪兒去？」

「到『萬縣』去。」

「爲何要走夜路？」

灰衣老者含笑答道：「因爲，夜晚趕路較爲涼快，同時，小老兒行程緊急，不得不晝夜兼程急趕。」

一陣急促的蹄聲，由「涪陵」方面的官道上傳來。

兩個勁裝漢子聞聲臉色一變之間，忽然，一個蒼勁話聲，劃空傳來道：「少嚕嗦！趕快叫他們滾！」

「是！」那較胖的漢子恭應着，向灰衣老者揮手喝道：「要命就趕快走！」

灰衣老者連忙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連聲地道謝說道：「多謝大爺！多謝大爺！……」

說着，拉起青衣少年的手，踉蹌地向來路上飛奔，一面說道：「孩子，腳下加點勁，我們必須趕緊找着那兩頭小毛驢才行……」

這父子倆的背影，才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那由「涪陵」方向趕來的急促蹄聲，也剛好到達那具骷髏之前而停了下來。

那是一行三騎人馬，前面是一位五短身裁，長着一張紫膛臉的黃衫人，後面則是一位身裁魁偉的白衫人，當中是一位有着一綹長鬚，面相清癯的青衫人。

三個人都是四旬上下年紀，都是一身文士打扮，也都是腰懸長劍。

前後兩位文士的衣衫上，都濺滿了斑斑血漬，而且，其中部份血漬尚未乾透，很顯然是剛濺上去不久。

三人都是風塵滿面，坐騎的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這情形，不難想見，他們是經過長途跋涉，也是經過連番衝殺而來。

但有一點，却令人費解，因爲，前後兩位文士的長衫上，雖然濺滿了斑斑血漬，但當中那位青衫文士的長衫上，却連一絲血漬也沒有。

當那灰衣老者父子二人離去的同時，那兩個勁裝漢子也飛快地隱入那纍纍荒墳之中。

因此，目前的官道上，除了那當路而立的骷髏外，就只有這三位中年文士了。

前面的黃衫文士，向那具骷髏了瞄一眼，哼了一聲之後，才扭頭問道：「焦兄，認識這玩意兒麼？」

最後的白衫文士含笑反問道：「孟老弟，你這是攷驗我的見識？」

「豈敢。」黃衫文士笑道：「姑且算是請教吧！」

白衫文士「唔」了一聲道：「這才差不多。」

黃衫文士接道：「焦兄，小弟正恭聆着哩！」

白衫文士淡然一笑道：「武林中，所謂四家，三堡，兩宮，一教的十大組織中，不是就有一個以骷髏作爲標幟麼！」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道：「焦兄說是幽冥教？」

「是啊！」白衫文士笑道：「這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獨特招牌，也沒人胆敢冒充的。」

黃衫文士點了點頭，說道：「對了，聽說這個幽冥教的總壇，就設在這『酆都城』中？」

白衫文士接道：「像這種見不得人的組織，也只有設在這個鬼都，才適合他們的身份。」

黃衫文士笑了笑道：「自從四大世家，莫名其妙地，冰消瓦解之後，聽說就是這個幽冥教的實力最大了？」

白衫文士披唇一哂道：「這叫做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呀！」

「嗨！」黃衫文士接問道：「焦兄，你說，目前這鬼玩意兒，是否是冲着咱們兄弟而來？」

白衫文士漫應道：「大概差不多。」

黃衫文士蹙眉接道：「奇怪？咱們在這兒停留的時間，也不算短了，怎麼還沒一點兒動靜哩！」

白衫文士笑道：「可能是因爲咱們兄弟，一路上過關斬將，嚇破了他們的狗胆，也可能是他們認爲實力不够，向閻羅王借救兵去啦！」

「那麼。」黃衫文士接問道：「我們是否該等下去？」

白衫文士斬釘截鐵地道：「不等！」

黃衫文士抬手一指面前的那具骷髏，扭頭笑問道：「這個，如何處置？」

白衫文士沉聲喝道：「挑掉它！」

「好的！」黃衫文士的動作快得出奇。那「好的」二字的尾音未落，但見青虹一閃，「克察」一聲，那具當道而立的骷髏，已被斬成兩截，「嘩啦」一聲，散落一地。

幾乎也就是當那具骷髏被黃衫文士挑掉的同時，一陣「嗖嗖」連響，黃衫文士面前，已出現四個裝束怪異的人來。

不！以他們四人裝束來說，可不能算是人。

因爲，這四個怪物中，一個是閻王的模樣，一個是手持生死簿的判官，另兩個却是黑白無常。

黃衫文士目光一掃之下，「呸」了一聲，道：「眞是活見他媽的大頭鬼！」

白衫文士却披唇一哂道：「你們幾個，可眞沉得住氣啊！」

那四個怪物，對兩位文士的話，似乎聽若未聞。

首先由那閻王裝束的人，向他面前的判官，沉聲問道：「眼前這三個，是甚麼人？」

那判官裝束的人，裝模作樣地，翻了翻手中的生死簿，才躬身說道：「稟殿下，這三個人，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那閻王裝束的人「唔」了一聲道：「一一報來。」

「遵旨。」那判官躬身稟報道：「啓稟殿下，三人中當中的青衫人是在西南一帶，極負盛名的神醫，姓張，名勁秋，是漢代儒醫張思邈的第十八代嫡孫。」

那閻王裝束的人沉思着接口道：「張勁秋，就是那有『地獄神醫』之稱的那一位？」

那判官諂笑道：「殿下的記憶力可眞好，事實是這樣的，因爲這位張勁秋，家學淵源，並能發揚光大，卽使是已經到了閻王殿上的人，他也能搶救回去，所以，一般人才尊他爲『地獄神醫』……」

那閻王裝束的人截口接道：「這個，我知道，不過，據說，這個張勁秋早已死去，怎麼又還魂了呢？」

「啓稟殿下。」那判官恭聲稟道：「事實上，張勁秋並沒死去，不過是爲了明哲保身，故意發出死訊，以便高韜遠隱而已。」

那閻王裝束的人接道：「就是爲了怕被請去給陳紅蕚治病，才故意裝死？」

那判官連連點首道：「正是……」

那閻王裝束的人接道：「這回，張勁秋怎麼又重行出山了呢？」

那判官答道：「那是楊家將後裔的神通廣大，才把他重行請出江湖的。」

那閻王裝束的人接道：「誰是楊家的後裔？」

那判官道：「就是那曾經一度名震江



孟銘揮手一劍，把豎立路中的骷髏挑掉。

湖，聲譽就在武林四大世家之上，但却有如曇花一現，旋即銷聲匿跡，迄今下落不明的『四海游龍』楊天佑。」

「啊！」那閻王裝束的人接道：「楊天佑會是楊家將的後裔？」

那判官笑道：「一點都不錯，楊家將中的六郞楊延昭，身邊有兩員猛將，名焦贊孟良，如今的楊天佑身邊，却有一對護駕雙將，名爲焦逸，孟銘，也是焦贊，孟良的嫡系後裔，說來，他們這三家，還眞是有緣份哩！」

那閻王裝束的人點點頭道：「不錯，可的確是有緣份。」

那判官含笑接道：「啓稟殿下，目前這位黃衫人和白衫人，就是『四海游龍』楊天佑的護駕雙將，焦逸，孟銘。」

那閻王裝束的人「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這三個的來頭，可委實是不算小。」

那判官諂笑道：「屬下可從來不敢在殿下面前有過不實之言。」

那閻王裝束的人，哼了一聲道：「你再查查，這三個還有多少陽壽？」

那判官含笑接道：「啓稟殿下，屬下早已查明，這三個的陽壽，都是到今宵爲止，不過……」

那閻王裝束的人接問道：「不過怎麼樣？」

那判官諂笑道：「殿下掌管人間生死，只要殿下能夠法外施仁，當然也可以讓他們多活幾天。」

那閻王裝束的人輕輕一嘆道：「看他們這滿身血腥氣息，縱然孤家有意成全，恐怕帝君面前也通不過。」

接着，又笑了笑道：「你問問他們看，願不願意懸崖勒馬，及早回頭？」

那判官恭應一聲，才目光凝注孟銘的臉上，含笑問道：「孟大俠，方才咱們閻君所說的話，想必諸位都已經聽到了？」

孟銘似笑非笑地接道：「不但已經聽到，也都看到啦！」

那判官笑問道：「那麼，諸位是否能迷途知返，及早回頭呢？」

「可以。」孟銘不加思索地接道：「只要你們那個甚麼幽冥帝君親自前來，向咱孟大爺磕三個响頭，叫一聲『孟爺爺』，就行了。」

對方那四人，齊都臉色一變之間，那位一直端坐馬上，冷眼旁觀，有若局外人似地，不曾開過口的「地獄神醫」張勁秋，忽然一蹙眉峯，向孟銘苦笑道：「閣下的耐性，可眞令人佩服。」

孟銘含笑說道：「張先生，一般人想看耍狗熊，還得花銀子才行，今宵，咱們不花一個子兒，人家自動耍狗熊給我們瞧，又何樂而不爲，多多欣賞一下哩！」

張勁秋笑道：「很抱歉！看人家耍狗熊，我可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

最後面的焦逸含笑接問道：「那麼，張先生對那一方面才有興趣呢？」

張勁秋笑了笑道：「我情願看你們二位殺狗熊。」

「行。」孟銘搶先接道：「只是，這幾頭狗熊，比較兇，可能得多費一點兒手脚。」

張勁秋笑道：「孟大俠別客氣了，誰不知道『四海游龍』楊大俠身邊的焦，孟二將，神勇蓋世，所向披靡，對付這幾頭狗熊……」

那位閻王裝束的人，忽然截口厲叱道：「黑白無常鬼聽令！」

那兩個無常鬼裝束的人，一齊恭喏道：「屬下在。」

那閻王裝束的人沉聲喝道：「拿下這幾個不識好歹的東西！」

「遵旨。」

那黑白無常恭應着，分別撲向焦，孟二人的馬前，由黑無常一揮手中的哭喪棒，尖聲大笑道：「黑，白無常，對焦，孟二將，這一戰，該算是近年來江湖上的一件大事了。」

孟銘依然端坐馬上，却是冷笑一聲道：「別臭美了！還不遞過爪子來！」

黑白無常一怔道：「你不下馬？」

孟銘呵呵一笑道：「畢竟是地獄中的無名小卒，顯得這麼孤漏寡聞……」

那判官裝束的人截口笑道：「黑白無常，今宵，你們怎會這麼糊塗的？」

黑白無常同聲訝然問道：「此話怎麼講？」

那判官裝束的人笑道：「楊天佑身邊的焦，孟二將，馬上馬下，都有幾下子，你又何必一定要人家下馬之後，才動手進招哩！」

白無常「哦」地一聲道：「這倒是的確是我們的不是。」

孟銘冷冷一笑道：「我不妨再告訴你們一個事實，由川西到這兒，一路上攔截我們的各路高手，少說點也在五十人以上，但到目前爲止，我孟某人還只下過一次馬。」

那判官裝束的人接問道：「這是說，那五十多位各路高手，都被你們焦孟二將給料理了？」

焦逸在旁插口笑道：「你自己是掌管人間生死的判官，對那些人的生死，早就應該……」

那判官裝束的人截口冷笑道：「是的，我不必查生死簿，只要看看你們這滿身的血漬，就知道那些人的下塲了。」

黑無常插口冷笑道：「血債血還，現在是該你們償還血債的時候了……」

那閻王裝束的人，忽然又沉聲接道：「慢着！」

「是！」黑無常口中恭應着，心中却在暗地嘀咕着：「方才，是你下令，要我拏下他們，現在，我正要動手拏人時，你却又出花樣了……」

那閻王裝束的人，精目向焦孟二將一掃，正容說道：「焦孟二將，希望你們莫再激怒我，咱們心平氣和地談幾句話。」

孟銘哼了一聲，說道：「沒有這個必要吧！」

焦逸却冷笑道：「莫激怒你，你眞會抬高自己的身價，哼！咱們兄弟不但要激怒你，還正準備宰了你哩。」

那閻王裝束的人苦笑道：「在話沒說明之前，我暫時不跟你計較。」

焦逸笑道：「看情形，你好像眞還有甚麼正經話要說似地？」

「不錯。」那閻王裝束的人抬手向那方才被孟銘一劍挑掉的骷髏一指，說道：「本教的這個表記，二位想必都已經看清楚了？」

孟焦二將同時一哼道：「廢話！」

「這不是廢話，而是最正經的話。」那閻王裝束的人注目接問道：「二位當也知道，本教的骷髏表記，一共有兩種，不帶血的，表示並無敵意，帶血的，才是死寃家。」

孟銘搶先接口說道：「這情形，我知道。」

那閻王裝束的人注目問道：「那麼，剛才閣下所挑的那具骷髏是怎樣的呢？」

孟銘笑了笑道：「好像是沒帶血。」

那閻王裝束的人，沉聲接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明知本教沒有敵意，而偏要……」

孟銘截口笑道：「沒有惡意，難道你們那個幽冥帝君，還想招咱們焦孟二將作駙馬不成！」

那閻王裝束的人，臉色一沉道：「孟銘，我不能不提醒你，說話要有點分寸，你要是惹惱了咱們的公主，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孟銘冷笑一聲道：「咱孟某人的名字，是你所能夠叫的……」

那閻王裝束的人截口笑道：「孟銘，請恕我誇句海口，縱然是楊天佑在這兒，我也照樣的呼名道姓，何況你們兩個不過是楊天佑身邊的一個隨從而已。」

焦逸搶先一哼道：「口氣倒是够大的，先報個萬兒來？」

那閻王裝束的人漫應道：「老夫『冷面修羅』潘子丹。」

焦逸目光深注地接道：「潘子丹？你就是在北六省中，頗負盛名的潘子丹？」

潘子丹微笑道：「老夫在北六省中，豈僅是頗負盛名而已！如果說是在北六省中，首屈一指，你老弟該不致反對吧？」

焦逸冷冷地一笑道：「不錯，自從『洛陽』白家烟消雲散之後，你潘子丹委實該算是目前北六省的第一號人物了。」

孟銘却哼了一聲道：「你這位北六省中的風雲人物，如今，怎會又成了幽冥帝君手下的狗腿子了呢？」

潘子丹臉色一沉道：「孟銘，我這個狗腿子，身爲帝君座前的右丞相兼攝五殿閻王之首的一殿閻王，算得上是本教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

孟銘截口笑道：「是啊！這是你那多少代以前的老祖宗潘仁美積德太多，才出了你這麼一位飛黃騰達的灰孫子。」

潘子丹陰陰地一笑道：「孟銘，提起我的老祖宗來，對你們主人楊家的面子上，可就不太好看啦！」

焦逸搶先笑道：「咱們東家的楊家將，一門忠烈，千古同欽，只有你的那位老祖宗潘仁美，欺君罔上，殘害忠良……」

潘子丹似乎不願對方再說下去，連忙截口接道：「可是，你別忘了，咱潘家，可永遠是楊家將的尅星。」

孟銘冷笑道：「別作夢了，現在，時代不同啦！」

潘子丹笑了笑道：「這個，以後自有事實證明，目前，我們還是談正經的。」

話鋒略爲一頓，才沉聲接道：「二位請聽好：咱們神君之意，不論楊天佑過去

，作過些甚麼見不得人的狗皮倒灶的事，只要他親自向咱們神君說明經過，縱然是天大的事，咱們神君也可一力承担，代爲化解，不必再這麼笑罵由人，躲躲藏藏地，不敢見人了。」

孟銘冷冷地一笑道：「想不到，你們那位神君還眞是好人哩！」

潘子丹笑了笑道：「現在知道，還不算遲。」

焦逸笑問道：「閣下，你們神君，憑甚麼身份，替做上化解過去的懸案呢？」

潘子丹一挑濃眉道：「自然是憑武林盟主的身份。」

孟銘冷笑道：「武林盟主，也是可以隨便僭稱的！」

潘子丹笑道：「武林中講究的是實力，誰的實力大，誰就是老大，你們焦孟二將要是不服氣，就不妨將楊天佑請來，咱們比劃，比劃看！」

焦逸忽然「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孟銘笑問道：「老焦，你明白了一些甚麼呀？」

焦逸輕輕一嘆道：「以往，四大世家烟消雲散的無頭公案，現在，才算是有點眉目啦！」

孟銘一怔，道：「老焦，你的意思是說，四大世家的先後遭刼，是與幽冥教有關？」

「是啊！」焦逸含笑接道：「要不然，四大世家瓦解之後，才幾何時，幽冥教就以武林盟主姿態……」

潘子丹截口怒叱道：「住口！」

焦逸笑問道：「我是哪一點錯了？」

潘子丹沉聲接道：「豈能僅憑臆測，而信口開河，含血噴人！」

焦逸注目問道：「依你之見，該如何解釋呢？」

潘子丹冷然接道：「江湖上有一個傳說，你們自己該心中有數才對。」

焦逸哼了一聲，說道：「江湖上的傳說太多了，你且說說看，是哪一方面的傳說？」

潘子丹道：「就是那四大世家與你們主人『三劍客』之間，以及楊天佑與陳紅萼之間的傳說，難道你們沒聽說過？」

焦逸笑了笑，說道：「當然聽說過，但對那些無稽之談，我只不過是付之一笑而已。」

「不錯。」潘子丹接道：「我也不相信那些沒有證據的捕風捉影之言，不過，『三劍客』方面，一直避不見面，也實在不是辦法。」

焦孟二將同時一哼之間，潘子丹又含笑接道：「如今，你們二位，雖然已算是代表楊天佑正式出面了，但『三劍客』中另兩位大駕，却始終是訊息杳然……」

孟銘冷冷地一笑道：「你說的是『通天秀士』李二俠，及『迷糊酒俠』朱三俠他們二位？」

潘子丹笑道：「是啊！」

焦逸哼了一聲道：「沒見到他們二位，那是你的幸運，你聽懂了麼？」

潘子丹陰陰地一笑道：「聽是聽懂了，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幽冥教可不是四大世家。」

一直在旁靜聽着的張勁秋，忽然插口一哼，說道：「你們的胡扯，有沒有個完的？」

焦逸苦笑道：「是的，我們是該繼續趕路了。」

潘子丹臉色一沉道：「你們既然不聽我的勸告，這兒可由不得你們作主……」

孟銘截口冷笑一聲，道：「我就是不信邪！」

話落招隨，寒芒一閃，逕行斬向攔在馬前的黑無常，同時，焦逸也和白無常交上了手。

原來焦孟二人的靑鋼長劍，是特別定製的。本來一般的長劍，都在三尺五六左右，但焦孟二將的長劍，却長達五尺以上，因而在馬上使將起來，兼具長槍的作用，而能一樣使的得心應手。

在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了孟銘的驚「咦」道：「好小子，想不到還眞有兩下子。」

潘子丹冷笑道：「『冷面修羅』的手下，豈是易與之輩。」

焦逸沉聲喝道：「小子報上名來！」

黑白無常却是揮舞着哭喪棒，悶聲不响地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搶攻。

倒是潘子丹冷笑着接口說道：「說你們孤陋寡聞，還不服氣，咱們這些閻王，判官，與無常鬼，都是眞實人物，你懂了麼？」

那判官裝束的人笑道：「殿下，這也難怪，他們隨着楊天佑，龜縮了這麼久，對江湖上的一切，都已陌生了呀！」

孟銘「哦」了一聲道：「對了，你們這『黑白無常』，也就是橫行關中一帶的莫氏兄弟？」

那判官裝束的人點首笑道：「對了，你們的反應還不錯呀！」

焦逸接問道：「如此說來，你也就是北六省的兇人，『追魂神判』崔元了？」

那判官裝束的人連連點首道：「正是、正是。」

孟銘揚聲大笑道：「老焦，憑目前這四個，倒可以讓咱們兄弟，活動一下筋骨啦！」

崔元呵呵大笑道：「不瞞二位說，像咱們這樣的人物，本教之中，可眞是車載斗量哩！」

他們之間，口中沒閑，招式上更是一招緊似一招地，愈來愈爲激烈。

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二十招以上，却是未分出勝負來。

焦逸朗聲笑道：「老孟，也必須有這樣的對手，才够意思，要是三招兩式就宰掉了，那才是令人洩氣哩！」

孟銘笑道：「老焦，看樣子，我們該下馬才行了。」

焦逸沉聲接道：「對！我贊成……」

話聲中，兩人已飛身下馬，展開了更爲激烈的惡鬪。

白無常「桀桀」怪笑道：「焦孟二將被逼下馬來了，老黑；咱們再加點勁，送他們回姥姥家去。」

孟銘哼了一聲道：「作夢！」

焦逸却冷笑道：「我還以爲你們是啞吧哩！原來也會說話的……」

孟銘却揚聲大笑道：「崔判，在生死

薄上記下一筆，從現在起，『黑白無常』由人間除名。」

這時，冷面修羅潘子丹精目一陣轉動，向崔元低聲說道：「崔老弟，將張勁秋抓過來。」

「是！」

崔元恭應一聲，飛身而起，揚掌向安詳地端坐馬上的張勁秋兜胸抓下。

張勁秋沉穩有如泰山似地，依然端坐馬上，一直等崔元的右掌即將抓住他的前胸時，才見他右手一晃而回，並發出一聲冷笑道：「躺下！」

這位「追魂神判」，崔元可眞是聽話得很。

張勁秋的話聲未落，他已倒射而回，「砰」然掉落地上，一動也不能動了。

而張勁秋，却像是甚麼事情也不曾發生過似地，依然是那麼安詳的端坐馬上，注視着焦孟二將的戰況。

潘子丹入目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注目問道：「原來你這個『地獄神醫』是假的？」

張勁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潘子丹已飄落崔元的身邊，俯身察看着。

這位「追魂神判」崔元，已經向閻羅殿上報到去了。但他死得很安詳，就好像是睡覺了似的。

而且，憑潘子丹的身份和閱歷，竟然找不到崔元的致命傷在哪兒。

就當潘子丹臉色陰晴不定，心中打鼓薄之間，張勁秋却沉聲喝道：「二位，狗熊已經要够，筋骨也活動得差不多了，應該適可而止了吧！」

只聽孟銘揚聲大笑，說道：「老焦，咱們神醫等得不耐煩了，早點收拾這兩個吧！」

焦逸沉聲接口道：「好的——鼠輩躺下！」

「卡察」一聲，白無常已被他一劍劈成兩半，並冷笑說道：「便宜你沒受到活罪！」

張勁秋笑道：「這種便宜，可沒人會領情……」

這同時，潘子丹已促聲大喝：「黑無常快退！」

話聲中，他自己也飛身搶救。

潘子丹的動作不能算不快速，但在日前這場合中，却依然略爲嫌遲。

當他射落孟銘身邊時，黑無常的人頭已經落地，而孟銘更是捉狹之至地，一脚將黑無常的無頭屍體踢起，使其迫向潘子丹，並朗聲大笑，說道：「二位好好親近一番……」

儘管潘子丹身手奇高，反應也够快，而及時避開了黑無常的無頭屍體，但却被濺得一身的鮮血，而使他一時之間，作聲不得。

張勁秋却慢條斯理地說道：「殿下，判官，小鬼，都已進了地獄，你這位閻王爺，也該起駕昇座才對了吧？」

潘子丹一挫鋼牙道：「老夫過於托大，低估了你們，才有日前的損失……」

張勁秋笑道：「現在發覺，還不算太遲呀……」

孟銘含笑接道：「你不是掌管人間生死的閻王麼，何不叫他們還過魂來，咱們再重行比劃過。」

潘子丹氣得全身發抖，鬚子都翹了起來，却沒接腔。

張勁秋冷笑一聲道：「潘子丹，咱們不爲已甚，放你一馬，煩請寄語你們那個見不得人的頭兒，別儘派些不成氣候的替死鬼前來送死。」

焦逸接着笑道：「是啊！最好叫你們頭兒自己前來，咱們好好較量一下……」

潘子丹怒叱一聲：「憑你也配！」

潘子丹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經過片刻的激動之後，立卽冷靜下來。

他，不等焦逸接腔，立卽目注張勁秋，冷然問道：「你是誰？」

張勁秋淡然笑道：「我就是我，這還用問麼？」

孟銘却冷笑一聲道：「殿下，你還是識相一點，早點走吧！如果我們改變了主意，你會後悔不及的。」

潘子丹忽然一挫鋼牙道：「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話落身飄，雙掌齊揚地，向端坐馬上的張勁秋撲來。

張勁秋已由馬背上飛身返擊，兩人在身形凌空的狀態之下，飛快地交換了三招，才落到地面。

只見兩道人影，一分卽合，又展開一場龍騰虎躍的惡鬪。

人影翻飛，勁風激盪中，傳出張勁秋的朗笑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冷面修羅』比起方才那個『追魂神判』來，可的確是高明得多了……」

潘子丹冷笑道：「你就是楊天佑的化身？」

張勁秋呵呵大笑道：「潘子丹，你過於抬舉你自己啦！不是我小覷了你，像你這種材料，在『三劍客』任何一位的手中，你都接不下三招，至於楊大俠，你更是一招也接不下哩！」

不論張勁秋的話，是實情，還是故意誇大其辭，聽在潘子丹的耳中，可委實是够他爲之氣結的。

但潘子丹畢竟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了，儘管對方的話，足以令他氣炸肚皮，但他却深知此刻可生不得氣。

日前，儘管張勁秋氣勢懾人，但他還能維持平手，如果一生氣，情況可能立刻會改觀了。

因此，對於張勁秋所說的話，他僅僅報以一聲冷哼。

五十招一過，雙方的招式，更爲奇幻，也更爲凌厲了。但却仍然是互相有攻有守地，難分軒輊。

只聽張勁秋呵呵一笑道：「焦孟二將，已經有點意思啦！」

焦逸搶先一怔道：「甚麼意思啊？」

張勁秋接道：「咱們千里迢迢，過關斬將，所爲何來？」

孟銘插口接道：「神醫是說，這廝已露出底子來了？」

「是啊！」張勁秋朗聲笑道：「這廝的招式中，夾雜有『蘇州』陳家，和『洛陽』白家的招式在內，這不是已經很明顯了麼？」

（未完）

武俠奇情中篇故事

春雨濺花紅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胡子玉被誘進曹家集，慘被瞽目閻羅簡兵挖去雙目，在他瞎衝瞎闖要奔回譚府的途中，失足墜下冰河，此事為桑南圃所見，拋下絲縧，將胡子玉救起，脅迫胡子玉說出當年與譚雁翎合謀殺害梁仲舉兄弟之眞象，原來桑南圃是梁家後人，父叔被殺，青城掌門憐其遇，傳以絕藝，藝成下山尋仇，終在胡子玉口中獲得當年眞象，他要憑着自己武功、機智，快意恩仇。胡子玉回到譚家，向譚雁翎說出經過，譚雁翎問他那迫他說出當年眞相的人是怎生模樣，胡子玉忿極凄聲說若能目見就好了——

嬌花初解語　鐵漢困情仇

譚雁翎忽然發覺到自己這句話問得多餘，幼稚，因為胡子玉那時已是個瞎子，當然是看不見對方！

「這人年歲不大！」這是胡子玉僅僅能夠由聲音裏分辨出來的：「是南方口音人！」

譚雁翎登時一怔道：「這就對了！」

「怎麼回事？」胡子玉吶吶道：「東翁你認識這個人！」

譚雁翎緩緩坐下來道：「我是想這兩個人可能是一個人——」

「那兩個人？」

「你莫非忘了……那天我遇見的那個幪面人？」

譚雁翎愈想愈對，愈想也愈害怕，一雙長眉緊緊蹙着，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人實在太可怕了……」

胡子玉道：「我也是想不明白，如果他是仇人一夥的，又何必救我……如果不是仇人……說話之間，却是語語帶針！」

譚雁翎道：「這一點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他為什麼這麼關心梁家的那件舊事？為什麼？」

忽然，胡子玉楞了一下，道：「別……是他本人就是姓梁的兒子吧！」

譚雁翎呆了一下。

胡子玉却又搖搖頭道：「不對……如果他是梁仲舉後人，又為什麼要救我？」

譚雁翎道：「這人既然來了，早晚我們會見面！倒是眼前的司徒火恐怕……」

說到這裏長嘆一聲！苦笑道：「他也未免太手狠心辣了，我眞恨不能他能馬上來，一刀一槍見個高下，這麼悶着頭幹算什麼藝玩兒？」

胡子玉想到了失去的一雙眸子，一時黯然無聲，仇恨，悲憤，遺憾，傷心……這麼多的感觸，一股腦的岔集在心裏，只覺得那雙新創的瞎眼睛陣陣的抽縮着，眼淚又汨汨的淌了出來。

「東翁……」胡子玉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他吶吶的道：「……眼前的情形，對我們太不利了……我們在明處，他們却在

暗中，他們人多，我們……」

譚雁翎苦笑了一下，把全身倒坐在椅子上——

他想到了面臨倒閉的十幾家皮貨行，想到了產業的喪失，想到了眼前的安危，以後更多更多不堪設想，尚未來到的可怕威脅，一時神色為之黯然！

「如今我們什麼也沒有了……」他語辭枯澀的道：「錢光了，地也沒有了，買賣不能做……最糟糕的是子玉你又落成了殘廢……」

胡子玉痛聲道：「東翁多年的心血，只因我一時大意……唉！我負你太深了，我已無意再眷戀人世，就讓我去吧！」

說罷，倏地舉手一掌自向着頂門天靈蓋骨上擊去！

他的動作快，譚雁翎更快！

只見他身子微閃，快若飄風的已到了胡子玉身前，只一伸手已抓住了胡子玉揚起的胳膊。

「你這是幹什麼？」譚雁翎瞪着眼睛道：「死能解決事麼？」

胡子玉一時垂下了頭，忍不住痛泣出聲——「二哥……你叫我活，我怎麼活？我怎麼……活得下去……？」

「天底下，眞會有報應嗎？……」胡子玉慚愧的又道：「這是報應……這是報應呀……」

邊說，也邊自痛哭了起來……

譚雁翎怒聲叱道：「住口！不許你這麼說！」

胡子玉張着大嘴忽然止住哭聲，過了半晌，他慢慢的又站了起來——

「報應——？報應——」說着仰天又大笑了起來！

譚雁翎怒聲道：「子玉！你瘋了？」

胡子玉確像是瘋了，聆聽之下，非但不收歛，却反倒更大聲的狂笑起來，一時間聲震四座，整個大廳裏廻旋着他宏亮了笑聲！

譚雁翎一連串的喝叱着，仍然不能制止着他的這番衝動，不得已，他長嘆一聲，一伸手點中胡子玉背後「氣海穴」上，胡子玉正在縱聲狂笑之際，一口氣接不上來，當場昏倒在地！

大廳內頓時又恢復了安靜！

譚雁翎目光裏含蓄着無比的憂鬱，又似乎隱藏着某種凌厲的殺機！

在他低頭俯視着胡子玉的一剎間，面色不停的變幻了無數次顏色！

人類的弱點，最甚者莫過於自私！

譚胡之結合，純係現實與利用，胡賴譚以安全庇護，譚倚胡以供籌劃奔走，然而這一切，已因胡子玉的雙目失明，而喪失無存！

如果胡子玉僅僅只瞎了雙眼，還可以供獻出他的智慧，可是如果他是個瘋子，可就一無可取了。

譚雁翎豈容許這樣的一個人在自己身側？他可能是個不定時的炸藥，說不定什麼時候因為言語不愼，就會為自己種下了禍因！

——廿年相聚，彼此間不能說沒有感情，也曾是生死與共的戰鬥夥伴，也曾共過患難，共過富貴……

可是，其中一人一旦成為某一方生命的累贅，或構成其生命的威脅時，則彼此相偎依的情形可就大大的改觀，甚至於被促成一方面的凌厲殺機，必欲置一方於死地而後心安！

譚雁翎這一剎間的思維正是如此。

目睹這位曾經生死與共的夥件，兄弟，屬下，他內心浮現出了可怕的意念！

「子玉呀，子玉！」他輕輕的喚着對方的名字，目光裏泛着凌惡的殺機——

「非是為兄我手狠心辣，實在是不得不成全你——」

話聲一落，倏地手掌揚起，正待向胡子玉前心穿去！

驀地窗扇外，一人冷笑道：「兔死狗烹，姓譚的你原來也算不上什麼人物！」

譚雁翎陡地一驚，足下用力一點，已施展海燕穿雲的輕功絕技，向着發聲的窗扇間撲過去！

窗戶原本是虛掩着的，在譚雁翎的掌力之下，只聽得「碰！」一聲，霍然大開，譚雁翎借着窗扇一開之勢，兩隻沉實而有力的手掌，夾着「小天星」的內家掌力猛的撲出去！

院子裏那個人，想是有意要接他這一掌似的，四隻手掌乍然交接之下，譚雁翎登時感覺出對方手掌之間內力極其充沛，逼使得他不得不借着對方的掌上衝力，整個身子向上拔起來！

他根本就沒機會看清對方是個什麼長相，雙方掌力一經交接之下，那個人却施展出鐵板橋的功夫，身子向後一倒，像風車似的一個快轉，「嗖！」一聲，穿出了三丈五六！

月色之下，譚雁翎唯一所能看清楚的只是那人穿着的一襲長衣，迤邐的衣角，在空氣裏發出「噗嚕！」一聲，隨着這人落下的身軀，眞像是鬼影子一般的，已落在了一角的紫籐花架之上！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只憑着他這一手傑出的輕功，已足可使得譚雁翎刮目相看，而且他甚至於看出了對方這個人，正是那日攔道相戲，掌傷自己的那個幪面客——

而且據他猜想，胡子玉先時所遇見的那個人，一定也是他！

那麼，譚雁翎就決心要與他再分個勝負了——

他平生最拿手的暗器——「鐵指飛鐶」，武林中至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種厲害暗器，知者極少，就拿與他最親近的胡子玉來說，二十年來也只不過看他施展過一次——

那一次是譚老頭對付那個叫「黑風客」的馬賊頭子，雙方距離是在十數丈以外，「黑風客」人是在馬鞍子上，譚雁翎的暗器是先出聲後出手，而且是正面出手，距離那樣的遠，可是那個強悍的馬賊頭子，却仍然逃不開這一步霉運，却為譚的暗器打了個正着！

小小的一枚純鋼圈子，在十數丈以外發出，竟然深深的陷入「黑風客」的腦髓之內。

那一仗取勝的關鍵，其實正在於此，胡子玉事後對譚老爺子這一手「鐵指飛鐶」佩服得五體投地！

那是多年以前的一件舊事了，譚老爺

子這一手看家本領堪稱爲他的生平一絕，絕不輕用，這一次他是安心要對方嚐嚐自己的厲害，加以他知道對方武功高强，所以暗器出手亦不發聲警告！

他看見那個人正自施展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自花架上陡然拔起來，黑夜裏眞像是一隻衝霄大雁！

譚雁翎把握着此一刻良機，他上半身向前微微一俯，右手向外一拂，用聯環打法，已發出三枚鋼圈！

這種用以作爲暗器的鋼圈，每一枚大小僅如指鐶，沿圈處打磨得鋒利無比，一經出手，空中頓現三點流瑩，一閃已至！

夜行客果然疏忽了這種暗器的厲害，這麼該歸罪於他生平從來也不會有過對付這類特殊暗器器的經驗！

三枚鋼圈一閃而至，這人身子半側，右掌向外一吐，「呼——」的一聲發出了一股掌力。

照常情而論，掌力無堅不摧，三枚小小的鋼圈勢必迎勢而墜，可是事實上却大非如此。

夜行客的掌力儘管是其勢如牆，可是鋼圈中空，透風而過，其勢亦急！等到那人身子尚未完全拔脫之前，三圈在一片極細的尖嘯聲中一湧而到！

那人陡然發覺到其勢不妙，顯然已是晚了一步！

總算這個人一身內外武功，均已臻至極高之境，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他騰在空中的身子，施展了一式「雲中捲」！

所謂「雲中捲」者，乃是一種內輕功兼具的絕妙招式——

但只見他美妙的身材，在空中一個倒捲，有如空中舒捲那般的輕巧！

身子方一捲過來，兩脚猝分，一雙足尖用「點金燈」的絕招，已把最下方的一對鋼圈子踢落在地，可是當中的那一枚鋼圈，却是來得太神速了——

其實譚雁翎的手法之微妙，也在於這當中這一枚鋼圈。

就在這人一雙足下方自分開尚未收攏的一剎時間，當中那枚鋼圈霍地跳彈而起，只聽得「哧！」的一聲，已透過了這人身上的衣服！

表面上看好像僅僅是穿過他的衣服而已，事實上也只有受者本人心裏有數，無論如何，眼前這個人已難以掩飾他的狼狽，保持他意態翩翩的從容身法了。

在空中一個倒折之後，這人身子像是一片飄空的枯葉，落在了丈許以外——

譚雁翎一招得勢，焉能就此住手？只聽他嘴裏厲叱一聲，雙掌一搓，用「龍形二式進身掌」，身子有如一道破空匹練，「嗖！」的一股疾風而襲到了對方身前，雙掌一上一下用「雙撞手」手法，向着這人腹肋之間猛撞下去！

這個人似乎未曾料想到竟會受傷，一時間却也有點驚慌失措——

再者，他似乎又有點不打算以眞面目示人，雖是負傷焦迫之間，仍然是深深的垂着頭。

譚雁翎的雙掌推到，他兩隻手不得已向前遞出，緊緊的抓住了譚雁翎的一雙手腕子。

譚雁翎頓時全身一震，發覺到對方驚人的內力，正自透向自己一雙手腕的「曲尺穴」。

眼前已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譚雁翎更想掙脫對方的雙手，就非得要先掙開了對方透入自己雙腕的那股子內力不可！

這般情形之下，兩個人可就一時糾纏不開了。

在如此過程裏，譚雁翎也曾想到要看清一下對方的臉，看看他究係何人，可是對方這人頭垂得很低，像是有意躲避着自己！再者他雙手之間所連施而出的力道，確實驚人已極，不容得他不全力以拒！

霍地雙方身子同時大震了一下，譚雁翎足下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他只覺得胸前一陣發熱，頓知不妙，總算多年內功，尚能制止住這口鮮血不噴出來。

這當口，對方那個人早已如冲天大雁般的拔空而起，飄飄乎墮落于院牆之外！

只由其騰身而起的一剎時，譚雁翎彷彿的看了一下他的側面，那也只是驚鴻一瞥罷了。

譚雁翎忙氣貫丹田，强制着胸內翻騰欲出的一口鮮血，怒叱一聲，騰身而起，當他飛撲上院牆的一瞬，對方早已逃之夭夭！

× ×

桑南圃像是燕子般的輕靈快捷來到了「迎春坊」自己的房前——

他的臉色畧嫌蒼白，有一點出息沉濁——是因爲他受傷的緣故。

他彷彿記得來時燈是開着的，何以這時看上去裏面一片漆黑？

大概是自己記錯了吧？

畧一思索，他遂卽推門縱入。

在暗中摸出了千里火，迎空一幌，頓時火光大盛！

他點上了燈，熄了千里火，一雙光華內蘊的眸子由入門處以至自己的睡榻，細細的打量過去！

——他確信這房子裏曾經有人來過！

並且這個人還翻察過自己的東西——當然他可以斷定對方翻察的結果，定必是一無所獲。

「這個人已經走了」——他心裏這麼想着，就走過去關上了窗戶。

在關窗戶的時候，他特別注意到窗檽上有一點小小的灰土痕跡，看上去不過像指尖那麼一點點大小！

可是桑南圃却審視再三，心中有了見地，斷定來人是由這窗戶進來的，這一點小小的痕跡，正是來人足尖點踏之處，那麼以此推想，來人輕功相當可觀了。

桑南圃臉上微微帶出了一絲冷笑。

這人輕功雖然不錯，可是還未能達到與自己頡頏的地步——

這一點他大可不慮！

只是這個人爲什麼要來？他是找些什麼？

「莫非自己行藏敗露，引起了什麼人的猜測？」

想到了這些，可就不能不使得桑南圃內心生出了一些警惕之心！

佇立在燈案前他神馳了一刻，只覺得衣層間一片冰涼，低頭一看，敢情側肋間那襲長衣，已爲鮮血染紅了。

他心中微微一驚，臉上帶出了一絲苦笑——

自從青城技成，涉足江湖以來，他還不會打過敗仗，更不會想到過自己還會在別人手上負傷——

雖然對方是施展卑劣的暗器，而且並不曾依照武林的規矩事先示警！然而無論如何自己是敗在他這種暗器手法之下了，而且還負了傷！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暗器，桑南圃到現在還想不通，在他來說，不能不算是一件慚愧之事——

衣服脫開來才發覺到整個的一件中衣，全部讓血染紅了，成了名符其實的一件血衣！

傷處不過是一道小小的血槽，約莫有兩分深淺，只是破口之處，裏面的肉全部自翻出來，鮮紅的血，兀自汩汩的外流不已！

桑南圃一連在傷處附近點了幾下，流血頓止！

他手頭上有上好的刀傷藥，當下就找出些來，正待向傷處洒下去——

驀地一人冷笑道：「別胡來——」

說話聲儼然女子口音！

桑南圃大吃一驚，以他聽覷之覺，竟然未能事先發覺到室內藏有一人，只這一點可就過於失之大意了。

話聲一出，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已翩然由室角步出——那裏原本放立着衣櫃與一些箱籠，她就匿身那裏，竟然不曾爲桑南圃發覺！

一襲雪白的披風，大紅緞子的騎馬緊身褲，足下是一雙薄底的鹿皮快靴，這些拱襯着她修長婀娜的身材，確是令人擊節讚賞！

這些固然很美了，可是她的臉更美！

桑南圃只看了一眼，禁不住微微一怔道：「你——你怎麼來了？」

「我怎麼不能來？」

含着淺淺的一層笑意，輕輕邁着脚步，她姍姍來到了近前！

桑南圃由於衣衫不整，袒胸露懷的有點不好意思，他匆匆的後退了一步，趕快把衣服拉攏上！

來人——譚貴芝，微微一笑道：「你不要在乎這些，我先瞧瞧你的傷再說！」

說時不容桑南圃解說，逕自伸手拉開了對方的長衣。

桑南圃又是一怔，一時眞不知何以見拒！恰好身後是一張木靠椅，他就坐了下來。

「不過是一點小傷，不礙事——姑娘借後一步，才好說話！」

他冷着臉說了這幾句話，滿打算對方女孩子家臉上定然掛不住，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這麼回事！

那位譚家的大小姐，像是沒聽見似的，只把一雙剪水瞳子翻起來，似嗔又笑的看了他那麼一眼，又已把目光回到對方身上傷處！

伸出兩根春葱般白皙細長的手指，在他傷處附近輕輕按了一下——

「疼不疼？」她翻着眼睛道：「可得說實話！」

桑南圃身子一抽，眉頭皺了一下！

「疼！是吧？」

「有一點！」

譚貴芝瞧着他，哼了一聲，道：「有一點點？哼！我看還疼得很呢！」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她的手指又按在了距離傷處頗遠的另一個地方——也就是桑南圃右乳下三四分處——

「這裏呢？」

說這句話時，她的臉可就有點不自在的紅了——

手指頭只輕輕的按了一下，趕快的就收了回來！

被她手指按處，頓時引起了抽筋似的一陣奇痛感覺！

桑南圃忍不住身子縮了一下，却沒有出聲音！

「很疼是不是？」

桑南圃拉上衣服，道：「男女授受不親，姑娘請先行廻避一下，容在下畧事包紮才好說話！」

譚貴芝一雙妙目，含蓄着神秘的感觸情意，在他面上一轉，鼻子裏嬌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這是什麼節骨眼了，你還談說這些？」

妙目一轉，輕輕一嘆，忍不住又笑了一下，道：「上一次你在半路救我的時候，可曾想到了男女授受不親？」

桑南圃道：「性命相關，自不能拘於細節！」

「這就對了！」譚貴芝瞟目看他，似嗔又笑的道：「還不是一樣的！」

桑南圃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姑娘之意是——？」

「桑兄，你眞不知道？」譚貴芝一本正經的說道：「你中的是什麼暗器，你不知道？」

桑南圃搖搖頭，微哂道：「不過是皮肉之傷罷了！」

譚貴芝道：「皮肉之傷倒是不錯，可是因爲暗器之上，有劇毒，桑兄你不可不防！」

桑南圃頓時一驚道：「眞的？」

也就在一剎間，他忽然感覺到傷處四週有一種痲痲的疼痛感覺，心裏也就相信了三分！

譚貴芝一笑，說道：「你自己可覺得了？」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姑娘，如此說，一定知道在下中的是什麼毒藥暗器了？尚請賜告，不勝感激之至！」

「我當然知道！」

一面說，一面坐下來，一雙眸子觀察着對方的臉，緩緩的道：「我不但知道，而且尚能解救，不是我誇大口，武林中除了擅打此暗器者以外，大概能够解除這種毒藥的人，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桑南圃道：「那麼擅於施展這種暗器的人又有多少？」

「也只有一人！」

「是誰？」

「我爸！」——說到這裏，她那張原本含有甜蜜笑容的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片寒冷。

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桑兄，這

正是我要請教你的…請你告訴我這是爲什麼？」

桑南圃微微一怔，冷笑道：「姑娘好精明的眸子！但請放心，在下眼前並無意要取令尊性命！」

譚貴芝頓時神色一變，冷冷的道：「果然不錯，自從你一來，我就看出了你這個人有些不對——你跟我爸爸有仇？」

桑南圃冷冷一笑，目射精光道：「姑娘問得太直了，恕在下不知所答！」

譚貴芝睇視他，微微搖了一下頭，喃喃道：「不像……如果你跟我爸眞有仇的話，你又何必救我？」

桑南圃苦笑了一下，暫不作答。

譚貴芝妙目一轉，道：「那天我見識過你的武功，我爸絕不是你的對手，你要眞想殺他，也不是一件難事，爲什麼你遲遲不肯出手？」

桑南圃又笑了一下，仍然不發一言！

譚貴芝費解的，又說道：「你怎麼不說話？」

「無可奉告！」

譚貴芝忽然道：「你眞的姓桑？」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姑娘有什麼可疑之處麼？」

「是有一點！」

說到這裏，她身子微微向着案頭一倚，一隻白酥酥的粉腕支向腮旁——她微微的眯着雙眼，疑惑的道：「你——可認識一家姓梁的人？」

此言一出，對面的桑南圃陡地吃了一驚——只是外表上却不露絲毫痕跡。

「姑娘怎會有此一問？」

他在聞這句話時，眸子裏閃爍着深沉的光芒，緊緊的逼視着對方！

譚貴芝微微一笑，道：「這些話咱們等會兒再談，現在先爲你治傷要緊！」

說着側身由豹皮革囊內取出了一個靑綢子緞包兒。

打開了那個緞子小包，裏面是一個靑瓷的小長瓶，另外，有一根細長的靑竹筒兒！

她信手揑開了竹筒一端，即由竹筒內倒出了一束長有七寸許的鋼針！

桑南圃自從得悉暗器上淬有劇毒之後，即以「鎖陽神功」提鎖着全身的精氣內神，不使分散外溢。

譚貴芝這時手拈着一根長長鋼針，目注向桑南圃，道：「我雖然不知道你與我爹爹當場動手的情形，但是我確知我爹爹這種『鐵手飛鐶』的絕技二十年來只不過用過一次——」

她目光中蘊含着智慧，一片茫然的又道：「我眞不瞭解，他爲什麼會對你下此毒手？」

「很簡單！」桑南圃冷冷的道：「因爲他技不如我！」

「你跟我爹爹到底有什麼仇？」

「我沒有說有仇！」

「那你們爲什麼動手？」

「說來也許姑娘不信！」桑南圃諱莫如深的道：「我只是追躡着一個夜行人而誤入尊府！」

「後來呢？」

「後來就與令尊闖見，他把我當成了仇家或是歹人，才動的手！」

「他可曾看見你？」

「我想大概還沒有！」桑南圃微微一頓，又道：「如果姑娘不說出是我，我想他一直不會知道！」

「那麼你是不希望我說出是你囉？」

「爲了不增加令尊眼前的困擾，我想你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

「不過！」桑南圃猶豫了一下，又說道：「你們到底是父女，你還是會告訴他的！」

「唉——」譚貴芝輕輕嘆息了一聲。

她一向善解人意，智力過人，可是對於眼前桑南圃來說，却每每失靈——

也許是她一上來對於桑的印象太好了，形成了主觀上「先入爲主」的約束，是以後來的猜測難以打入！

直到現在，她還是深深的相信桑南圃是一個足可托付信賴的人——雖然有很多地方使她疑惑，可是她却不會向分析別人那般專心貫注的去分析他，這當然是因爲太主觀的緣故！

「好吧！」她看看他吶吶的道：「我不告訴他老人家就是了！」

桑南圃並不曾現出一些感激形態，只微微的點了一下頭，冷冷的道：「這樣我們下一次見面不至於太窘！」

「你不恨我爹？」

「不會的！」桑南圃莞爾一笑，露出了編排如貝的一口牙齒——

他眼睛含有某種神秘意識的注視着譚貴芝，緩緩的接下去道：「如果有人殺了我的父親，毀了我的全家，或是使我飽嘗顚沛流離之苦，這些才能成爲我懷恨的原因，除此以外，我是不輕易對某人懷恨在心的！」

他不過是隨便的舉個例子譬如而已，譚貴芝不知怎麼，却心裏起了一陣寒意，尤其是對方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裏含蓄的隱隱殺機，令人不寒而慄！

「還好——我爹爹總不會是他的殺父仇人吧！要不然該有多怕人？」

她心裏暗暗的這麼想着，一雙妙目瞟向對方！

正巧桑南圃的眼睛也在看她。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我一直以爲令尊是不欺騙暗室的君子，想不到他却慣以暗器傷人！」

譚貴芝一笑反問道：「莫非你一輩子不曾施用過暗器？」

「可是我從來不曾背後下手！」

「那是因爲你武功太高的緣故！」譚貴芝笑了笑說道：「誰叫你自己亂往我家裏跑呢！我爹一定是把你當成上門的仇人啦！」

「可能是這樣吧！」桑南圃苦澀的笑了笑！

譚貴芝站起來道：「好了，你也別生氣了，我爹不小心傷了你，我是他女兒代他老人家向你賠個不是也就好了！」

說完遂以手上長長的鋼針刺入桑南圃胸側「三星穴」上。

「疼不疼？」她仔細的運捻着手指，道：「要是不舒服，就快說話！」

桑南圃內心已有準備——

面對着自己平生不共戴天大仇人的女兒，他不能不有所戒備！



譚雁翎和幪面客互較內勁。

雖然也確信譚貴芝對自己並無惡意，而且多少還有若干的情意，可是這種感情他却是不敢接受的！

對方又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孩子，面對着這樣的一個人，他不可不防！

心裏有了這番見解，暗中可就越加的小心戒備！

他緩緩的由丹田內提吸起一股內炁元陽之力，貫注在右掌之內。

如果說譚貴芝膽敢心存不軌，在她方露跡象的一剎那間，桑南圃確信在舉手之間就能致對方於死地！

他一聲不哼的注視着譚貴芝！

貴芝似乎毫無心機，她巧笑倩兮的續把兩根鋼針在桑南圃「足三里」「沒志堂」兩處穴道上下了針！

當第三支鋼針貫注穴道之後，桑南圃只覺得身上一麻，登時動彈不得！

他心裏一陣大急，剎時間，只覺得體內燃燒起一股暖流，像是澎湃的海水在他體魄裏翻攪着，先時提貫在右腕的內勁，休想再能提起絲毫！

譚貴芝秀眉微展，一片和顏悅色的道：「你不必對我提防，我如果有殺害你的意思，現在你焉能還有活命之機？」

說完微微一笑，道：「你所中的暗器鐵指飛鐶之上，淬有我父親自提煉的『金綫虫毒』，一經沾上，任何人都難逃過兩個時辰之內！你內功雖高，至多也不過延個把時辰而已！」

說到這裏話聲頓住，却把三根鋼針再次的轉動了一下。

桑南圃登時就感覺出體內奇熱如焚，彷彿整個五腹內臟都爲之燃燒起來。

「你別怕——」她聲音裏充滿了溫柔與關注，輕輕的安慰着他道：「這樣才能使毒氣不能攻心——」

她輕輕的揭開桑南圃的衣服，目注其傷處吸了一下嘴道：「噓！你看！」

桑南圃垂目下視，果見傷口之內汩汩淌出了一些深紫色的濃血！

如非親自目睹，他眞有點難以置信，想不到小小一枚暗器之上，竟然會淬有如此厲害之劇毒！

他心裏先是一驚，接着不禁對於面前的譚貴芝滋生出一片感激之情！

譚貴芝這時全神貫注在桑南圃受傷之處，二人距離本近，貴芝再一貼近，一張臉幾乎都快挨到了對方胸上！

桑南圃儘管是在傷痛之中，却也感覺到大不自然！他赤裸着的前胸被對方散開的幾縷髮絲觸接得癢癢的……

她那張白中透紅的臉，含蓄着少女獨具的天眞明媚……

……那眉兒濃淡適宜，點綴在寬敞的額前間，配合着那雙海一樣深的眸子，益加的顯現出一派秀緻舒服……

……她項如玉，在她垂下的時候，可以淸楚的看見髮根間的一層毫毛，那裏潤合着處子的芳香，使你忽然感覺到她的俏皮任性……

——這些都不是桑南圃存心想看，而偏偏他却看到了。

她不過是個孩子罷了——

一個初涉人事的大姑娘，忽然發覺到她所喜歡的人，嘗試到一點點異性間感情的滋味！她不禁努力的去追尋着，毫無忌憚的去追求着……

那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情操，一種自慰而從來未曾想到傷害他人的純潔情操！

桑南圃微微閉上眸子，臉上浮現出一種難耐的痛苦！

與其說他傷處疼痛，無寧是說他感情使然。

也許他心如鐵石，感情不至於脆弱至此，可是這個天眞任性，毫不設防的大姑娘，却在無意間傷了他，使他此一刻心神交戰，而困陷於矛盾之中。

「作孽！作孽！」——他心裏反覆的唸着這兩個字！那張英俊的臉上，顯現出一片激動！

譚貴芝混然不覺！

她用一塊潔白的絲絹，小心的拭着桑南圃傷口下的血。

黑紫的血，把她那方白絲巾整個的都染透了！

慢慢的流出的血越來越紅，漸漸的，桑南圃也感覺到傷處那種麻木的感覺消失了，代之是陣陣疼痛感覺！

譚貴芝看到這裏，忽然笑道：「好了，沒事了！」

說着她扭開了那個青色的小瓷瓶，由裏面倒出了兩粒綠色的藥丸，一粒捏碎成粉，輕輕的洒在桑南圃傷處，桑南圃頓時就感覺出一陣清涼舒適的感覺！

譚貴芝遂即把三根鋼針拔起，桑南圃身上一輕，方待站起。

譚貴芝輕輕按着他道：「慢——你暫時還是不動的好！」

說完起身在桌子上倒了一杯水，然後把手中另一粒藥丸塞入桑南圃嘴裏，桑南圃就口吞下去！

「想不到你內功這麼高！」她坐下來說：「聽我爹說，一般人如果中了他這種暗器，卽使是他親手解救，最起碼也得三天後才能行動自如，身上餘毒也不是一下子可以除得了的！想不到你竟復原得這麼快！」

桑南圃冷冷的道：「這還要拜謝令尊手下留情，更要拜謝姑娘妳妙手回春！」

譚貴芝微微一楞，翻着一雙大眼睛道：「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爹的氣，如果剛才你說的是實話，那只能怪你自己，誰叫你半夜三更私入人宅！我爹既然不知道是誰，當然會難免誤傷了你！」

桑南圃這時用一條布帶，把傷處緊緊紮住，然後穿好衣服。

譚貴芝只是靜靜的看着他。

桑南圃穿好了衣服，深深的向着譚貴芝一拜，道：「多謝姑娘活命大恩！」

譚貴芝上前忙伸雙手，托住了他的身子，她面色微紅的笑道：「是我父親誤傷了你，應該由我來向你道歉，怎麼反勞你大禮拜謝，這可太不敢當！」

桑南圃道：「妳是妳，令尊是令尊，兩者不可混爲一談！」

可笑譚貴芝聰明一世，此刻竟然未能明白此語之明顯含意！否則她必將大吃一驚。

她看着他笑了笑，道：「你眞是個奇怪的人！」

桑南圃道：「姑娘不是隨令堂在草湖馬場麼？怎麼……」

譚貴芝退後一步，坐下來道：「老實說，我是專誠來拜訪你來的！」

「爲什麼？」

「是——」譚貴芝微笑着道：「也許是我娘猜錯了！」

「姑娘請明說無妨！」

「好吧！」譚貴芝面現笑容的道：「雖然我娘叫我不要告訴你，可是我倒認爲說出來也沒什麼！」

她頓了一下，目光中含蓄神秘注視着桑南圃道：「老實告訴你吧，我娘認爲你不姓桑而是姓梁！」

桑南圃微微一笑，默然無語！

譚貴芝道：「我母親說你很像是姓梁的後人……」

「梁什麼？」

「我娘沒說！」

桑南圃幾乎冷笑出聲，他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不禁把荷花與今日的譚夫人兩個身份不同而實在却是一人的女人揉在一起，想了想可就禁不住激起了一腔怒火！

「我娘說看見了你，就使得她想起了那個姓梁的！」

「那個姓梁的是令堂什麼人？」

譚貴芝微微搖了一下頭，道：「也許是她娘家的一個親人吧……」

「令堂對於那個姓梁的親人說了些什麼？」

「她什麼都沒說——」譚貴芝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道：「我問她她只是搖頭，到後來她竟然哭了！」

桑南圃怔了一下，微微苦笑一下，道：「這也許是令堂當年一件傷心事吧！只是她把我與那位姓梁的扯在一塊，却是令人不解！」

「也許你們長得很像——」

說到這裏，譚貴芝似乎很迷惑的樣子，她苦笑了一下，道：「你不瞭解我娘這個人，她生平很少會落淚的，可是當她想到了過去的那件事，她傷心的不得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過她哭……」

「是妳母親要妳來的？」

「不錯！」譚貴芝道：「她要我來暗中察一察，看看你是不是姓梁！」

「所以妳就偷偷潛入我房子裏，翻我的東西？」

「可是我仍是一無所獲！——」譚貴芝面上訕訕的笑了笑。

桑南圃一笑，道：「令堂不愧是仔細之人，只可惜他找錯了對像！」

譚貴芝道：「我想她是認錯了人！」

桑南圃道：「令堂可會關照妳，要妳暗中下手殺我？」

譚貴芝一驚，道：「沒有——你怎麼會這麼想？」

桑南圃不自然的笑了一下，他實在不能再裝成一片坦然的樣子，當時站起來踱向窗口——

推開了窗子，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譚貴芝姍姍的跟過去，道：「你怎麼了？」

桑南圃流目於恒河沙數的一天繁星，興起了一聲長歎。

「妳母親僅僅告訴妳這些麼？」

「不！」譚貴芝想了一下，才道：「她還告訴了我一些話！」

「她可會要妳不要把這些話，告訴妳父親？」

譚貴芝頓時一呆。

桑南圃回過臉來，兩隻灼灼的眸子，像是一對利刄般的逼視着她。

譚貴芝在他這般日光的監視之下，自信不能撒謊！

猶豫了一下，她終於點了點頭。

「我母親確實這樣關照我了！」

「爲什麼？」

「我娘沒有說——」說到這裏，她忽然抓住了桑南圃一隻膀子！

桑南圃長眉一挑道：「幹什麼？」

她輕輕一擺，畧加力道，已把譚貴芝的雙手分開。

「你一定知道是爲什麼？你告訴我吧！」譚貴芝像是忽然看穿了一切似的，她大聲的道：「你告訴我……這些是爲什麼？」

桑南圃冷着臉，十分激動的道：「妳爲什麼不去問妳母親？」

「她不告訴我——」

淚水奪眶而出，她臉上盪漾着一片眞情——絕非是做作出來的表情。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那麼妳又期望我能告訴你什麼？」

「你一定知道這些隱情！」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騙人——」譚貴芝忍不住又撲過來，用力抓住了他一隻手，可是後者重施故技，仍然是輕輕的一推，譚貴芝的兩隻手又輕輕的滑落。

譚貴芝當然知道對方精深的武技，如果自己眞的傻到要在這一方面與他一爭長短，那可就可太蠢了。

她茫然的後退了幾步，嘴裏喃喃的道：「我娘沒有騙我，你一定是那個姓梁的後人——你一定不姓桑，姓梁！」

桑南圃冷冷的道：「我無可奉告！」

「你……爲什麼要騙我？」

譚貴芝睜大了眼睛，喃喃的道：「你來到冰河集，到底存着什麼心？……你想幹什麼？」

桑南圃深深垂下了頭，黑漆雙瞳裏，竟自瀰滿了淚水！

他用着冷酷的聲音，顫抖的道：「我實在是無可奉告！」

「你爲什麼不說？莫非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妳爲什麼不去問妳母親？」桑南圃不禁帶出了一片冷笑：「我想她是不會告訴妳的！」

「好吧！」譚貴芝歎息了一聲，站起來道：「既然你們都三緘其口，我就去問我父親去！」

「你不會這麼做的！」

「爲什麼？」譚貴芝冷冷的道：「你以爲我父親不會告訴我？」

「那倒不是！」

桑南圃歎息了一聲，那副英俊的臉上，含蓄着可怕的笑容，道：「你父親會告訴你的，但是你不會對你母親失信！」

譚貴芝垂下了頭，心裏忖道：「這個人果然心細如髮，什麼都知道！」

看來想搾出他的實話，却是千難萬難了。

她試探着問道：「如果我甘願失信母親，去問我父親，又會如何？」

那個桑南圃冷冷一笑，道：「那麼你父親就會問你，甚至於他會猜到是你母親告訴你的！」

「那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大了！」桑南圃冷冷的道：「這是你父親生平一件奇恥大辱的事情，他絕不願意要你知道，如果你一定要問，可能受害的是你母親！」

「你是說我爹會殺我娘？」

「以你父親昔日爲人，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譚貴芝冷冷一笑，道：「好吧，那我就說你透露的！」

「你不會這麼說！」

「爲什麼？」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那麼一來，受害的可能是你自己了！」

譚貴芝神色一變，道：「你胡說，我爹怎麼會是這種人？」

桑南圃冷笑一聲，道：「就算令尊不是這種人，但是這麼做的結果，也只有逼使我與令尊一拚生死了！」

譚貴芝輕歎一聲，打量着他道：「算你厲害，我不問也就是了。」

她慢慢的垂下頭，神態間一片黯然。

「這個疑團，早晚我一定要解開——」抬起頭，她痴痴的看着桑南圃道：「求求你告訴我吧！」

「我無可奉告！」

語音和先前一般的冷，一般的無情！

譚貴芝苦笑了一下，道：「那麼你這次來……是來復仇的吧？」

桑南圃悽慘的笑了幾聲，踱向窗前，仍是不發一言！

譚貴芝蒼白的臉上，起了一片痙搐，忽的跟了過去，說道：「是我父親母親得罪了你？……」

「得罪？」桑南圃眺着遠天的夜色，凄涼的笑着：「你說得太重了！我可不敢承認！」

這一剎間，他的臉色異常的冷酷，凌惡，彷彿變了個人似的……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譚貴芝滿臉迷惘惆悵的表情！

「譚小姐！」桑南圃回頭來冷冷道：「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是我不姓桑，姓梁，除此以外就請當面問你令堂去吧！」

譚貴芝楞了一下，漠漠的點了一下頭，道：「總算你承認了你姓梁！——」

她緩緩的後退了幾步，一時也垂下臉來——

「梁大哥！雖然你們都瞞着我，可是我却猜出來這其中滿含着仇恨險惡，我愛我的母親，也愛我父親，如果你要是存心不良，我絕不與你干休！」

「我聽見了——」

桑南圃說出了這個比冰更冷的字，遂卽游目於當空的繁星，再也不回過頭來。

× ×

房門忽然被大力推開——

譚貴芝面色通紅，微帶着汗漬的走進來！這番形像，使得靜坐一隅的陶氏陡地吃了一驚！

她站起身子來，異常喜悅的道：「你回來了？」

譚貴芝丟下了手上的馬鞭，脫下了身上的披風，一言不發的在床上坐下來！

一日夜的快馬飛馳，譚貴芝看上去顯得很疲憊，又有點像是跟誰賭氣似的。

母親緊緊握着她的一隻手，眼睛裏散發出慈愛與關懷——

「你餓了吧？我叫人去給你準備吃的去！」

「不——」譚貴芝抓住母親道：「我不餓。娘！我見着他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 海 心 香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李中元離開長安，繞道千餘里，在一處隱秘地方殺害了桃花秀士潘惜花之後，即僞冒潘惜花的身份，趕返長安，途中有人向他警告不可奔往長安，李不聽繼續前往，忽有潘之舊好燕燕來訪，李以潘之身份，聽從燕燕央告往見一老頭子，被委爲逍遙令主，交換條件爲傳授閨房秘技，李虛與委蛇，隨燕燕往一深山大院，那晚，燕燕明作投懷送抱，暗中却低語揭穿李之僞冒身份，要李交出潘之桃花摺扇及送潛龍丸以交換平安，李被迫答允，燕燕又着他除去衣衫，而她也跟着脫去衣衫——

＊＊＊＊＊＊＊＊＊＊＊＊＊＊＊＊

易容探秘密　裝俏得地圖

李中元心中不由得湧起一股被捉弄的侮辱，劍眉一軒，正要說她兩句時只見她接着把自已脫下的衣服拿過去穿戴起來。

燕燕身裁本來生得嬌小，穿上李中元衣服之後，又長又大，簡直笑死人。驀地，只見燕燕一躬身，只見她身裁陡長，這時長大的衣服，在她身上竟然非常適合。

李中元睹狀之下，悚然一震，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人內功修爲爐火純青之後，變易體身，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這種深厚的功力出現在燕燕身上，那就令人又驚又奇了。

燕燕嗓音一變道：「你這人大不識趣……快穿上我的衣服，我們掉換一個身份……你會不會縮骨神功。」

最後一句話，悶得李中元火氣一冒，也不答話，拿起燕燕原來的衣服向身上就穿，衣服穿好，他的身裁也就和燕燕原來的身裁一樣。

經過一番易容化裝之後，兩人相視之下，不由齊皆笑了起來。

這時，時間差不多已經過了初更，燕燕把這裏面的情形，盡其所知的告訴了李中元，然後，面色一正道：「李兄，你如果不甘身入寶山，空手而回，你可以在五鼓以前，四處看看，然後，用小妹的身份，叫他們送你出谷去，當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但是五更一過，你如果仍未出谷，那你就不能再利用我的身份了，你可以去找一個人，至於，他能幫你多少忙，那就看你自已的運氣了。」接着又把那個人的容貌住處和連絡訊號告訴了李中元。

李中元進來時，並不十分担心脫身的問題，經燕燕一番解說之後，才知道這裏的戒備嚴密非常，不可等閑視之，當下謝了燕燕，便明目張胆的從大門走了出去。

李中元出得外面，心中已是打好了主意，他爲有備無患計，決心先去找燕燕要他去找的那個人。

那是大厨房裏的一個老年雜工，李中元在一間臭不可聞的小房子裏找到了他。

他這間房子太臭了，顯然從來不淸掃，因此也發揮了另一種作用，那就是誰都不願進入他房中，保護了他房中秘密。

李中元走到他房門口，便有一股酒氣和臭味從鼻中衝襲而到。

李中元在門扉上彈出暗號，門扉應聲而打開一半，讓他側身走了進去，房裏也沒有燈，但覺滿地都是東西，頗有舉步維艱之感，好在李中元功力深厚，夜視力奇强，尙能安然舉步。

那老雜工把李中元帶到那張破床前，伸手一推破床，破床下面忽然現出一道門戶。那老雜工一言不發，曲身下了地下室，李中元不加考慮的隨後跟了下去。

下面這間房子，倒是出奇的乾凈，桌上點着一盞菜油燈，火苗子拉起五寸多長。

那老人一直沒說話，這時打量了李中元一陣，忽然臉色一寒道：「你不是燕姑娘！」語氣非常肯定，李中元可以意會到，他這時已經較足了功勁，一個答話不當，便是不了之局。

李中元胸有成竹，坦然點頭道：「我是燕姑娘的朋友。」

那老人道：「你爲什麼打扮成燕姑娘？」

李中元道：「老丈知不知道，姑娘這時正頂着在下的身份住在七十七號賓館。」

那老人「啊！」了一聲道：「有什麼事，她爲什麼自已不來？」

李中元道：「燕姑娘沒有事，是在下自已的事，在下身受燕姑娘指點而來，有請老丈賜助。」

那老人雙眉一皺道：「燕姑娘多管閑事！……你口口聲聲自稱在下，那你是男扮女

裝的了。」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那老雜工便沒再追問李中元與燕姑娘的關係，接着便問道：「你要老夫在那一方面帮助你？」

李中元道：「我想到各地方看一看，不知老丈能否引導？」

那老雜工道：「其實這裏也沒有什麼可看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一些怪誕不經的行屍走肉，功力既高，耳目又靈，一個弄不好，便脫不了身，你最好三思而行。」

李中元沉思了一陣，點頭道：「老丈說得是，那麼在下就打消此念，但不知老丈可有他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姓名來歷？」

那老雜工道：「有，爲了免得你涉險自找麻煩，老夫可以送給你一份名單。」

李中元要過名單，貼身藏好，話鋒一轉道：「在下聽得他們這裏主要的任務，就是訓練一批年輕殺手，老丈帶在下去看看好不好？」

那老雜工猶豫了一下，道：「好吧，老夫帶你去看一看，可是，你務必在五更之前，照燕燕的辦法離去，否則，一經打草驚蛇，老夫和燕姑娘都無法在此存身了。」李中元不是不講理的人，也很能替人設想，先不管這老者和燕姑娘是什麼人物，他們能滲入進來，顯然已經下過一番工夫，他們能如此帮忙，已是難能可貴，自己又怎能不顧全他們的處境，一意孤行，當下滿口答應道：「在下此來，只是蒐集資料，增加見識，能不驚動他們，自是不願驚動他們，其中利害得失，在下省得，請老丈放心。」

那老雜工面色一寬道：「這樣老夫就放心了。」

老雜工換了一件黑色寬袍，帶着李中元一路伏腰矮行，穿過一棟一棟的獨立院落，最後，越過一道高牆，牆院之內，又是一番天地。

只見一片遼闊的地面上，中間有一座百數十丈寬闊的大水池，池中大船小艇，約有四五十艘之多。

老雜工順着他目光打量之處，悄聲告訴他道：「這座大湖，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工修築而成，湖水深達二三十丈，湖底裝有巧妙機關，可以製造急流洪波，專門訓練操舟工夫與水中絕技。」

李中元轉頭向一片白茫茫的地方望去，老雜工又說道：「那是一片流沙絕地，不載重物，却被他們用來練習輕功提縱之術。」

李中元目光環掃之下，老雜工一連說了十幾種練工場地，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奇設備。

整個的場地上，只有七棟房子，不過每一棟房子都佔地極廣，又高又大。

其中有一間房子，燈火輝煌，顯然正在有人活動其中。

驀地，一聲慘號之聲，從那燈火燭天的房子中破空而起。

李中元道了一聲：「我們去看看！」說聲出口，人已翻身而下，向那房子飛掠而去。

那雜工老人欲待制止，已是不及，李中元已遠出數丈之外，只好一咬牙關，振臂飄身而下。

李中元但覺耳後一陣風聲傳來，那雜工老人好快的身法，後發先到，竟趕到自己身後了。

李中元心中一凛，那雜工老人已是傳聲道：「遍地有險，隨老夫來。」身形一折，向斜刺裏掠了出去。

李中元不敢任性，身形一緩，隨在那雜工老人身後亦步亦趨，緊緊相跟。

這時，那雜工老人展開一身絕頂輕功，身如行雲流水，靈蛇穿珠，時左時右，轉了一個大圈，才繞到那燈火通明的房子後面。

李中元見那雜工老人如此小心謹慎，不敢絲毫大意，也展開一身所學，走得一步不慢。

那雜工老人已是盡力施爲，在他想來李中元決難追隨得上，當他到得地頭之後，回頭一望，那知事實大出意外，李中元竟然一步不慢，而且步履輕鬆，神色怡然，毫無吃力之感。

他暗暗吃驚之下，他吁了一口氣，李中元有此功力，他就放心得多了，微微一笑，指了一指左邊屋角，身形一長，縱身隱入。

李中元跟身上去，掠目之下，全屋瞭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要不是有這雜工老人領路，他那能找得到這樣適合的藏身處所。

這棟房子，兩端是兩間小房子，中間是一個長方形的大廳，迎面上首，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左旁一排站立了二十多個年輕人，右旁一排站了七八個粗眉大眼的雄壯漢子，個個滿面戾氣殺氣騰騰。

那二十多個年輕人，個個長得英挺俊秀，叫人一見便生好感。

這時，大廳中央，正有一個年輕人倒在地上，被一個粗壯漢子用一根竹鞭，在身上抽打不已。

只痛得那年輕人滿地翻滾，却是悶聲不響，咬牙苦挨。

再看旁邊站的那些年輕人，似乎一點同情心都沒有，望着那被打的少年，還在指手劃脚，竊竊私議，好像他的挨打是理所當然。

李中元想不到那些英挺俊秀的年輕人，竟然都是虛有其表的狠心人，對他們的好感立時消失殆盡。

同時，劍眉一軒，冷「哼！」之聲，就將衝口而出，那雜工老人對李中元的心理反應，似是比李中元自己還清楚，李中元心方一動，那雜工老人已適時地伸手搭在他肩頭上，傳音道：「你不要氣憤難過，這只是訓練方式之一，而且還是最初步的訓練。」

李中元一愕，傳音問道：「這也叫訓練？」

那雜工老人道：「這叫『忍苦』訓練，挨皮鞭抽，只是第一級，以後還有六級之多，最後完成於陰火炙魂之苦。」

李中元聽得心驚肉跳，全身發麻，暗自打了一個冷噤，道：「『陰火炙魂』是武林之中號稱三大毒刑之一，慘絕人寰，他們受得了麼？」

那老雜工笑了一笑道：「現在這批人或許還受不了，不過，老夫會親眼見到一

次，那次一共是十八個人，只淘汰了三個，竟然有十五個在含笑中渡過了『陰火炙魂』之刑。」

李中元簡直不敢相信的打着顫聲道：「那十五個人能通過『陰火炙魂』之苦，豈不成了鐵打羅漢，銅澆金剛麼？」

那老雜工道：「恐怕比鐵打羅漢，銅澆金剛還要厲害！」

經那老雜工這樣一說，這竹鞭抽打之苦，眞不值一提了，李中元便也無心再看下去，接着又問道：「還有什麼可看的沒有？」

雜工老人道：「東西當然還多得很，只是晚上沒有別的可看的了，但是，老夫不希望你錯過了今晚脫困的機會，如果你沒有十分必要留下來的話，老夫勸你，適可而止，你既然和燕姑娘拉上了關係，將來有的是重來的機會，要知很多事情，欲速則不達，是不能勉強求取的。」

說得在情在理，眞要瞭解他們訓練的實際情形，事實上也非三天兩日所能達到目的。

既然如此，多留幾天與少留幾天，也就沒有多大出入，李中元要做的事情很多，這裏的情形雖然隱伏着江湖危機，但不是他目前着手的目標，他不能也無需作此無謂的冒險。

李中元略一分析思慮之下，心中已是有了決定，但他却皺了一皺眉頭道：「在下冒死犯難而來，就此空入寶山而回，在下實是心有未甘……。」話聲微微一頓，等着那雜工老人的反應。

那雜工老人顯然一萬個不願李中元留下來，增加他的負担與影响他的工作，一聽李中元已有去意，只是心有不甘，打鐵趁熱，馬上接口道：「至於他們整個訓練過程，老夫已有詳細調查，只要你確實答應老夫，今晚出谷而去，老夫可以將整個調查資料給你，你該心滿意足了吧！」

李中元這一着很高明，在願打願挨的情形之下如願以償，當然兩人立時回到那雜工老人住處，帶了那雜工老人給他的資料，在雜工老人暗自護送之下，到了那片樹林之前。

只見樹林之內，人影一閃，現出一個鳩形鵠面的老者，迎着她咧嘴一笑道：「燕姑娘就要出去了？」

李中元早經指示，柔聲一笑道：「可不是，請老人家替我吩咐一聲好不好，這次因爲來得匆忙，也沒替你老人家帶得『萬里香』，下次我一定先買好帶在身上，隨時來，隨時都可以帶給你老。」

那老人呵呵一笑道：「你燕姑娘對老夫太好了，老夫先此謝了。」

「萬里香」只是一種特製的烟草，並不十分名貴，但此老却是愛之成癖，燕燕投其所好，因此建立了彼此的交情。

那老人忽然輕輕拍了三掌，樹林之內應聲抬出一乘轎子，那老人親自替李中元開了轎門，請李中元上轎。

這是進出山的規矩，無可循私，所以李中元也不客氣，上了轎。

轎夫邁開大步，奔上路途，李中元忽然又有了昏昏欲睡的感覺。

上次來時，他就有過這種感覺，因此一睡就睡到了地頭，第一次對他來說，可說是大意，也可說是出乎意料之外。

但同樣的情形，再來臨時，他已經知道是什麼原因了，當下閉緊呼吸，趕忙取出一粒藥丸放入口中。

不幸的是，那藥丸對他的昏昏欲睡絲毫不發生作用，他還是照樣的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醒了回來，發現自己躺身在一棵大樹陰影之下。

這時，只見樹陰之外，已是陽光普照，一片光明，看時間，應是中午時分了。

驀地，一聲帶着親切口吻的笑聲，起自他身旁另一側，道：「燕姑娘，你醒過來了麼！」

李中元轉臉看去，原來是一個精壯漢子，左手提着一壺水，笑瞇瞇伸着右手來扶他。

李中元一時之間無法瞭解當前環境，只好任由那漢子扶了起來。

詎料，那漢子扶得她身形坐起來之後，忽然將左手水壺一抛，雙手抱住他猛香起來，同時，口中還夢囈般的輕呼着，道：「燕燕，燕燕，我想死你了……。」

李中元但覺一陣惡心，氣得幾乎當時昏倒，不由雙臂一抖，把那漢子震得倒飛了出去。

那漢子也相當了得，不備之下雖被李中元抖臂震得飛了出去，人在空中猛然吸氣躬腰，曲膝蹬腿，使了一式「巧燕翻簾」，硬把去勢如飛的身子刹了下來，飄然翻落地上。

這時，他雖然被李中元抖了出去，臉上却沒有絲毫氣惱之色，只是微帶迷惑地瞪着李中元道：「燕燕，你這次怎樣呢？又不高興了！」

看這情形，李中元眉挑眼動，已經猜出是怎樣一回事來了，敢情這漢子與燕燕早經建立了關係，所以說話的語氣，像是情人一樣。

李中元心裏盤算着，自己該採取什麼對策才是？……。

那漢子見李中元低頭不語，輕呼了一聲：「燕燕！……。」又張開雙臂向李中元抱來……。

李中元可不是初出道的毛頭孩子，江湖經驗加强了他感觸上的銳敏，差不多的事情，根本不須思索，單憑直覺反應，也能頓時看出其不平常之處。

如說這漢子與燕燕之間存在着某種關係，那絕不是單純的貪愛，而是一種有目的的犧牲，換言之其主動必在燕燕，這漢子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罷了。

但是，自己明明是乘轎而行，這時怎會落到這大漢手中，殊屬費解？

李中元腦念如飛，立時作了一個果敢而冒險的決定，黛眉輕挑，先是冷笑了一聲，接着，嬌叱一聲，道：「你找死！還不給我站住。」

他喝聲出口，那漢子一楞之下，竟然止住了前進之勢，面現乞憐之色，叫了一聲，道：「燕姑娘，你不是答應過我，這次……。」

這次甚麼？他沒有說下去了，但李中

元一聽就明白，冷笑一聲，道：「但是你呢？」

那漢子「啊！」的一聲，眉開眼笑的道：「你要的我都替你辦好了，你看！」一伸手懷中，取出一張折叠得四四方方的紙片，向李中元身前走來。

他一面將那紙片交給李中元，同時也胆大的伸出另一隻手，摟住了李中元的腰肢。

李中元這時看那紙片要緊，無可奈何的扭動了一下，只好任他摟着。

那漢子對燕燕似是又愛又怕，摟住李中元腰肢之後，却不敢再作進一步的侵犯，斜目看着李中元的反應。

李中元打開那張紙片，原來只是一張簡要的山形道路圖，上面也沒有任何文字記載。

李中元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張山形道路圖莫非就是這條路上的圖形？」

李中元心裏這樣猜想着，可是他毫無把握，因為，他現在自己到底在甚麼地方？怎樣落到這漢子手中？他是一點也不明白，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他甚至不知能讓那漢子看出他不是燕燕，自然更不能向那漢子口中打聽了。

李中元皺了一皺黛眉，只是沉吟不語，意在先讓那漢子發話，然後，隨機應變，就話套話。

果然，那漢子忍不住問道：「燕姑娘，你看這張圖畫得怎樣？」

李中元道：「我怎樣知道，你畫得對不對。」

那漢子怔了一下，笑道：「是我問錯了。」

李中元馬上接口道：「還是你自己向小妹解說一番吧！」

忽然改口自稱小妹，這對那漢子似乎有着一種無形的鼓勵力量。

只見那漢子一臉歡喜之色，撫着他的臉，指着圖上一點道：「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現在存身的地方，我的責任是負責這一段距離。」

那漢子指着地形圖說明，李中元已是毫無疑問知道自己猜想不錯，只是自己明明是坐轎的，現在那轎子那裏去了呢？

李中元一面想着正事，一面計算他所指的那段距離，只是全圖十分之一，信口問道：「你這一段距離有多少路？」

那漢子道：「一百里。」

李中元「嗯！」了一聲，那漢子討好地指着圖形自動的告訴他道：「其實你坐的轎子，只走了十來里路，就交到了我們手上，由我們接遞飛送，所以，千多里的路程，只不過十來個時辰，要不知內情，只怕任誰也想像不到吧！」

李中元這一下完全明白了，一聲「多謝！」便收起了那份地形圖，接着問道：「你這一百里路，規定走多少時間？」

那漢子道：「一個時辰，剛才我急趕了一陣，大約可以多出來一刻時光……」

一語未了，驚叫一聲，跳了起來，道：「啊！糟了！沒有時間了，我們只得走了。」

李中元有意捉弄他，忽然伸手拉住他道：「急甚麼！我們……。」

那漢子搖頭不迭地道：「今天沒有辦法了，只有等下次機會，快上來，我還得好趕一陣呢！」轉過身形，雙膝微曲，似是要背着李中元上路。

李中元笑道：「既然要趕路，何苦再勞累你，小妹還是自己走吧！」

那漢子道：「不行，還是我背你趕吧，否則，叫別人看見了，我們兩人都只有死路一條。」

李中元縱身那漢子背上，那漢子背起李中元，身形一起，便如脫弦之箭，猛趕急追。

李中元悠閑的在那漢子背上，掠目四顧，只見山路崎嶇，四週盡是不毛之地，那漢子奔行其上，却是平穩快速已極。

那漢子不但奔行奇快，而且，耐力亦是奇强，沿途竟然不再休息，一口氣的猛趕。

一陣急趕之下，那漢子忽然停身下來，掏出一粒藥丸交給李中元道：「前面我就要交班了，你快快把這迷藥服下。」

李中元接過丸藥，投入口中時，壓入舌根之下，當那漢子繼續上路時，一張口把那迷藥輕輕的送出老遠，接着全身一舒，軟軟的攤在那漢子背上，裝作昏迷過去了。

那漢子大約又奔行了十來里路，身形一停，便聽到一個粗壯的笑聲道：「老趙，你又遲到了半盞熱茶時光，小心遲早有一天，你會死在這上頭！」

那漢子笑嘻嘻的道：「包涵！包涵！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你老哥多多包涵。」顯然，有了一份人情。

那接手的漢子一面接過李中元，一面規勸地道：「老趙，不是兄弟說你，你這毛病要改改才好，就算人家昏迷不知，啞巴吃黃蓮苦在心裏，可是你要愛惜你自己的身子啊！」

那漢子一面嘮叨着，一面邁開大步，跑上了路。

李中元這時張開眼來，盡情默記路上情景。

一路交遞下去，誰也沒發現他把整個的地程看得清清楚楚。

最後，果然又把他送回轎上，下轎的地方，也就是來時上轎的地方。

這時，又已到了深更半夜時分，家家關門閉戶，都早已入了夢鄉。

李中元現在的身份，現在的打扮，自己想起來都臉紅，自是不願讓人看到，當然，更不會去叫門投店，只好客串樑上君子，恢復了自己的男性尊嚴。

且說簡又青在李中元去後，當卽送了一粒潛龍丸和一份適於郭倩霞修練的武功秘笈。

這都是李中元臨去前，替她準備好的，郭倩霞自看清李愷眞正面目之後，對他已是痛心萬分，因此一顆芳心，便為周吉人所獲得。

簡又青與郭倩霞有着同胞手足一般的感情，當她把「潛龍丸」送給周吉人，交郭倩霞服用之後，她便親自為郭倩霞守衞護法。

簡又青是過來人，知道服用「潛龍丸」後，由於身體急劇變化，是要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與忍耐，才能盡得其利。

但郭倩霞出身在富豪之家，平日像花朵一般供奉着，那裏吃過甚麼苦頭，因此担心她吃不了這種苦頭，而發生意外，所以，簡又青便一直守在她身旁。

郭倩霞服下「潛龍丸」之後，最初的表現，很使簡又青暗暗替這位表妹叫好不止，看來她不但能完全忍受這種煎熬之苦，甚且，出人意料之外的輕鬆勝任。

只是好景無常，正當簡又青暗暗心喜的時候，郭倩霞忽然大叫一聲，全身不住的急顫。

嚇得簡又青一愣之下，來不及作任何應變措施，郭倩霞已是身子一倒，全身蜷曲，氣如遊絲了。

簡又青除了一面叫人去請周吉人與郭老夫人，同時右掌一落，先將一股眞元內力攻入郭倩霞體內。

今天的簡又青已非昔比，內力如潮，應掌而出，但她却發現她攻入郭倩霞體內的眞力，遭到了極大的阻力，郭倩霞整個的經脈，都阻塞不通了。

當周吉人與郭老夫人聞訊趕來時，簡又青已是香汗淋漓，全身皆濕了。

周吉人伸手一探郭倩霞脈息，搖頭一嘆道：「弟妹，收掌起來吧……。」

郭老夫人急口問道：「她怎樣了？是不是運功走了火？」

周吉人道：「她這情形發生得很古怪，但絕不是走火入魔，伯母，你府上不是有一種『紫蘇護心丹』，請令人取來一粒給霞妹服下……。」

一語未了，郭老夫人已是「哦！」了一聲，親去取「紫蘇護心丹」去了。

郭老夫人取來「紫蘇護心丹」給郭倩霞服後，郭倩霞急顫漸止，四肢也由僵曲而慢慢舒展，可以平直的躺在床上了。

可是，她的神智却完全陷入迷昏狀態之中，任你如何，也別想把她弄醒，更無法從她口中問出任何端倪。

周吉人雖然深明醫道，但郭倩霞的情形，却遠出他能力範圍之外，簡直束手無策。

郭倩霞出了事，首先驚動了金娥妃子朱錦如，先叫李愷過來打聽之後，接着，她自己也親自來了。

過去的事不談，近來金娥妃子朱錦如在他們面前，却有着改觀的表現，因此，彼此之間，早就有了來往，不管他們的來往是眞情還是假意，事實就是事實，反正金娥妃子朱錦如已經來拜望過郭老夫人四五次，金娥妃子朱錦如也隨着大家尊稱郭老夫人一聲「伯母」！

金娥妃子朱錦如看過郭倩霞，問起郭倩霞的病因，大家既不能將事情告訴他，又不能完全騙她，只好半眞半假的告訴她道：郭倩霞近來力圖上進，用功甚勤，除了一面用功之外，還不時服用家藏各種固本培元靈藥，只不知道是不是服藥不當之故？

金娥妃子朱錦如沉思了一陣，問道：「現在大家準備怎樣辦呢？」

周吉人道：「剛才伯母已經給她服了一顆『紫蘇護心丹』，看來在短時間之內，尚能支持下去，好在中元也快出關了，我們只有寄望在中元身上了。」

金娥妃子朱錦如先點頭贊成周吉人的意見，道：「周兄說得是，只是夜長夢多，萬一霞妹病勢又發生了變化，我們能不能請李大哥提前出關？」

簡又青接口道：「這可不行，他這次坐的是『生死關』，時間雖不長，卻是驚擾不得，同時他是自閉地下，就是不計利害的去驚擾他，也不可能。」

金娥妃子朱錦如皺了一皺一雙柳眉，道：「常言道『有備無患』，光等不是辦法，應該同時找人看看才是。」

郭老夫人接口道：「霞兒之病，不是尋常普通病，長安雖大，一般大夫只怕無能為力。」

金娥妃子朱錦如微一攷慮，道：「侄女倒是知道一個人，離開長安不遠，如能請動他大駕，可能藥到病除。」

郭老夫人急口道：「甚麼人？他住在甚麼地方？」

金娥妃子朱錦如道：「一指陰陽呂萬年……伯母或許不知其人，但周大哥當不會不知道他吧。」

周吉人雙目陡然一亮道：「一指陰陽呂萬年為當今武林之中三大神醫之一，我

簡又青一掌抵在郭倩霞背心上，將一股眞元內力送入她體內。

當然知道他，他到了長安附近麼？」

金娥妃子朱錦如點了一點頭道：「據小妹所知，他隱居長安附近已有四五年了，聽說他就住在斗門，不過小妹沒有親眼見到他。」

周吉人道：「斗門不大，我一個人一個人的找，也要把他找出來，我這就馬上到斗門去。」說着，站起身來，就向郭老夫人行了一禮，向外走去。

金娥妃子朱錦如忽然跟着也站身而起，叫住周吉人道：「周大哥，你認不認識呂萬年？」

周吉人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見過他。」

金娥妃子朱錦如道：「據小妹推測，呂萬年既是隱居，說不定已經改了姓名，你沒有見過他的人，見面不認識，你怎樣去找他？」

周吉人一窘道：「這……。」

金娥妃子朱錦如笑了一笑，說道：「小妹過去見過他兩次面，只要他不改易容顏，小妹相信還認得出他，小妹和你一同去吧！」

周吉人大喜道：「好極了，多謝！多謝！」

金娥妃子朱錦如嫣然一笑，道：「理當效勞，何謝之有。」

兩人出了長安之後，展開身形，放腿疾行，不多時便到了斗門。

斗門離開長安不遠，雖是一個小地方，却相當熱鬧，街上有家萬福樓更是老字號，遠近知名。

照時間說，還不到用飯的時候，但金娥妃子朱錦如與周吉人略一商量，兩人便走進了萬福樓，叫了酒菜。

這時，因爲不是上座的時候，萬福樓雖然很有名，客人可是並不多，全樓總計不過七八個人。

周吉人與金娥妃子朱錦如相顧一笑，由周吉人叫住接待他們的堂倌道：「伙計，請問你一件事情，不知你能否相告？」

這堂倌年約三十多歲四十不到，正是有經驗沒有脾氣的發財年齡，周吉人一開口，他的臉上已是堆上一層笑容，呵着腰道：「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就是。」

周吉人笑了笑，說道：「我要打聽一個人。」

那堂倌一拍胸脯笑道：「公子要打聽人，可眞問中人了，小的王老五不是誇口，但凡斗門這地方有名有姓的人，小的沒有個不知道，公子打聽什麼人？」

周吉人道：「一位郞中……。」

金蛾妃子朱錦如插口道：「也許他是一位開藥店的人。」

王老五聽得一笑道：「是不是四五年前來斗門落戶……。」

周吉人一愕道：「你怎麼知道？」

王老五道：「就在不久之前，也有一位太爺來向小的打聽……。」

金蛾妃子朱錦如更是面色一變道：「不好，有人着了先鞭，……快說，他住在什麼地方？」

王老五囉囉嗦嗦的道：「他不是什麼郞中，是開了一間野藥店，賣的藥則是有效得很……。」他顯然是裝糊塗了，答非所問。

金蛾妃子朱錦如和周吉人那有看不出王老五的心意，周吉人一摸口袋掏出一錠十両重的銀子，向桌上一放道：「快說，他住在那裏？……這錠銀子除了正賬之外，餘數都是你的。」

早年物價奇賤，斗門又非長安可比，周吉人他們叫的酒菜，怎樣算也算不出五錢銀子，足足多了九兩半。

那王老五暗暗吸了一口長氣，道：「兩位出店右拐，巷子口第一家就是那野藥店……。」

金蛾妃子朱錦如與周吉人不待他把話說完，已飛身急步出了萬福樓，三脚兩步就看到了那家野藥店，但是店中靜靜的沒有一個人。

周吉人一脚跨入店中，叫道：「掌櫃的，買藥！」

他嗓門叫得很大，只要是有人，沒有聽不見的，可是就是沒有人答話。

他們兩人一聽王老五的話，心中便有了某種預感，一聽無人應聲之下，兩人已是鐵定呂萬年出了事情了。

周吉人心中一急，舉步便向裏面闖，背後，金蛾妃子朱錦如忽然驚咦一聲，道：「周大哥，你看這裏有一封信。」

周吉人轉身回頭，只見金蛾妃子朱錦如正從一隻藥架上拾起一隻信封。

信封上寫着：「致長安來人」。

金蛾妃子朱錦如急急抽出信箋，信箋上大大小小只寫了八個字：「先回長安，待命行事。」

看那語氣，看不出留信的是什麼類型的人，甚至懷疑這信是一指陰陽呂萬年自己留的，也未嘗不通。

周吉人就有這種想法，當下劍眉一軒道：「朱姑娘，你請守在外面，我要搜搜全屋。」

他這間野藥店面積極小，進深也不長，店面之內就是一間堆藥間，再後面就是臥房與厨房，整個房子翻過來了，也找不到一指陰陽呂萬年的影子。

兩人有興而來，只好敗興而回，想追查一指陰陽呂萬年，都無從追起，倒不如回到長安去等信上所說的消息了。

兩人一路上說不出的疑訝與驚惱，奇怪！人家怎麼知道他們會來找一指陰陽呂萬年？而且正先他們一步把他弄走了。

兩人垂頭喪氣回到長安，金蛾妃子朱錦如也就不再回自己的家，和周吉人一同進了威公府。

與郭老夫人談起一指陰陽呂萬年被人捷足先登的事，郭老夫人長嘆一聲，道：「看來，這又是繼鬼影子查玄之後的一項勒索陰謀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並不知道鬼影子查玄勒索郭老夫人的事，乘間問明之後，似乎想起了自己與簡又靑他們的交往，心裏產生了一種內疚不安之感，訕訕的點頭道：「伯母說得是，侄女在長安還有點力量，我這就回去，準備一下，倒要看看他們是那路人馬，竟然找到威公府頭上來。」說完，便匆匆的告辭而去。

金蛾妃子朱錦如走後，郭老夫人一皺眉頭，說道：「你們看，這與她會不會有關係？」

周吉人首先搖頭道：「不會吧，她又

不知霞妹服用『潛龍丸』的事……。」

一提到「潛龍丸」不由得心中猛然一震大驚道：「弟妹，不好，一定有人在『潛龍丸』上動了手脚。」

早該想到這上面，只因這「潛龍丸」乃是李中元所有，外人不得而知，而且也沒有經過外人的手，外人想動手脚也無從動起，所以一直沒朝這上面想。

但是，斗門一行之後，事實已經很明顯的擺在眼前，不是有人在「潛龍丸」上動了手脚是什麼？

簡又靑黛眉一蹙道：「不會吧，『潛龍丸』的藏處，除了他之外，就只小妹知道，別人那能在潛龍丸上動手脚？」

郭老夫人道：「話雖是這樣說，你還是快回去看看，最好毛病不要出在『潛龍丸』身上，否則，問題就更嚴重了。」

郭老夫人說得嚴重，簡又靑雖有自信，也不由得不信心動搖，回轉家中，取出「潛龍丸」看了一看，覺得實在沒有問題，爲求愼重起見，她率性帶了「潛龍丸」回到威公府請周吉人與郭老夫人查看。

郭老夫人沒有見過「潛龍丸」，周吉人却是過來人，一見之下，覺得餘下來的這四粒「潛龍丸」都絕對沒有問題，簡又靑固然吁了一口長氣，可是整個的問題，顯得更迷離難解了。

「潛龍丸」是簡又靑親手招呼郭倩霞服用的，這當然不會有問題，此外，便再想不出什麼地方有漏洞了。

正當大家愁眉對苦臉的時候，家人送上一封信來，約周吉人獨自一人，於午夜三更時份，更聲一响之際，出後花園便門，然後按照暗號引導，前往談判。

信上並特別註明，只准周吉人獨自一人前往，如果有人暗中尾隨刺探，談判則作罷。

這是沒有討價還價餘地，不容考慮的通知，周吉人義無反顧，三更時份一到，便從後花園便門出了威公府。

迎着便門牆上，有人畫着一個燐光閃閃的箭頭，周吉人順着箭頭走去，箭頭引着他越城而過，最後到了座土地廟之內。

這是一座小得只有一丈見方大小的小土地廟，廟中土地公土地婆的神龕供桌，就佔去了全廟的一半，餘下來的空地，如果一同進去二三個人，那就只有站位，沒有坐的地方了。

這時，土地廟內空無一人，但供桌上却已有人點上了一盞油燈，扯着閃爍的火焰。

周吉人暗暗吸了一口眞氣，力達四肢，了然無懼的跨步入了土地廟。

他人一步入土地廟，先是有一道冷風掠體而過，接着桌上那盞油燈火焰，忽然自動的黯淡下來，變成一粒綠豆大小的微光。

頓時把這座小土地廟，弄得陰氣森森，如臨鬼域。

周吉人忍不住冷笑一聲，道：「朋友，使出這些不値一道的障眼法，不嫌自貶身價了麼！」

一聲冷哼，如巨鳥臨空般，發了出來，接着飄飄蕩蕩的話聲，道：「周吉人你給老夫聽着，桌上有一粒丸藥，你帶回去給郭倩霞服下，郭倩霞便能稍進飲食，不致餓死，然後，你什麼時候把老夫所要的東西送來，老夫便替你把郭倩霞的毛病完全醫好。」

這種說話的技巧，和鬼影子查玄所使用的如出一轍，周吉人已是見怪不怪，但却止不住心中犯疑，暗忖道：「這莫非又是『冷魂宮』在搗鬼？」

念動之下，接着問道：「你要什麼東西？」

那聲音又道：「老夫要的東西，都寫在那包藥的紙上了，你一看就知。」

話聲一落，桌上燈焰陡然一長，全廟又大放光明，就在那油燈旁邊，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一個小紙包。

這又是鬼影子查玄一向慣用的手法，周吉人冷笑一聲，打開紙包，紙包之內除了有一粒藥丸之外，還寫着「水烟筒」三字。

哼！又是鬼影子查玄所要的東西。

周吉人二話不說回身就走，回到威公府，郭老夫人與簡又靑正秉燭坐待，等他回來。

周吉人把經過情形說完之後，怒惱的道：「你們看，這不分明又是『冷魂宮』在搗鬼。」

郭老夫人一嘆道：「那把『水烟筒』對我們可說毫無用處，給了他們也就是了，可是，那把水烟筒早就不見了，我們又到那裏去找？」

簡又靑柳眉一豎道：「可惡，那鬼影子查玄明明說過，他保證今後再不會有人找威公府的麻煩，侄女倒要問他一問。」說着，站起身來，就要告辭回去。

周吉人攔住簡又靑道：「弟妹，且不要去追問查玄。」

簡又靑難以釋然的道：「這種人留在身邊，將來總是麻煩，倒不如就此與他弄個一淸二白。」

周吉人道：「老五把他留在身邊，當然有他的道理，至於這件事情，如果『冷魂宮』死不放手，諒他那查玄也無可奈何，既然在他身上得不到結果，又何必多此一事。」

簡又靑回身坐下，點了一點頭，道：「大師兄說得是。」

周吉人接着又道：「我記得弟妹上次在恩師墓廬之中，好像對那水烟筒頗有印象，你能不能想得起來，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它？」

簡又靑道：「這件事，小妹早就想起來了，只是一時忘了提起。」

郭老夫人笑容一開道：「在那裏？快快說出來。」

簡又靑說道：「在伙房隔壁的水井裏面。」

郭老夫人一怔道：「你怎麼知道在那水井裏面？」

簡又靑玉面一紅，臉上流露着兒時的回憶神情，笑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侄女和霞妹都還小，因一時好奇，想嘗一嘗抽烟的味道，於是找了一把水烟筒，躲到那水井附近去嘗試，不料一口沒有嘗到，姑爹忽然闖來了，只嚇得我們把那水烟筒拋到井裏去了，如今想來，那把水烟筒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那把水烟筒。」

（未完）

神刀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君與梅恨天往揚州進發途中，遇雙鳳門主，黃君將月來經歷禀告之後，雙鳳門主特准她與梅恨天結合，同時並告知梅恨天，屠殺梅家滿門的人就是楚凌霄，並願以命作保，所說是實，梅恨天一怒往找楚雲秋，黃君驚詫之下，埋怨雙鳳門主，至是，雙鳳門主剖白身份，原來她竟是梅恨天生母秦含烟，她以心中愧疚，也恨楚凌霄，是以說出當年慘案眞象。柳不凡欲害梅恨天不遂，亡命逃抵一樹林，神秘黑衣幪面人追踪而至，柳不凡求他別再相迫，蒙面人却以要將當年圍攻楚凌霄的人公佈以脅——

失足千古恨　遺穢子孫羞

柳不凡神情一緊忙道：「那你打算怎麼辦！」

那黑衣蒙面人道：「沒聽我剛才說了，我要補救！」

柳不凡道：「我知道要補救，我是問怎麼個補救法！」

那黑衣蒙面人道：「很容易，只問你願不願聽我的話！」

柳不凡道：「我願不願聽你的話，你又要我去幹甚麼？」

那黑衣蒙面人道：「別忘了，姓楚的這個後生在一天，不但對本門是個威脅，對你六大世家是個大威脅！」

柳不凡道：「既是這樣爲甚麼你們老躲在暗處，讓我老站在明處。」

那黑衣蒙面人森冷一笑道：「這不難讓你明白，只因爲在本門跟你六大世家之間，本門拿的牌是皇上，你六大世家拿的牌却是一副閑十。」

柳不凡唇邊突然浮現一絲冰冷笑意，道：「你也別忘了，眞正害了楚凌霄的是你『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那黑衣蒙面人點頭道：「不錯，是這樣，可是『殘缺門』並沒有强迫誰學這種刀法，楚凌霄學『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是周瑜打黃蓋，兩廂情願，再說他楚凌霄又不是三歲孩童不懂事能被人哄騙，這能怪得了『殘缺門』麼，可是……」陰陰一笑接道：「六大世家聯手，那麼多高手圍攻楚凌霄一個，把楚凌霄砍得體無完膚，最後掉下了『赤壁』這就絕不同了…」

柳不凡揚眉道：「六大世家爲的是天下武林。」

那黑衣蒙面人道：「這話你六大世家得對楚凌霄那個後人說，跟我說沒有用，再說，你六大世家是爲了天下武林麼，這你應該比我明白，是不！」

柳不凡臉色變了，唇邊飛快地掠過一絲猙獰笑意，道：「這就叫一棋受制，全盤俱墨，好吧，要我怎麼聽你的說吧。」

那黑衣蒙面人哼哼一笑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知進退者方算高人，這才是，我讓你做的事很容易，現在趕回你家去，對你父親陳明利害，然後讓他柬邀另五家，來一個先下手爲强，斬草除根，你聽明白了麼？」

柳不凡道：「聽是聽明白了，只是……」突然凝目往黑衣蒙面人身後望去。

黑衣蒙面人忙側身回顧。

柳不凡眉騰凶煞，一聲不響，閃電出掌擊向黑衣蒙面人右肋。只聽黑衣蒙面人一聲冰冷輕笑：「我早防着你了。」抬手一擋，柳不凡那一掌正拍在他右小臂上，黑衣蒙面人沒怎麼樣。柳不凡那一掌像拍在了烙鐵上，悶哼一聲，垂下了手。

黑衣蒙面人抬手扣住了柳不凡的喉管，那隻手居然是隻鐵手，只聽他冷笑道：「跟我玩這一套你還差得遠，你是不是想死。」

柳不凡說不出話，臉都憋紅了。

黑衣蒙面人猛力一推，柳不凡蹌踉幾步摔在了地上，兩手直揉頸子。

黑衣蒙面人冷哼說道：「給我滾回家去，你若敢陽奉陰違，跟我耍奸施滑，逗留在外頭不回去，讓我碰見你就沒命，而且我馬上揭你六大世家的底，看那姓楚的會不會放過你六大世家，言盡於此，給我滾。」

柳不凡一聲沒說，抱着頸子翻爬起，

疾飛出林而去！

望着柳不凡那狼狽背影，黑衣蒙面人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陰森冷笑，一閃沒了林深處！

× ×

梅恨天毫無目的的一路狂奔，他自己覺得他快要爆炸了。

他原同情他的母親，母親却是那麼個人，剛轉而同情父親，不料父親也是那麼個人，他傷心，他悲痛，晴天霹靂，良師益友般楚雲秋又成了他的仇人之子，這刺激實在太大了，他的性情剛好一點，如今又舊病復發，而且來勢更厲害了。

他臉煞白，眼赤紅，神態嚇人！

他找楚雲秋，却不知道楚雲秋在那兒，他到處狂奔，像隻出柙的瘋虎一樣。

突然，他收勢停住了，身側是一片竹林，風過處，竹搖葉響，一片沙沙之聲。

他緩緩轉身，面向着竹林。

竹林裏緩步走出了一個人，頎長的身材，一襲黑衣，長眉細目蒼白臉，冷得逼人，狠意懍人，赫然是「霸刀」冷厲。

梅恨天兩眼之中寒芒暴閃，他冰冷道：「是你！」

冷厲森冷一笑道：「難得你還記得我，咱倆有緣，又碰上了，這回看誰來救你，你是拔刀搏鬥呢，還是丟刀磕頭？」

梅恨天抬手撫上了刀柄，但旋即他又垂下了手，唇邊閃過抽搐，道：「我找的不是你，我不願意多傷人你不要逼我！」

他轉身要走。

冷厲縱身掠起，帶着一陣勁風落在他面前，道：「剛才你怎麼說！」

梅恨天把剛才說的話一字不漏地又說了一遍。

冷厲仰天狂笑，道：「你找的不是我，你不願意多傷人？好話，好話，這是我冷某生平頭一回碰上對我說這話的人，奈何我找的是你，我要看看你那把刀是怎麼樣的傷我，拔刀吧。」

梅恨天道：「冷厲——」

冷厲臉色一寒，森冷之氣外透，冰冷喝道：「拔刀。」

梅恨天臉上的肌肉起了跳動，額上見了汗，道：「不要逼我——」

冷厲抬手撫上刀柄。

梅恨天瞋目厲聲大叫道：「你不要逼我！」

冷厲刀拔出了一半，睜圓了眼瞪着梅恨天，一動不動，他目光裏充滿了訝異，也充滿了驚駭！

梅恨天手裏握着刀，緩緩往下垂去，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突然，冷厲從額頭一直到小腹出現了一條血線。頸子以下因爲有黑衣裹着看不大清楚，臉上那一部份極爲明顯清晰。

血綫出現的時候，冷厲兩眼的光芒漸漸消失，漸漸趨於黯淡，接着身子往前一栽，筆直地倒在了地上，砰然一聲，從頭頂到小腹一分爲二，鮮血四下疾湧，五臟，肚腸——慘不忍覩！

梅恨天刀垂了下來，衣服抖得簌簌直响，臉上的肌肉跳動得更厲害，眼也更紅了。只聽他聲音顫抖而又沙啞地道：「叫你不要逼我，叫你不要逼我，你爲甚麼不聽，你爲甚麼不聽，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

突然轉身疾奔而去！

梅恨天又是一路狂奔，這回刀在他手裏。

他知道他比剛才更危險，剛才他還能克服自己，可是現在，他的刀沾了血，他的眼也看見了血，他心裏很明白，但却克服不住自己，他有一股殺的衝動。

那股衝動就像是口渴之極的人盼水一樣！

迎面來了兩個黑衣人，這兩個黑衣人看見他却是一怔，旋即臉上浮現驚容，要躲。

梅恨天已從他們身旁掠過，停也沒停地又往前奔去，兩個黑衣人幾乎是同時倒下了！

恐怕梅恨天已經瘋狂了！

跟有黃君在身旁的時候，完全判若兩人。

梅恨天跑得變成了一點。

有個人帶着一個人從這兒經過，是楚雲秋抱着那殘廢老人！

他看見了地上那兩個黑衣人，他臉色一變，抬眼四望，可巧他看見了那一個黑點，他雙眉陡揚，飛身追了過去！

楚雲秋的輕功身法高絕，奈何他帶着一個殘廢老人，騰掠之間總是吃點虧。

他看不出那點黑影是甚麼人，但是他從那兩個黑衣人的致命傷，這種刀法不多，只有一種「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會這種刀法的也不多，「殘缺門」的一等高手，要不就是梅恨天。

盞茶工夫之後，就快接近了，但還差約莫五十丈。

够了，他看出那是梅恨天了，也看見梅恨天左手裏握着那把刀。

他詫異，他震驚，他不明白梅恨天爲甚麼會突然變成這樣。但是他知道梅恨天的「邪病」犯了，他也知道那可怕後果。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梅恨天前面二十多丈外，有兩個人走過，那是時逸跟左北斗。

他的心猛一震，舌綻春雷，震聲大叫：「梅恨天，站住！」

梅恨天似乎沒聽見，仍然往前狂奔。

時逸跟左北斗却聽見了，雙雙停步望了過來。

楚雲秋大驚再叫：「時老，左老，快躲。」

就這兩句話工夫，梅恨天已奔近時逸跟左北斗，他左臂飛快揚起，刀光一閃，時逸左北斗雙雙倒了下去。

楚雲秋心胆欲裂，厲聲大叫：「梅恨天——」

忽見時逸跟左北斗一左一右從地上竄起，往這邊飛奔過來。

楚雲秋心中猛然一鬆。

而梅恨天也身軀疾旋掉轉方向追了過來。

四五十丈距離本不近，但雙方施展輕功身法相互間無形中就縮短了一半距離。

轉眼工夫楚雲秋已迎着時逸，左北斗，梅恨天已進至兩丈內！

楚雲秋大喝：「接住人！」

振臂把殘廢老人掉向時逸跟左北斗，拔出小玉刀迎向梅恨天！

兩條人影電般相接，「噹」地一聲，一道寒光沖天飛起，兩條人影又疾快地分開。

梅恨天握着一把斷刀，身軀搖幌。

楚雲秋衣袂飄揚，左臂上衣衫破裂，添了一條血道子！

時逸，左北斗大驚，雙雙急叫：「江老弟——」

楚雲秋連忙說道：「我不要緊，謝謝二位！」

只聽梅恨天一聲厲喝，連人帶那把斷刀一起投射過來，疾若閃電，乍看只有一道寒光。

楚雲秋大喝一聲，道：「梅恨天，你瘋了。」

小玉刀迫着寒光一展，發出「噹！」地一聲寒光倏斂，梅雲秋身軀搖幌退了兩三步。

梅恨天脚下蹌踉往後暴退，手裏的斷刀已只剩了一個刀把，可是這當兒他已紅了眼，沉哼聲中穩住身軀，一扔刀把，閃身又要撲。

楚雲秋舌綻春雷，霹靂大喝：「梅恨天，你連我也不認識了，我是江山。」

梅恨天身軀一震，脚下也爲之頓了一頓，他木然道：「江山！」

楚雲秋道：「不錯，你——」

梅恨天道：「你叫楚雲秋，江山是你的化名，是吧。」

時逸和左北斗聽得一怔。

楚雲秋沉聲說道：「我不已經告訴過你了——」

梅恨天道：「幸虧你告訴過我了，不

然我還不知道呢，我找的就是你。」

他閃身撲了過來。

楚雲秋爲之一怔，就這一怔神工夫，梅恨天已帶着一片勁風撲到，一隻左掌五指如鈎，當胸就抓。

楚雲秋抬手一掌拍出去，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說淸楚了再打不遲。」

梅恨天所學的「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固然霸道辛辣，當然少有匹敵，但他的拳掌跟內功却大不如楚雲秋，楚雲秋只六成眞力的一掌，立即把他震退了。

梅恨天五步外拿樁站穩，並沒有再撲，赤紅的兩眼望着楚秋雲，臉上仍不帶一點表情，道：「你要明白是不是，如我告訴你，只因爲你父親『神手書生』楚凌霄殺了我的全家，你明白了麼。」

楚雲秋又復一怔，道：「我父親殺了你全家，誰說的？」

梅恨天道：「告訴你也無妨，『雙鳳門主』，黃君的義母。」

楚雲秋叫道：「雙鳳門主，她怎麼知道我父親殺了你的全家。」

梅恨天道：「她是我母親的朋友，我家的事她知道得很淸楚，我母親的事她也瞭若指掌，你父親爲圖長遠，也爲怕我父親報復，所以昧起天良，竟下手殺害了我的全家……」

「慢着，」楚雲秋道：「根據以往的所知，你梅家滅門慘禍，明明『殘缺門主』涉有全嫌……」

梅恨天道：「你錯了，那是另一件事，雙鳳門主告訴我，我父親當初在外頭也有女人，所以他跟我母親的感情不好，那個女人很可能就是『殘缺門主』妻子。」

楚雲秋一呆道：「有這種事……」

梅恨天道：「現在你明白了麼？」

楚雲秋一定神忙道：「不，你不應聽信『雙鳳門主』的一面之詞……」

梅恨天道：「我沒有聽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詞，我母親那張畫像，就是最好的證據。」

「不！」楚雲秋道：「那只能證明你母親跟我父親有來往，却不能證明我父親殺害了你的全家。」

梅恨天道：「楚雲秋，你不必再爲你的父親爭辯了，雙鳳門主絕不會騙我，她跟你楚家無怨無仇，也絕不會無中生有誣害你的父親，讓我不找你可以，可是你得把你父親藏處告訴我，我找他去。」

楚雲秋神情一震，道：「我父親的藏處。」

梅恨天道：「你也不用再爲你父親隱瞞什麼了，黃君已經都告訴我了，當初『赤壁』之上遭衆白道的手聯手圍攻，重傷跌落『赤壁』的不是你的父親，而是你的父親的好友『千面神君』齊九臯，他代替了你的父親，你的父，却貪生怕死躲了起來……」

楚雲秋身軀一陣顫抖，道：「够了，梅恨天，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承認我的父親還在人世，他讓朋友替他赴約，甚至替他死是在不應該，但是我並不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梅恨天道：「楚雲秋……」

楚雲秋兩眼一睜，厲聲道：「我是眞不知道，難道你信不過我？」

梅恨天道：「我是信不過你，要在以前，你說什麼我都會相信，可是現在…」

楚雲秋兩眼暴睜，威煞懍人，他厲聲道：「梅恨天，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你不能聽信雙鳳門主的一面之詞就抹煞了我……」

梅恨天木然截口道：「楚雲秋，你不用再說什麼了，我相信你並無關重要，我承認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對我也一直很好，一直很關注，但是我全家的仇恨我不能不報，我毀了一隻右手爲的是什麼？眼下你是有兩條路，一是把你父親的藏處告訴我，一是父債子還，你爲你的父親償還我梅家這筆血債……」

楚雲秋道：「梅恨天……」

「不用再說了，」梅恨天道：「再說什麼也沒用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以及梅家的血仇改變了我的性情，我的第一意念就是報仇，只得一個仇字，我誰都不認，我只知道殺，雖然我知道不是你的對手，但是我願意拚，我敢拚，要想阻攔我報仇只有一個辦法，殺了我，也就是說你我兩人非倒下一個，這筆債才能一筆勾銷。」

話落，突然舉步逼向楚雲秋。

楚雲秋臉煞白，而眼也有紅意，顫聲道：「梅恨天，我不忍傷你，你可不要逼我！」

梅恨天聽若無聞，一步一步地逼近。

楚雲秋顫聲又道：「梅恨天，這樣好不，你的父親已經找到了，剩下的事就是對付『殘缺門主』了，我把這件事交給你，我去找我的父親，我問明殺害你梅家近百口的確是他，我一定還你個公道，這樣行麼？」

這當兒梅恨天已逼近楚雲秋，楚雲秋的話，他像一句也沒聽見，突然暴起發難，左掌五指直伸，猛插楚雲秋的胸膛。

楚雲秋急忙閃身躲避，口中連連叫道：「梅恨天……」

梅恨天的右臂忽伸，楚雲秋忽畧了他的右臂，任誰都會這樣，只以爲梅恨天右手已殘，無法再用兵刃，也以爲他的右臂不能再作別的用途，等到楚雲秋想起來時再躲已經來不及了，砰然一聲，梅恨天的右臂正撞在右肋之上，楚雲秋蹌踉後退，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梅恨天跨步跟到，五指曲起，閃電攫向楚雲秋喉管。

楚雲秋大喝一聲，雙掌猛翻，又是砰然一震，這回退後的是梅恨天，他却不像楚雲秋一樣還能站穩，退了幾步砰然一聲坐在了地上。

楚雲秋一步跨到，揚掌劈下。

梅恨天閉上了眼！

楚雲秋突然收掌垂下了手，道：「我把你父親跟對付『殘缺門』的事交給你了，而且我不許你再隨便傷人，你要是對付不了『殘缺門』，或者是再隨便傷人，不管我父親是不是你梅家的仇人，我都要找你！」

話落，轉身飛掠而去。

梅恨天睜開了眼，但是他坐在地上沒動。

× ×

楚雲秋如飛狂奔，他不知道他父親，

「神手書生」楚凌霄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他也是漫無目的地狂奔。

他現在的感受的心情，跟梅恨天剛才一樣，悲痛，憤恨，心如刀割。

但是他並不像梅恨天那樣失去了理智，歇了一陣之後也就漸漸冷靜了下來。

他停了下來，停在一棵大樹下。

他在想，想梅恨天的話，想他父親可能在什麼地方。

他不相信梅恨天的話，也就是說他懷疑雙鳳門主別有用心。

他父親捨棄正宗，改習「殘缺門」的「左手刀法」，為的只是一字「名」，最後讓朋友代他赴約，代他死，人格上已有了很大的瑕疵，但是他却不相信，他的父親會為獲得一個女人狠起心來殺人全家近百口。

然而他自己見過「雙鳳門主」，覺得她除了性情稍微有點偏激，仍不失為一個明事理的人之外，並不覺得她會是在這種事上別具用心的人。

他這裏正思怔間，一陣衣袂飄風聲傳了過來，他忙循聲望去，只見一支隊伍在幾十丈外往他適才奔來方向疾馳，正是「雙鳳門」的那支隊伍。

他不覺全身熱血往上一湧，想都沒想揚聲喝令：「等一等！」飛身撲了過去。

「雙鳳門」的人，聽見了他那聲「等一等」，也看見了他人，立即停了下來。

楚雲秋幾步起落撲到，黃君忙迅速過來道：「你，你有沒有碰見恨天！」

楚雲秋道：「碰見了。」

黃君臉色一變，急道：「他人呢？」

楚雲秋說道：「姑娘放心，他現在好好兒的。」

黃君神情一鬆，深深看了他一眼道：「謝謝你。」

楚雲秋似乎沒聽見，他說完了話便轉向軟轎，道：「末學特來請教門主——」

雙鳳門主在轎裏道：「你是想找我查證一下，究竟是不是你父親殺了梅恨天的一家麼？」

楚雲秋道：「門主錯了，不能說末學是來查證這件事，只能說末學是來請教，門主有什麼憑據指家父殺害了梅恨天一家。」

雙鳳門主道：「楚雲秋，要是在我碰見我的義女跟義女婿之前，我知道你就是楚凌霄的兒子的話，我會不惜一切非殺了你不可，但是現在，我知道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的義女也告訴了我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覺得你跟你父親不同，你父親當年的作為不應該讓你來承受罪過，也沒有理由讓你來報償，所以我願意平心靜氣跟你談談，事隔這麼多年，我沒有憑據證明你父親殺害了梅恨天一家，其實，你父親當時也沒有留下一點對他不利的證據，但是我知道這殺害梅恨天一家的確是你的父親，當年梅家慘事發生之後我會經當面問過他，是他親口承認的，聽說你父親如今還在人世，你也可以找着他當面問問，他要是還有一點天良，他會承認的。」

楚雲秋雙眉微揚道：「這麼說門主是沒有任何憑據。」

雙鳳門主道：「剛才我的話說得還不夠明白麼？」

楚雲秋道：「門主確知殺害梅氏一家的是家父？」

雙鳳門主道：「不錯，我確知！」

楚雲秋道：「聽門主說，當年梅家慘事發生之後，門主當面問過家父，家父也曾親口承認。」

雙鳳門主道：「這是實情，當時他的神色很平靜，我幾乎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

楚雲秋道：「這末學就不懂了，既是門主早在當年就知道殺害梅氏一家的是家父，為什麼直到今天才揭露這件事！」

雙鳳門主道：「這個麼，當時我以為梅家已沒有人了，告訴別人別人未必願意信，而且沒多久後，我聽說你父親在『赤壁』之上遭衆白道俠義聯手圍攻致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當年遭衆白道俠義聯手圍攻的不是你父親，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梅家還有梅恨天這麼一個後人，所以我……」

楚雲秋道：「這末學就又不懂了，當門主找到家父的時候，門主不知梅家還有後人，但家父却站在門主面前，門主為什麼不以武相向，為梅家人報仇！」

噹一聲，楚雲秋的小玉刀把梅恨天的刀劈斷。

雙鳳門主道：「我不瞞人，我不是他的對手！」

楚雲秋道：「既是如此，門主怎麼還敢說去問家父，難道不怕家父殺門主滅口麼。」

雙鳳門主道：「我是他的朋友……」

楚雲秋道：「門主，齊神君是家父生死交，到了生死之關的時候家父能不顧齊神君，梅凌烟也算得家父的朋友，但是為一個女人他能殺害梅凌烟全家。」

雙鳳門主道：「你不必拿這話駁我，事實上我一直活到了今天。」

楚雲秋道：「這正是末學所不解的，無須從那一點看，家父沒有理由留下一個掌握他把柄的人，但事實上他却沒拿門主怎麼樣？」

雙鳳門主道：「理由何在，你為什麼不去找你的父親問問。」

楚雲秋揚揚眉，說道：「不瞞門主，末學這就要去尋找家父，末學會經答應過梅恨天，只要家父承認殺害梅氏一家的是他，末學一定會還梅恨天一個公道，如若不然——」

雙鳳門主道：「如若不然怎樣？」

楚雲秋冷聲道：「門主原諒，末學斗胆，也要向門主討一個公道，言盡於此，告辭！」

他沒容雙鳳門主說話，話落騰身掠去，去勢如飛。

黃君抬手要叫。

雙鳳門主道：「不要叫讓他去吧。」

黃君嬌靨上滿是悲痛憂慮之色，緩緩垂下了手。

雙鳳門主道：「君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一定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件事現在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了，楚凌霄自作孽，這也怪不得人……」

黃君道：「可是，義母，這樣不能怪他，不是麼！」

雙鳳門主道：「沒有人怪他，連慕民都沒怪他，不是麼？」

黃君道：「可是他這個人我清楚，一且他找到他父親證實了這件事之後，他絕不會讓他的父親出面償還這筆債，到那時候……」

雙鳳門主道：「君兒，妳的意思我懂，可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父債子還，這是打古傳下來的，誰叫他生為楚凌霄的兒子。」

黃君嬌軀倏顫，香唇微動，欲言又止，旋即垂下螓首！

雙鳳門主嘆了一口氣接道：「楚凌霄再不好總是他的父親，我看得出他是個孝子，他是個少有的奇才，我也愛惜他，奈何……不提了，咱們是趕快找慕民去吧，慕民學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殺一個人刀法便進一層，性情也會增添一分怪異，咱們得攔他，得救他，事不宜遲，咱們還是趕快走吧。」

黃君沒說話，只微微地點點頭。

× ×

楚雲秋去過「赤壁」下那個古洞。

他認為那個古洞裏應該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也就是說他父親至少該去看看這位能過命的朋友。

但是他白跑了，古洞裏的情形跟他上回去時沒有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是「千面神君」齊九臯已變成了一副白骨。

楚雲秋又一次的悲痛，他帶着這份悲痛離開了那個古洞。

也就因為這份悲痛，使他發誓非找到他的父親不可，又是好些日子後一天了。

這一天，楚雲秋登上了一座山，他往小路走。

昔日的路已野草老高，幾幾乎分辨不出那是路了。

但是楚雲秋能找到路，而且這一路上的景色是他所熟悉的，這一草一木他都熟悉。

一路走着，他心裏有種異樣感覺，說不出那是什麼，他只知道他越來越激動。

走完了一座山，他盤旋而下，景色越來越幽靜，滿眼都是高聳的古木，滿眼都是翠綠，有花，有草，有流水，有一陣陣的鳥鳴，還有一片輕紗般的薄霧。

他順着這條清澈可見底的小溪往裏走，他隱入了那片帶着水氣的薄霧中。

到了小溪的盡頭，水聲嘩嘩，一道小泉從石壁上直流而下，瀉入一個小潭中。

小潭的旁邊，兩塊峭壁高聳入雲，中間寬窄可容一輛馬車進出。

目光經過兩塊峭壁之間投向那一邊，那一邊霧更濃，但走往霧裏可以看見幾角流丹的飛簷。

楚雲秋猛然一陣激動，兩眼欲濕，他猛吸一口氣，邁步行了過去。

這是一個谷，圓形的谷，不怎麼深，倚着谷底峭壁座落着一片房舍，居然亭，台，樓，榭一應俱全，而且美輪美奐，不亞座落在虛無飄渺間的神仙府。

這是楚雲秋所熟悉的，最熟悉的，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因為這是他的家。

他生於此，長於此，這兒有他童年的歡樂，也有他離開時的黯然與悲痛。

他進了庭院，沒有圍牆，沒有大門，只是房舍中間的一片地，原來有花圃，現在野草已經長出來了。

站在庭院中，他遊目四顧，臉上的表情是回憶，回憶那歡樂的歲月，黯然與悲痛的時刻。

好靜，好靜，靜得連一點聲息都聽不見。

站了一會兒，他邁步要往裏走。

可是突然他又停住了，他看見了一樣東西，一雙腳印，就在他腳前地上。

他忙蹲了下去，定睛仔細看，這雙腳印很清晰，很明顯，剛留下不久，最多超不過兩天。

他抬眼四望，凝神再聽。

忽地，他站了起來，目現凌芒，揚聲發話：「是那位擅入楚家故室，主人在此，請出一會。」

沒動靜，沒反應。

他閃身往左撲去，疾快如電。

左邊是一座大廳似的建築，門開着。

他停身在大廳門裏，傢俱擺設一樣不少，四壁懸掛也跟從前一樣，只是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他沒看見人，但是他清晰地看見靠座

椅處有不少的脚印。

至少這證明這座大廳裏在不久之前確有人！

楚雲秋突然叫道：「爹，是您麼！」

大廳後頭倏地傳來一聲驚叫，一聲異响。

這聲驚叫跟異响都極其輕微，但却沒能瞞過楚雲秋敏銳的聽覺，他閃身撲了過去。

大廳後沒人，但是他又聽見了輕响，他急循聲撲去。

就這麼，敞軒，書房，水榭、琴台，足足炊飯工夫之後，他把聲响逼在了一棟精雅的小樓上。

楚雲秋的身法及追撲的路線很妙，不管怎麼撲，怎麼追，他始終是耳目並用，耳朶聽聲响，目光不離房舍前空地。

這是他的家，他淸楚，這兒沒有別的出入口，要離開這兒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剛才他進來的地方。

所以，他盡可放心追撲，不虞那人走脫。

事實上那人的確沒有走脫，如今就在他眼前這座小樓之上。

小樓孤立，縱然那人再跑，也不怕看不見那人了。

他猛吸一口氣就要登樓。

突然一個帶着顫抖的沙啞話聲傳了下來：「小秋，站住！」

楚雲秋身軀暴顫，不由自主地停了步，叫道：「爹，我就知道是你。」

那沙啞話聲道：「你，你知道我沒有死。」

楚雲秋道：「我見過了齊伯伯。」

那沙啞話聲驚道：「怎麼說，你，你見着你齊伯伯了，他，他現在——」

楚雲秋說道：「不，齊伯伯現在已經……我上去告訴您。」

他要動。

只聽那沙啞話聲，道：「不，不行，你不能上來。」

楚雲秋一怔道：「爹，您這是……」

那沙啞話聲道：「聽我的，小秋，我沒有臉見人，沒有臉見任何人，更沒有臉見你……」

楚雲秋道：「您怎麼說這話，不管怎麼着我總是您的骨肉，這麼多年沒見您了，您何忍……」

那沙啞話聲道：「不要說那麼多了，你要想讓我多活幾年，你就聽我的。」

楚雲秋道：「爹，您……」

那沙啞話聲道：「不聽父命就是不孝，你眞想逼死我。」

楚雲秋心如刀割，頭一低道：「小秋不敢。」

那沙啞話聲忽轉柔弱，帶着悲愴道：「小秋，不是爹忍心，爹實在是不得已，爹……唉，待會兒爹讓你見一面就是，現在有什麼話你就在下頭說吧。」

楚雲秋忍着悲痛答應了一聲，把怎麼見着齊九臯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樓上人一聲悲嘆，哽咽着道：「沒想到，眞沒想到，你齊伯伯他竟然……」

楚雲秋陡然揚眉，說道：「小秋斗胆要直言一句，您實在不該讓齊伯伯代您赴約，……」

樓上人道：「小秋，我知道我對不起你齊伯伯，可是你那裏知道這裏頭還有內情。我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我是不得已，害我一輩子的『殘缺門』還在，我怎麼能就那麼死了，所以我讓你齊伯伯代我赴約，請他拖一陣，我毀了『殘缺門』就趕去，我沒告訴你齊伯伯這些，要是讓他知道，他絕不會讓我去，那知等我毀了『殘缺門』再趕去却已經遲了，我本想馬上跟他一塊兒去，可是我不放心你，我也要我那誘我捨棄正宗，改習『左手刀法』的人，所以——唉，事到如今說這些還有什麼用，說來說去一句話，我對不起你齊伯伯，我對不起你齊伯伯。」

楚雲秋道：「我不知道有這內情，您原諒——」

樓上人道：「你沒有錯，是我錯了，我應該早找『殘缺門』，可是——唉，沒有用了，沒有用了，不說也罷。」

楚雲秋忽然問道：「爹，那誘您改習左手刀法的是誰。」

樓上人道：「現在不用問了，我心已灰，意已冷，還提什麼仇，說什麼恨，而且他已經遭到了報應，落得個終生殘廢悲慘下塲，也够他受的了。」

楚雲秋道：「您是不是說梅凌烟。」

樓上人驚聲道：「你怎麼知道。」

楚雲秋從參加「百花城」的賽刀會說起，直說到找到了那殘廢老人。

聽完了楚雲秋這番叙述，樓上人長嘆一聲道：「沒錯，小雲，殘缺門主並沒有騙你，誘我改習左手刀法的，確是梅凌烟，可是這不能怪他，在他來說這不是謀害，而是報復，報復我……唉，我已經羞愧萬分自陷於萬刧不復之地，不談也吧。」

楚雲秋一顆心高高提了起來，他强忍震顫說道：「爹，梅凌煙所以採取這種報復，是不是跟那幅署名含煙的女子畫像有關。」

樓中人道：「不要問我了，小秋。」

楚雲秋道：「爹，有些事情是不能諱言，無法躲避的。」

樓中人道：「小秋，我知道我錯了，可是梅凌煙自己也不是個正經人，他另有新歡，置閨中嬌妻於不顧，你年紀還小，你不懂，一個女人是難耐那種冷落與寂寞的，可巧那時候你娘也已經沒了，我的處境跟她一樣，我需要伴侶的慰藉，因之，唉，小秋，一念之誤鑄大錯，不要讓我再說下去了。」

楚雲秋心中的震顫到了極點，反倒平靜了，他揚起了雙眉道：「爹，我不敢逼您，但有件事我非得在您這證實一下不可，這也是我今天回家來的目的，我知道您健在，料想您很可能又回到了家裏……」

樓中人道：「我想見你一面，但却沒臉到外頭去找你，我料想你遲早總會回家來一趟的，所以我回到家來等你。」

楚雲秋道：「您可知道，有人指您殺害了梅凌煙一家……」

樓中人驚聲道：「誰，誰指我殺了梅凌煙一家。」

楚雲秋道：「『雙鳳門主』，我不知道她姓什麼，叫什麼，也沒見過她的眞面目，但聽她說她是梅凌煙夫婦的朋友，在

梅家遭到變故之後，她曾經找到您，問過您，……」

樓中人驚駭叫道：「是她，原來是她，她還活着，天，這，這……小秋，你知道她是誰。」

楚雲秋道：「我不知道。」

樓中人顫聲道：「她就是梅凌煙的妻子秦含煙。」

楚雲秋心神狂震，失聲叫道：「怎麼說，她，她就是那畫中女子，梅凌煙的妻子。」

樓中人說道：「是的，小秋，絕不會錯。」

楚雲秋道：「這麼說秦含煙並沒有死在……」

樓中人道：「沒有，那是爲哄騙梅凌煙的，讓他以爲他的妻子已死，不會再到處找尋她。」

楚雲秋心猛地一揪道：「這麼說殺害梅凌煙一家的確是您。」

樓中人道：「是我，小秋，我……」

楚雲秋只是像突然被人打了一拳，腦中一昏，身子也爲之一幌，他忍不住顫聲說道：「爹，您怎麼能這麼做，您怎麼能做這種事……」

樓中人道：「小秋，我知道錯了，我大錯特錯，只一念之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竅，我只想跟她長相厮守，永絕後患，那知道當她知道我殺了梅凌煙一家的時候，她却離我而去，除了一身罪孽，兩手血腥之外我什麼也沒落着，其實梅凌煙也沒有放過我，我這一輩子也斷送在了他手裏……」

楚雲秋臉色煞白，道：「不，爹，梅凌煙不管怎麼報復，他對的只是您一個人，而您却殺害了他一家近百口，那些人何辜……」

樓中人道：「我知道，小秋，所以說我並不怪梅凌煙，我沒有理由怪他，奪妻之仇，破家之恨，任何人都難以忍受。」

楚雲秋道：「您給與梅凌煙的，不只是奪妻之仇，破家之恨，您還毁了他的後人。」

樓中人驚聲道：「我還毁了他的後人，這話怎麼說。」

楚雲秋把梅恨天的遭遇說了一遍，最後說道：「他的母親變節移志，他的父親落得終身殘廢，生不如死，他自己也殘了一隻右手，將來倘有一念之誤，他就會親手毁滅了他自己，您想想，梅家慘不慘，您是不是……」

樓中人突然震聲狂笑。

楚雲秋一怔急道：「爹，您……」

就這一刹那間，狂笑變成了悲哭：「不要說了，小秋，不要再說了，我的罪孽够大了，想我楚凌霄當初何等英雄，說人品，說藝業，放眼宇內，那一個比得上，想不到一念之誤竟落得……如今說這些還有什麼用，遲了，太遲了，小秋，爹就是個好例子，希望你能引以爲鑒，人生在世，一步錯走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想來也是我心腸軟了些，當初要是我能狠狠心，找着梅凌煙的獨子一併殺了反倒好些，說來說去這又是一念之誤，小秋，我沒什麼好說的了，你不是要見我一面麼，現在你看清楚了……」

小樓上一扇窗戶突然開了，一個臉色蒼白，但俊美絕倫，文士裝束的中年人就站在窗口。

楚雲秋再怪他父親做的不對，畢竟還是他的父親，他忍不住一陣激動，雙目涌淚，叫了一聲就要撲上小樓。

那知他身軀才動，樓上文士陡然一聲厲喝：「站住，不許動。」

楚雲秋的身軀不由一頓。

只聽樓上文士冰冷道：「小秋，我剛才怎麼跟你說的。」

楚雲秋再也忍不住淚水，悲叫一聲跪了下去。

樓上文士怒聲道：「你這是幹什麼，丈夫有淚不輕彈，你……」

說着說着他話聲也變了哽咽，而且說不下去了。

但這只是一刹那間，一刹那間之後，樓上文士的話聲又恢復了冰冷：「小秋，你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你，你已經長大成人了，而且有一身很好的武功，雖然我沒盡到做父親的責任而對你感到歉疚，但歉疚之中也帶着不少欣慰，蒼天對我已經够寬厚的了，我還有什麼不能撒手的，行了，我知足了，我很知足了，小秋，你可以走了。」

楚雲秋猛抬頭，叫道：「爹……」

樓上窗戶已然關閉，只聽那文士冰冷道：「你又不聽話了。」

楚雲秋道：「小秋不敢，只是……」

樓上文士道：「只是什麼。」

楚雲秋一咬牙道：「有件事是要請您指點……」

樓上文士道：「什麼事。」

楚雲秋道：「當初梅凌煙的獨子被誘進『殘缺門』事，是不是您……」

樓上文士道：「不是我，當初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我既然一念不忍留下了他，怎麼還會把他誘進『殘缺門』去，我恨透了『殘缺門』，要不是我羞於出外見人，我早就去找那些『殘缺門』餘孽了，你還有什麼事麼。」

楚雲秋道：「沒有了……」

樓上文士道：「那你就快走吧。」

楚雲秋道：「您爲什麼這麼急着讓我走。」

樓上文士道：「你不要問，我讓你走你趕快走就是。」

楚雲秋道：「爹……」

樓上文士厲聲喝道：「我剛才怎麼跟你說的，不聽父命，就是不孝，還不趕快走。」

楚雲秋暗暗一横心，一咬牙，道：「孩兒拜別，您請保重。」

恭恭敬敬磕了個頭，身軀倒射，飛掠而去。

他身法何等快速，兩個起落便已出了庭院，他停身回顧，再看自己的家園一眼，轉身要走。

只聽轟然一聲巨震傳了過來，一時山搖地動，房舍爲之撲簌簌亂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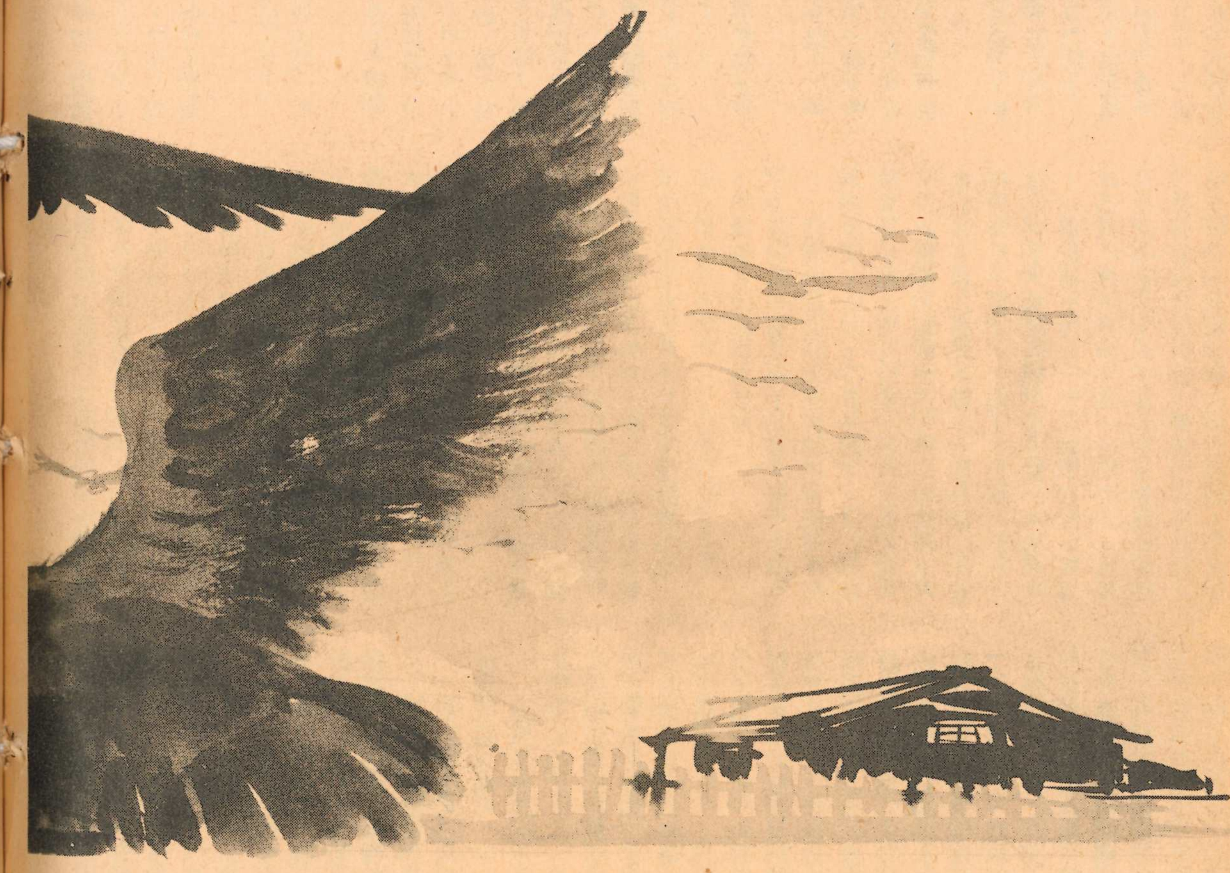
楚雲秋心胆欲裂，轉身撲了回去，疾速如飛。他老遠便看見了那座小樓，但是，現在的小樓已經塌了，幾乎已變成了平地。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變形怪客





郊外渡假　黑鷹夜襲

自從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呂偉良難得有機會跟他一齊去渡假。因爲阿生的上班時間並沒有規定，隨時隨地要奉召出勤，使到這個平時跳跳蹦蹦的青年人也逐漸變得成熟起來了。

林愛莉則自從由加拿大回來之後，由於志趣相投之故，而愛上了呂偉良，他們反而經常有機會叙在一起。但是最近情形又有些不同，林愛莉不知怎的，對金錢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竟然常常冷落了呂偉良。

不過，林愛莉雖則過去是名噪一時的迷你女賊，現在却並非東山復出，重施故技去光顧那些爲富不仁的有錢人，而是合法地去發財，學人家炒股票。

於是這一天當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想邀她一起去郊外渡假時，她竟然寧願沉迷在金錢的數字遊戲中。

林愛莉最近似乎的確也在股票投資方面賺了大錢，但她似乎仍不滿足。也許就是因爲賺得太容易了，才使到她越來越沉迷下去。

呂偉良因爲難得阿生有空，所以師徒二人一早駕車離開了市區。

這並非法定假期，所以交通絕不擠迫。他們的汽車很快就遠離市區，開到數十里外的一處僻靜山區去。

他們要遠遠離開繁囂的市區，爭取新鮮空氣，過一下寧靜的生活。

阿生雖然獲得特別假期，但是他的上司任如重却提醒他，如果須要他的時候，仍然要他隨時趕返特警總部報到。

呂偉良的特製汽車裏有無綫電話，這是他們與市區之間不至失去連絡的唯一工具。

汽車開至一處風景如畫的幽靜山區停了下來。

這裏有一間單層式的別墅，是呂偉良一位朋友的。這次呂偉良師徒二人徵得對方的同意，借用兩天。事實上呂偉良那位朋友很少到這兒來，卽使是通常的周末，亦未必到此渡假，他在這兒購地建築這家別墅，可能是基於一時興趣，也可能是炎夏時節避

暑之用。

阿生跳下汽車，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面對這畫一般的迷人環境，他忍不住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然後便引吭高歌起來。

呂偉良打開了車後的行李箱，將預備好的食物搬入屋子裏面去。

屋內一切設備齊全，就是沒有電力供應。門前有一口井，這是食水的來源。

呂偉良早已知道這一切，因爲很久以前，他也借用過這家別墅渡假。所以，他們携備了汽燈以及一切必須的應用物品。

他們打算在這裏住兩天，因爲阿生的假期只有兩天。

他們準備在附近山區打獵，所以除了阿生的配槍之外，他們還帶來了二支獵槍和不少子彈。在市區之內，除了「飛鏢俱樂部」之外，根本沒有地方可供射擊。他們這一次決定要玩得痛痛快快！

阿生一邊哼着流行歌曲，一邊帮着呂偉良把一袋乾冰搬進屋內。

屋內的厨房裏有個乾冰箱，只要把乾冰倒入去，便可以當作電氣櫃一樣，作爲儲藏肉食和飲料之用。

由於太久沒有人居住，窗戶雖則密封，室內仍然難免蛛網塵封，阿生打掃了一遍，又把兩間睡房加以執拾一番。

這時候，已是中午時份。呂偉良把帶來的餐盒弄熱，師徒二人就這樣吃了一頓午餐。

他們坐在屋前的石椅上，樹蔭是一把天然的太陽傘。

白色的矮籬笆，大約只有三英尺高左右，把屋子前後左右圍繞起來，使人看上去頗像西方的牧場。

汽車就停在靠近屋旁的空地上，是屬於籬笆以內的範圍。由於車內有無綫電話設備，阿生一直有點担心電話會响起來！

他說：「如果處長在這個時候找我回去，那的確是一件令人掃興的事。」

呂偉良說：「人到底是須要工作的，每個人都應該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我眞不希望你像我一樣，因爲時代不同了。過去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從來沒有人可以控制我，但現在你可以合法地去對付壞人，你是一名國際特警，很有意思的工作，也適合你

喜歡冒險的個性。任處長對你十分倚重，若非迫不得已，他不會令你掃興的。不過如果他們確實須要你的時候，你也不該生氣，更不能拒絕。」

阿生正待說話之際，電話竟然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他一邊走過去汽車那邊，一邊喃喃自語地說：「難道眞的不幸給我而言中？」

阿生由車窗伸手入內，把聽筒拿了出來：「誰？」

電話是最新式的自動接駁，無須經由接綫生叫出號碼。

對方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可能是由於他們的車子距離市區太遠之故，聲音較爲細小。阿生眞担心這是任如重那位秘書小姐。

「你是阿生嗎？」對方說道，「我是林愛莉，你們到達目的地沒有？」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原來是你！愛莉姐。你猜猜我們到了沒有？」

「大概仍在途中吧！」林愛莉又說：「照時間推算，這時候大約走了五份之四的路程。」

「不！我們已經到達很久了，而且剛剛吃完了午餐。我眞担心這是老傢伙的電話。」

「你們走捷徑麼？怎會這麼快到達留仙谷？」

阿生說：「在郊外開快車的好處，就是不用担心有警察抄牌。」

林愛莉說：「但是有好處自然也有壞處，那就是萬一失事，你們就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阿生問道：「你在那裏？愛莉姐。」

「我剛由市場出來，因爲掛念着你們，所以打個電話連絡一下。」

阿生笑道：「謝謝你，我們已平安抵步，只担心你在金魚缸被溺！」

金魚缸是當地人形容股票市場參觀室的情形。因爲那兒有一排排的電視直接轉播機，看上去也眞的很像金魚缸。

林愛莉却得意洋洋地說：「你放心好了，我今天又賺了錢，而且數目可觀！」

阿生道：「其實你已經有不少錢，還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你不會明白的，錢那裏會有人嫌多的？而且我這種賺錢方法絕對不會損人利己，大市漲了，每一個人都有好處，大家都可以賺錢，這有什麼不對？」

「大家都賺錢？那麼，誰吃虧呢？有贏家，自然亦有輸家才對啊！」

「你不會明白的，這不是賭錢，你只能說它屬於投機事業。告訴你，當我再賺大錢——賺够了一百萬的時候，我會收手，然後請你們一齊去環遊世界！」

阿生笑道：「當你賺足一百萬之後，你會希望再多賺一百萬，甚至湊足一千萬。正如你所說：錢，那裏會有人嫌多的？如果你有與趣和我們同去環遊世界，今天就不該與我們各處一方。」

林愛莉道：「本來我也知道這是你難得的假期，無奈這兩天大市暴漲，我手上幾種股票漲得厲害，我要趁勢把它賣出去，所以非親自上市場不可。這機會實在不可多得，再過幾天，我看它可能回跌！」

「我不懂股票，而且也沒有與趣。」

阿生又問：「要找師父談談麼？」

「好吧！如果他不生我的氣的話。」

阿生把呂偉良叫來，將聽筒交給他：

「是愛莉姐的電話。」

呂偉良接過聽筒，林愛莉道：「你一定很生氣，是不是？」

呂偉良道：「我爲什麼要生氣？我只担心你會入精神病院。」

「那你放心好了，我說過，賺足一百萬就收手，然後我們去環遊世界。」

「我手上也有不少股票，都是好幾年前購下的，我是投資性質，有些股票若以現在市價沽出，有數十個開可賺，如果你眞的想環遊世界，只要出售一部份就足够有餘。」呂偉良又說：「愛莉，聽我說吧，不要再玩那些數字遊戲了。錢，只要够用就是，如果太多了，反而會令你感到煩惱呢。」

林愛莉道：「好吧！我答應你，我不再入貨了。希望你們玩得開開心心。」

電話掛斷了。那是因爲雜音越來越厲害的緣故。

阿生問呂偉良：「愛莉姐會不會來找我們？」

「不會的。」呂偉良說：「她的爲人好勝心太強，每做一件事非獲全勝，不肯收手。」

「其實她父親死後已遺下不少錢給她，她又何必這麼貪婪？」

「許多像她同一樣性格的人並非完全爲了錢，而是爲了滿足心理上的慾望。」

「據說有不少人因炒股票，受不起刺激，結果進了精神病院。」

呂偉良道：「那不過是由於他們的全副精神放在股票上面。任何一樣事情，精神長期集中的話，到頭來必然會令到精神無法負荷，我見過一位職業作家，他寫的是偵探小說，全盛時期幾乎每本雜誌每張報紙都有他的大作刊登。結果他連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緊張刺激化，有時跟朋友喝茶，他會懷疑對方向他下毒，有時他在街上走着的時候，他會覺得黑暗處有人用槍向他瞄準，總之鬼影幢幢，步步驚心！這就是心理不平衡，精神無法負荷的典型事例之一。」

「你所講的那位作家，後來怎麼樣？」阿生問道。

呂偉良道：「結果他的妻子要他擱筆，立卽進行治療，否則，情況可能日益嚴重，到頭來唯有進入精神病院去。」

阿生喃喃地說：「我眞担心愛莉姐到頭來也要進入精神病院。」

呂偉良嘆一口氣，說道：「別再去理會她，我們準備出發吧！」

阿生於是開始檢查槍械和彈藥，也替呂偉良的汽車作了一次例行檢查。最後，師徒二人便駕車離開了留仙谷那間小屋，往北面的森林開去！

森林中有許多飛禽走獸，但那兒並非禁止打獵的地方，所以他們才會跑到這麼老遠的地方來。

阿生知道有不少地方是禁止打獵的，有些地方甚至還有所謂：保護野生動物會，防止虐畜會……等等，看來人類委實仁慈得很。

但是，當他想起在南M國境內，日睹

戰場上的慘烈情況時，他就忍不住感慨地對他師父說：「到底人命可貴呢，還是野獸的生命可貴？」

呂偉良不知道他心裏想什麼，說道：「當然是人命可貴。」

「那麼，爲什麼有『防止虐畜會』，却沒有『防止虐人會』？爲什麼有『保護野生動物會』，却沒有『保護人類安全協會』之類的設立？」

「……」呂偉良呆了一陣，竟然答不出話來。

汽車停在一處森林的通道上，師徒二人各持一支獵槍下了車，併肩走進森林深處。

汽車所有的窗門均已關上了，門也上了鎖。卽使這時候車內的電話響了起來，他們也不會聽到那鈴聲。

他們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一切似乎開朗得多了，這裏沒有污濁的空氣，也沒有吵鬧的聲音，有的只是青翠的樹木，以及小鳥的歌唱！

「聽說這森林中有老虎，我眞希望可以射死一頭。」阿生說。

呂偉良笑道：「老虎不是每處地方都有，你別聽人家亂說吧！」

話猶未完，阿生突然示意呂偉良不要再說話，同時他的視綫也放在那邊一叢矮林後面去！

呂偉良看見阿生那緊張的神情，不禁問道：「你看見了什麼？」

「似乎是一隻老虎！」阿生煞有介事地說。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他覺得阿生只是神經過敏，事實上他也看不見什麼。只是樹木似乎在動，阿生隱約看見的也許是一隻狐狸。

師徒二人蛇行鼠步，彎着腰走過去，結果除了引起樹林中的雀鳥紛紛起飛之外，什麼也見不到。

他們迅速穿過那處叢林，到了一處較爲空曠的地方，這裏的陽光非常猛烈，沒有高大的樹木可以遮太陽，只有一叢叢的矮林。

這時候已是下午三點鐘左右。

阿生又看見一隻狐狸似的東西飛快地在草地上一掠而過！他毫不猶疑，立卽舉槍發射，「砰」然一聲槍响過後，那東西顯然已經中槍，但却沒有停下來，奔進了矮林中去。

阿生急步飛奔，追進一叢矮林後面，却找不到那動物的影子。

呂偉良冷眼旁觀，也在暗暗讚許阿生的射擊術進步神速，射擊飛奔中的動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須仔細瞄準立卽發射，這更加難以命中。不過呂偉良也認定剛才阿生已射中了目標。

光天化日之下，照理視綫不會發生困難，也不會是一種錯覺。

呂偉良由後面趕來，協助阿生找尋他的獵物。他發覺阿生正彎腰注視着草叢中的一塊石頭，心裏不覺奇怪起來！

呂偉良問道：「你幹什麼？」

阿生道：「你看這石頭多美！好像是花崗石。」

「那狐狸呢？」

「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但我明明白白射中了牠的。」

「是的，照看牠已中槍，身體上一定有傷痕，逃不了很遠的，只要跟踪血漬，大概不難找到。」

阿生摸摸頭上的帽子，又掏出手帕抹了一把汗，瞪住地上的草，說道：「也眞奇怪，我也像你那樣想，但找不到一點血漬，反而有些水漬，一直至到這叢野草就不見了。人家都說狐狸很狡猾，會不會下面有個狐狸洞？」

阿生說着，用脚將那塊大如二拳的石塊踢開，一心以爲石下可能掩蔽着一個洞口之類，想不到在這一刹那間，突然傳出了一陣怪聲——「吱」的一聲尖叫，就像一種小動物被人襲擊時的呼叫一般，嚇得呂偉良立卽戒備！

阿生急忙倒退兩步，但是，那草叢中並無動靜，也不見有任何動物奔出！

師徒二人湊過去草叢旁邊，俯首彎腰細看，草叢中也沒有什麼小洞，只是野草有些枯黃了——就是剛才被阿生踢開的那塊石頭壓過的地方，有些枯黃。

這情形難免會令到師徒二人大感驚奇，那怪聲到底從何而來？

呂偉良環顧四周，那一帶只見矮林處處，却未見有飛鳥飛翔。

阿生不像呂偉良的想法，因爲剛才起脚去踢那石塊的是他自己，所以他的感受比較呂偉良更加親切，他覺得聲音似乎發自那塊美麗的石頭。

呂偉良看見他走到石塊旁邊仔細觀察，忍不住問道：「你幹什麼？」

阿生問道：「師父，狐狸會不會變石頭？」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你以爲這是童話世界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狐狸是狡猾的。」

呂偉良道：「任牠如何狡猾也不可能變成石頭。」

阿生呆在一旁，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示意他轉移陣地到別處去。

時間無多，在黃昏之前他們必須回程，因此他們只有兩三小時的時間，決不能在黑暗中摸回留仙谷。

這一個區的確有不少飛禽走獸可供射擊，野兔，菓子狸以及可供製標本的巨鷹，他們總算收穫不少。

在回程時，阿生故意繞過那處矮林，——就是發現狐狸的地點。

阿生始終念念不忘那隻狐狸，他認爲自己的眼力不至劣到那個程度，他記得當時那隻狐狸已經一步一拐的，奔跑的速度顯然慢了下來。明顯地，狐狸已經中槍了，爲什麼沒有血漬留下？

還有那一塊像兩隻拳頭那麼大的石頭，爲什麼會發出怪聲？

雖然呂偉良認爲不可能，但是，阿生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石頭被踢時，並沒有硬蹦蹦的現象，像是踢在又軟又韌的皮膚一樣。而且那「吱」的一聲叫的怪聲，不遲不早，就在阿生踢下去時發出的。

呂偉良認爲阿生最富於幻想，所以根本不將此事放在心裏。但是阿生是直接接觸那石塊的人，他覺得自己絕非錯覺。

阿生找不到那隻可能受傷的狐狸，却發現那塊石頭仍然留在附近。只是位置好

像又移動了。

石頭呈淡啡帶紅色，微微發光，很像海邊拾回的豬腰石，看上去十分美麗。

阿生記得它的位置並不在這裏，他一腳踢開它時，它已滾到一叢荆棘的邊緣，但是，現在起碼離開原來的地方有數尺之遙。

呂偉良看見阿生獃在那裏不動，忍不住回頭再來找他：「你在這裏幹嗎？」

阿生說道：「師父，這裏可能有人來過了。」

「你怎麼知道？」呂偉良問。

阿生道：「這塊美麗的石頭曾經被人移動過。」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稀奇，我們能夠來，別人當然也可以來。」

阿生覺得呂偉良雖然言之有理，但是他也有他的想法，這想法甚至是超乎幻想的，就是這石頭可能有生命！

阿生忍不住俯首彎腰，伸手摸觸了那石塊一下，却是冷冰冰的。

既然是冷冰冰，爲甚麼它又能將野草灼得枯黃？

也許這只是偶然的事，石塊把野草壓得太久，所以野草才會變黃吧？

阿生這麼想着，正想回頭再去找着那些野草看一遍，但是，呂偉良已把他拖走了。

呂偉良是因爲時間經已太晚，他担心車子在回程中，未能在天黑之前趕返留仙谷。所以他催促阿生別再呆在那裏，趕快回程！

呂偉良坐上汽車，阿生負責開車，但是無法打着火。

阿生看看油表，證明油缸有足够的汽油，即使眞的用光了，汽車後面的行李箱內也有一個膠桶的電油備用。因爲這次他們是長途旅行，不得不準備好這一切的。

阿生下了車，揭開車頭蓋仔細檢查了一遍，證明一切機件正常，爲甚麼無法可以將車子開動？

呂偉良心裏也感到驚奇不已，他知道自己這個徒弟在汽車機械方面有着深切的認識，即使發生故障也很易修理妥當的。

但是，現在看阿生的表情却是一籌莫展。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站在一旁！

呂偉良担心黑夜來臨時，那就更加狼狽，於是親自動手檢查機件。

他終於在接近火咀的地方找到一條毛虫，最初阿生可能不加注意，甚至現在阿生也認爲無關重要。但是，呂偉良還是把毛虫擲掉了。

呂偉良再檢查其他機件，一切正常。於是他坐上了司機位，試行將汽車油門扭開，奇怪！竟然可以開動了。阿生也感到有點莫明其妙！

車子開返留仙谷，已經將近天黑的時份。

阿生把他們當天的所獲物搬出車外，正準備搬入屋子裏去的時候，突然「撲撲」幾聲，車內衝出幾團黑影，嚇得阿生登時手忙脚亂！

阿生以爲尚未搬出車外的一些飛鳥中彈後傷勢不重，所以現在復醒之後就一飛沖天。但是，他回頭檢點一下，留在車內的二隻大黑鷹以及野鴿的屍體還留在車子之內。

呂偉良這時已由屋內出來，剛才他是把一些應用物品例如槍械等先行搬回屋內，現在正想出來帮阿生搬動其他飛禽走獸時，却看見阿生呆呆地呆在車旁，動也不動的像是着了魔！

呂偉良問道：「阿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阿生忽然又仰望着天空：「眞奇怪！有些飛鳥由車內飛出，但我們的獵獲物又沒有少到。」

呂偉良不明他說甚麼，後經阿生一再解釋，他認爲可能是阿生眼花。

阿生却强調道：「我除了見到幾隻影子飛上天空之外，還看見的確是由我們車內飛出的，而且聽到『撲撲』的振動翅膀的聲音。」

呂偉良知道阿生是個鬼靈精，平時最喜歡胡思亂想，當時既是天色將黑，又經過大半天駕車，打獵，精神即使有點彷彿亦在所難免。

呂偉良帮着阿生把所有獵獲的飛禽走獸搬入屋內，放到乾冰箱雪藏，打獵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興趣，他們並不喜歡吃這些動物。由於天氣太熱，如果不把這些東西雪藏，就會產生異味。

他們把帶來的餐盒加熱，吃了一頓晚餐。餐盒的流行，對他們來說眞的是方便無比！

他們有帶來的水菓，也有各式汽水菓汁。阿生打算休息片刻之後，就開始製作標本。

汽燈已經亮起來了，光綫勉强可以稱得光亮，那當然無法與電燈相比，起碼就沒有電燈那麼方便。而且只有一盞汽燈，只能暫時放在廳子裏空曠的地方。

呂偉良知道阿生甚麼都喜歡學，製標本的技術是他從電視節目中學到的，而且試製過好幾次，結果都十分滿意。

呂偉良倚在沙發上收聽着電台的廣播節目。這個時間如果在市區之內，人們都只會收看電視節目，晚上很少有人收聽電台廣播的。但是他們沒有電視機帶來，這裏也沒有電力供應。收音機無須電力，因爲這是流行一時的半導體收音機。

呂偉良正收聽着一首美妙的音樂，突然聲音中斷了，傳來的只是一陣陣沙沙作響的怪聲，收音機像是快要爆炸一樣。

阿生本來正在全神貫注地製作動物標本，這時也給那些吵鬧的怪聲吸引住，忍不住回過頭來問道：「師父，收音機壞了嗎？」

呂偉良道：「電波中斷，可能是電台的機件出了毛病，不會是我們的收音機壞了吧？」

他說着，又把收音機取來，收聽另一個電台，結果還是沒有聲音，只有「沙沙」地作響的怪聲！

「可能沒有電——電池用得太久了吧？」阿生回頭問呂偉良。

呂偉良道：「不！我昨天才換上新的電池，不可能缺電的。」

阿生站了起來，正想過去替呂偉良檢查那具原子粒收音機之際，突然看見窗外有一個黑影飛撲而入，來勢之速，登時嚇

得阿生張開喉嚨，高叫起來：「師父，小心……」

呂偉良反應非常之迅速，當他發覺一團黑影闖至眼前時，立刻抓過擱在旁邊的鐵拐杖，運足勁力揮擊過去！那一杖打得又準又快，那黑影顯然已被擊中，「吱」地一聲怪叫，跌倒地上！

在光綫照射下，師徒二人發覺那是一隻黑鷹！

阿生明白到黑鷹個性兇殘，明知牠只是一時昏倒，只要牠重振聲威時，就可能展開反擊，於是阿生急衝過去！

阿生正擬飛脚力蹴之際，黑鷹已振翅飛了起來，嚇得阿生急忙伸手力劈！

阿生畢竟是個精通技擊，練過國術的人，而我國國術大都以飛禽走獸爲假想敵，故此各門各派的技擊亦有不少以此命名，出手形狀亦往往與一些飛禽走獸的一舉一動相似。

阿生一掌擊中了黑鷹，立即又聽到牠「吱吱」地怪叫起來！

黑鷹身長逾尺，雙翼伸展時竟達三四尺，在燈光掩映下，儼如龐然大物。但被阿生擊中了一掌之後也搖幌了幾下。

阿生以爲牠會墮在地上，因爲剛才呂偉良一杖已打得牠頭昏腦脹，阿生自知這一掌的勁力十足，甚至他的掌緣亦在隱隱作痛。

但是，黑鷹沒有墮下來，反而顚顚倒倒地，飛出了窗外。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衝到窗前，在極度灰暗的天色中，只見一團黑影迅速昇空，隱沒在雲層之中。他們正悄悄舒了一口氣，突然又看見那邊天空之上出現了黑影幢幢，無數巨鷹正俯衝而下！

師徒二人大吃一驚，阿生企圖將窗門關上，但是呂偉良道：「我們趕快離開這間屋子……」

話猶未完，呂偉良已拄杖急衝，奔向大門外面，阿生唯有尾隨其後！

他們幾乎還未將門掩上，已聽到背後傳出一陣玻璃破碎聲，夾雜着一陣陣吱吱怪叫聲！

呂偉良跑上汽車裏去，阿生這時才想起他師父的汽車是特製的，於是他也急忙鑽了入去，然後把車門關緊！

屋子裏傳出一片混亂的聲音，就像有人在裏面毆鬥一樣。

師徒二人呆了一陣。透過玻璃窗往屋內窺望，但見黑鷹到處飛撲，大肆搗亂。牠們像懂人性似的，周圍搜索，但從另一角度看，牠們又好像一頭失了常性的猛獸，盲目地横衝直撞！

屋內各物已亂作一團糟！

「嘩啦啦」的聲浪不斷傳出，汽燈被撞倒了，一些雜物已被燃燒起來！

阿生氣得呱呱大叫：「讓我把牠們都一一射殺！」

說着他就要推開車門下車去，但却被呂偉良一手拖住：「阿生，別儍氣！」

阿生這時已將他腰間的配槍握在手中，生氣地瞪住屋子那裏。

呂偉良道：「你只有十餘顆子彈，我們的獵槍不幸都留在屋內，還是忍耐一下，別讓牠們知道我們躲在這裏！」

屋內已是火光熊熊，不少黑鷹已自屋內飛出，升空離去。

師徒二人急忙下車，跑到了井邊，企圖用水將大火救熄，無奈火勢越來越猛烈，一發不可收拾。

呂偉良心裏不好過，屋子到底是朋友的物業，人家借給自己渡假，想不到會弄成這副樣子。

師徒二人正獃在一旁發呆之際，一陣令人聽了毛骨悚然的振翅聲音在頭頂上面響起！

呂偉良仰頭舉杖迎架，阿生却雙手捧住頭部，就地一滾，滾開了數尺以外，順住那就地一滾之勢，伸手自腰間拔出了那支手槍，朝天連放了兩槍！

一隻巨大的影子掉入井中，揚起了一陣水花，顯然有一隻黑鷹被擊斃！

呂偉良鐵杖連揮，頭頂上幾隻黑鷹被打得左歪右倒，有一隻黑鷹的爪抓住了呂偉良的衣袖，他情急之下，鐵杖立即射出一枚痲醉銀針，只見一團黑影「吱吱」地怪叫，在地上打滾，揚起了陣陣塵埃！

呂偉良趁勢拉開車門，竄了入去，阿生也尾隨而入，迅速將車門緊閉！

但是，數隻黑鷹接踵而至，撞得汽車外殼鏗鏘有聲，要是呂偉良這汽車不是特製的，即使鋼板不穿，玻璃亦早已粉碎。

呂偉良立即開車，鷹羣仍然尾隨不捨，阿生讓車窗留下一條裂縫，手槍就由那兒伸了出去，子彈連發，鷹羣在黑夜中果然紛紛退避。

呂偉良讓車子急速開行，一邊又拿起無綫電話，與警方取得連絡。但是他並非求援，而是要求消防局派人來救火！

他担心大火會燒到樹林中去，那時就會不可收拾！

電話掛斷了之後，阿生迷惑地道：「到底我們是否闖進了鬼域？」

呂偉良怔怔地道：「我們可能因爲行獵而起禍。」

「你的意思是：可能由於我們殺了牠們的同類，是不？」阿生問。

「是的，鷹的個性兇殘，但想不到牠們還會報復。」呂偉良忽然又喃喃自語地道：「不過，據我所知，只有貓頭鷹才可以在黑夜裏看見東西！」

阿生道：「我們射死的只是一隻蒼鷹，似乎與今晚襲擊我們的那一群巨鷹並不同類。」

呂偉良又道：「還有一件事令我感到驚奇的，就是鷹羣來襲之前的一刹那，爲甚麼我的原子粒收音機會突然中斷？」

阿生道：「那可能是收音機機件突然之間壞了。」

「也許是的……」呂偉良在沉思中又對阿生道：「打個電話給愛莉，看她睡了沒有。」

阿生拿起無綫電話搭綫，接電話的正是林愛莉，她還沒有睡。

阿生道：「愛莉姐，我們闖了禍。」

「發生了甚麼事？」林愛莉道：「我正想打電話問你們玩得開不開心呢。」

阿生道：「有件奇事發生了，剛才忽然有一羣巨大的黑鷹向我們襲擊，還好我們逃得及時，不致受傷，但那間小屋却着火焚燒中。」

「你不是開玩笑吧？怎麼會有這種事

情發生？」林愛莉半信半疑。

呂偉良接過聽筒，說道：「愛莉，阿生說的全是眞話，如果你未睡，最好開車到郊區來。我現在只要在中途與警車或者消防局的救火車會合，就會回程再返回留仙谷去。」

林愛莉道：「請你再說一次，到底是遭受甚麼動物襲擊？」

「是鷹羣，黑色的巨鷹，翅膀向左右伸展時，足有三四英尺闊，簡直是龐然大物！」呂偉良說。

「鷹的眼睛銳利，而且個性兇殘無比，你們一定是殘殺了牠們的同類。」林愛莉道。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射殺了一隻蒼鷹，阿生準備用來製標本的。」

「好吧，我立卽開車到北郊來，要不要我通知警方？」林愛莉問。

呂偉良道：「不必了，我担心大火燒進樹林中去，已經報了警。」

電話剛剛掛斷，迎面已經看見一輛頂上有旋轉藍燈的警車開來！

警車本來開得很快，但當他們發覺迎面有車子開來時，便慢了下來。

呂偉良探首車窗外，朗聲說道：「就是我報警的，留仙谷一間小屋着了火，正在焚燒中，我担心發生森林大火，所以要求消防局協助。」

「你把車子掉頭吧，帶我們到現場去，我們已轉知消防局，很快就會有人來！」一位警官答了話。

於是呂偉良急急把車子在公路上掉了頭。這時他們正離遠看見救火車隊正在往北開來！

呂偉良的車子開在前面帶路，這一回他們不怕有警察抄牌開快車了。

阿生担心的，反而是鷹羣會捲土重來，再向他們襲擊！

呂偉良在黑夜中看見留仙谷那邊烈燄冲天！看情形已到無可收拾地步，唯一希望大火別燒進森林中去，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阿生道：「我們如何向何柏代交？」

留仙谷那間別墅是呂偉良的朋友何柏的。

何柏是一位富商，他跟呂偉良同是「飛鏢俱樂部」的老會員。

呂偉良道：「除了賠償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車子開至別墅前面的空曠地方停了下來，警車也停在一旁，但由車上跳下的警員們只有袖手旁觀，那位警官也只能向呂偉良他們問話。一切必須等待消防員到達才有辦法。

幸好不久之後大批消防車輛已經抵達，他們似乎早已到料到這裏水源缺乏，因此數輛載滿了水的消防車亦同時到達。

一名隊長過來問：「爲甚麼會弄成這樣子？這屋子是你的嗎？先生。」

呂偉良奇怪他爲甚麼還要左問右問，這時候應該做的是開喉救火。但呂偉良仍然答道：「不，這是我朋友的，我借來渡假。」

「眞痲煩！這裏沒有水源，離市區又那麼遠。」那位隊長沉吟道：「相信閣下總會明白，在這裏救火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呂偉良聽到這裏，不禁有點恍然大悟。他想起了某地消防隊一些不名譽的事情來，那就是每有火警發生，火場附近就有人向事主索取「開喉費」，或者向隣近商店索取「防止水漬費」。這些名詞眞難聽，於是引起市民公開質問當局！

輿論抨擊與質問只是一時的意氣，政府的所謂調查也只是五分鐘熱度，而且，這種事照例是毫無結果的。

呂偉良眞想不到這位隊長在這時候竟敢公然勒索。他看看火勢只限於別墅附近，除非野草也着了火，延長至森林中的機會不大。

於是他回頭看淸楚那傢伙的樣子，反問道：「隊長，請問你貴姓？」

「我姓史。」

「史隊長，你要多少開喉費儘管開聲好了，反正我朋友的。不過，你也知道，我身邊現在沒有現鈔……」

「不要緊，你開一張不記名的十萬元支票好了，我們立刻就開喉爲你灌救。」

「好吧！請跟我來！」呂偉良於是走進汽車裏面去。

阿生看得眼火直冒，就想發作，但給呂偉良用眼色制止！

那位姓史的隊長高聲呼喝過去：「有水啦！快些開喉吧！」

於是那班呆站一旁的消防隊員，這時才動起手腳來，開始救火工作。

史隊長一邊陪着呂偉良進入汽車之內，一邊說道：「先生，你花這筆錢很值得的，將來我們做的失火調查報告，保證對閣下絕對有利。你也看得出，這別墅後面不遠處便是森林，萬一大火。延到那兒去，你的責任更大了。」

「是的，這個我當然明白。否則，我怎麼會答應付出這代價？」呂偉良說着，取出了支票簿和一支原子筆來。

史隊長目灼灼地，似乎後悔「開價」太低。他瞪住呂偉良在燈光下開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一些兒也沒有懷疑呂偉良的眞正企圖。

史隊長一聲「多謝」，離開了呂偉良的車子，跑出去指揮救火工作，令人驚奇的却是，在場的警長和警員却視若無覩。

阿生回到呂偉良身邊，生氣地道：「你爲甚麼要接受他們的勒索？」

呂偉良低聲道：「你以爲我是那種儍人嗎？這只是好戲的序幕。」

「我的職權可以把他們抓入獄去，但你却制止了我。爲甚麼？」

「我想他們先把火救熄了再說。這個時候與他們爭執，他們卽使開了水喉，也有辦法令火勢繼續向森林方面延長過去！」呂偉良解釋道。

「眞是豈有此理！」阿生悻悻然道：「現在我才明白，本市爲甚麼會燒掉了那麼多的財物和生命，單是去年便數以千萬計。其中內幕實在不足爲外人道，眞是渾蛋！」

更多的警車開抵現場。不久之後，林愛莉也開車趕來了。

呂偉良沒有把被人勒索的事說出，也不讓阿生說，他知道這一位小姐的衝動性格，所以只把遭巨鷹夜襲的經過向她說了

一遍。

林愛莉絕對相信這種事，因爲她在加拿大居住時，曾經歷過一宗奇案，有人訓練一隻蒼鷹去做殺人兇手。（註：詳情見迷你女賊故事之「鷹爪兇手」一書。）

別墅早已燒通頂，消防員只是將火局限於一個地區，盡量令到火不會燒到森林中去。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也帶了一隊探員前來，呂偉良感到奇怪，在這深夜時份，在這種案件中，夏維又何必親自出動？

後來才知道林愛莉離開市區之前，曾經給了夏維一個電話，也許是老朋友有事，夏維爲了表示關心，所以親自帶人來。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我以爲渡假可以輕鬆一下，想不到，差點兒連性命也丟了。」

夏維在聽完了阿生的口述之後，却笑道：「我以爲歹徒才會向你兩師徒尋仇，想不到你們的仇人竟然來自天空。」

那位消防隊長這時開始感到極度不安，他一直不知道這跛子是個有名堂的鐵拐俠盜，更不知道還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

他正感到坐立不安之際，呂偉良却帶住夏維等人走到他跟前，史隊長立刻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史隊長火救熄了嗎？」

史隊長陪着笑臉說：「差不多了。在這山谷地方，沒有水，眞痲煩！」

「你有沒有水去救火我不管！」呂偉良沉着臉說：「總之我付了十萬元，你不能實現你的諾言，我將會控告你！」

「什麼諾言？」史隊長明知事情不妙，只是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

呂偉良說：「你說過能將火救熄的，我也計算過了，只要眞的能將火救熄，十萬元還是相當值得，因爲這別墅是朋友的，萬一救不熄這場火，我賠償給朋友也最少要十萬元。但是，現在什麼都燒光了，請問你如何交代？史隊長。」

史隊長面如土色，夏維探長當然聽得明白，他身爲警方高級負責人員，對於這些事情心裏有數。於是他開始讀警誡詞，又向史隊長搜身。

但是，奇怪的是那張支票不見了。

阿生想起史隊長在支票過手之後，曾與他的下屬和一些在場的警方人員交談，會不會交給別人收藏起來？

夏維探長的一名高級助手開始詢問在場的警長，但對方竟然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阿生氣的呱呱大叫：「你別忘記自己是個穿制服的人，當時你也在場，豈可裝聾扮啞？」

那位警長說：「我只見你們交談過，怎麼知道什麼支票？」

探長助手把最先到達現場的一批警員和那位警長的編號姓名記錄下來。

林愛莉比任何人更加按捺不住，她氣得直頓足，怪呂偉良不早對她直言。

呂偉良說：「這裏警員質素十分低劣，你聽過一個故事嗎？一個警員在黑夜街頭向行人搜身，行人是正當商人，當時身懷巨欵，警員竟然把一包海洛英放入他口袋裏，硬說是他的，要控他藏毒。結果還是那商人倒霉，破財擋災，才免得拉上法庭。這就是活生生的『官字兩個口』實例。你也可以想像得到，當時只有我和阿生二人在場，我發覺警長警員在場亦佯作不見，他們當然有所恃，所以我只得暫時就範。假如探長不是來了這裏，我也打算報案，明天派人到銀行去通知止付這十萬元，然後才找這位史隊長算賬。」

史隊長這時却因爲警方找不到証據，反唇相稽道：「我勸你們小心點說話，我們消防員的生活已經够危險了，還要遭受這無理指責。探長，你也是吃公家飯的人，公私要分明啊，不能只幫住自己的好朋友。」

夏維確實感到有點狼狽，他雖然明白呂偉良的爲人，否則他們也不會由「死對頭」而轉變成爲好朋友，但是目前的情形確實尷尬之至！

阿生左思右想，認爲史隊長必然已將支票交給他的一名親信下屬，如果這兒是市區的話，替他們這班害羣之馬出頭的，可能是一名有案底的男子，那樣就算萬一失手，他們也永不會牽涉在內。

想到這裏，阿生提議夏維搜索所有人的衣袋，但是夏維担心萬一搜不到，反而會遭人非議。他似乎同意了呂偉良最初的主張，只要通知銀行止付這筆錢，便可完事。

但是，阿生心有不甘，他認爲特警也有這種反貪污權力。他對夏維說：「你不動手，我要動手了！我知道支票仍然在着的，他們決不會將那十萬元燒掉吧？」

夏維也明知阿生是一名特警隊長，地位超然，但站在他的立場，却有點左右做人難之感。

阿生眼看就要動手，却給呂偉良一聲喝住：「阿生，算了，我們剛才只是跟這位隊長交易，他既然不能保存我朋友這座別墅的完整，我們自應追究他才對，何必牽涉其他人？」

阿生不明白呂偉良的心意，說道：「師父，他們其實是蛇鼠一窩。嘿！老實說，過去我對消防員的英勇行爲十分敬仰，但現在你們這輩簡直比強盜還可恥，起碼強盜不會趁火打劫！」

「你說話要小心！」史隊長說，「我會控告你誹謗的！」

「好啊！有種的跟我鬧上法庭！」阿生說着就要撲過去！

呂偉良一手拉住他：「不要這麼樣野蠻，凡事都要講道理。消防員未必個個像他這麼下流，害羣之馬是一小撮而已！」

呂偉良回頭又對夏維說：「我聽說有些人趁火打劫，那雙長靴鞋是理想的藏贓物地方。探長先生，你同意這點嗎？」

夏維給呂偉良一言驚醒了夢中人，是的，史隊長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搜遍了，就是還有那一雙長長的靴鞋。於是他示意他的助手去搜！

史隊長面色大變，他回頭就想拔足飛奔，但是，給阿生用腿一撩，人已跌得有如餓狗搶糞。

夏維和數名探員亮了電筒，把史隊長的二隻長靴拉開，支票果然就在那裏。

史隊長無話可說，唯有俯首認罪！

夏維令助手爲他加上手鐐，推進探員乘坐的汽車裏。

其他消防隊員袖手旁觀，沒有人敢插

嘴，只求置身事外。

夏維探長苦笑搖頭，說道：「想不到你也會被人勒索，而且數目如此龐大。」

呂偉良說：「生活在這個都市的市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能遭遇到這一類事情，但是，你們警方反貪污組的人似乎毫無辦法。」

火，已經熄滅了。

在消防車上的水銀燈，把火場照射得十分明亮。

阿生走了過去，無奈熱度太高，無法接近。他只好跑到井邊。

他用電筒往下照射，只見井水早已被消防員用長喉吸乾。

井底有塊閃閃生光的滑石，大如二拳，就像阿生在森林中見過的差不多。

他對呂偉良說：「眞奇怪，我明明看見一隻巨鷹掉入井中，爲什麼現在卻不見了。」

呂偉良說：「可能飛掉了，當時只是輕傷吧！」

阿生無言以對，但他的內心已充滿了疑問。

消防隊隊員繼續用水冷卻火場，阿生和他們一起進入災場去。

裏面已燒得一團糟。

阿生發覺一些燒焦了的黑鷹屍體，以爲就是突襲他們，引起火警的「禍首」，但是仔細看清楚，那些燒焦了的，只是一隻蒼鷹，其餘的盡是師徒二人當日所獵獲的野獸屍體。

阿生製作標本的「原料」已化爲烏有，但他不會痛心，因爲他可以再去找過另一批！

不過有件事令他萬分驚奇，就是那些美麗的石頭。

第一次他在森林中見過這些淺啡帶紅色的光滑石頭，第二次是剛才在井底見到，現在想不到又在災場中見到這些東西。

照道理，任何石頭在火場中發現都會變爲一片焦黑色才對。但是，這些卻仍然光澤可鑑，爲什麼？

阿生忍不住俯首彎腰，拾起了一塊細看。他非常小心，以爲一定熱得灼手，但結果又令他大感意外，因爲那石塊卻是冷冰冰的。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爲什麼火場中也會有這麼冷冰冰的石塊？即使乾冰亦早已熔解，石頭燒不爛，卻會燒黑，不焦不黑，不裂不碎已經够奇，想不到還像冰塊一樣，眞奇怪！

阿生把其中一塊石頭搬出草場外面，呂偉良和夏維等人由那邊走過來！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想不到你已晉升爲特警隊長，却還是這麼孩子氣的。」

「你以爲我在幹什麼？」阿生說，「我並不是玩笑，只是叫你們開開眼界。」

林愛莉更加忍不住大笑起來，道：「難道我們連石頭也未見過麼？」

「我相信你們眞的未見過。」阿生說，「這不是普通石頭，請你看清楚！」

林愛莉瞥了一眼，道：「有什麼稀奇？稍爲光滑而已，不會是玉石吧？」

呂偉良一直不作聲，他已心裏明白，因爲阿生在森林中說過一句話：「狐狸很狡猾，會不會變石頭呢？」現在他看見阿生隆而重之的，由災場捧了一塊石頭出來，難免又想起了獵狐狸時的情形。

阿生說：「這石頭可能有問題，因爲我發覺它時是冰凍的。」

林愛莉道：「火已熄滅，這有什麼稀奇？」

「但，場中仍然一片熱氣騰升，這石頭壓在燒成焦炭的雜物下面，不可能冰凍成這樣子。」

呂偉良也伸手摸觸了一下，果然是冷冰冰的。

他和阿生重新進入災場，他們要找尋巨鷹的屍體。但是，除了他們獵獲的一些飛禽走獸之外，並未見其他巨鷹的屍體。

不過，他們記得，當時進入別墅內的巨鷹超過了十多隻，大火之後飛出的數目有限，也就是說：有不少巨鷹，已葬身火場。

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說：「這會不會是妖精？」

「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本來不該迷信，但是這件事的確太神奇！」呂偉良瞪住那些石塊說。

夏維走過來：「你們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可以把這些石頭搬走嗎？」

「爲什麼不可以？」夏維反問道。

「這是災場。」呂偉良說，「規矩上，災場由警方封鎖，未經警方許可，是不能胡亂把災場內的東西帶走。」

「我不是那種官僚，這裏是渡假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值錢的，何況是一些石頭而已，你喜歡就搬走好了。」夏維說。

於是阿生把那些石頭搬上汽車的行李箱去。

林愛莉不了解這一切，只有發笑。

鬧了大半晚，各人才返回市區。

史隊長已被落案，雖然呂偉良一再求情，他認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口鳥氣過去了，心平氣靜時就不會令人難堪，無奈夏維探長鐵面無私，他不會把控案撤銷的，除非眞的找不到証據。

史隊長落案，師徒二人自然要錄口供。還有那一小隊警員和消防員，全都牽涉在這宗案裏面。

等到呂偉良和阿生等人離開警局時，已是將近天亮時份。

大批記者聞訊趕來，報界向來對揭發貪污事件最有興趣，這次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因此，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他們，自然也成爲記者羣追逐訪問的對象。

呂偉良只對記者們說：「我討厭趁火打刼的人，他們比起那些販毒者更滅絕天良！」

三個人擺脫了記者的追踪，由林愛莉開車把他們載往一處風景怡人的湖邊住宅區。

師徒二人經過整夜未眠，此時已疲倦不堪，所以在車子開行中，他們幾乎已經睡入夢鄉。直至車子停了下來，師徒二人睜開雙眼一看，不由得驚奇起來！

「這是什麼地方？」呂偉良和阿生異口同聲地問道。

林愛莉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下來看看吧，你們已返抵家中了！」

師徒二人有點摸不着頭腦：「你說什

麼？」

林愛莉故作神秘地一笑：「我說你們已安返家中，到底你還懷疑什麼？」

師徒二人下了車，四下裏張望一遍，發覺這是著名的碧湖風景區。

這兒雖稱碧湖，實際上卻是風平浪靜，風景十分美麗的淺水海邊，山明水秀，許多富有人家，都住在這一帶的花園洋房裏。

這一間別墅式洋房，樓高二層，有個小花園，倚欄而立，可以俯覽如鏡的海面，步下石階，還可以到沙灘上去游泳。

入門處有車房。汽車這時正停放在大門外面，林愛莉走過去把大門推開，一邊示意阿生把車子開入來。

阿生看見她手上有大門鎖匙，屋內又似乎沒有人，大概就算她不是眞正業主，也是經業主同意借用的地方。於是把車子開進去！

林愛莉把大閘門關好後，又用另一串鎖匙將屋內的門鎖開啓，示意師徒二人入內。

呂偉良和阿生併肩走了進去，只見屋內陳設華麗舒適，地方雖則不算得十分大，但卻非常之講究。

一張棗紅色的地毯，從二樓梯間一直伸展下來，襯住全白色的梯級扶手，使人看上去份外感到鮮艷奪目，白色的漆油中描繪了一些金線，明快中帶有一份豪華的感受。

林愛莉在師徒二人充滿了疑惑之際，已拾級而上。

她突然停在梯級之上，回眸一笑道：「怎麼你們還不上來？」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這眼色中充滿了疑問，然後又身不由主地，由梯間走上二樓。

二樓是寢室之所在，總共有四個套房和一間書房，每一間套房裏都有床褥傢俬。那些設計和色澤的配合，都是非常講究的，使人一眼看上去在視覺上正是一種享受。

每間房四壁漆上的顏色都不相同，有些雖則鋪上了牆紙，但主題的顏色仍然非常明顯突出！例如一間以藍色爲主的房間，地氈是深藍色的，洗手間却是湖水藍，甚至窗花亦以藍白爲主。

四間房間分別以藍色，紫色，綠色和粉紅色等，四種顏色爲主。

林愛莉對呂偉良說：「每個人都有某一種顏色偏愛的習慣。例如你，我知道你喜歡藍色，所以你最適宜居住在這間房裏面，而我則喜歡紫色。阿生，你呢？現在你可以在其餘兩間之中，選擇一間。」

阿生道：「你到底在鬧什麼玩笑？」

「誰跟你玩笑？」林愛莉說，「除非你不喜歡這環境，否則，我們立刻就可以遷入來居住。」

呂偉良問道：「你幾時買下這座別墅的？」

「昨天才正式成交。」林愛莉道：「由於那是一個重要日子，所以我不能與你們同去渡假。」

阿生道：「你不是爲了炒股票麼？」

林愛莉笑道：「那只不過是一種藉口吧了。」

呂偉良道：「你爲什麼要這麼鬼鬼祟祟的？」

「因爲我想你們意外地驚奇一下！」林愛莉說：「在股票市場上賺了不少錢，覺得須要好好地享受一下。」

其實林愛莉手上已有不少錢，她父親是加拿大華僑富商，死後遺下不少錢給這唯一的女兒。不過林愛莉從不浪費一分一角，一有機會就好好地利用手上的資金去賺來更多的錢。

阿生說：「你要和我們一齊住麼？」

「是的，這有什麼不對？」林愛莉道，「我在這裏沒有親人，你們就像我的兄弟一樣。」

呂偉良苦笑搖頭：「你的想法太天眞了，表面看來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會給江湖上的朋友取笑。他們以爲我依靠一名富家女生活。」

「你的頭腦未免太陳舊。」林愛莉忽然垂下頭來，「這也可以說明你對我毫無愛意。」

阿生覺得場面尷尬，說道：「好了，別討論以後的事，先讓我們好好地享受一下，睡一覺再說！」

阿生說完，走進那間綠色的套房裏去了。

林愛莉很不開心，呂偉良走到她身旁，對她說：「也許是我的自卑感在作祟，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住在一起總是不大好的。」

「你的意思是：我們還未結婚，是嗎？」林愛莉說。

「是的，我怕聽人家的閒言閒語。」

「你太保守。」

「這可能是我的缺點。」

林愛莉想了想，忽然又嫣然一笑：「不！這是你的優點之一，因爲你從來沒有想過要佔我的便宜。我所喜歡的就是你這種男人。」

呂偉良覺得他們眞的是一對歡喜寃家，輕輕在她的粉臉吻了一下，說道：「我想睡一覺，就依你的意思，睡在這間藍色的套房裏吧！午間，我們一起出去吃午餐好不好？」

林愛莉化嗔爲喜：「好極了！我駕車到市區去一轉，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中午左右，我會回來叫醒你們，你安心去睡吧！」

林愛莉說完，又輕吻了呂偉良一下，然後旋風似的落到樓下，轉出屋外，最後駕車離去。

呂偉良關上房門，回頭推開了向海的窗門。淸晨的新鮮空氣撲面吹來，他差點兒連睡意也消失了！

這的確是一處居住的好環境，呂偉良忍不住放下鐵枴杖，做了幾下深呼吸的動作。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無意間仰首望向天空之際，突然一度銀光閃爍，一個橢圓形的飛行物體以極高的速度自天際掠過！

那些東西的飛行速度比飛機還要快，當呂偉良全神貫注地要看清楚時，它已隱沒入雲層之中。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是他由昨天到現在一直未休息過，精神疲乏的人據說視力往往會出毛病的。

但是，呂偉良自問是個強壯的人，視綫良好，一切正常，照計不會看錯的。

呂偉良再仰望天際，希望可以再度發現那飛行物體，但是，他站在露台外面足足等了十分鐘，始終未再見那橢圓形的東西。

他想跑到鄰房去告訴阿生，但阿生這時已睡入夢鄉，呂偉良只好躺到床上去，左思右想總是想不明白。

其實呂偉良一點也沒有看錯，看見那飛行物體的，並不是他一個人；首先是一架波音七零七客機，機師發現高空出現這碟形物體後，曾向地面控制塔報告。於是三架高速空軍軍機立卽升空追踪。

結果，超音速的軍機依照民航客機機師所指示的方向追踪數分鐘之後，一無所覺。

數分鐘時間在地面上也許不覺得怎樣，但在高空飛行時，這數分鐘却可以搜索極之廣闊的範圍。

天文台幾乎於同一時間，接到數個詢問電話，不約而同都是有關「氣象氣球」的；有人以爲那橢圓形的飛行物體可能是天文台放出的。但是，天文台方面極力否認這件事。

一處郊外警局接到報告，有人看見一架飛機失事墮入北面的森林中。

但是，飛行控制中心否認有任何航機失事，包括飛行學校的練習機，空軍軍機以及警方的直升機等等在內。

由於所有的投訴太過湊巧，警方和空軍方面立卽採取聯合行動，派出直升機隊飛往北郊森林一帶搜索。但是，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儘管如此，「飛碟出現」的消息却迅速傳了開去！

這個地方的人是非常敏感的，任何一件小事也可能被人視作大事；偶然看見二名街童毆鬥，可能圍上數百人來看熱鬧。

於是，「飛碟出現」的事，有人把它渲染成不祥之兆，也有人認爲世界末日來臨了。但是，儘管有不少人見過那飛碟，警方仍然在極力否認，勸諭市民切勿杞人憂天，自相驚擾！

不祥之物　股市狂瀉

呂偉良也不知睡了多久，總之他在這幽靜的環境裏是可以酣睡的。

林愛莉說過午間左右會回來的，因此他更加安心地去睡。

就在他睡得正酣之際，突然感到一些東西騷擾着他，那好像是一條繩，又似是鱆魚的爪，他的額頭感到有些癢。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的警覺性極高，立卽就從夢中紮醒。

他睜開雙眼一看，又是呆了一陣，一條繩子把他的頸項越纏越緊，但床的四周却找不到半個人影；一種自然的反抗本能，令到呂偉良拚力將繩子分開，想不到那股力量十分厲害，呂偉良拚盡了吃奶之力，仍無法取得優勢，倘若少一點氣力，繩子勢必越收越緊，那時他只有活活地被勒斃！

呂偉良心裏吃驚非常，以爲這是一場噩夢而已，但是，經驗告訴他：發噩夢是會醒來的——往往是在最驚險的時候被嚇醒。

現在他不但沒有被驚醒，還危在且夕！那條可怕的繩子沒有繼續壓迫他的頸項，但是他也無能力令到繩子分得更開，情況仍然是十分危險的，因爲這僵局不會維持得太久，只要呂偉良的氣力不能維持目前這勁度，繩子就會收緊，到時他就會活活勒死。於是他高聲呼叫起來！

他從來沒有這樣惶恐過，如果換上別的人，也許早已暈倒過去了。只因爲那是一條普通的繩子，始終見不到有人。

繩子是沒有生命的，爲什麼會這麼樣對付他？

呂偉良拚力往頭頂上推，只要繩圈離開他的頸項，一切危機就會成爲過去了。無奈一股無形的力量竟然能够令到繩圈維持在頸項四周，要不是呂偉良雙臂拚力拉住，它還要繼續收緊！

這現狀難以維持，呂偉良已開始感到筋疲力倦，他的額角在冒汗，雙臂已開始發軟！

他既然沒有被嚇得暈倒過去，這時候也就沒有心情去分析眼前的一切；他只知道眼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掙扎求存！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房門「格格」地被人敲響，呂偉良明知是阿生，無奈這時他已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一切氣力已運用於雙臂，無法答出一句話來！

幸好阿生是個警覺性極高的特警，他聽不到師父的回答心裏已感到不妙，一邊拔出配槍，一邊已揮腿力蹴！

「隆」然一聲，門板已經倒下去。

阿生見不到房間裏有第三個人，却看見他師父正與一條繩索角力。他心裏暗暗驚奇，但看情形又不似是開玩笑，單看呂偉良的表情就知道事態嚴重了。

阿生立刻撲到床前，把配槍插回腰間，幫着呂偉良將繩索扯開！

他幾乎不敢相信，一條繩子會這麼無緣無故的極力收縮——就像一條強力的橡根一樣，你不用力將它扯開，它就往內收緊。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阿生運足氣力拉扯，呂偉良乘機溜了出來！

呂偉良翻身下了床，阿生棄了繩子，也匆匆離開了那張床！

繩子像一條生動的蛇，由床上蜿蜒而下，竄向落地長窗那邊，看來牠將由露台逃去！

阿生情急之下，急忙拔槍射擊！

「砰砰砰」一連開了三槍，說時遲那時快，繩子已到了露台外面！

阿生的槍法向來十分準確，但這一次不知是目標太小，還是事情太過令人迷惑不解，阿生在驚惶失措中，竟然三槍都落了空。

呂偉良驚魂甫定，眼看要置他於死地的「元兇」就要逃脫，急忙制杖在手，扳動暗掣，一口氣發射了幾枚麻醉銀針。

他在翻身滾下床來的一刹那間，已將鐵枴杖抓在手中以防萬一；鐵枴杖通常是不會離開他太遠的。因爲他是個殘廢的人，這是他唯一的防身武器，睡覺時也只有放在床邊。

那條繩驀地蜷縮了一下，就像一條有

生命的蛇一樣，受到創傷時也會同樣的蜷縮在一起。但是呂偉良肯定牠不會是一條蛇！

呂偉良接觸過牠，感覺到牠是有生命的，但從觸覺上感覺到牠只是一條繩子；因爲蛇的身體較粗且滑不留手，更加有頭有尾。從來他就沒有見過一條像繩子一樣的蛇。阿生當然也沒有見過。

那繩子蜷作一團時，牠實際已爬行至露台邊緣。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在猶疑中——他們不知道此時應否向這「元兇」展開追擊！那繩子已蜷作一團，墮到露台下面去了。

師徒二人迅速撲到欄杆邊緣，俯視之下，只見下面是花園裏的一叢矮林。見不到那繩子，也見不到花園裏有何動靜。

呂偉良猶有餘悸地摸摸他的頸項，腦子裏依舊充滿了無數疑問。

阿生沒有仔細去追問呂偉良，只是匆匆趕到後院裏去，他拔出手槍，企圖從那叢矮林中找到那奇怪的繩子，結果只是見到一些光滑的石頭。

又是一些光滑的石頭！阿生不由自主地想起森林中的遭遇，當時他因爲射擊一隻狐狸，結果以爲狐狸中彈倒斃在野草叢中，後來才知道那是一種錯覺，在野草叢中只發現了一些美麗的石塊。

阿生富於幻想，認爲這些光滑而美麗的石頭就是狡猾狐狸的化身，但是當時呂偉良責他無稽迷信！

等到那晚他們在別墅中被一羣黑鷹襲擊，造成一場火警之後，火場中又一次發現這些石塊；阿生後來還把一些搬上了汽車，打算回到市區之後，加以仔細研究。豈料由警局出來之後實在太倦了，一覺睡到現在。

想不到現在又見到這一類美麗的光滑石頭，阿生忍不住伸手去摸觸它，有些溫暖的感覺；與第一次在森林中所遇見的，顯有不同，記得當時那石塊是冷冰冰的。

石塊大如二拳，阿生把它搬出草地外面，在陽光照耀下，更覺光澤可鑑。

呂偉良也由樓上下來，問道：「找到那可怕的繩子沒有？」

「繩子沒有，但却找到這塊石頭。」阿生出奇地說：「到底繩子怎麼樣向你突襲？」

「我也不知道，當時我睡着了。」呂偉良看看腕表，下午一點了。

「會不會是一條蛇？」

「我就從來未見過這種蛇。」

「有所謂『鐵綫蛇』，會不會就是這一種？」

「不，鐵綫蛇不是這樣子的，那名稱只是形容牠幼小而已。」呂偉良說着又問：「這是什麼？」

「石頭，一塊奇怪的石頭。」阿生說，「師父，你還記得嗎？我們不止一次見過這種石頭了。剛才明明白白看見那條繩子掉到這兒來，結果我又是只搜出了這麼一塊石頭。」

呂偉良呆在一旁，瞪住那塊淺啡色而帶有粉紅的美麗石頭，心裏有一種難言的感覺。

阿生又說：「我早就覺得它是一種有生命的石頭，所以由火場也搬了一塊回來。經過今天發生的事情，我覺得有許多事情值得懷疑：爲什麼狐狸中槍之後不見了？爲什麼巨鷹在屋子內給大火燒死之後找不到屍體？加上現在這繩子的出現，我幾乎可以肯定，有一種石頭是有生命的，而且變化無窮。」

「這些都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呂偉良說。

「如果處處要用科學作根據，那麼，剛才你遭受繩子的威脅又如何解釋？」

「是的，繩子是沒有生命的，但是，剛才那條又確是一條繩子。」

「我看，現在我們要去找江強了，把這塊石頭搬去讓他的化驗室加以化驗。」

呂偉良說：「林愛莉還沒有回來呢，她把車子開進了市區。」

阿生蹲了下來，捧起那石塊仔細觀看，在陽光底下，那陣光澤令人不敢迫視，阿生雖則視力良好，也只能注視幾秒鐘，眼睛已開始感到疲倦。

在那短短幾秒鐘裏面，阿生隱約看見一些東西，好像是一隻眼睛，又好像是他自己眼睛的反映；他雙手也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他覺得石頭有人體般的溫暖，而帶有輕微的抖動。

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確實是他的感覺，而不是幻想。

阿生把耳朵貼近石塊，一陣彷彿心臟跳動的聲響隱約可聞。

呂偉良看見阿生那副表情，心裏也爲之驚奇不已！

阿生說：「師父，這石頭果然是有生命的，眞是不可思議！」

呂偉良把石頭接過手中，也感覺得到情形有點異乎尋常。

阿生把槍重新拔了出來。

呂偉良問道：「你要幹什麼？」

阿生說：「我試用槍彈射擊它，如果它是有生命的，被子彈射擊之後，一定會起變化。」

呂偉良道：「不！既是有生命的，我們就該等待化驗的結果。」

阿生說：「萬一它眞的是妖怪，我們留着它可能爲患不淺。」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殺它……」

呂偉良話猶未完，就聽到林愛莉的聲音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師徒二人回頭張望，看見林愛莉正由屋子後門出來。

林愛莉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我在樓上找不到你們，想不到你們却跑到這裏來了。」

呂偉良把剛才發生的怪事說了出來。

阿生說：「這些石頭的確太古怪。愛莉姐，師父的車子呢？」

「在外面車房。」林愛莉說，「既然這麼可怕，爲什麼不去報警？」

「沒有用的，警方不會相信這種事情，而且他們太忙了。」阿生說，「我知道江強的化驗室設備齊全。我們立刻就去找他！」

阿生說着把石頭搬到屋前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跟在後面，林愛莉半信半疑地說：「一條繩子，連人影也不見一個，會不會是白日見鬼？」

呂偉良苦笑道：「光天化日之下，何

來有鬼？」

「這麼說來，這間屋未免太古怪了。」林愛莉喃喃自語道：「怪不得上手業主這麼便宜便賣給我，他說全家遷居美國，可能只是一個藉口而已，這可能是一間鬼屋。」

這時候三個人已繞到屋子前面的車房來。

阿生把石頭放在地上，然後打開呂偉良那輛車子後面的行李箱。

箱內有着另一塊石頭，在阿生的腦海中認爲它們是一樣的，但是，現在把它們放在一起，好容易就會發覺有着基本的不同。

首先是：顏色方面，行李箱內的一塊色澤暗啞，剛才發現的一塊則光澤可鑑。至於形狀方面，前者似乎有些萎縮，後者則外表光滑，脹脹鼓鼓的，有如兩個馬鈴薯拼在一起。

阿生把後來發現的石塊也搬入車箱裏去。

林愛莉道：「我們一起入市區，先找地方，吃過了午餐再說。」

但是阿生說：「不，先去找江强，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都知道阿生長大了，他自己必有主意。於是他們也跟着阿生登上了汽車，然後駛往市區去……

江强是一位私家偵探，也是一名退休警探，他名下的偵探社內，有着最新型的科學設備。他跟呂偉良是好朋友，所以彼此時常有來往，師徒二人有什麼事須要江强幫忙，江强一定義不容辭。

同樣的，江强每有什麼困難的案件，也常常來請教呂偉良；尤其是自從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他許多有關國際性的案件，還要阿生從中幫忙。

現在阿生開着車子直駛市區，呂偉良就趁這時間，重覆地把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遭遇，繪影繪聲地說了一次，林愛莉聽得津津有味。

她說：「這些事發生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似乎沒有可能。但是，我絕對相信你的神經正常，視綫不會出毛病。因此，這種怪事看來大有來頭。」

呂偉良看看腕表，已是午間一時過後，市區的辦公室應該下班了。

他一邊叫阿生和江强用無綫電話連絡好，然後又對林愛莉說：「這件事正式開始在昨天早上，當我和阿生進入森林行獵之後，怪事已經發生，但是，當時我認爲阿生只是幻想。現在看來，這件事的確有研究的必要。」

「會不會是我購入的別墅式住宅有毛病？」林愛莉說。

「不會的。」呂偉良又問：「你的股票怎麼樣了？」

林愛莉嘆一口氣說：「別提了，這個地方的人神經非常敏感，我手上一隻股票不斷上升，我打算當它升至某一價位之後，便將這股票賣掉，想不到一個謠言傳入市場之後，價位竟然陸續下降，你說氣人不氣人？」

「什麼謠言？」呂偉良問。

「飛碟襲地球！」林愛莉做了一個表情，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你說這是多麼無聊的事？其實自十八世紀以來，這謠言一直在傳說中，但想不到這裏的人心如此虛弱，難怪年前一些小事情，人們便紛紛購機票離開這裏。」

「飛碟？」呂偉良怔了一怔：「什麼飛碟？你再說一次吧！」

「有人看見飛碟落在北郊森林中，也有預言家認爲他們的預言實現了。因爲年初時候，不少預言家喜歡作出某項驚人預言，例如他們預測某要人今年會橫死，又例如今年本市將出現兇殺潮等等。其中一個很有名氣的預言家，年初時候就曾經預測今年世界局勢動盪不安，大災禍隨時會發生。也許就是受了這方面的影響，一有什麼風吹草動，股市便有如江河下瀉。」

呂偉良喃喃地說：「原來不是我眼花，果然是有飛碟出現。」

「怎麼？你也看見飛碟？」

「是的，就在我入睡之前，我看見天空上出現一些橢圓形的飛行物體，就是傳說中的飛碟了。當時我以爲自己睡眠不足，以爲自己眼花，想不到看見的還不止我一個人。」

阿生這時已接通了無綫電話，把江强找到了。

江强沒有外出午膳，他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隊長。」

阿生道：「你的實驗室裏有沒有照妖鏡？」

「什麼照妖鏡？」江强時常跟阿生開玩笑，現在也以爲他在開玩笑！

阿生却一派正經地說：「我捉到一個妖怪，就是不知道眞假，如果你有照妖鏡，事情就好辦了。」

「別開玩笑了，什麼妖怪？」

「不是開玩笑，是眞的，它是一塊石頭，但我却相信它是有生命的。」

「石頭怎麼會有生命？你一定是看科學幻想小說看得太多了。」

「告訴你，這不是幻想，我師父差點就給這些怪物扼殺。」

江强還是一頭霧水，他問：「你現在什麼地方？」

阿生道：「碧湖道，我們正向市區進發。我們打算將那些石頭交給你化驗，就是担心你驗不出什麼結果來。」

「你放心好了，我這裏儀器齊全，而且都是最新式的。」

阿生正想說下去，突然呂偉良和林愛莉都驚惶失措地回過頭來，望向後面！

阿生在望後鏡中可以看見他們二人的表情，同時他也聽到了一種怪聲——一種「吱吱」地怪叫的聲音，以及一些硬物敲擊着行李箱的聲音。

阿生於是在電話中對江强說：「你聽到嗎？妖怪現在已經開始作反了……」

但是，江强沒有回答。

無綫電話中傳來一陣沙沙作响的聲音，顯然是電波受到了干擾。

阿生心裏爲之暗暗吃驚，忙將電話筒放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給那陣陣的敲擊聲吵得震耳欲聾，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下來。其實阿生也有了這種準備，於是車子停向公路旁邊！

阿生拔槍在手，緊隨着呂偉良下了汽車。

呂偉良走到行李箱前面，向阿生遞了一個眼色，然後伸手拉開行李箱，阿生在旁戒備，槍嘴對準了裏面。

行李箱打開，師徒二人不禁吃了一驚，因爲阿生後來搬入去的石頭不見了，只留下由火災場搬來的一塊。

林愛莉發覺他們表情古怪，也跑過來看看，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行李箱一角突然「撲」地一聲，跳出了一隻小動物，登時嚇得林愛莉「哇」的一聲尖叫起來，整個兒摟抱住呂偉良！

呂偉良還沒有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更談不上有所行動了。

不過阿生却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隻青蛙！

青蛙！行李箱裏面又怎麼會有青蛙？

阿生驚奇之際，想也沒有想完，青蛙已經跳呀跳的，轉眼間已跳入了路旁的草叢中去了。

呂偉良安慰着林愛莉，回頭問阿生：「那是什麼東西？」

阿生說：「是一隻青蛙？眞奇怪，石頭不見了，却只有一隻青蛙！這是什麼緣故？」

呂偉良道：「牠可能眞的是妖怪，會變的妖怪，首先變了繩子，再變石頭，最後變成一隻青蛙。」

「你們簡直在講童話故事。」林愛莉舒了一口氣，驚魂甫定地說：「我還以爲那是一隻小黑鼠呢。」

阿生怔怔地說：「狐狸，黑鷹，石頭，繩子和青蛙，牠到底是什麼東西？爲什麼會千變萬化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呂偉良道：「可能是眞的世界末日到了，這些事情完全不合邏輯的。」

林愛莉忽然又問：「無綫電話剛才好端端的，爲什麼會中斷？」

「我想起了。」呂偉良說：「在留仙谷別墅的時候，收音機也一度中斷，然後便是黑鷹來襲。」

「對了，那妖怪身上有電，所以干擾了電波。」阿生說。

林愛莉道：「然則，爲什麼沿途上又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電話到了後來才中斷的。」

呂偉良說：「因爲牠昏倒了。」

「昏倒了？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道。

呂偉良道：「我記得曾向住那些繩子發射過好幾枚痲醉銀針，當時我和阿生都目睹牠掉到露台下面的院子裏，但後來阿生却不見了那些繩子，只發現那一塊奇怪的石頭……」

阿生接着說：「對了，牠一定是被痲醉，失去了知覺之後，便打回原形——變回石頭，等到藥力一過，牠又作怪了。剛才我們汽車在行進中的時候，牠便逐漸甦醒過來……」

阿生說到這裏，忽然把說話頓住，束着眉梢，怔怔地喃喃自語：「但是，不對啊！」

林愛莉問：「有什麼不對？」

「師父的鐵拐杖所發射的痲醉銀針，雖則無毒，但亦有半小時的效力。也就是說，被銀針射中了的人，起碼在半小時之內，難以復甦。」阿生說。

林愛莉道：「你似乎忘記了，那不是人，是一頭妖怪啊！」

林愛莉經過這一次之後，她似乎不再堅持己見，因爲剛才一切過程不再是聽師徒二人口述，而是她親自目擊的。

呂偉良看看那另外一塊由火災場檢到的石頭，依舊沒有移動到，始終留在那裏。

阿生說：「我看，我們還是快些走吧！否則，牠可能召來同類，向我們大擧報復！」

林愛莉也認爲大有可能，慌忙跑回汽車裏去！

呂偉良對阿生說：「這未必是妖怪，可能是來自外太空的星球人。」

「然則那眞有趣！」阿生說，「如果是星球人會千變萬化，也難怪我們地球人歷年來找不到關於飛碟的眞正答案了。」

「現在我不再懷疑你在幻想，我們要確確實實地去找答案了。」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向汽車，一邊又對阿生說：「我們趕快到市區去！」

阿生坐上汽車，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在他的身旁。

呂偉良拿起聽筒，無線電話在此時又通了。

呂偉良把電話接通到江强的偵探社。

江强認得呂偉良，不禁問道：「阿生剛才爲什麼突然把電話掛斷？」

「不是阿生把電話掛斷，是給一種神秘電波干擾。江强，你要小心聽着，我現在絕對不是開玩笑，我們的車子雖則趕返市區，但是誰也不知道中途會不會出事。萬一眞的出了事，你別忘記報警……」

「報警？你要我怎麼說？」

「就說我們受到星球人的襲擊吧！」

「我知道你不是開玩笑，但是！……」江强遲疑地說。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就說：「你現在開始爲我錄音，我要把我們由昨天早上開始，以至現在的一切過程都錄入聲帶。萬一我們中途出了事，你就算報警也要有所根據。因爲這些事情太神化了，令人難以入信。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好吧！你慢慢說下去好了，我會爲你錄音的。」江强說。

於是呂偉良開始利用無線電話講述他們師徒二人的奇怪遭遇！

阿生一邊小心前前後後的環境變化，一邊以高速行車直駛市區！

林愛莉感到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一樣，心情也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 ×

機場控制塔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收到幾架來自不同都市航機機師的報告，他們都異口同聲宣稱在當地上空附近見到神秘飛行物體。

這是在一日之間第二次收到的報告。神秘飛行物體出現的時間極短，空軍出動超音速截擊機升空，仍無法及時追踪它。

根據一家航空公司機長的報告：該橢圓形物體發出藍白色的光，以超太空時速在他所駕駛的航機前面遠處一掠而過！

另一位機師則說：該神秘飛行物體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通常那是噴射機掠過天空時留下的，當時天空上面的能見度極為清晰。

一位富有飛行經驗的機長沙富力說：當時他的飛機在三萬一千呎上空，以五百五十哩時速飛行，突然有一橢圓形物體自東南方出現，朝北方飛去。該飛行物體與科學家命名為「UFO」的身份未明物體極為相似。

歷年來人類在地球上已經不止千百次地發現神秘飛行物體，科學家也認為這類物體是來自外太空的「星際探險者」，於是分門別類地為它們定了名稱。橢圓形的一種通常被人們稱為「飛碟」，科學家為它命名為「UFO」。

一輛吉甫車正向北郊公路疾馳！

車上載了一名警長和一名消防隊長。

他們是奉命前往留仙谷調查一宗火警的。

由於這場火警牽涉及一宗貪污事件，警方和消防局方面分別進行各級調查，有些調查災情及善後，有些則屬於反貪污部的。

警長沙力說：「你們眞笨，為什麼要自己開口向事主討錢？」

坐在他身邊的隊長林平說：「我的同事瞎了眼睛，他竟然不知道那跛子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以為在郊區有別墅的必然就是有錢人。」

「其實這些事不足為怪，誰不知道我們這種工作又危險，又沒出息，數百元月薪連一份工廠雜工也比不上，還動輒有性命危險，如果沒有其他入息，叫我們如何過活？」沙力無限同情地說。

「是的，我們經常在火場內出生入死，隨時隨地有被燒死的可能，但薪金也不會比你們多。我們老闆可以一聲不響的加地稅，加差餉，偏偏沒有加我們薪金，市民負担加重了，我們的荷包還是一樣輕。他媽的眞說不通！如果我那班同事因此而入獄，我才不服氣！」

「不服氣又怎麼樣？政府的目的是賺錢。市長大人這樣加那樣加，日的無非為了多刮一筆去養他祖家那一班飯囊，因為分店已越開越少，畢竟沒有幾多間能像我們這裏一樣容易賺錢。」

「是的，每年賺的數日以億計，那些錢都匯返祖家去了，這邊竟然說經費不足，樣樣都要加，眞是豈有此理！」林平憤憤不平的說。

車子已開入留仙谷，火場附近一片幽靜，未燒之前還可以說是環境迷人，現在只能說它一片蒼涼。

沙力把車子停好，警長林平首先跳下車去。

森林那邊有些東西在走動，林平回頭對沙力說：「這裏似乎有人！」

沙力也覺得情形有些不對，他下了車，與林平走進森林中去。

一種奇怪的步聲引起他們的好奇，於是越追越遠。最後，步聲聽不到了，二人已是氣喘如牛地，坐在一棵大樹下休息。

二人是為了公事而來，但好奇心人人都有。他們以為這地區不會有人居住，想不到竟然會出乎意外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樹林中走來走去。

他們雖則見不到對方的面日，却不會想到另外一方面去。

正當他們想回程到留仙谷火場去的時候，那邊又傳來了一些聲音，但是，這不再是奇怪的步聲，而是一種機械聲。

森林之內怎麼會有機械聲？

沙力低聲對林平說：「我們的機會來了，剛才你不是說見到有人嗎？大概你沒有看錯，這裏可能有秘密工場之類。」

林平也大表興奮地說：「會不會是私酒廠？如果是，你可以敲他們一筆！」

「放心好了，我有權力抓他們上法庭，自然要多少有多少，來吧，你也有好處的。」

於是兩個人鬼鬼祟祟的，蛇行鼠步地竄了過去！

當他們深入森林數十碼時，一些銀色的光芒透過樹林和荊棘，令到沙力和林平二人大感迷惑。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只感到那些光芒十分刺眼。

他們躲在一叢矮林後面窺望過去，一隻彷彿大冬菇似的東西停留在樹林內一處空曠地方。

「啊！飛碟！」沙力和林平二人異口同聲地低聲叫了出來：「對了，收音機曾經報告此事，想不到他們飛來這裏。我們快走！」

林平回頭想走，却給沙力一手抓住：「別焦急，難得有這種機會，讓我們先看清楚那些來自別個星球的人類的眞面目，說不定我們也有點好處呢。」

林平說道：「要看你自己看好了，萬一給他們發現，只怕想逃也來不及了。」

沙力瞪他一眼：「你這人眞的是生人不生胆，我有槍在手，你怕什麼？人是萬物之靈，我不信別一個星球的人會比我們機靈。」

「那你自己留下來好了，我回去報警。」林平說完就拔足飛奔。

沙力拔槍在手，依舊躲在一處矮林後面。這時那冬菇形的發光物體，開始慢慢地冷却了，那種刺目的光芒已變得黯淡下來。

沙力發覺那物體有一個缺口打開，跟着就有數個綠色小動物由那兒先後跳了下來！

那物體呈橢圓形，大約有八九英呎闊，高僅三呎，而那些小動物只有一呎高左右，形狀十分古怪。

沙力從來未見過這種飛行物體，當然不是飛船，却似傳說中的飛碟。他也沒有見過這種綠色的小動物，說牠是猴子嗎？但猴子不是綠色的，而且，猴子的外形很像人類，而這些小動物頭似鯰魚，身體似猿猴，不倫不類的，只有一隻眼睛，眞教人看得有點毛骨悚然！

沙力胆子自問不小，這時也覺得有點不寒而慄。他躲在矮林後面，萬一給對方發覺，如何是好？他心裏這樣想着，頭也往後張望，他並非找尋林平，只是為自己後退之路打算一下。

那些綠色小動物迅速往樹林各處奔竄，他們的走路方法也古怪得令人驚奇，一步一跳的，就像青蛙一樣。

一隻綠色小動物朝着沙力躲藏的地方跳過來，沙力心裏暗自吃驚，立刻用手槍對準了牠，預防萬一！

小動物在沙力面前不及三呎處跳過，因此沙力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小動物全身呈翠綠色，四肢乍看像猿猴，但仔細看清楚則一點也不像，猿猴四肢似人類，手腳均有兩節肢骨，但這些東西沒有明顯的肢節，好像畢直的一條，好像每一處地方皆可彎曲。

猿猴的四肢均有五指，像我們人類一樣，但這些小動物却只有三隻，呈三叉平均狀，因此牠們在沙地走過時，便留下鷄爪鴨掌似的鱗爪，眞的令到沙力看得目定口呆。

這些小動物到底要幹什麼？

沙力正在想着這問題的時候，突然之間一陣「嗡嗡」的怪聲，十分刺耳。

沙力忽然感到渾身痲痺，頭昏目眩的，他意念到處境的危險，立刻想逃走，但是這時他已渾身乏力，眼前一黑，就此暈倒過去！

× ×

林平駕着那輛吉甫車，開足馬力，向着郊區警局開去，這不是警察巡邏車，因此沒有無線電話裝置，否則就不必這麼痲煩了。

林平也知道沙力處境危險，他希望盡快找到一處電話亭，或者遇見一輛警方的巡邏車，總比開往警局省時。

他一度看見空軍軍機和警方直升機在頭頂上空掠過，可惜無法跟他們連絡。

車子已超過速度限制，平時一定會引起公路巡邏車的追捕，這時他却可以為所欲為。

林平心裏焦急，腦裏却想着沙力的安危，突然間前面就是一處拐彎，林平急忙把控制盤一扭，「轟隆」一聲，吉甫車撞向路邊欄杆，滑出了路面，直衝出去！

還好外面不是懸崖峭壁，否則就不堪想像。

路旁外面是一些水田，吉甫車「撲通」一聲，有如一隻大水牛失足掉入泥漿裏去，一時之間水花夾着泥漿飛濺起來！

林平狼狽地爬了上來，彷彿一個泥人，樣子又滑稽又恐怖！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一陣尖銳的警車聲自公路那邊傳來。林平不禁喃喃自語地咒罵道：「他媽的！為什麼不早來一步？如早來一步就不必老子奔得這麼狼狽了。」

警車停在路旁，一名警員懶洋洋地由警車上跳了下來，他一邊走過來一邊攤開了手掌：「拿出你的駕駛執照來吧！」

林平看見他那副表情已經氣結，要不是有任務在身，眞的要破口大罵！

其實這時候警方應該做的事情是通知消防人員，把失事汽車拖上來，以及將林平送往醫院檢驗才對。林平想想自己就是消防隊長，眞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他帶着滿身泥濘，啼笑皆非地把身份表白之後，又再將他和沙力的遭遇說了一遍，車上的警長半信半疑。但看見失事汽車並非一般汽車，再想起今天警方一再接到的投訴，就不得不把林平的陳述轉達總部。

警察總部正連合空軍軍機一齊出動，搜索飛碟的下落，這時自然懂得命令公路巡邏車儎住林平，首先趕往森林現場。另一方面則通知直升機和空軍軍機依林平所說的方向，飛往留仙谷。

機場控制塔和警方總部是經常有着密切連系的，當天他們援到的報告和投訴早已散播開去，只是一直未有結果，也就是未能證實到底是否確有其事。即使如此，已弄得人心惶惶。

這是個極其敏感的都市，記得有一次銀行擠提事件，無非由於一次謠言所引起，結果有一家大銀行沒有足够現金應付，搬運來一大批金磚擺放在銀行大堂上，仍無法安定客戶人心。到頭來那間大銀行就此給更大的外資銀行吞掉了百份之五十一。這就是混水摸魚世界，大魚吃小魚的無數實例之一。

於是這一回「飛碟出現」的傳說，即使沒有眞憑實據，人心還是無法安定，更有人乘機造謠，說什麼不祥之兆，又說什麼大禍臨頭，眞的是人言可畏，轉眼之間已傳遍了每一角落。

首當其衝的，就是股市。

當地的股票市場本來就是個混水摸魚的地方，由於市政府從來沒有一種健全的法律在保障投資者，一種一元面額的股票可以吹大一百幾十倍。

試想想，一家只有一千萬元資本的公司，是否能在短短數月內把資產搖身一變，變成數十億元？——依一百數十倍的比例，一千萬便是一百幾十億了。

這是三歲小孩也懂得計算出來的數字，炒股票的人自然更懂，為什麼他們還是甘心去炒？只因為他們也希望炒高幾個價位，然後放手，明知不值，還是要大吹大擂，說穿了還不是混水摸魚是什麼？

既然政府不加管制，造謠中傷，自高身價，虛報資產等等欺騙行為已經可以公開進行。這麼樣絕不正常的一個股票市場，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大上大落？

汽球可以越吹越大，但大極總有個限度，到頭來難免一爆，於是一日之間，各種價值的股票有如直綫下瀉，跌到面目全非！

回頭再說林平帶着警方人員，開車直駛留仙谷，然後步入森林中。

一名警長帶住數名武裝警員，荷槍實彈的衝入樹林裏去。他們明知這一次任務危險孰甚，也得硬住頭皮去看個明白。

但是，什麼飛碟都見不到，只發現沙力警長昏倒在草叢中。

他們把沙力救醒。沙力猶有餘悸地四處張望，充滿了恐懼地問：「我在什麼地方？」

林平告訴他：「你仍然在留仙谷。你為什麼會暈倒過去？」

沙力摸摸後腦：「我似乎被人襲擊，……不，我只是感到突然渾身無力……」

他像夢囈一樣，神志似乎還未清醒。

直升機在別墅附近的空地降落，大批警方人員亦在稍後時間到達現場。

他們在森林內各處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但是毫無結果。

沙力把目睹的一切說了出來，但在場的人有不少仍然半信半疑，因為林平先行撤退，他見不到綠色小動物，故此難以証實。

在場的人却由於看見沙力口呆目瞪，

牛痴牛呆的，對他的口供也懷疑起來。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一經傳入市區，又是轟動不已，報章和電視台爲了安定民心，請了不少專家發表意見。專家實際上只根據理論推測，他們根本也未跟那些小動物接觸過，故此市民們仍然惶恐不可終日。

政府呼籲市民保持冷靜，如果遇見飛碟，或者綠色小動物，立卽通知警方。又强調軍警力量足以抗禦一切外來侵犯。

但是，久居此地的市民都心中有數，卽如政府叫他們遇劫時保持冷靜一樣，到頭來還是盜賊如毛，警方毫無對策。

人類號稱「萬物之靈」，但到了這地步又如何？

有錢人紛紛購機票逃往外國去，其實如果外星球生物侵入地球，決不會只是佔據本市就算，假如世界末日眞的到了，逃到任何一處地方也是一樣的。

沙力被帶返市區，送入醫院檢驗體格，專家發覺他貧血，這可能是突然昏倒的原因之一。

貧血暈倒的人多得很，這也沒有值得驚奇。但是，進一步檢驗，他的視力已受到破壞，醫生認爲他受到過份的愛克斯光透視，引致不正常。

警員每年都必須接受體格檢驗，每次必須愛克斯光透視胸肺，但是却從來不會照上眼睛的。因此，專家難免想到與「飛碟」有關。

林平也曾目睹發光物件的出現，但是，經過詳細檢查後，他一切正常。

專家一時之間也找不到答案，只有將他們二人暫時隔離，以觀後效。

唯一足以告慰的，就是未有細菌感染。甚至飛碟曾經降落的森林，也經過一番檢查之後，找不到任何足以令人體健康發生問題的細菌。

外國專家聞訊，一批又一批的，趕來本市。這個小都市登時又名聞世界。

× ×

呂偉良和阿生等人正在午膳，他們不知道郊外又發生這許多怪事。

當時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還有江强等一共四人，正在一邊午膳，一邊等待着化驗室的報告。

那塊由留仙谷災場檢回的石頭，正在江强私家偵探社的化驗室中，由專家加以化驗。

想不到他們由食物店出到街上的時候，報童張開喉嚨正在出售報紙號外！

號外通常是發生了突發事件才會出版的，阿生購來一份細閱，才知道「飛碟出現」的事又在北郊發生。

街上的情形更爲狼狽，店舖有些已經關門，停止一切營業，車站上擠滿了人羣，他們正趕緊回家，於是各類交通工具都塞滿了人。

有私家車的紛紛賺備食物乾糧，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一樣。

街道上一片混亂，警察毫無辦法，平時那種抄車牌，拉小販的威風如今不知去了那兒！

阿生本身是一名特警，處此情形之下，他想到總部可能已作了一次緊急召集！因爲這也算得是國際性事件。

於是阿生與各人告別，匆匆趕返總部去報到！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江强的陪同下，回到偵探社去。一位化驗室人員已將初步檢驗結果做好，送到江强辦公室來。

江强也無法明瞭，他拿起那份報告問那位化驗師：「有生命細胞。這是什麼意思？」

化驗師說：「照計石頭是沒有生命的，但我們化驗出裏面有一種生物細胞，是有生命的細胞，而且大部份已經枯萎。初步估計 這可能是一塊化石，但詳細分析後又不似。」

江强道：「請你簡括地說說，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化驗師道：「這是罕見的石頭，我們不能稱它爲死物，因爲它有生命，只是現在已經死了，像我們人類一樣，心臟停頓，便算是生命結束，這石頭也是一樣。」

江强仍然無法明白，林愛莉忍不住說：「你的意思是：這石頭有生命細胞，像一般動物一樣，也可能有五臟，是不？」

「不！它沒有五臟，但細胞組織却是肯定的，這才叫人難以解釋。」那位化驗師又說：「坦白說吧，我從來沒有化驗過這種東西，但我們的電子分解儀器照計不會出錯的。」

林愛莉道：「會不會是來自外太空的生物？」

化驗師聳聳肩：「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不敢作出判斷，不過可能性很大。如果你們不反對，我們有興趣作進一步研究。」

呂偉良道：「好極了，只要不妨碍各位的正常工作，我們只有感謝你，決不反對。」

江强半開玩笑道：「你們繼續研究，有什麼新發現就告訴我，我們會計部到最後會開單向呂俠士收取化驗費的，放心好了。」

呂偉良很大方地笑了笑：「費用當然要付，因爲你們是做生意的。」

江强急忙說道：「何必認眞？我只不過開開玩笑而已，你曾經替我做過不少更困難的危險工作，你也沒有收過我的費用啊！」

林愛莉忽然靈機一觸，說道：「記得阿生說過，你們在森林中打獵的時候，曾經發現第一塊古怪的石頭，何不將它找回來？」

「不知道那一塊是否仍然留在森林裏呢。」呂偉良說道。

「我們何不駕車去看看？」林愛莉說道，「如果仍然在那裏，我們就把它帶回來。」

江强說道：「對了，多一塊就多一點証據，只要我們証明它是有生命的，就不妨通知國際太空專家加入研究。要不要我陪你們走一次？」

「用不着了。」呂偉良說，「我們已經阻了你不少寶貴時間。」

江强想想又說：「不過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什麼事？」呂偉良問。

江强道：「剛才你也看見了，街道上一片混亂，這情形隨時有事發生，你們要

提防警方可能戒嚴。」

林愛莉道：「到時再算吧，必要時我們通知特警組一齊去，相信他們對於這些事情一定也有興趣。」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離開了江强偵探社總辦事處，落到街上，混亂的情形有增無減，充份暴露出人類的弱點。有人指現代青年是「沒根的一代」，其實這個地方每一個市民幾乎都屬於「沒根的一代」。生活和生命都毫無保障，惶惶恐恐中過日子，還談什麼歸屬感？眞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呂偉良心裏想：人們到底在担心一些什麼？又不是天文台掛出「十號風球」，當然不會是暴風雨卽將來臨，怕「星球人」襲擊嗎？未免太敏感吧？

林愛莉苦笑搖頭：「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眞的發生了，我才不敢想像，現在只不過是傳說，還沒有人知道星球人要對我們怎麼樣，但市民已無法保持冷靜。」

二人步至停車場，無奈街上車輛擠迫不堪，公共車輛與私家車爭路，車輛又與行人爭路，總之一片混亂，交通無法暢通。警察東奔西跑，指手劃脚地咒罵着駕車人，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呂偉良說：「這情形，如果我們要開車到北郊去，到達目的地時，可能已是入黑時份。」

是的，看見街道上的混亂情形，要把車子開出停車場恐怕也有問題。

呂偉良拿起電話，接到特警總部去找阿生，電話却接到任如重的辦事處去了。

任如重認得呂偉良的聲音，他說：「你來得好極了，我正與阿生討論着飛碟的事，據說當時你也在場，呂俠士，你可以到我這裏來一次嗎？」

呂偉良苦笑道：「可以是可以的，但是，現在我插翼也難飛！」

「爲什麼？」

「街道上十分混亂，我們的車子根本無法開出停車場去，卽使有耐性，恐怕也要一小時以上才可以抵達你的辦事處。」

任如重問：「你在那一處停車場？」

「政府管理下的第六號停車場。」

「那兒靠近海傍吧？」

「是的，對面便是海邊。」

「那易辦了，你們到海傍的直升機場去吧，我叫人用直升機把你們接來。」

電話掛上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於是棄車步行，在車林中穿插，橫過馬路，直出海傍。不遠處便是一處直升機場。

二人只站了幾分鐘，便看見一架直升機出現在頭頂之上。

這是專供直升機升降的地方，但警方所有的直升機均告出動，至於商業性的出租直升機，這時亦已由各大報社和電視台租用，分別飛往北郊森林去採訪。因此，這一帶當時就變得十分寧靜。

直升機降落後，呂偉良還不敢肯定這是否專程來接載他們的，直至機上唯一的機師向他們揮手示意，呂偉良才與林愛莉併肩走過去！

機師把頭上的裝備除了下來，這時呂偉良才認出他是任如重的助手之一——何仲。

二人登上直升機，何仲立刻就把飛機開走！

呂偉良和林愛莉居高臨下，可以看見街上車塞人擠，情況越來越亂，眞的有如世界末日一樣。看見這情形，連他們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影响。

何仲把直升機降落一幢大厦的天台，那天台之上漆着一個特別的標誌，何仲非常熟練地，讓直升機平穩地緩緩下降。

機上的車葉還未停定，各人已下了飛機。天台上有人守衞，他們顯然是阿生的同事們——特警組的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何仲的引領下，乘電梯降落特警總部辦事處。

呂偉良見不到阿生，只見任如重的辦公室裏聚集了好一些人。

任如重顯然正在主持一次緊急會議，他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來了，連忙出迎，室內的特警組人員亦開始紛紛離去。

任如重對他們說：「警方有人剛剛發現飛碟，阿生應邀趕到現場去，幫助他們展開調查工作，所以不等你們到達便先行走了。」

林愛莉道：「他們眞的發現了星球人麼？」

「可能是的，事態似乎變得越來越嚴重了。」任如重說，「這是關乎到整個人類安危的大事，請二位引領我們到森林中去觀察一次。我們要去最先出事的地點留仙谷，阿生說呂俠士你會懂得怎麼樣去那兒的。」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們到底要找什麼？」

「找尋飛碟和星球人的下落，他們在森林中出現，但警方找不到他們的影子，我們推測他們可能在最先出現的地方設有基地。」任如重又說：「阿生現在先去會晤一位目睹星球人出現的警長，稍後會來找我們的。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立刻就出發！」

「好吧！我現在就帶你們去！」呂偉良說。

於是一行人等，又重新乘電梯登上天台。這時已經有三架直升機停在天台之上，發動引擎，等待起飛。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與任如重一起，登上一架直升機之後，首先起飛，其餘二架尾隨其後。

阿生的上司任如重把一幅地圖交給呂偉良，機上的馬達聲震耳欲聾，他只能以手勢示意呂偉良。

呂偉良明白他的意思，沿途指示地圖上的位置，好讓機師照着指示把直升機開往目的地。

三架直升機載着一隊特警，直飛北郊森林地區。

當直升機飛過留仙谷時，呂偉良還隱約可以見到燒得一楊糊塗的別墅——那是他朋友何柏的別業。

呂偉良已經致電何柏，願意賠償一筆錢給他，但是何柏拒絕了，他說這是天災，跟呂偉良無關。話雖如此，呂偉良還是希望金錢能賠償朋友的損失，只是目前他根本沒有空，希望忙過一陣再說吧！

呂偉良覺得坐在直升機上面俯視，跟在公路上駕車完全是兩回事。要不是有一幅地圖在手，相信要找出他們行獵的地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指出機師把直升機在一處公路旁邊的草坪上降落。

其餘二架直升機在靠近公路附近下降。各特警組人員跳下飛機之後立即採取戒備。

呂偉良記得他和阿生是由附近一處地方進入森林中去的，於是他帶領着各人由一條小徑進入森林裏面去。

只走了兩分鐘光景，呂偉良就停下來：「阿生就是在這裏開出第一槍！」

呂偉良指住前面一叢矮林，又說道：「他發射了第一枚子彈之後，那隻狐狸便竄進那一叢矮林中去，但是，後來我們只在叢林後面的野草叢中找到一塊古怪的石頭……」

「古怪的石頭？」任如重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說：「當時阿生已經懷疑那塊石頭有些古怪，但我認為他只是幻想。但是，今天我把石頭交到化驗所化驗，他們認為石頭有生命。」

說話間，呂偉良已信步走到矮林附近，那塊石頭還在草地上。

呂偉良發覺它似乎枯黃了，不再像最初發現時那麼光滑。

呂偉良示意道：「就是這一塊！」

任如重蹲下來注視着那塊石頭：「看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交去檢驗那一塊，確是與別不同。」呂偉良說，「我以為這一塊也有問題。」

任如重示意一名特警，把那塊大如二拳的石頭檢起，放入一個膠袋中。

呂偉良繼續領着特警組人員深入森林之內，但是，搜索了將近一小時，仍然一無所獲。

各人回到靠近公路的草坪上集合，然後乘直升機開回留仙谷。

留仙谷何柏的別墅附近，聚集了大批軍警和記者，阿生正向軍警首長解釋當時的情形，要不是有一名警長目擊星球人——綠色小動物一度出現，阿生的描述可能令人難以入信。但是現在那名警長已經受到傷害，正送院留醫，他的口供令到軍警首長對阿生的說話不能不相信。

於是有人從災場中把一些石頭搬了出來。根據阿生說，這些全是有問題的石塊，因為巨鷹既已燒成焦炭，為什麼找不到屍體，而只留下一些石頭？此中顯然大有問題。

阿生把收音機電波突告中斷，黑鷹隨即展開夜襲等等經過說了一次。

呂偉良後來在旁又補充說：「我懷疑這些東西是會變形的，記得當時我們的汽車突告失靈，扭不着火，後來才發覺近火咀處有一條毛虫。照計毛虫又不是跌在油缸裏，更不是夾在機件之內，牠不可能令到汽車失靈的。」

夏維探長對任如重說：「處長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

任如重道：「這是關乎國際安全的事，我已通知巴黎總部。你們在這裏的調查有什麼進展？」

夏維說：「除了相信沙力警長的口供之外，我們毫無辦法。」

阿生道：「其實這些石頭亦無須檢驗，它必然是與別不同的。」

「你怎麼知道？」夏維問。

阿生說：「因為我們已把一塊交給江强偵探社化驗，化驗師認為它有生命，而那一塊正是我由這兒帶回去的，相信完全一樣。」

「這件事似乎鬧大了！」夏維嘆氣說：「但是我們却找不到飛碟的影子。」

阿生道：「星球人可能是高級生物，比人類更聰明，也許我們要採較溫和的態度，否則很可能會釀成巨災，各位認為我講得對嗎？」

夏維說：「你也許說得對，我們不要胡亂開槍，但是，萬一我們受到侵襲，那又怎辦？」

「那當然例外，總之我們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就不要開槍。」任如重也同意阿生的意見，他又說：「這些古怪的生物既會變形，我們就更加要格外小心。阿生試過向它們放槍，證明無濟於事。」

呂偉良說：「不，我以為它們並非不怕槍彈，只是阿生射不中而已。它們既有生命，生命當然亦會完結的，例如剛才我們由森林中檢獲的石頭，如果它眞的是狐狸化身，它本身已中了阿生一枚子彈，又例如給它逃走的一塊，它中了痲醉銀針之後，証明亦會昏迷過去。現在我們似乎已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這些小動物如果眞會變形，牠們一經失去知覺，便會變成石頭。」

「這簡直是神話一般的故事。」夏維驚嘆着說，「但這類故事並非自今天才開始。」

任如重道：「對了，宇宙是個謎，我們地球人既然可以乘太空船到月球與星球去，為什麼別的星球人不可以到我們地球上來？」

「這類有趣的故事應該由一九〇八年開始。」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在旁插嘴說道，「一九〇八年七月三十日出現在西伯利亞的一團火球，就是來自外太空的烈燄。這件事還有歷史可供稽考！」

各人視綫不期而然集中到這老者的身上，呂偉良他們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鼻架金絲眼鏡，鬚髮皆白，身上穿的是却是一套陳舊的西裝。

夏維探長看得出各人的疑問目光，立即為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市立大學的古博士，也是一位出色的太空研究專家。」

古博士是個典型的學者，他的臉上難找到半點笑容，只向各人掃了一眼，又說道：「當年西伯利亞那一團巨大無比的火球由南向北移動，最後消失在斯帖皮斯山，許多火車乘客都可以見到，但不少目擊者已被灼傷了眼部，因而失明。火球滾動時，不斷發生猛烈而响亮的爆炸聲，直徑六百哩範圍之內，均感震耳欲聾。事後根據各地天文台報告，當時世界上許多地區均不約而同的發生地震，無數畜牲神秘死亡。你們以為這是神話嗎？」

古博士搖搖頭，又說：「不！絕對不是神話，到了一九二七年，有一支科學探險隊到上址進行研究，發覺周圍三十七哩範圍之內，寸草不生。沒有人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九六三年，又有一批現代化的科學家，携備最新式儀器前往現場作更詳細研究，發覺爆炸中心十一哩外的樹木和泥土，仍然有着非常厲害的輻射性，假定當時是一次核爆的話，威力相當於一枚十米加噸的原子彈。」

阿生忍不住說：「博士，如所周知，原子彈是二次大戰後期才發明的。一九〇八年何來原子彈？」

古博士道：「對了，當時既然未有原子彈發明，那麼那團火球又是什麼？研究人員百思不得其解。不過，有一種解釋頗為接近，就是當時別的星球人已懂得駕駛太空船到我們地球來探險，當離去時便將一部份儀器拋棄，這情形相當於美國太空人離開月球時，讓登陸艇撞毀於月球表面上，造成一次人造月震一樣。由於那被拋棄的可能附有原子能動力電池，所以撞毀於西伯利亞之後便造成一次核子爆炸。幸好那只是荒漠之區，如果是人烟稠密的地區，那才不堪設想呢。」

古博士說得有根有據的，聽得各人津津有味，他們差點忘記了此行任務。

現場一帶已被封鎖，閒雜人等休想進入半步，各大通訊社，報社以及電視台，電台的記者們，也只在劃定的地區作現場報導。

事情本來就已經不尋常，再經報紙電台的渲染，就變得更加轟動。

市面上人心惶惶，但是如果有人問：到底怕什麼，担心什麼？却沒有人懂得如何回答。

至今為止，只知道沙力警長一人曾經見過星球人，也只有呂偉良師徒二人被懷疑是怪物的東西襲擊過。

軍警的聯合行動一直在現場附近展開，但是，直至到黃昏時份，仍無結果。

唯一的收穫似乎只有幾塊石頭。這些石頭表面看不出有什麼奇特之處，但是警方根據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意見，決定把火場中的幾塊石頭，以及別墅門前井底那一塊都搬回研究。

呂偉良等人回到市區時，已是入黑時份。平時鬧哄哄的大街，現在也變得冷清清的，就像警方施行戒嚴一樣，其實警方並沒有戒嚴，只是市民們閱讀了報紙號外，收看了電視台的即場報導，以及收聽電台的廣播之後，都寧願躲在家裏。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邀到警局去，江强也在古博士和夏探長的邀請下，把那塊石頭的資料一併帶到警局裏來。警局裏的化驗師，探長辦公室以及會客室等處地方，一時之間都變得鬧哄哄的。

與古博士在一起的，是當地幾位上了年紀，但相當有名氣的科學家。他們有些在大學裏工作，有些是私人機構的高級科學家。

江强不是這方面的人才，他只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偵探，所以面對這班科學家，差點呆得說不出話來，還好有阿生這個鬼靈精在旁協助他將資料逐一分析，才不致出現尷尬場面。

阿生其實所知不多，他也不是專門人才，只是為人聰敏，平時又喜歡研究各方面的知識，尤其是太空方面的知識，所以說起來亦覺頭頭是道。

根據江强偵探社的化驗報告，那塊石頭內部確是含有生物的生命細胞，但已經完全枯萎了。裏面沒有五臟，却有血管似的組織。

換句話說：它表面是一塊石頭，其實並不是眞的石頭，而是一種不知名的生物。甚至在場的生物學家亦難以解釋。

警方化驗室已開始將留仙谷帶回來的石頭進行化驗工作，在另一方面，大學化驗室也把另一塊石頭拿去，進行獨立性的化驗。

他們這樣做，無非希望各方面得出的結論能不謀而合，以便專家能迅速找出正確的答案來。

事情似乎還不致發展到想像中那麼壞，受到怪物襲擊的，只有「鐵枴俠盜」呂偉良一人。但是，呂偉良是個人盡皆知的鐵漢，他不但不怕死，而且對這一類遭人暗算的事亦視作等閒。

事實上他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仇人之多恐怕沒有人比得上他，經常都有可能被人暗算的，他只憑住「胆正命平」四個字，就足以令到自己變得心安理得。

除了呂偉良受到怪物襲擊之外，還有那位警長沙力。

沙力還躺在醫院的特別病房裏，受到警方的嚴密保護。

由於沙力是唯一見過星球人的人，大批記者雲集在醫院門外，希望能訪問他，但是警方以及一些專家對他們的請求早已斷然拒絕。

即使如此，記者羣仍未散去。他們千方百計，希望混進醫院去，甚至從醫院人員的口中旁敲側擊地，希望獲得一些零零碎碎的資料，也好向讀者和觀衆交代。

沙力神智仍然不清，專家用儀器探測下，發覺他的身體上沾染了輻射性的物質，因此他須要隔離起來，凡是替他治療的人，接近他的人，都須要穿上特製的防輻射衣服。

有關方面於是開始追究其他曾與沙力接觸過的人，其中當然包括了消防隊長林平在內。

替沙力警長作初步檢驗的醫生不是專家，他只發覺沙力貧血，以及視力受影响，但現在測量輻射性的儀器却發現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沙力間歇地作夢囈式的驚叫，他似乎無法記憶起當時的情形。

專家認為過份的愛克斯光透視足以破壞人體細胞的基本組織。沙力的視力可能是受到這一類光綫的影响，這種不知名的光綫可能是「死光」！沙力的視覺組織可能已受到徹底破壞！

林平似乎比較僥倖，他只是受到「隔離觀察」，根本找不到有什麼不對勁的現象。

專家難免會發生疑問：林平既然與沙力在一起，又同時發現那神秘飛碟在森林中，為什麼林平沒有輻射性？

唯一的解釋就是：當飛碟發射死光時，林平已經離開那地區，所以只有沙力不幸被死光擊中。

這種假設雖然有點恐怖，也令人担心，但是却十分合情理。

現代化的科學儀器很快就找出答案，曾經接觸過沙力警長的人，並未沾染輻射

性。於是專家和接近過沙力的人都爲之舒了一口氣！

沙力不但視覺受到破壞，腦部顯然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影响。因此，專家企圖從他的身上得到更多資料，實在難乎其難！

至於林平，他所能提供的，只是飛碟的外形，但事實上大規模的搜索下：飛碟根本不存在。

林平當然不會說謊，如果他說謊，沙力的遭遇又如何解釋？

空軍的防衞雷達網自始至終未有發現過可疑的飛行物體，如果飛碟確然在北郊森林中出現過，那麼，不是雷達網失靈，就是「星球人」確是比我們地球人更加聰明，否則，飛碟又如何能避過雷達網的監視，而進入本市領空？

一切似乎都是謎，但這些謎連專家也無法解答。

沙力警長曾提及「綠色的小動物」，專家相信這就是「星球人」。

沙力的情況越來越惡劣，醫生們雖然想盡辦法去拖延他的生命，但是，他由夢囈似的喃喃自話，而變得瘋狂，最後還是死了！

在旁的專家們毫無辦法，反而担心沙力死後身體內的細菌會起變化，於是又展開了另一次嚴密的檢驗和監視。以防細菌散播！

沙力一死之後，一切已知的綫索又告中斷。

現在專家們只有依靠林平和呂偉良師徒二入的提供。

至於那些古怪的石塊，經過連串化驗後，答案雖然與阿生想像中的差不多，但結果實在是令人萬分驚奇的。

由森林中搬回來的一塊，裏面竟然有一顆獵槍子彈的彈頭——那是由阿生的獵槍射出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獵槍雖則在別墅中一齊焚燬，但警方後來還是找到槍枝的殘骸，帶回警局來存案。

現在阿生証明自己的眼睛沒有出毛病，他當時開槍射中了一隻狐狸，但狐狸不見了，他懷疑狐狸變成一塊石頭。呂偉良還罵他胡思亂想，現在才知道神話也有變成事實的可能。

專家絕對相信阿生的說話，也相信江强偵探社的化驗人員，因爲他們的結論完全一樣——石頭有着生物的細胞，但均已枯萎。

這些東西表面是一塊石頭，但細加分析之後，便發覺它根本沒有石頭的成份。然則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專家也無法解答出來。

從阿生的口供推斷，它應該是生物，而不是死物，但在化驗中它又是死物，只不過有着生物的細胞。到底它是生物還是死物？

專家根據各人的口供，初步作出的結論是：它可能是「星球人」的化身，只因爲它本身是來自別的星球的一種生物，所以也有生命。

當阿生開槍將其中一個化身變爲狐狸的星球人射殺後，便變成一塊石頭，因此在化驗中它只有死物的成份，却又有生物的細胞在內。

千變萬化　作惡多端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他們已成爲記者羣追踪的對象。

他們在這時候都不想發表意見，更不想說出太多的實情，否則一經渲染，惶惶然不可終日的人心，更添多幾分恐怖。

因此，他們千方百計的，避開了記者羣，躲到碧湖灣去了。

碧湖灣畔的花園洋房是林愛莉新近購入的，她要和呂偉良師徒二人住到這兒來，彼此朝夕相見，可以互相照顧。雖然呂偉良頭腦保守，不大願意，但事到如今，電視台，電台和報紙記者們正在四下裏追踪他們之際，呂偉良亦無可奈何，事實上這是比較隱蔽的地方。

幸好這洋房裏一切齊備，他們無須另行購置，只須把一些食物帶進來，便可以住上一個時期。

不過話雖如此，事實上他們三個人都各懷心事，當休息够了之後，那裏還有耐性在這裏獃下去？

林愛莉關心股市行情，她這幢花園洋房就是由股票上面的利潤賺回來的。市面情況雖然混亂，但股票市場仍然照常開放，她眞想跑到市場去看看，當價位合適便把手上的股票賣掉。

呂偉良也想去找找他的朋友何柏。何柏借出留仙谷別墅給他渡假，到頭來一把火燒掉了，人家雖則大方，無須他賠償，但作爲江湖人物的呂偉良，心裏到底不好過。

至於阿生呢，他明知特警組爲了飛碟出現的事而忙了起來，他又怎可以繼續留在這裏？

所以在吃早餐的時候，他們都默默無言地。其實大家都有話要說，只是大家都沒有說。

昨天晚上總算平安渡過了，雖然三個人睡在三個不同的臥室裏，但事前大家都有默契，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要互相照應。

這間花園洋房的前任主人很懂得生活享受，每間房都設有內綫電話，甚至廚房，浴室以及露台外面也有電話分機。因此，他們三個人雖則在三個不同臥室裏，要互相連絡也是十分容易的事。

呂偉良想起差點被繩子勒死的事，幾乎整天晚上都沒有好好地睡入眼。他不知道千變萬化的星球人是否要向他報復，所以他寧願關上窗門，開了空氣調節機睡覺。如此一來，即使對方破窗而入，他還來得及反抗。

還好整晚都安然無事，但是，內心的陰影依舊存在。

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不幸的事，如果一切不幸的事情都限於發生在他們三個人的身上，他們內心還會好過一些，要是由於他們而引致別人的不幸，他們眞不知如何補償。

禍事似乎是由於呂偉良師徒二人打獵開始，這也難怪他們心裏一直感到難過。

三個人之間的沉默終於打破了。

阿生首先說：「我要去打個電話！」

他說着就站了起來，跑向電話機旁，電話分機就在飯廳一角。

阿生打到特警總部的電話接到處長辦公室，他以爲任如重可能還未上班，豈料女秘書一接到電話，認得是阿生的聲音之後就低聲說：「怎麼你還不回來？處長到處找你呢！」

阿生暗吃一驚，處長這麼早就回到他的辦公室來，當然有事發生。

他正想把電話掛斷，那邊已換上了任如重的聲音。他顯得很火氣地說：「你是阿生嗎？你可知道你的身份是什麼？」

阿生呆了一呆！

他還沒有說話，對方已連珠炮似的教訓着他：「你身爲特警隊長，應該明白這是非常時期，職責所在，怎麼日上三竿還未見人面……」

阿生道：「處長，現在才是……」

「別嚕嗦了，我限你半小時之內回到總部報到！」任如重在嘿嘿聲中把電話掛斷。

阿生獃在一旁，咕咕嚕嚕地喃喃自語：「老傢伙眞的是蠻不講理，現在只不過是上午八點鐘，昨天晚上又是他批准我回家休息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雖然聽不到任如重在那邊說什麼，但看見阿生的表情，亦可以猜得到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別生氣，你的工作本來就沒有規定時間上班的，照計現在還是你的假期呢，但特警組等着要你回去辦公，你還獃在這裏幹什麼？」

阿生向來聽從師父的教誨，於是匆匆駕車趕返特警總部報到。

呂偉良嘆聲說：「這孩子自由慣了，任如重不應該讓他升得太快，年紀輕輕就做了隊長這職位，同事們可能不服氣。」

林愛莉道：「怎麼到他們不服氣？阿生頭腦機靈，槍法奇準，武功又好，難得的是敢作敢爲。」

林愛莉說到這裏，忽然又跑到外面客廳去。回來時她的手上捧住一個扁扁長方形盒子，大約一英尺長，五英寸闊，厚僅寸許。

「你猜這是什麼？」林愛莉故作神秘地問。

「禮物，人家送給你的禮物。」呂偉良說。

「不！你猜錯了。」林愛莉一邊拆開那包裝紙，一邊說道：「這是我特意訂製的。」

裏面原來是一塊牌匾，光滑的古銅上面，有兩個稍爲凹陷的黑漆字。

那兩個字是：愛廬。

林愛莉解釋說：「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愛字並非指我，而是指我們，暗示這間屋子裏充滿了愛和溫暖，你喜歡嗎？」

呂偉良笑道：「這間屋的新業主是你，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別這樣，我的一切已經屬於你，我們之間又何必分彼此？」林愛莉柔情萬種地說：「我只希望我們朝夕相聚，彼此互相照顧，互相關懷，我便於願已足。至於結婚，那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你喜歡什麼時候，我便等到什麼時候。」

呂偉良撫着她的肩膊，感慨地說：「愛莉，你對我太好了，事實上我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戀愛，所以我覺得我可能令你失望。」

「愛是放在心裏，藏在眼裏，並不是經常說諸於嘴裏。只要我倆是眞心相愛，又何必朝朝夕夕唸着『我愛你』呢！」

呂偉良知道林愛莉對他的愛是眞切的，自從他的第一個愛人死了之後，他從來沒有被別的女人這樣感動過。

他此刻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他只感覺到林愛莉的眼睛裏充滿了愛，那是無法用任何文字或說話去形容的愛，但內心却可以親切地感受到。

呂偉良輕輕地吻了她，他們手挽手地拿着那個牌匾走到前面去。

門前本來就有一塊同樣大小的牌匾掛在一旁，現在只要把原來的除下來，換上「愛廬」這一塊就可以。

這家洋房的舊主人是林愛莉的世伯輩，他們舉家出國定居，所以連同傢俬雜物等一概出讓給林愛莉，林愛莉現在才覺得她眞眞正正的有了一個家。

呂偉良說：「我想到市區去一次。」

「你不怕記者追踪嗎？」林愛莉笑道，「你是新聞人物，他們如果發覺你，一定不會放過！」

「我們可不能永遠躲在這裏，我想去拜訪何柏，又想回家去看看。」呂偉良說，「我已經有兩天沒有返家了，多利雖然有大厦管理員代爲照顧，我還是要看看牠才放心。」

「那麼我陪你去吧。」

「你不打算上股票市場麼？」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打算去股票市場？」

「我從你剛才進早餐時的默默表情中就可以猜想得到！」

林愛莉嫣然一笑：「這就證明我們的確心心相印！」

「爲什麼不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呢？」呂偉良也笑了。

二人會心一笑之後，倚偎着登上了汽車，直駛市區。

車至中途，公路旁邊突然有個人走出來，揮手示意他們停車。

林愛莉道：「想不到這裏也有人想搭順風車，我們應該怎樣做？」

「方便別人到底是一件好事，停車吧，愛莉。」呂偉良說。

林愛莉於是把車子停向路旁！

那人一步一拐地走來：「先生，小姐，對不起，剛才我駕車經過這裏時，被幾個阿飛劫匪追上，他們把我洗劫之後，推下了汽車，摔傷了腿，兩位可以做做好心，儎我入市區報警麼？」

這種事情根本在此時此地已是見怪不怪，呂偉良和林愛莉一點也沒有懷疑，就此讓那人登上了汽車。

那人上了車之後，林愛莉立即開車。

呂偉良搭訕着說：「你受了傷嗎？」

「是的，摔傷了腿部，那班亡八眞兇！劫了錢財還不算數，還要傷人。」那人悻悻然地說。

「你認得他們嗎？」呂偉良又問。

「當然認得，他們化了灰我也認得。」那人說。

「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三個。」那人又說：「他們駕着一

輛舊車，但速度很快，我以為他們要爬頭，於是把車往路旁靠邊去，豈料他們的汽車却突然停在我車子的前面，我還想不通他們要幹什麼，已經有二個阿飛青年撲下車來，衝上我的汽車把我洗刧，然後又推我落車，把我的車子開走。唉！眞是無法無天！」

呂偉良說道：「你傷得厲害嗎？不如我先送你到醫院去，然後再報警。」

「用不着了，謝謝你的好意。」那人又問：「先生，你貴姓？」

「小姓呂，呂偉良。」

「我姓雷，雷雨的雷。」

「雷先生，你幹盛行？」

「嗯……」那人呆了一呆。

呂偉良忽然覺得自己未免問得太過唐突。

林愛莉一直默默無言，她似乎專心去開車，其實她不斷從望後鏡中留心觀察那陌生人的表情，反而呂偉良雖然一直跟他談話，却沒有回頭望，因為那人獨自坐在後面的座位上。

林愛莉不知怎的，老是覺得那人的表情呆滯，臉上有一陣陰森之氣。

林愛莉心裏忐忑不安，她明知呂偉良這一輛是特製汽車，但是她不懂其中奧妙。現在她開始後悔沒有問清楚呂偉良關於那些按掣的用途。如今她想問，可惜已經太遲了。

那人在支吾以對的窘態中，突然面色一沉，冷冷地說：「我幹的行業，你永遠也不會猜得對。」

「到底是什麼行業？」呂偉良似乎還是一無所覺。

那人把一些東西自口袋中摸了出來，那是一支手槍，指住呂偉良的背部：「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呂偉良態度冷靜，苦笑說道：「難怪人家都說，這個世界不能做好心的，正是好心得不到好報，我不收你的車資，你似乎還要向我討車資呢！」

「你以為我向你行刧嗎？」那人冷然一笑道：「你錯了！」

「錢財本來是身外物，如果你眞的有這種勇氣，我也只好服輸了。」呂偉良說道。

「不！我不是向你行刧，也不是眞的被人刧。」那人說。

林愛莉忍不住說：「我早已看得出你在說謊。」

「那算你有眼光！」那人又說：「現在請你聽從我的命令！」

林愛莉問：「你要怎麼樣？」

「我當然不會要你儎我到警局去！」那人說。

林愛莉生氣地說：「那你一定是想到地獄裏去！」

那人說道：「小姐，這世界上本來就是一個完成的人造地獄，是你們人類自己一手造成的人間地獄！」

「我們人類？」呂偉良和林愛莉聽見那人這樣說，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那麼，你到底是——」

「我是來自別的星球的生物，但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的。」那人說。

呂偉良笑道：「兄弟，你別開玩笑了，你這樣子的裝扮，又會講本地話，怎麼會是來自別個星球的生物？」

那人把手槍推了一下：「少說廢話，叫你女朋友先把行車綫改一改！」

呂偉良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到北郊去，你的車子不能開入市區！」那人很認眞地說：「希望你們不要要把戲，否則，你們會後悔也來不及！」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說：「你依照他的話去做吧，愛莉。」

林愛莉把車子繞道而行，極力避免開入市區。

呂偉良本來就不敢相信有這種怪事發生，一向以來，有關星球人的傳說，也只限於捕風捉影，即使有人目睹什麼飛碟出現，也從來很少有人接觸過，往往只限於看見它在高空飛翔，或者一掠而過！

唯一最例外的一次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二年。

位於南非比福特堡的一條荒僻鄉村，農夫史密特和他的一名助手在他們的農場附近，發現一個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當時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早上八點鐘左右，史密特令助手召來其他數名農民，同時迅速報警，他則留在現場監視。

警察聞訊抵埗後，和農民從近至八碼距離處，向那不明來歷的物體開槍達十五響之多。

那物體當時只發出「嗡嗡」怪聲，然後離開地面，擦過矮林，逃入森林中去。

這件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後更有大批警員趕到現場展開搜索，但是無法再發現那飛行物體，只在泥地之上找到一些神秘脚印。據報導，這些脚印呈三角形，警方唯有製成足模備案。

後來太空科學家認為當時警方和農民不該開槍，這樣將會令到來自另一星球的訪客發生反感和誤會。

其實，當時那來歷不明的飛行物體，在那農場附近前後逗留了四小時多，如果農民們在警方未抵達前改為採取較友善的態度，情形極有可能完全改觀，甚至最近在本市北郊留仙谷發生的不幸事件，亦會向另一方面發展，或者沙力警長亦不必犧牲！

呂偉良是個十分機警而又勇敢的人，他生平遭遇過的不幸事情眞不知有多少，比現在這情勢更凶更險的亦不計其數！

但是，呂偉良就從來沒有被一個來自別的星球的生物這樣用手槍威脅過——如果後面這人眞的是個星球人的話。

呂偉良態度冷靜地說：「兄弟，我本人也是江湖中的人，一時的困難誰也會有，我看你不可能是什麼星球人，大概老兄看見報紙，或者收聽了電台的播音，想借這個名堂發點財吧？然則，錢，我身上還有多少——」

呂偉良說着就要伸手入口袋去掏鈔票，但那人立即把他喝住：「不要動！我知道你們地球人很狡猾的，如果你一動，你可能永遠殘廢，或者就此死去，你們地球人不是很怕死的嗎？」

呂偉良笑道：「不！我絕不怕死，不過你放心吧，我也不會反抗，我不過想給你一些錢。」

「傻瓜，你以為任何動物都希罕金錢

麼？為名為利的人其實全是大傻瓜。」那人又說，「我們這次重臨地球，是有一項特殊任務的，只要你們不反抗，我也不會傷害你們。」

「你有什麼任務？」呂偉良問道。

「我慢慢再告訴你，現在我先要帶你們去見我的同伴。」那人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

「你說你是星球人嗎？」林愛莉插嘴說，「為什麼你的樣子，衣服，言語等等，竟會像我們地球人一模一樣？我才不會相信別的星球人也像我們地球人一樣，誰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人說道：「這些事情你不會明白的，人類自以為是萬物之靈，其實你們知道的事委實太少，跟我們比較起來，你們只能算得上是低等生物。我這樣說，似乎開罪了你們人類，其實一點也不。別的不說，單說你們人類自以為十分了不起的雷達吧，它就無法偵察出我們飛碟的行踪。多年以來，我們還是來去自如。奇怪嗎？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只因為我們比你們更高深莫測。」

林愛莉道：「據我所知，在我們的太陽系裏，只有火星和金星才適宜於各類生物的生命形式，你們到底是來自火星或者金星？」

那人笑道：「我說你們人類知得太少，眞的是一點也沒有說錯。就以你們研究所得，單是銀河體系內的所屬恆星系統，起碼也有一百幾十億個適宜生命生存的行星，所不同的就是每個星際內的生命，都有他們不同的發展和進化過程。其實宇宙之大，並不止一個銀河體系，其他方面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了。」

「我不明白，你怎麼會像我們人類一樣，而你又偏偏認為我們比不上你！」林愛莉故意這樣說，目的是要試探清楚對方到底是否眞的是星球人！

那人說道：「不明白的事，在你們來說一定很多，這是必然的結果。不過我不妨舉個例：人類的歷史若以你們計算時間用的『年』來說，只有數千年而已。但是，在我們的世界裏，生命由開始至發展到今天，已超過一千萬年以上。」

呂偉良說：「你的意思是：你們屬於超等生物，自然比我們人類先進了許多倍，是不？」

「是的，事實正是如此。」那人又說：「高等生物的進化，是以幾何級數發展的，例如數年前你們還不知道什麼是電腦，數年後今日，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製造。再過若干年後，你們的下一代可能已變成會飛的超人，一點也不奇怪。根據我們研究所得，你們人類的腦袋，就曾經兩次大突破。過去你們祖先的腦袋小得很，後來經過兩次改變，才發展到今天這麼大的腦袋，將來你們的子孫可能又比現在更大腦袋，那是因為你們人類是用腦子去思考的。」

「你們難道不是用腦袋去思考嗎？」呂偉良問道。

「當然不是，我們沒有所謂腦袋的。不過，就算我肯告訴你，你也不會明白。」那人又說：「總之，我們不是你們地球上的人類，但我們已掌握了關於你們人類的一切資料。」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可是：你們要征服我們嗎？」

「不！我只能告訴你，我們研究你們人類已有好長一段時間，現在算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那人說。

林愛莉說：「你有槍，有衣服，外形又和我們人類一樣，除非你立即變回原形，否則，我們不會相信你這番話的。」

那人道：「你不信也不要緊，但我勸你們千萬別企圖反抗，否則，你們會被死光槍弄得殘廢，或者死亡，這却是千眞萬確的。」

「死光槍？」呂偉良這一回是眞的給他嚇了一跳。

「是的，這一支外形有如你們人類常用的手槍，其實却是一支死光槍，它射出的光束足以破壞你的身體上的神經和細胞。」那人又說：「你們一位警長在北郊森林中就是這樣被害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聽到這裏，不再懷疑他的可能性了，這傢伙極有可能就是星球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都知道沙力警長死得不明不白，他們現在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呂偉良本來也想過出其不意，將暗掣按動，讓一塊避彈玻璃自背後彈出。那塊玻璃就隱蔽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只要按動錶板上的按掣，它就會把前後座位分隔開，如果對方手中的只是一支普通手槍，子彈也射不穿那塊避彈玻璃，無奈那是一支死光槍！

於是，呂偉良不敢再輕易嘗試了。林愛莉也明白到處境的危險，她不怕死，却担心會像沙力警長一樣，先行瘋顛，然後才慢慢地死去，那才眞的可怕。

她只好乖乖的，依照星球人的吩咐，把汽車繞道直駛向北郊。

星球人雖然沒有言明，但從他的談話中可以領悟到，他們是高等生物的化身，的確有可能來自別的星球。而且對人類一切已瞭若指掌，加上他們會千變萬化，所以不但可以在外形方面像一般人類一樣，還會講人類各種方言。

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再想起那些石頭，飛鷹和繩子等等，就不能不相信星球人的本能確實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呂偉良不知道此行結果如何，他和林愛莉可能會同遭毒手，也可能被帶上飛碟，飛離地球。

不過無論如何，目前他們又不能反抗，否則就更加不堪設想。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你們要將我們怎樣處置？」

那星球人說：「本來我們要將你殺死，但現在我們改變主意了。」

林愛莉怔了一怔：「為什麼你們要殺死我？」

「不是你，我的意思是指他！」星球人指指呂偉良：「他和一個年青人傷害了我們的同伴，所以我們要找他算賬。」

呂偉良問道：「你們為什麼要改變主意？」

「我們在那次行刺你失手之後，認為你很機警，十分能幹，故此我們須要你帮

個忙。」星球人說：「我相信只要你答應，這件事很容易辦到的。」

「什麼事？」

「我們有一位同伴，來了地球許久了，我們須要把他找回來。」

呂偉良差點兒忍不住笑了出來：「你的同伴是怎麼樣？我根本從來未見過他，又怎麼有什麼找到他？」

「只要我們把來龍去脈告訴你，我們認為你一定有辦法的。」星球人又說：「總之這位同伴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非找到他不可。」

這時候，汽車已駛入一條北郊公路，前面有些鐵馬攔住。

一名警員示意林愛莉停車接受檢查，林愛莉只好將車子停下來。

呂偉良恐怕後面的星球人作賊心虛，突然發難，安慰他說：「你別慌張，可能只是例行檢查……」

話猶未完，一隊警員已經包圍過來。

呂偉良正想叫住星球人，但是，他的動作非常快，迅速推開車門下了車。

眨眼之間，一名警員喝了一聲，隨即飛撲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星球人舉起死光槍，突然之間感到電光一閃，那名衝勁正盛的警員慘叫一聲，雙手捧面掩眼，倒在地上打滾！

其餘警員紛紛拔槍，但是，星球人行動快得出奇，三步兩縱，已衝出公路旁，捨身飛撲，跌入叢林之內！

警員們一陣亂槍掃射，數十枚子彈把路旁的小樹也射折了幾棵！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由汽車上跳下，連聲喝止，無奈警員們殺得性起，充耳不聞。更有數名警員不知死活，拚命追進樹林中去！

呂偉良看見一名高級警長由一輛警車上下來，立刻上前招呼他！林愛莉則過去扶起倒地不起的受創警員，那警員已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那位高級警長認得呂偉良，一邊指揮警員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一邊對呂偉良說：「到底那人是誰？」

呂偉良說：「他是一名星球人，手上有一支死光槍，快命令你的下屬放棄追踪吧，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你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高級警長知道呂偉良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鐵拐俠盜」，過去幫助過警方破獲不少大案，所以對他的忠告毫不懷疑！於是他立刻命令所屬撤退，不要再追踪！

二名警員幫助林愛莉將受傷警員扶起，展開急救。那警員渾身震抖着，彷彿患了發冷病一樣，看來他受創很重。

稍後時間，大批警員趕到現場，在公路旁邊的樹林內展開搜索，他們目的只希望找到星球人的屍體，因為他們相信星球人可能已死於亂槍之下。

但是，根據連串意外事件的結論，星球人的「屍體」應該只是一塊石頭。每當星球人暫時失去了知覺，或者失去了生命之後，他就會變為一塊石頭。

因此，警員們在樹林中把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塊搬了出來，放在路旁，等待運回去作進一步的化驗，另一批警員則嚴密偵查來往公路上的車輛。

一架直升機在路旁一塊大草坪上降落，下了飛機的是夏維探長，他是聞訊趕來視察的。

十字車也開抵現場，把受傷的警員趕緊送往醫院去急救。

一批操縱着探測儀器的人員，正為剛才所有在場的人檢驗，看看他們是否沾染了輻射性。原來這輛配備了測探儀器的汽車，一直停在路旁，他們的任務是負責檢驗每一輛由北郊開入市區去的汽車，以確定他們的車子是否已在無意間沾上了輻射塵。

這可能就是星球人發生誤會的原因之一，因為那車子一看就知道是一輛載儀器的特別裝置的汽車。另一個可能就是：星球人看見警員向汽車走過來，以為他的身份已經被發覺。

其實，警員們只是循例問話。因為北郊發生了連串意外事件之後，一部份地區已列為禁區，警員奉命查問每一輛由市區開出，準備北行的車輛，同時向駕車人員警告，有些地方他們不能去，如果遇有值得懷疑的怪物，必須及時規避，以免受到傷害，同時向警方報告……等等。這本來是例行公事而已，想不到是星球人作賊心虛，又發生了另一次傷人事件。

呂偉良和林愛莉把事情的經過從頭說起，夏維探長半信半疑，他固然相信星球人的存在，否則他手上的死光槍就難以解釋。

但是，星球人對呂偉良如此信任和友善，就不能不令到夏維有了疑心。

他說：「他們既然自稱高級生物，根本任何事情也可以做，何必託你？」

「老實說，我對這件事也有些懷疑。」呂偉良說，「他們可能騙我跟他走，到了目的地之後，可能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又錯過了一次大好機會。」

「錯過了什麼機會？」夏維問。

「錯過了一次可以深入了解他們的機會，以後可能不會再有這種機會！」呂偉良嘆息着說。

夏維大不以為然地說：「我以為警方人員錯有錯着，他們無意中救了你二位才是真的。否則，當你們被押至他們的秘密基地之後，你們的遭遇，將可能受到難以想像的對待。」

呂偉良說：「但是，我們現在卻無法知道他們的秘密基地設在何處！」

「我們已展開廣泛的搜索，相信不久之後，便會有答案。」夏維又說：「假如他們企圖混入市區，極有可能被我們的檢查人員發覺行踪，因為我們已在各處檢查站佈置了一種儀器，這種儀器可以幫助我們查出誰是星球人的化身。」

呂偉良聽了夏維探長這番說話之後，難免感到有點驚奇！

他知道當地警方雖然有不少新式儀器，卻從未聽過有一種儀器能分辨出星球人的，因此不禁問道：「什麼時候運到了這些新儀器？」

夏維故作神秘工作，說道：「天機不可洩漏！」

呂偉良看見這樣，也沒有追問下去！

夏維又說：「你兩位循例要跟我返回警局一次……」

話猶未完，一羣黑鷹凌空飛過，一陣陣的嘶叫，令人毛骨悚然！

呂偉良仰首張望，其時將近正午，烈日當空，視綫難免有些困難。

呂偉良只見到鷹羣約有十來隻，正由北向南飛！

他心裏難免會想起黑鷹向他們師徒二人展開夜襲的事，難道這些黑鷹又是星球人的化身？然則，警方設在公路上的檢查站，就等同虛設！

夏維似乎已明白呂偉良心裏想什麼，他說：「你以為牠們會變成飛鷹嗎？」

「有可能的。」呂偉良說。「如果牠們變成各種飛禽潛入市區，相信你們就會變得束手無策。」

就在這一剎那間，北郊上空突然出現了一團火球，所有站在公路旁邊的人都可以清楚看見。而林愛莉卻一直瞪住那邊天空，她似乎看得特別清楚，這時也就為之目定口呆！

火球出現之前，呂偉良與夏維探長的視綫正望向南面天空，因為剛才掠過的黑鷹羣正飛向南面市區的上空，但林愛莉卻向相反的方向望去，她看見一架直升機正自北面飛來！

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這兩天以來，軍警直升機正不斷來往於北郊留仙谷與市區及軍營之間，因為偵查工作仍在繼續展開。

林愛莉所以如此注目，是因為直升機附近的天空上出現了一些小黑點！

當時林愛莉是戴上了深色的太陽眼鏡，她覺得那些小黑點可能是一些飛鳥，想不到就在這時候，直升機突然變成一團火球！

直升機顯然發生爆炸。光比聲更快，所以林愛莉立見到一團火球之後才不久，聽到了一聲爆炸聲！

公路上的人都呆在一旁！

林愛莉怔怔地喃喃自語道：「他們展開對人類的報復行動了！」

呂偉良走到她的身旁來：「愛莉，你看見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呆呆地說：「先是一些飛鳥在直升機旁邊一掠而過，不久之後便看見那架直升機變成一團火球。顯然是星球人作惡的結果！」

夏維也走了過來！

呂偉良對他說：「探長，我以為你要設法制止所有軍警，禁止他們開槍！」

「為什麼？」夏維問。

呂偉良解釋說：「星球人的來意不明，在我們未弄清楚之前，必須停止與他們衝突，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你似乎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夏維說道，「難道你沒有看見嗎？他們向我們警方展開攻擊，剛才那直升機在天空中爆炸，相信也是他們的傑作。我們又豈可束手待斃？」

呂偉良道：「探長先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非叫你們束手待斃，只是知道了他們的厲害之後，勸你們最好小心從事。事實上他們手上擁有的武器——死光槍，是十分令人震驚的攻擊性武器，跟他們正面衝突，對誰都不會有好處的。」

夏維說道：「別嚕囌了，請上直升機吧，我們一起返回警局去！」

呂偉良苦笑道：「我寧願坐我自己的汽車。」

夏維顯然也担心起來，他怔怔地說：「你怕他們繼續對付警方的直升機嗎？」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呂偉良說，「老實說，在這件事未有結果之前，我是不想死的。」

夏維探長果然給他嚇到，終於改乘呂偉良的汽車，由林愛莉駕駛，一同返入市區，而夏探長的助手則坐在後面。

其實剛才的情形，任何人都會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威脅，一架凌空飛翔的直升機，萬一真的受到襲擊的話，誰也可以想像得到後果如何了。

林愛莉因為有夏維在汽車裏，所以有恃無恐，把車子開得飛快，轉眼間已駛入市區之內！

呂偉良想起天空中出現的鷹羣，心裏難免有些忐忑不安，牠們如果是星球人的化身，那麼，會不會潛入市區之內，四出作惡？

思想間，林愛莉已將汽車突然停了下來！

「前面發生了什麼？」夏維對他的助手說，「你們下車去看看！」

「大概是交通失事！」林愛莉說，「這都市的汽車實在太多了，偏偏馬路越來越少，政府似乎一些辦法也沒有！」

夏維笑道：「市長大人沒有把馬路公開拍賣，已是市民之福！」

呂偉良也忍不住會心地笑了！他說：「想不到你這個吃公家飯的探長，也會說出這番話來！」

夏維說道：「事實上我並不同意市長的『盈利主義』，他似乎處處在計算着如何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其他一概不理！」

林愛莉想了想，恍然大悟地說：「最近刧殺案多如牛毛，警察不但未見加薪，而且，聽說好一些警務人員在捉賊時殉職，政府的補償也少得可憐，是不？探長。」

「是的，不妨對你說吧，近來我們警方人員也在鬧情緒！」

夏維剛說到這裏，一名助手已經回來：「前面十多輛汽車在拐彎處撞作一團，附近的交通一片混亂！」

各人都怔了一怔！

夏維率先下了車，帶了助手們走過去，呂偉良則留在汽車裏陪着林愛莉！

前前後後的汽車都停了下來，警車的號角聲和十字車的呼號此起彼落，街道上顯得一片混亂。看情形必然又有不少人在交通失事中受傷。

呂偉良嘆氣說：「希望這不是星球人的惡作劇，否則，不幸的事情可能還要接二連三地發生下去！」

「你以為有這種可能嗎？」林愛莉側過頭來問他。

呂偉良點點頭：「絕對有可能的。」

交通警員開始疏導交通，指揮大街上的車輛向一些橫街疏散！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愛莉，把車子開過一旁，找個地方停下來吧！」

「怎麼？你要去找夏探長嗎？」林愛莉一邊把車子開往橫街，一邊問道。

呂偉良說：「是的，反正我也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把車子停在橫街裏，然後與呂偉良跑到撞車的地點去！

夏維探長正與他的助手們展開一連串查詢。據說：剛才失事之前，有人看見一輛汽車在急馳中突然橫衝直撞，以至令到街道上正在行駛中的汽車撞得亂七八糟！

現場上有十多輛汽車擠在一起，有些衝上了行人道，有些撞毀了路中心的鐵欄，有些整輛車翻轉了。救傷人員正自失事汽車中，把傷者拖出來！

一陣陣呻吟呼叫聲，彷彿一場大戰過後，遍地哀鴻似的，令人不忍卒睹！

呂偉良和林愛莉看見夏維探長和助手正在向一名受傷的駕車人查問。

看情形，這個人可能就是今次交通意外事件的罪魁禍首！

一名救傷人員正在為那男子包紮頭部的傷口，那男子一邊對夏維說：「當時我也不知道那是個甚麼東西，總之牠走到我的衣裏，亂抓亂咬，令到我渾身又癢又痛，一時間之失去了控制。我的車子當時還在中間一行，想停車也不可能。」

夏維探長跟呂偉良交換了一個眼色。回頭又問那男子：「你幹什麼職業的？」

「我是一間洋行的職員，約好朋友在一處地方午膳的，想不到……」他說到這裏，又抓着背脊！

一名警探替他脫下衣服查着，但裏面什麼東西也找不到。

警方人員把他的姓名住址登記起來，又索閱他的駕駛執照！

呂偉良看不出他有什麼可疑之處，也不像是虛構事實。他剛才說的可能全是眞的。

林愛莉說：「他們眞的太過份了！」

呂偉良道：「你懷疑又是星球人在作怪嗎？」

「當然是他們！」林愛莉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惡作劇？」

「可能是一種報復行動。」呂偉良怔怔地說，「正如你剛才所說，無論怎樣，他們總是太過份了。」

警探登記好那男子的執照號碼之後，便讓救傷人員把他扶上十字車去。看來他的傷勢並不嚴重，只是額頭擦傷了。

但是，其他的傷者有些卻相當嚴重，尤其是行人道上的傷者。因為一輛失事汽車衝了上去，有一名行人當場死去！

呂偉良對夏維說：「我不怕重覆，希望你認眞考慮我的意見，別再與星球人作對了，探長先生。」

「你這是什麼意思？」夏維問道。

呂偉良說：「你不覺得這交通意外有些古怪嗎？」

夏維恍然地點點頭：「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指星球人又在作怪，是不？」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呂偉良說，「到了目前這階段，我以為軍警方面必須重新檢討一下，星球人千變萬化，動輒開槍已經不合時宜。」

「你似乎以為他們是萬能的。坦白說，我至今仍然有多少懷疑你那一番說話。」夏維說道。

呂偉良說：「你信不信那是另一回事，為公衆安全，我的說話你必須重新考慮，否則不幸的事仍將繼續發生。」

林愛莉站在一旁，忍不住說：「人家身為警方首長，相信他一定有更好的對策，你更不必替他緊張了。」

夏維一名助手過來，對探長報告說：「剛才一輛巡邏車收到總部報告，市中心



區一間外資銀行發生大火！總部担心有人趁火打刧！」

話猶未完，一輛警車開到夏維探長身旁，停了下來。

夏維對呂偉良說：「你們如果沒有事，可以跟我一道到市中心區去。」

呂偉良道：「你不是要我們跟你到警局存案的嗎？」

夏維說：「算了，反正我們已寫下了你們的口供，塡好了口供紙之後，只要你們簽個字就行。怎麼？你們到不到火場去看看？」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沒有必要，我們還有事情要做。反正看見大叠大叠的鈔票被火燒毀，說不定我也手癢癢的想取走一些呢！」

夏維一笑，與助手們轉身跳上警車去了！

警車拉響警號，街道上的車輛紛紛讓出一條路，讓他們風馳電掣地開走！

林愛莉沉吟道：「會不會又是他們在作怪？」

呂偉良說：「你可不能把一切意外都歸咎於他們。其實，就算目前這宗交通意外是否與他們有關，亦有待証實，一切只不過猜測而已。」

二人回到汽車裏，林愛莉問道：「我們現在到那裏去？」

呂偉良說：「肚子餓了，找地方吃點東西再說。」

這一帶沒有飯店酒樓，林愛莉於是把車子開往東區去。

車子剛轉入東區一條主要街道，他們又看見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裏，一名警員打着手號，示意他們的汽車不能直行，必須左轉！

呂偉良說：「又發生了什麼事？」

「希望不是大件事吧！」林愛莉說，「但是，如果不是大件事，為什麼警方又會這麼大陣仗？」

說話間，林愛莉已經把車子開往一條橫街停了下來。

二人下了車，走到東區大街去，只見消防車源源開到，他們以為又發生了大火，但是，事實上只是地底水喉爆裂！

好一些街道已被水淹沒。警方人員疲於奔命，他們既要維持秩序，又要疏導交通，更要防止有人乘機搗亂，情況相當混亂！

呂偉良向一名路人查問，才知道水喉爆裂的結果，引致許多意外事件，例如電話失靈，電源斷絕，以致一些大厦的電梯半天吊。於是消防人員既要忙於搶修，又要忙於救人！

一時之間，眞的有如世界末日一樣。

呂偉良和林愛莉呆在一旁，不知道應該做一些什麼才好。

在場的警員把一些主要通道封閉，不准閑雜人等闖進受影響範圍，水平綫較低的街道已成澤國。

呂偉良拖住林愛莉，走過兩條街外的一間茶樓，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卡位。

這種茶樓形式的地方，是飲茶和吃飯的混合式飯店，當然亦可以吃點心。通常這一類平民化的消費場所都是相當複雜的，人們高談闊論，目無一切。較為斯文的，則靜悄悄地躲在一角看報紙。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點了小菜吃飯，一邊細心傾聽着茶客們的談話。

有人說道：「東區大街的水管才換上了新的，前後未及一個月光景，想不到有幾個地方不約而同地一齊爆裂，這事眞是奇怪！」

「這有什麼奇怪？」旁邊有個茶客笑了笑，「誰不知道這個地方政府人員的工作效率，馬馬虎虎，偷工減料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你沒有看見嗎，一條馬路剛翻建才不久，又要一再修補，如果一場大雨過後，又是個千瘡百孔的。」

另一名茶客搭訕着說：「你有所不知，這次爆水管確實有些古怪，警方正懷疑可能有人破壞！」

「有人破壞？嘿！誰有這種閑心？」剛才大事批評政府的人又說：「明知這些事情會引致許多人不便，誰會有空做這些破壞工作？」

「要不是有人破壞，又怎麼會幾處地方一齊水喉爆裂？」

「半山區一幢高價洋房，突然之間倒塌，這又是誰去破壞？」

「那是天災，那場雨下得太大了。」

「但是，現在無風又無雨。」

「所以我說政府的工務當局馬虎從事，就是這個道理。」

正當茶客們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辯之際，那邊突然之間又騷動起來！

飯菜剛剛送上，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未吃得下口，已經聽到有人在那邊高聲叫道：「快打電話叫救護車，有人中毒……」

話猶未完，好幾枱食客忽然之間都紛紛嘔吐起來，嚇得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呆了，不敢下筷！

不知是心理作祟，還是食物眞的有問題，越來越多人嘔吐大作，茶樓主持人方面看見這種情形，也不由得担心不已。

一時之間，茶樓之內，亂作一團，情形頗為狼狽。這現象不問可知，必然是食物裏面有問題，所以食客才會紛紛中毒。

混亂中有人呻吟叫喊，也有人俯臥捧腹，茶博士和主持人東奔西跑，也不知道應該做一些什麼好。

救傷車與警車先後抵達現場，呂偉良和林愛莉是極少數的幸運兒之一，因為他們沒有進食，但心理上也感到飽受威脅！

大批中毒者須要送往醫院洗胃，但是，救護車只有二輛，大概是由於交通意外和其他意外事件幾乎同時發生，有關方面無法應付。

警方須要用警車及貨車載人到醫院去，呂偉良和林愛莉亦自告奮勇，自動加入輸送隊伍，把中毒者用他們的汽車送往醫院急救。

警方逮捕了茶樓主持人和厨師，封鎖現場，配合了衞生局前來偵查出事起因。

雖然有大批食物被帶回去化驗，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目睹發生這許多意外事件之後，覺得這可能又是與星球人有關。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敢再作聲。一則警方未必會相信，二則萬一市民和輿論也不相信的時候，人家可能指責他們散播謠言。

呂偉良和林愛莉因為是茶客之一，難

免又要向警方說說口供。這麼一鬧又鬧了兩小時，他們已餓得雙足發軟，想不到那一頓午餐竟然在警局的餐室中進食。

二人曾經致電去找阿生，但是阿生已被派出工作，特警組不允再作進一步的透露。

最後他們來到何伯的家中。

何柏就是那個留仙谷農莊式別墅的主人，呂偉良在「飛鏢俱樂部」裏所認識的朋友。

呂偉良爲了別墅被燒燬的事，已經數度給何柏打電話，表示他必須賠償，現在呂偉良是眞的送來了一張支票。

何柏似乎正要準備出外旅行去，客廳裏有執拾好的行囊。

他對呂偉良的出現感到有點意外的驚奇，對於呂偉良的巨額支票更加有些意想不到。

他苦笑一下，說道：「呂老兄，我知道你的爲人，你向來不歡喜佔別人的便宜，也不希望朋友吃虧。不過，十五萬元似乎太多了，恕我不能接受。」

呂偉良道：「以現在的物價和工資，只怕仍然無法令你在原來地方重建一間，所以這數目看來，似乎龐大，其實一點也不多。」

何柏道：「我那間屋一早已等於荒廢了，一則因爲路途太遠，二則我商業繁忙，所以即使燒燬了，我也不打算重建。這樣吧，你就給我一個象徵式的補償好不好？否則，到頭來這張支票上的欵項，最後還是撥歸你的戶口。」

林愛莉冷眼旁觀，覺得何柏一點也不似是故意做作。據她所知，何柏和呂偉良之間的交情，似乎不深，只不過雙方常常在「飛鏢俱樂部」裏見面，何柏有多少仰慕英雄的心理，跟呂偉良交上了這個朋友。呂偉良又是個江湖氣概的人，只要對方是一片誠意，正是來者不拒，所以他在各階層的朋友也不知有多少。

林愛莉也知道何柏生意做得很大，十五萬元在普通人眼中也許非常了不起，但在一位像何柏這麼樣的富翁眼內，也不會當作怎麼一回事。於是她做個中間人，說道：「這樣吧，何先生既然一片好意，不如你就賠上十萬元現金，反正你這十萬元差點也賠了出去呢！」

呂偉良還未說話，何柏已經說道：「不！十萬元還是一個太大的數目，我無論如何不能收下。除非這樣吧，我今天稍後時間，就要離開這裏一個時期，你不如就送給我一件特色的禮物，作爲紀念，好不好？」

「你要離開這裏？」

「是的。我爲了一點商業上的事務，必須要暫時離開這裏到別處去。」何柏忽然又問：「呂老兄，你口袋裏有一元硬幣嗎？」

「有的。」

「請拿出來！」

呂偉良於是取出了一元硬幣一枚，何柏伸手過來接過了。

何伯又說：「許多人都知道你俠義爲懷，我却知道你渾身武功，你可否讓我開開眼界，把這枚銀元摺叠成半圓形？」

林愛莉呆了一呆，想不到這位富商會提出這麼樣的要求，他顯然有意難倒呂偉良，因爲林愛莉認識了呂偉良這麼久，也從來未聽過他有這門武功，這不是故意難倒呂偉良，又是什麼？

豈料呂偉良却不像她這麼想法，他覺得要把一枚銀幣摺成半圓，純粹是講指功，憑他的功力，實在輕而易舉，做得到有餘。不過，如果就這樣用一元硬幣，加上一點兒雕虫小技，便省回這大筆欵項，在別人來說，也許認爲值得，但在呂偉良來說，却不願爲。

他說：「你想看看我的雕虫小技倒是容易的事，但是，却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把這些錢收下。」

何柏說道：「收下這筆錢，我也有個反要求。」

「什麼要求？」呂偉良問。

「第一，摺成半圓的銀幣，給我留作紀念……」

「那當然可以。」

何柏又說道：「第二，我在電視中知道你已成了新聞人物，你可否把這次的意外奇遇從頭告訴我？」

「當然也可以。」

何柏伸出手來，握住呂偉良的手笑道：「那麼，我們一言爲定。」

呂偉良接過那枚銀幣，開始運用他的指功，把銀幣摺叠成半圓形。

這門武功說是容易，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因爲銀幣雖然不全是純銀製成的，但是，也是十分堅硬的金屬，要運用食拇二指把它一揑，揑成半圓形狀，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呂偉良不知道何柏怎會知道他有此功力，也許是他是故意要難倒呂偉良亦未可料。

呂偉良正要開始運用氣功之際，何柏忽然又叫住他：「慢着！」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呆了一呆：「什麼事？」

何柏說道：「如果你不能做到，又怎麼樣？」

「聽從你擺佈好了。」呂偉良說。

「這樣吧！」何柏說，「如果你在三分鐘之內，不能把這銀幣弄彎摺叠起來，這十五萬元支票，你就得收回去！」

「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呂偉良說。

林愛莉差點忍不住笑了起來，世間那有這麼樣打賭的？如果呂偉良想省回這十五萬元，他只要俟三分鐘，不要把銀幣弄彎就行。

但是，無奈呂偉良的目的剛好相反，他不但不想省回那筆錢，還希望對方收得心服口服。正如何柏所說，呂偉良絕對不是喜歡佔人便宜的人。

林愛莉想也未曾想得完，呂偉良已經把那枚銀幣揑成摺叠式的半圓形。

何柏不禁脫口驚呼：「果眞是不平凡的身手，我實在感到驕傲，因爲我有個如此出色的朋友！」

「你太過獎了！」呂偉良說：「其實這些小小技藝又算得什麼？」然後，呂偉良又開始講述他遇見星球人的經過。

何太太由裏面出來，催促何柏說：」

時間不早了！」

何柏爲他們介紹。其實呂偉良是認識何太太的，只是林愛莉未見過她！

何太太敷衍幾句之後，又轉了入內。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這種情形底下，委實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於是與主人告辭。

離開何家，林愛莉忍不住說：「想不到何柏以退爲進，明是有心收下那十五萬元，却也要轉彎抹角的，難怪人家都說：無奸不成商，奸商果然是另有一套的。換上了我，我就爽爽快快的收下算了。」

呂偉良却說：「他不似是你說的那種奸詐的人，也許他根本想不到我能把銀幣揑成半圓！」

「他看來十分富有！」

「也許是的。但無論如何，現在我才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他不肯收下這筆錢，我將會一輩子感到不安。」

林愛莉道：「他似乎要與他妻子一同出門旅行。」

「是的，如果來遲一步，他們可能已經出門去了。你沒有看見那些執拾好的行李嗎？」

林愛莉說：「我當然見到，像他這麼有錢的人，這個時候跑到外地去旅行，一點也不出奇。」

呂偉良說：「你的意思可是說他們存心避難？」

「有此可能。」林愛莉又說：「有些人因爲股市大瀉，變得走投無路，非避避風頭不可，也有些有錢人性命寶貴，在這亂糟糟的時候，借故出外旅行。」

呂偉良嘆口氣說：「其實星球人也太過份了，我恨不得有機會再見到他們。」

「你想怎麼樣？」林愛莉問。

呂偉良說：「假如一切不幸的意外都與他們有關，我一定要設法制止他們！」

「相信沒有用的，他們不會聽你勸，因爲他們並非我們人類，根本不懂得人性，也不懂人情。」

呂偉良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其實他們何必要這樣？他們既然可以隨便變成我們人類，一切事情原本好容易就獲得解決。」

「所以我說，他們根本不懂我們人類的世界。」林愛莉說。

二人登上了汽車，林愛莉問呂偉良：「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我想去找古博士談談，就是大學裏那位老教授。」呂偉良說。

林愛莉於是發動引擎，把車子開往大學化驗室去！

古博士與一班太空專家在化驗室內研究檢獲的古怪石頭。這些石塊已被證明不是地球上的東西，當它還有生命的時候，極有可能就是會變形的星球怪物——俗稱「星球人」的東西。

但是，由於過去從來未有過這種發現，連專家們也感到迷惑了。

這批專家之中，包括了太空生物研究家，優生學家以及科學界中的頂尖兒人物。他們有些是來自外國的，有些是當地的傑出人才。

來自外國的專家們，差不多都是爲了知道這裏發現一連串關於星球人的事，而專程趕來的。

古博士認得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欣然接見。

古博士道：「越來越有理由相信那些石頭就是星球人的屍體，因爲我們發現它與我們地球上的石塊有着基本不同的元素。它不是鑛物質，而是一種奇異細胞的結晶體。這些東西的發現，令到科學家們大開眼界！」

呂偉良說：「有沒有辦法確定它們是來自某一星球的生物嗎？」

古博士苦笑道：「暫時沒有可能，因爲這是破天荒的發現，我們須要繼續研究。過去從未有人到過別的星球，我們固然無法了解別的星球的內容，不過，我們將繼續利用最新式的儀器去分析！」

林愛莉說：「如果連專家亦難以解答，這件事豈不是永遠變成一個謎？」

古博士道：「專家要確定一個答案，並非一般人所想像那麼簡單，因爲這答案可能影响日後的發展。例如『論天體的旋轉』一書的作者哥白尼，於一五四三年發表了革命性的新理論之後，曾經遭到各方的抨擊，有人甚至罵他是『波蘭蠢才』，因爲當時人們一般都不相信我們地球是圓的，甚至現在也有些古老人懷疑：地球如果是圓的，懸空在宇宙之間，那麼海上的水爲甚麼不向天空飛濺？人類又怎麼可以站在地面上？但是他們不知道大氣層壓力和地心吸力的原理。而且當我們地球繞太陽飛行時的速度是多麼的快！」

「事實証明了哥白尼的理論是對的。」林愛莉說：「你的意思是：這件事的答案，也得留待後人去加以證實，是不？」

「不！你誤會了。小姐。」古博士道：「我這麼舉例，是要你明白，專家的答案不能馬虎從事，因爲這可能影响後來的研究者，導致他們向錯誤的途徑進發！正如哥白尼這位偉大的波蘭人死後數十年，有一位意大利僧侶布隆諾，就是根據哥白尼的先進理論，確定我們地球只是整個天體中的極小極小部份，那些晚上見到的是星星，其實就是宇宙中的發光球體——它們可能比我們的太陽更大，只因爲距離太遠之故，光芒才告減弱，故此在我們眼中只是一顆星星而已。」

林愛莉也讀過了這些歷史，她說：「布隆諾因爲本身是一名僧侶，當他發表了這驚人理論之後，曾被人冠上『異教徒』的罪名，認爲他妖言惑衆，於是將他活活地燒成焦炭！」

古博士說：「想不到林小姐也知道這些天文學和歷史。其實當時只是一六零零年，當時人類一直還是相信太陽便是天體中最大，最神聖的發光體，正如現在有許多人相信我們人類就是宇宙中的萬物之靈一樣。當我們知道天體中有着無數星球也像地球一樣適宜生物生存時，那時就會感覺到一切所謂神怪，只不過是人類的井蛙之見而已！」

「是的，宇宙太大了，我們無法了解的事物也太多了！」呂偉良也說：「每當一件事物在存疑期間，人們都難免會感到無稽與神怪，但當一切獲得進一步證實之後，人類頑固的見解，有時還是無法改變的，正如至今仍有人相信地球是平坦的，

天上就是個半圓形的巨大屋頂一樣。星球人是一種變形怪物，相信如果由我說了出來，也會給人斥責，認爲妖言惑衆，但是如果由你們一班科學家證實，相信情形又會不同。」

古博士苦笑道：「人們有他們的傳統見解，科學家有時亦未能改變他們的觀感，正如電子計算機未發明之前，如果有人說這是絕對可能的事——小小一具半導體儀器，用乾電池的，在極短時間之內能够爲你計算出加減乘除的多位複雜數目。如數年前你聽了這番話可能以爲說這話的人神經有毛病，但現在却變成事實了。」

呂偉良道：「警方曾在公路旁邊檢獲一批石塊，你有沒有參加檢驗？」

「沒有，但我已經㨿到檢驗結果的報告，大概他們認爲我在這件事裏面担當了一個角色，剛剛才把結果告訴了我。」古博士說：「那些石塊沒有一塊像你們帶回來的，全是一般石塊而已。」

林愛莉道：「這麼說來，警員當時發射的子彈都落了空！」

呂偉良說：「博士，你可帮我一個忙嗎？」

「甚麼事？」古博士問。

呂偉良說：「到了這個時候，警方只會相信你們的說話，所以我希望你勸服軍警方面，不要再對星球人施用武力。」

古博士不禁問道：「你要我這樣做，眞正的用意何在？」

「很簡單，我不想星球人製造出更多悲劇。」呂偉良說：「我有理由相信他們正在市區各處大肆搗亂，這可能是一種蓄意的報復，因爲我們殺死了他們不少的同件。」

古博士想了想，說道：「不怕對你坦白說吧，目前仍然有一派科學家認爲那些石塊只是來自別的星球的隕石，他們不大相信星球人出現的事，目前我們正在辯論和引證中。在未作出結論之前，我不想對外界多說話。」

呂偉良道：「這事非同小可，萬一星球人對我們誤解，更多更可怕的事就會發生。」

林愛莉也說：「目前他們已經到處破壞，例如大街上交通無故失事，地底水管突然破裂等等，我們都有理由相信是他們的惡作劇。」

古博士只好說道：「好吧！讓我試試看，叫警方對一來歷不明的物體，暫時採容忍和觀察態度，然後通知我們……」

「同時也及時通知我！」呂偉良說着，也把一張印有車上無綫電話號碼的咭片遞給古博士，「因爲我覺得他們對我還有一份友善！」

古博士道：「你的徒弟用獵槍射他們，他們怎會對你友善？」

呂偉良眞想把星球人的「要求」說了出來，但明知這些話難以令人入信，也就忍了回去。而且，星球人既然提到「天機不可洩漏」，可能他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呂偉良沒有說出他們在汽車被威脅時的情形。

呂偉良只說道：「博士，請你相信我吧，只要我能有機會再見到他們，我一定可以說服他們的。所以，在必要時，你必須與我取得連絡！」

「好吧！」古博士把那張咭片納入口袋裏。

呂偉良和林愛莉到此與古博士道別！

宇宙之大　無奇不有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想登上汽車離去之際，突然有人叫住他們：「呂先生，請留步！」

二人回頭一看，一名白髮斑斑，面色蒼白的老者正由後面追來！

他們並不認識這個人，但他顯然是由大學化驗室裏面出來的。

那老者走過來首先自我介紹道：「我是市立大學裏的申教授，我對於古生物的研究很有興趣，年前曾參加過美國一個探險考古隊。」

「申教授，請問有甚麼指教？」呂偉良問道。

申教授推一推他鼻樑上的老花眼鏡，說道：「我跟古博士過去有過一些磨擦，所以沒有加入他主持下的科學研討。不過我不妨告訴你，剛才我無意中聽到你們之間的談話，我對這件事十分感到興趣。」

呂偉良說：「你想我怎麼樣帮我？」

申教授道：「你可以帶我到發現那些圓滑石塊的地點去嗎？」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

「我也知道這樣會阻你不少寶貴時間，但是，我以爲這件事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因爲我是一個古生物學研究家，我深信那地點可能還有其他證據，可能提供我們新的見解。」

呂偉良想了想，老教授既然興緻勃勃，化一點時間也無妨。

他跟林愛莉交換着眼色，看看她的意思，林愛莉却說：「偉良，由開端的地方從頭看一次，也許對我們也大有帮助。」

於是三個人一齊上了汽車，由林愛莉駕駛，直開往北郊。

申教授不知道是企圖補償呂偉良時間上的損失，還是誇耀他工作的成就，沿途上他喋喋不休地說出他一些有趣的經歷。

他說：「宇宙實在太偉大了，窮我們一生固然無法了解它，就是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的去專心研究，亦未必可以加以了解。不過，如果你在這方面眞正有興趣，你會覺得比看偵探小說更有吸引力，舉個例吧，就拿我們通常見到的鵝卵石爲例，這麼普通的東西，在一般人看來極之普通，而又並無研究價值，對嗎？」

林愛莉忍不住搭訕着說：「是的，鵝卵石幾乎在郊外任何地方都可以見到。」

「尤其是海灘，是不？」申教授又說：「海灘上找到的圓滑的石，通常是由於海水的冲擊，把粗糙的石塊磨滑了。但是，記得我參加美國一間大學的考古工作時，在美國懷俄明州附近許多山頭上面，發現了好一些光滑的花崗岩，這種岩石是十分堅硬的，山頭上又沒有海水冲擊，你對它爲何會變得如此光滑有甚麼解釋呢？」

林愛莉道：「地球的日子太老遠，說不定經過歷年來雨水的冲擊下，使到石塊變爲光滑。」

「那麼，這些光滑的花崗岩應該被雨

水冲到山脚，或者更低更低的地方才對，何故會在山上發現。不要忘記，那是花崗岩啊！」申教授道。

「地球經過千百萬年以來的變化，誰知道那山頭過去會不會是海灘呢？」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申教授笑了笑，說道：「但是，根據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考證，那兒北美洲大陸地區，從來沒有海浪冲擊過。也就是說，那兒千百年來，都是陸地！」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說，「科學家也承認地殼經過不少次數的變化，你是考古學家相信也知道『寒武紀』這名詞是指甚麼，那是指五億年前的太古時代。」

「地球雖然經過數以億年的變化，但是考古學是講究證據的。我所講的懷俄明州發現的石卵，曾經使到一輩又一輩的地質學家們搔破頭皮，也找不出眞正答案。」申教授又說：「眞想不到，後來却給考古學家替他們找出答案。在一次考古發掘工作中，我們找到了一副恐龍骨骼……」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說：「恐龍與石卵又有甚麼關係呢？」

申教授道：「妙就妙在這裏，我們在恐龍遺骸的胃部裏——當然，恐龍已經變爲化石了，我的意思是指靠近胃部的位置，給我們發現一堆磨得非常光滑的花崗岩石頭，就像我們在山頂上時時所見到的一樣。」

林愛莉不禁怔了一怔：「恐龍的胃內怎麼會有花崗岩石頭？」

「小姐，你有沒有到過農場？」

「當然有。」

申教授又問：「你有沒有見過鷄？」

「當然也有。」

「鷄爲了帮助牠的胃部磨碎食物，經常吞進一些小石子，恐龍的情形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便是恐龍比鷄大得多，牠吞進的石也大得多，經過胃部的磨擦後，便變得光滑。」

林愛莉很少聽到這種古怪的理論，她說：「你的意思是：山上的花崗岩石的石卵都是千百年前恐龍的消化物麼？」

「是的，考古學家已證明了這一點！」申教授說，「恐龍無法把花崗岩石消化，胃部却把它磨得光滑，然後隨着排洩物排了出來。這是絕對可能的事。」

這時候汽車正開到公路之上，沿途上雖然還有着不少警方設下的檢查站，但是對由市區北駛的車輛，照例只發警告，而不加檢查。

林愛莉覺得申教授很有趣，她雖然沒有阿生那種鬼靈精，但對各方面的事物極感興趣。因此，他們沿途中談了很多關於考古學方面的事。

呂偉良默坐在一旁，默默無言地沉思着。

車子開過留仙谷，經過連日來的偵查，駐守人員已經減少了。

留仙谷再往前行，不久便進入呂偉良和阿生打獵的地方。

停了車，三個人便步行入內。

呂偉良沿途指示出當時他們行獵所經的路綫。

突然間，林愛莉扯了呂偉良的衣袖一下，打了一個眼色！

呂偉良往前張望，循着林愛莉的視綫發覺一處叢林後面有些東西在移動！

申教授似乎一無所覺，他仍然埋頭於草地和石塊之間，不斷檢一些石塊，放入一個預備好的布袋中。

申教授站起來之後說道：「你們所講的星球人，可能是無中生有，這些石塊可能是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化石，所以有人認爲它裏面含有一種生命細胞。」

話未說得完，樹林後面已有幾個人走出來！登時把呂偉良他們嚇得一跳！

其中一個手持着手槍的人正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所熟悉的，他就是自稱星球人化身的怪客！

呂偉良對申教授說：「你現在無須諸多懷疑了，星球人就出現在我們前面！」

申教授怔了一怔：「甚麼？他們就是星球人？你不是開玩笑吧？」

「你慢慢會明白我絕不是開玩笑！」

呂偉良說着，又揮手跟那星球人打招呼。

星球人走過來說：「你們終於找到這裏來了，眞的是再好不過！」

呂偉良道：「教授要我帶他來考古，他不相信你們是星球人的化身，你們可以當場變回原形，讓他開開眼界嗎？」

「不可以！」星球人說，「人類有人類的規矩和禁忌，我們也有我們的規矩和禁忌，我們不會在人類的眼睛注視下變形的。」

申教授笑道：「這是說，你們只是歹徒的化身而已，我們根本沒有理論支持星球人可以變形，更不會相信有星球人可以進入我們大氣層以內。」

星球人道：「那只能怪你們人類受到智力所限，知得實在太少，你們只知道生命是由幾種有機體所構成，其實這種理論只能在你們地球上適用。你們的科學家却不知道宇宙間的奧秘，它擁有數以億計的太陽，以及天文數字的行星，就是像你們地球一樣，可供生物生存的星球，也多到無法計算。此中有些太陽系的星球上面的生物不知比你們地球人要聰明多少倍，我們便是其中之一。」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這一刹那之間，頓然感到人類實在太渺小了。

星球人又說：「你也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吧？姓呂的。」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想要我怎樣帮你？」

星球人揮揮手，三個人立卽被其他數名大漢押走！

呂偉良奇怪他們如何可以避開軍警的搜索，也許正如星球人剛才所說，他們的智慧可能比較我們人類更加發達，因此人類對他們變得毫無辦法。

他們三個人被帶入一處叢林地帶，在那裏見不到飛碟，也見不到甚麼「綠色小動物」，所能見到的，只是一羣大漢——像我們人類一樣的人。

呂偉良他們難免感到有點失望，因爲他們一直以爲不久之後就可以見到來自別的星球的「人類」以及飛碟，結果所能見到的，只是日常所見的人類。

林愛莉不禁低聲說道：「偉良，他們可能是歹徒的化身小心別受他們利用。」

呂偉良却不以爲然，他曾經身受其苦

，知道星球人的確有可能是一種會變形的怪物，而且可以變成多種不同的動物或死物，即如青蛙和繩子等。

不過，他仍然不明白，爲甚麼星球人要一律化身成人類會見他們？

那個手持死光槍的星球人說：「你們現在請小心聽聽我們首領的話。」

衆大漢中有個人站了出來，他身形並不高大，他的年紀約在四五十歲之間，面目毫無表情，皮膚顯得有點蒼白。

呂偉良發覺其他數名大漢對他們虎視眈眈，顯然有了戒備。

其實他們絕對不想反抗，只想證實他們的來頭，到底是否別個星球的生物？

那個首領說：「要令你們相信我們的來歷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因爲人類嗜殺成性，即使從不過犯，他們也可能會傷害我們，因此，我只能告訴你，我要求你做的事，而不能對你說得更多。」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們不可能是星球人，大概是歹徒的化身，你們希望利用我們去做一些爲非作歹的事，是不？」。

那首領不惱不笑，只說：「你要怎樣猜都可以，信不信也是你的事。」然後他又對呂偉良道：「你們殺害了我們的同件，本來我們要報復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我們經一番商量之後，決定要你們爲我們做一件事，因爲這件事只有你才可以做得到。做妥後我們過去的便一筆勾銷！」

呂偉良心裏想：甚麼事只有我才可以做到？

那首領又說：「我們要找一個人，這個人你一定會認識他！」

「誰？」呂偉良問道。

「就是留仙谷別墅的主人。」星球人首領說，「你當然知道是誰吧？」

呂偉良心裏一凜，不禁問道：「你爲甚麼要找這個人？」

「他本來就是我們的人，來了地球十多二十年了。最近與我們失去了連絡。」星球人首領說，「我們懷疑他已經給你們人類同化，蓄意背叛我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恍然大悟！想不到他們要找的，竟然會是何柏！

何柏是星球人的化身？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在半信半疑，那星球人首領又說：「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們爲了研究你們地球人類的生活方式，所以派了不少同件化身成人類在各地暗中設立基地。目前我們已完成了初步研究工作，須要撤退各基地人員，返回我們的星球去。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便與我們失去了連絡。你既然在留仙谷別墅住過，當然知道這個人在那裏，否則又如何可以向他借用這間別墅渡假？」

「是的，我的確認識他。但據我所知，他是有家室的人類。」呂偉良說。

那星球人首領道：「他娶妻成家立室，也是我們的主意，如果不是這樣，難以掩飾身份。」

呂偉良心裏明白，原來何柏急於離開這裏到外地旅行，目的只是避開他們的同類追踪而已。

林愛莉問道：「爲甚麼你們自己不懂得去找？你們既然自稱高等生物，應該有辦法的。」

首領道：「我們如果有辦法，當然無須麻煩你。其實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存心躲避，我們就更加無法可想。但是，你們與他交上了朋友，又那麼熟絡，假如你們答應代我們去找他，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呂偉良說：「如果我找到他，如何跟你們連絡？」

首領道：「我們會安排每隔一個時期，便派人與你連絡一次。只要你把他的所在告訴我們，你的任務便是完畢。」

呂偉良心裏想：眞是多此一舉，如果他們老早就要脅我帶他去找何柏，相信這時候他們經已得手了。但現在何柏可能已飛到別處去了。

林愛莉心直口快，說道：「爲甚麼你們自己不可以去查出他的下落？例如先查出別墅主人的名字……」

星球人首領不等她說完，就說道：「我們過去太過信任他，以致這一次他不在別墅出現，我們就連他在市區的居處，以及商業上的辦公地址也不知道，更不知道他改用何名。附近沒有村民，你叫我們到甚麼地方去查？」

那個僞裝搭順風車的星球人槍手則說：「首領因爲你在被行刺時太出色了，所以才靈機一觸，把你請來，希望你別令我們失望。」

「我會盡力而爲的。」呂偉良說，「不過，你要答應我幾件事。」

「甚麼事？」星球人首領問。

「不能再對我們人類動粗。」呂偉良道。

「這是你們人類自作孽！如果你們不動手，我們不會讓你們吃吃苦頭。」星球人首領得意洋洋地說，「如果你剛才是來自市區的話，一定會知道發生過一些甚麼事情。老實說，這只是小小懲誡，如果你們再與我們爲難，我還可以令我的同件做出更加令你們頭痛的事。」

「我會回去設法制止軍警向你們開槍及動粗！」呂偉良說。

星球人首領道：「你不能說出今天的事，我們不想太張揚！」

林愛莉問：「爲甚麼？」

星球人首領道：「因爲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原意——靜悄悄的來，靜悄悄地去，除非迫不得已不能與地球人正面衝突！」

呂偉良道：「第二個條件就是：你們不能派人監視我。」

星球人首領想了想，點頭道：「好的，我答應你。」

呂偉良又說：「第三，如果我把你的同類找到之後，萬一他不肯回去，你們別強迫他！」

「不！這可不能答應你。」星球人首領說，「因爲他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他一定要跟我們回去！」

「嗯……」呂偉良也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這條件算是拉倒了。那麼，你們可以告訴我：爲甚麼你們要研究我們地球嗎？」

「就像你們要研究其他的星球一樣，本來也沒有甚麼奇特之處。」星球人首領說。

林愛莉道：「既然如此，你應該與我

們地球上的科學家交談一下，這樣可以增加雙方的諒解。」

星球人首領苦笑搖頭：「目前還未到那個階段！」

呂偉良又問：「你是否保證，在我爲你找回你的同件之後，你們便全體撤離地球？」

「是的。」星球人首領說。

林愛莉道：「老實說吧，我懷疑你們此番的眞正目的是企圖征服我們地球！」

星球人首領忍不住笑道：「你們地球的居住環境本來不錯，可惜你們人類太自私了，這也是我們歷年來調查所得的結果之一。目前我們只是要徹底了解，還談不到征服。其實，根據收集到的大部份資料顯出：你們人類反正到頭來也會自相殘殺，最終亦會全部自我消滅於一場可怕的核子戰爭中，又何必我們動手呢？」

呂偉良覺得他這番說話極富警惕性，可惜那些大國的元首們却聽不到。

呂偉良不禁問道：「到底你們從甚麼時候開始，便到我們的地球上來？」

星球人首領道：「當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間的事，而是好幾十年開始，我們已經研究這個星球是否有生物生存着，當我們發覺這裏確有生物存在時，便小心翼翼地展開一連串探險工作。不怕對你說，大約在二十年前開始，我們便派人留在這裏，暗中研究你們的生活和一切動態。」

「我不明白，你們怎麼可以隨便變形？」林愛莉說道。

星球人首領笑了笑：「還有更多更有趣的事情，你們人類也不會明白的，即使終有那麼一天會明白，大概在一百幾十年之後。別的不說了，單是我們採用的交通工具，相信你們人類科學家就難以了解，其他更加不必多說了。」

林愛莉道：「你們用的是飛碟，速度極高極高——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進入地球大氣層之後，速度已降至最慢最慢，否則，我們來回的時間須要更多。」

「你們到底是來自那一個星球的？」

「這是我們的秘密，恕難奉告。」

林愛莉道：「你們的飛碟呢？」

「你想看看嗎？」

「是的。」

星球人首領道：「我們不會讓你看的，正如不會讓你們看見我們的本來面目一樣。」

「爲甚麼？」林愛莉問。

星球人首領道：「因爲我們出發之前，就決定要這樣。」

呂偉良想起沙力警長之死，他插嘴道：「萬一有人在無意中見到你們登陸地球呢？」

「那麼，我們只有對不起他，用我們的武器令到他視覺和腦袋都發生問題。」首領說。

呂偉良道：「然則，我們豈不是非常危險？」

「你們有什麼危險？」星球人首領道：「你們從來未見過我們的眞面目，甚至未見過交通工具，即使你說了出去，人家亦未必相信，也許還有人罵你們胡說八道，妖言惑衆！」

「你似乎十分了解人類的個性。」

「我們已經研究了不少時日呢，多少總會了解一些兒的。」

呂偉良又說：「但是，你大概不知道，你同件的屍體，已被我們收集起來，科學家正在加以研究！」

林愛莉雖然心直口快，但有時也有點思想，她覺得呂偉良這一次未免太坦白了，爲什麼要告訴對方這些？萬一他們不高與，又可能大鬧各處化驗室！

但是，那星球人首領却說：「沒有用的，他們不會找到正確的答案。我們已經仔細考慮過，在這次的地球探險工作中，我們必然難免要有所犧牲，但是，我們必須懂得如何在犧牲之後，加以掩飾自己。我們的資料既然顯示地球上最多是石頭，所以我們在出發之前已經決定每個同伴萬一不幸犧牲了，就自動變成一塊石頭。剛才你說你們的科學家已開始研究，結果他們得到什麼結論？」

「他們發現那些石頭是一些有生命的石頭，因爲裏面含有一種有機體——生物結構的細胞。」呂偉良故意洩露得更多。

他覺得：只有這樣，才可以探討得更多！

星球人首領道：「這又有什麼用？到頭來他們無法確定我們的眞正來歷及身份，因爲我們自己也研究分析過了，憑一塊稍爲奇怪的石頭，你們永遠找不到眞正的答案和結論。到了最後，你們的科學家會自作聰明地說：這些只是來自外太空的隕石，不會是動物的屍骸！這結果差不多可以肯定的。」

林愛莉道：「你太自信了。」

「你們地球人類的科學知識進展至某一程度，我們已經瞭若指掌！但憑你們的天賦，恐怕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幾千年才可以了解我們。但怕你們不會挨到那麼長久！」星球人首領說。

呂偉良担心這番說話另有玄機，說道：「你們有了什麼特殊的資料，顯示地球的壽命不會長久嗎？」

「不，這絕對與地球的壽命無關，這地球起碼還有過億年的壽命，問題只是你們地球上的人類自作孽，根本無法在互相猜疑中共存。」星球人首領說。

呂偉良又問：「這是不是你們要迅速撤離這裏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這是原來計劃的一部份，我們須要把一切收集到的資料運回去。並非暗示你們地球上的人類即將展開一場厮殺。不過，希望不要給我不幸而言中，你們幾個大國之間，如果再不坦誠相處，那可怕的日子大概也不會等得太久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悄悄鬆了一口氣！

他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星球人的身上，却沒有留意到申教授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不在他們身邊。

呂偉良問道：「我們還有一位老朋友呢？」

「他給我們的人帶到那邊去問話。」星球人首領說，「不過你放心，我們不會難爲他，只要他保持對于今天的事守口如瓶就行！」

林愛莉道：「你們到底担心一些什麼？是不是担心我們制止你們離開地球？」

「你們未必有此能力。不過，我們一切必須按照原來計劃行事。」星球人首領又說：「我不妨再講一次，我們拜託二位代找的同伴對我們十分重要，否則我們亦無須如此愼重其事。」

呂偉良道：「我明白了。你放心，我們儘快為你們找到他！但是，我也要重覆講一次，你們不要派人暗中跟蹤我，我汽車上裝有無綫電話，你的同類可以每隔若干時候，就用電話與我連絡。」

呂偉良把他的名咭取了一張出來交給對方。

這時候，他又想起在留仙谷別墅中收音機突然失靈的事。

他說：「你們除了可以變形之外，是否還可以令到無綫電失靈？」

「是的，我們當生命未完結之前，身體上有原電，可以發出電波，令到你們的無綫電暫時失靈！」星球人首領說。

「那麼，當晚在留仙谷別墅內襲擊我們的，是你的手下吧？」

「你應該早就想到了。」

「在碧湖灣差點勒死我的繩子，也是你的同伴變的麼？」

星球人首領指指那槍手：「就是他變的，還好他懂得變靑蛙，及時逃脫！否則，相信你已將我們的眞面目揭開了！」

呂偉良覺得驚奇：「怎麼？你們不是每個同伴都會變形麼？」

「不！我們的同伴在出發前必須學習，每個有每個的技能，並非千篇一律的，只有變人和死後變石頭這兩種是必修的課程，合格之後才可以派到地球來工作。」

首領又說：「當日我們原本想你死在不知不覺中，想不到你如此機警。」

呂偉良說：「記得當時你的同伴並非死去，只是中了我的痲醉銀針，暫時失去了知覺！為什麼也會變為一塊石頭？」

「這是為了掩飾我們眞正身份之故，所以我們硬性規定，不論死去或暫時暈倒，也要迅速變成一塊石頭。因為根據我們研究所得，最不受人注意的，便是石頭了。」首領說。

申教授被人由那邊帶了回來，他看來無恙！

星球人首領對他們三個人說：「你們現在可以走了，但是，千萬別忘記，對你們的同類不要說得太多，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呂偉良道：「我會記住的！」

他口裏這麼說，心裏却另有一種想法，同時他已趁住對方不注意的時候，悄悄按動了萬能拐杖的暗掣，讓自動攝影機把對方的樣子攝了下來！

他明知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但是，他覺得林愛莉的說話亦未嘗沒有可能。就是對方會不會是有案底的歹徒？然則，他剛才的話當然是一片謊言，而找尋何柏的目的也可能是為了別的緣故！

最容易印證他們是否人類的方法，就是引致他們開槍，如果他們手上的果然是一支「死光槍」，那麼，他們便可能是星球人。因為我們人類至今仍未使用到這種武器。

相反，如果射出來的只是一枚子彈，他們便是假的星球人，其實是人類。

不過，在公路檢查站附近，那槍手不是表演過了一次嗎？一名警員已因此受傷，至今傷勢未明。

呂偉良想到這裏，又想出了另一種方法來。

當他們離開森林的剎那間，呂偉良故意一個不小心，摔倒地上！

林愛莉不知內裏，暗吃了一驚，急忙過來扶起他。這眞教呂偉良為之啼笑皆非！因為他表面雖則是個跛子，但是他裝上了義腿，任何人要令他摔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又怎會跌倒？

他的目的只是求取這班人的同情，希望他們伸出援手來！

只要任何一個屬於對方的人跑來扶起他，他都會讓對方的指紋印上那支不銹鋼的萬能拐杖之上！

但是，現在他的計劃落空了！

呂偉良趁住那班槍手護送他們出森林時，突然伸出拐杖，故意要撥開一名槍手的衣服，但他又怕對方誤會，因此一邊說道：「你們的死光槍，是不是眞的那麼威力强大？」

這突然其來的動作，果然嚇得那名槍手一跳，急忙伸手來掩護自己。如此一來，對方的手指，起碼有四隻指模印在鐵拐杖之上！

呂偉良目的已達，還須默默記在心中，不要讓自己或林愛莉在無意中抹去，以便留待回去化驗！

三個人上了車，還是由林愛莉駕駛！

呂偉良看見申教授默默無言，担心地問：「教授，你怎麼樣了？」

「沒有什麼。」申教授怔怔地說：「我只是在想：我是否發夢而已！」

「你當然不可能是發夢。」呂偉良又問：「你認為剛才所見到的，果眞是星球人嗎？」

「是星球人？不！絕不可能，我懷疑他們是歹徒！」申教授說，「那些話，誰都會揑造出來，你難道相信他們嗎？」

「是的，絕對相信！」

「這簡直是無稽得很！」

「他們剛才帶你到什麼地方去？」

申教授說：「只是要隔離你們，向我問了許多說話，尤其是當他們知道我是大學裏的教授之後！」

「這件事太古怪！如果你是我，你怎麼樣做？」

「懶得去理睬他！」

呂偉良却說：「不！我一定會盡力而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找到眞正的答案！」

天色開始轉得昏黑！林愛莉開足馬力，希望天黑之前返抵市區！

但是，偏偏北郊公路之上有着許多檢查站，他們有些認得呂偉良的，只循例問兩句就放行，但是，有一個檢查站却相當痲煩！

原來一輛儎了儀器的汽車，就停在該處路旁。他們從儀器的反應中，知道呂偉良的車上有輻射性物體，故此留難他！

呂偉良心裏一凜！難道是由於有一名星球人摸過了他的萬能拐杖麼？還是有個星球人躲在車後？

汽車一直停在樹林外面的空地上，又沒有人看守，卽使他們要做手脚，也不是

一件出奇的事。

這時候，一名高級警官亮着電筒過來：「呂老兄，現在請你和你的朋友們先下了車，讓我們循例檢查一下好嗎？」

呂偉良担心萬一是星球人被發現（說不定這時他們已化身為其他物體躲在車內），那時一場混戰只怕勢所難免，到頭來吃虧的當然是警方和他們這三個人！因為警方目前所用的武器，萬萬比不上「死光槍」！

想到這裏，呂偉良立卽挺身而出，制止他們說：「警官先生，不怕老實對你說，我有重要任務在身！希望你不要阻我時間！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問夏維探長。」

「你難道不為自己的安全着想麼？」

「到底有什麼不對？」呂偉良問。

「你的汽車裏有輻射性物質。」警官說。

「這也沒有什麼出奇。」呂偉良指指身旁的申教授：「我儎住這位教授到現場去觀察，可能無意中沾染了一些輻射塵亦未可料。」

警官俯首彎腰，注視着申教授說：「教授，請問你貴姓？」

申教授滿臉不高興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警官道：「我只想查明你的身份。」

「要查你便去大學裏查好了。」申教授態度十分强硬！

「你似乎疏忽了警方有此權力的，教授！」警官據理力爭！

「那你要怎樣？」

「我只要求閣下落車接受檢查！」

「你到底懷疑一些什麼？」

「如果你眞的是一名大學教授，你會明白到輻射性物體對人類健康是有影響的，相信你也知道我們無非為安全設想！」

申教授似乎無可奈何地說：「好吧！那就讓我下車讓你們查個明白好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此際難免都會感到有些不明白，為什麼這位警官堅持要申教授一個人下車接受檢查？照理儀器測出這汽車沾了輻射塵，或車內有輻射性物質的話，應該全車接受檢驗才是！難道他已知道只有教授身上沾染了輻射塵麼？

思想間，申教授已經下了車。

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電光似的一閃，那位最靠近呂偉良的警官慘叫一聲，登時倒了下去！

警員們紛紛大聲呼喝：「抓住他！抓住他！」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心裏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急忙跳下汽車來！

但是，就在混亂中，槍聲早已紛紛響起來，申教授轉眼間不知所蹤！

呂偉良扶起那位警官，其他的人已紛紛亮起了探射燈，照向公路左邊，追索申教授的下落！

警官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一名警長幫着呂偉良把他扶上一輛警車去急救！

呂偉良說：「他可能中了死光槍，快用警車載他回市區，送到最近的醫院去急救！」

警長也認得呂偉良是著名的「鐵拐俠盜」，同時也知道他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自然了解他的用意是良善的，於是吩咐二名警員護送，立卽開車趕往最近的醫院去！

呂偉良一邊又向現場上的警方人員提出忠告，叫他們別再開槍，因為對方擁有的是一種死光武器，它的光速可以置人於死地！

雖則呂偉良是一番好心，但是此時大批警員已追進道旁的森林中去了。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連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想不到他們身旁的老教授原來也是個星球人的化身，現在他們有點恍然大悟了，那個所謂申教授，並非什麼古生物學者，他的目的無非騙呂偉良進森林中去，與他們的首領會晤！故此後來他一度離開各人。如果呂偉良他們想深一層，就該對他起了疑心。

大批軍警調到現場來，展開搜索。呂偉良明知他們不會有什麼結果，苦勸他們忍耐，切不可再開槍。如此這般的鬧到晚上八時，呂偉良和林愛莉才在軍警的陪同下，返抵警局！

呂偉良覺得一切都太遲了，何柏可能已逃到老遠地方去躲了起來！

他明知警方未必相信這些古怪的事，但是他還是將實情對夏維探長說了。

夏維探長皺着眉頭，說道：「本來我也不會相信這些離奇怪誕的事情，但是，今天確實有不少事情太過不可思議，例如外資銀行的電流系統一向良好，幾乎每年都由電器技師檢查過所有電綫和電掣，怎麼會好端端的燃燒起來？眞叫人難明。還好匪徒沒有趁火打刼，否則後果更難以想像。」

呂偉良道：「現在相信只有警方的權力才可以到機場去查一查，看看何柏到底去了那裏。我們一定要找到這個人，他可能的確是星球人的化身。」

「讓我叫人打電話到機場去查，我們在機場裏有人駐守！」

夏維說完就吩咐一名探員去做！

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未吃晚餐，夏維在警局的餐廳裏做了一次東道主！

呂偉良把鐵拐杖審愼地交給指紋部人員，他特別指出星球人槍手當時用手觸及的地方——鐵拐杖近末端的一段。通常呂偉良很少觸及那處地方的，而他每天早上起來照例也會用絨毛抹過拐杖一次以上！因此，星球人的指紋還留在拐杖之上。

此外，警方指紋部人員又在呂偉良的汽車裏展開連串工作。

呂偉良記得申教授坐過的位置以及觸摸過的門掣和其他地方，他都早已一一對指紋組的人交代過了。現在只等檢驗的結果。

夏維探長一邊陪着呂偉良他們進晚餐，一邊聆聽他們所經過的奇怪遭遇。

警官正在醫院急救，但據報情況嚴重，眼睛好像被火灼傷了一般！

他可能會變瞎子，但是，能够保存性命與否亦成疑問，因為他一直陷於昏迷狀態中。

呂偉良至今不能不重新考慮一下，萬一找不到何柏，星球人是否還繼續為禍下去？

想到這裏，他幾乎連那碗飯還沒有吃

完，便站起來去打電話。

也許是由於他習慣了手持拐杖之故，林愛莉担心他站不牢走不穩，想去扶持他。但是，呂偉良是用了義腿的，他不會跌倒。

電話打到特警總部，任如重意外地還留在辦公室裏。

任如重認得呂偉良的聲音，他說：「你找阿生嗎？他出差去了。」

「處長，可以告訴我，他去了那裏麼？」呂偉良問道。

「可以的。不過，你要到我辦事處來。」任如重說。

「爲什麼不可以在電話裏說？」

「電話不安全。」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掛了綫！

他心裏難免感到奇怪，爲什麼要如此神秘，雖則說，特警組的任務一向不公開，甚至警方亦無權過問，他們是屬於國際性的安全組織。但是，任如重很少這麼樣的。

呂偉良返回座位裏坐下，半句話也沒有說。

林愛莉道：「找到阿生嗎？」

「他出差去了。」呂偉良說。

這時候，一名探員陪住指紋組人員過來，檢驗的結果令他們大惑不解，因爲汽車和鐵杖之上，都找不到可疑的指紋。

呂偉良的鐵拐杖之上，只有他本人的指紋，甚至連林愛莉的也找不到。

汽車裏由教授摸觸過的地方，亦只可以找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指紋。

夏維問他的助手：「大學裏有查過了嗎？」

「查過了，剛有電話回來，據說申教授確是在大學裏任職的。」那助手又說：「他的護照是美國領事館簽發。現在我們的人正分頭工作，一方面派人到領事館去查，一方面帶手令到市立大學的教授宿舍裏去，希望可以找到一點綫索。」

「有進一步發現，記得用第一時間通知我。」夏維探長對他的助手說。

助手答應了一聲，退下了。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道：「愛莉，你留下來好嗎？我要到特警總部去一次，但我又想知道警方的工作進行成怎麼樣。」

但是，林愛莉却說：「不！我要跟你在一起，尤其是這個時候，我有點忐忑不安的！」

夏維笑道：「難怪你這王老五一直不敢結婚，現在眞的是想行一步也艱難！」

林愛莉瞪了夏維一眼！

呂偉良苦笑道：「所以我不適宜做警探，因爲我心腸太軟了！」

夏維一陣格格大笑！

警探的生活往往就是這麼樣：得歡樂處且歡樂。任是天大事情，在別人眼中也許看得嚴重，但他們却往往視作等閒。

這也難怪的，日積月累，什麼事情都會變成一種習慣。如果動輒便緊張得不食不眠，時刻放在心裏的話，相信每一名警探的壽命最少縮短十多二十年，那時眞不知找誰來做這種行業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會心一笑，雙雙站了起來，向探長告別！

二人來到特警總部，任如重和他的主要助手們仍然留在這裏工作。

任如重招呼二人坐下之後，說道：「阿生帶領一小組人員，負上了特殊任務，我不想消息外洩，是担心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

呂偉良自然明白他的苦心。其實，要不是任如重這麼信任阿生，而又這麼尊重呂偉良的話，相信特警總部設在何處，他們亦未必會知道。

任如重又說：「我一直留下來等消息，但至今仍沒有消息回來！」

呂偉良道：「他們到底去了那裏？」

「現在可能在東京！」任如重說，「他們的任務是追踪可疑星球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由自主地呆了一陣：「什麼？追踪可疑星球人？」

他們差點以爲聽錯了。

任如重吸了一口烟斗，說道：「是的，我們國際特警組人員由阿生率領，利用科學儀器，測出了一些蛛絲馬跡，懷疑一個人可能是星球人，於是展開追踪，現在可能已到達東京。」

呂偉良和林愛莉異口同聲地問：「那人是怎麼樣的？」

任如重說：「一組負責追查國際性假護照組織的特警，發現一名出售假護照的歹徒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當時那名歹徒正受到我們的監視。後來經過檢驗，證實歹徒死於一種神秘武器，可能是死光槍之類，於是我們立卽通知機場。阿生和數名特警携備新式電子測探儀器趕到機場，據他當時打電話回來報告說：一名可疑人物已登上飛東京的航機，航機已經起飛，所以他們也立卽趕往東京！」

呂偉良問：「後來一直未有新的消息嗎？」

「沒有，至今仍然沒有。」任如重又說：「不過，我們已通知東京國際特警組人員，希望他們接應阿生等人！」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處長，可以帮個忙麼？」

「什麼事？」

「我要兩份護照，以及兩張直飛東京的機票。」呂偉良說。

任如重怔了一怔：「你要去東京幹什麼？」

「阿生可能有危險！」

「你放心好了，死光槍雖然厲害，但任何金屬物件要經過機場的檢查儀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們相信那可疑星球人沒有可能把死光槍之類的武器帶上飛機。」

呂偉良道：「我並不是指死光武器那麼簡單，是因爲阿生個性魯莽，對付一般罪犯還可以，要他對付一個星球人只怕不容易。我只想去帮帮他的忙！」

「你肯帮帮他就等於帮了我們的忙，不過，你要等上一兩小時護照才可辦妥！」任如重又說：「如果你們不怕等得太久，我叫人去煑咖啡！」

「不！一小時後我再與你連絡。」

呂偉良說完，便帶着林愛莉向任處長暫時告辭。

二人回到汽車裏，呂偉良急不及待地坐上了駕駛位去。

林愛莉問：「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到何柏家裏去一次，再與夏維連絡。」呂偉良一邊說，一邊已將車子開動！

「怎麼？你懷疑阿生追踪的人，就是何柏嗎？」林愛莉道。

呂偉良說：「未必是他，但起碼有這種可能。又或者是星球人派出的殺手，他們要追踪何柏，所以必須有一份護照才可搭飛機出境！」

「我眞不明白，他們既然可以變爲飛鷹，爲什麼還要搭飛機？」

呂偉良說：「你沒有聽到那首領說麼，一切變形術都要經過一番訓練，並非每一個星球人都具有同一樣的本領！」

呂偉良這時已把車子開至一處彎角處，他突然熄去所有的車燈，出其不意地停在彎角一旁的黑暗路旁之上。

林愛莉因爲不知道他突然要停車，差點碰塌了鼻子！

她正待大發嬌嗔之際，呂偉良已迅速掩住了她的嘴，低聲說道：「別吵！」

呂偉良的眼睛却望向街道上！

一輛汽車一掠而過，往前駛去！

呂偉良這時才向林愛莉道歉：「對不起，剛才我來不及發出警告，有沒有弄傷你？」

「還好沒有，却也給你嚇個半死。」林愛莉瞪他一眼：「你到底攪什麼鬼？」

呂偉良說道：「我忽然從望後鏡中發現一輛汽車，我懷疑它跟踪我們，所以我不得不先行擺脫它！」

呂偉良後來將車子掉頭，由另一條路開往何柏的住所去！

這時候，呂偉良這輛會變色的特製中型房車，可以大派用場了。

他一按機掣，汽車外壳裏面一層的顏色條紋便開始變動，由原來的銀灰色變成了黑色！

汽車最後停在何宅門外！

何柏家中似乎沒有人，裏面是黑漆一片。

呂偉良對林愛莉半開玩笑地說：「迷你女賊小姐，現在是你大顯身手的最好機會了。」

林愛莉一怔：「怎麼？我們要偷進去麼？」

「是的，來吧！」

呂偉良說着，已經下了車。

林愛莉也跟着下了車。

呂偉良杖拄站於圍牆下，四顧無人，立卽攀上圍牆去，跳入花園之內。

林愛莉也翻了進去。

呂偉良開亮了電子電筒，來到主要建築物的門前，光圈罩在門鎖之上，說道：「你試試看！」

林愛莉伸手往頭上一摸，摸下一枚髮夾，輕輕在門鎖上撬了幾下，門便應手被推開。

二人相繼入內，只見電筒光圈掃射下，所有傢俬已蒙上防塵的白布。

屋內果然空無一人。但是，呂偉良並不會就此離去。

他帶着林愛莉入內搜查各處地方，連牆腳下的壁爐也不放過！

結果給他們找出了兩樣值得驚奇的東西，那就是一支死光槍，埋在壁爐的焦炭底下，那些炭早已沒有半點火！

另外呂偉良又在何柏的書房之內，找到一對奇怪的手套。

防冷手套一般用皮製成，主婦用的則以薄膠製成，顏色鮮艷；醫生的手術手套，所用的透明膠更薄更堅韌。

但是這一對，比醫生用的更薄，更透明！

呂偉良試戴一下，乍看之下幾乎等於沒有戴上任何東西在雙手之上。

這是什麼用的？

呂偉良想不出道理來。後來脫了下來，再三觀察才發現了這對手套的奥妙。

原來手套十指之上有精細的指紋，就像人類的一樣。

呂偉良把它放在燈下照耀，發覺指紋不但製作精細，而且紋孔極之幼細，紋坑之下有小得像毛管的幼孔，就像人類的皮膚一樣。

呂偉良恍然大悟地對林愛莉說：「何柏果然是星球人的化身。他大概不想再離開這可愛的地球返回原來的星球去！」

林愛莉問：「這對手套要來做什麼用的？」

「因爲星球人沒有指紋的——也許他們的指紋根本不同我們人類的，所以須要製造這種假指紋。」呂偉良又說：「現在可以明白，爲什麼我們汽車裏找不到教授的指紋，以及我的鐵杖上何故找不到星球人槍手的指紋了。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指紋。」

林愛莉把弄着那支看來像手槍的死光槍，但是他們檢查過了，裏面沒有子彈，也不知如何可以拆開它，只知道外型與星球人槍手所持有的一樣，肯定是一支死光槍！

門外突然傳來汽車聲，二人急忙熄了燈。

黑暗中見到有人下了車，跑來開門。當時他們以爲是何柏夫婦回來了，但是對方是幾個男人，而且左弄右摸也開不了那道門！

他們不是何柏夫婦，會不會是星球人？——呂偉良心裏這麼想着，一邊示意林愛莉作好準備，以防萬一！

門終於給他們弄開了。

數名大漢做事似乎很有程序，他們留下二人把守門口，三個人持着强光電筒走進屋內。

其中一個亮了燈，呂偉良和林愛莉躲在一角看得明白，他們原來是夏探長和二名探員。

呂偉良和林愛莉由黑暗處走出來，嚇得他們三個人急忙拔槍！

「想不到你們也在這裏！」夏維舒了一口氣說。

呂偉良道：「你們爲什麼也來了？」

「我想起你吃晚餐時說過的話，覺得何柏可能有些綫索留下，所以跑來看看。」夏維道。

「是的，你倒沒有想錯，不但有綫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綫索。」

呂偉良說完，把死光槍和指紋手套交出。

夏維呆了一呆：「奇怪！這種手套我們的人剛剛也在大學宿舍裏找出一對。」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爲星球人根

本沒有指紋，他們要僞裝我們人類，必須在必要時戴上這種有假指紋的手套，才可以假得似模似樣。」呂偉良又說：「這些東西戴在手上很不舒服，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也不會時時戴在手上，這就是爲甚麼在我汽車上和鐵杖上找不到指紋的原因。」

夏維探長要把二樣東西帶回警局存案，但呂偉良却要求他留下死光槍，以作防身之用。無奈夏維担心他處理不當，反而會生危險，堅持要帶走。呂偉良也無可奈何！

夏維對呂偉良說：「你不是要知道大學宿舍裏的搜索結果嗎？讓我告訴你，申教授是由美國回來，這點已經由領事館證實。目前我們已將找到的指紋手套印出一套完整的指紋，送去領事館，要求證實是否申教授的。」

呂偉良道：「當然是他的，大概不會錯，也許申教授也要開始歸隊了。他是星球人派來的，相信資料也搜到不少。」

林愛莉担心那位警官的傷勢，夏維難過地說：「他終於傷重不治！」

呂偉良呆了好一會，也說不出一句話來。警察在一般市民心中留下了不佳印象，那無非由於其中有不少害羣之馬。他們狐假虎威，不明白市民才是他們的主人，這輩其實早該將他們辭掉！

呂偉良覺得這位警官雖然不是他殺死的，却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之感。所以他心裏實在難過。

各人離開何宅，夏維探長臨走時安排一名探員在附近監視。

呂偉良和林愛莉告別夏維等人，回到特警總部時，已是一時半之後。

任如重爲他們預備好的護照和機票已準備妥當，但機票却有四張之多，原來任如重和一名助手也要和呂偉良他們一齊到東京去！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首腦，有這老頭兒在着，連例行的檢查也省回了。

航機漏夜直飛東京。

這時候，任如重才悄悄舒了一口氣，倚在沙發上嘆氣說：「阿生現在追踪的人如果是你所講的何柏，那麼，星球人爲甚麼要把他找回去？」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何柏如果眞的是星球人派來的間諜，他們找他回去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爲何柏手上一定有不少關於我們地球人類日常生活的資料。」

林愛莉一直不作聲，倚在沙發上睡着了。

到達東京國際機場時，已是天亮時份，國際特警組東京支部已派人在機場迎迓，因爲任如重不但是一個地方上的國際特警首腦，也是東南亞的特警首腦之一，他們出發時，東京方面已接到電報。

一名日籍特警對任如重報告說：「我們剛剛在不久之前，拘捕了一個人，他可能是個星球人，我們正在對他展開嚴密查詢！」

各人坐上一架私家車，由特別閘口駛出，通常這閘口是無須經海關檢查的，外交人員也往往由此閘口離去。

來到東京特警支部，阿生和數名特警正在盤問一個人，這個人果然就是何柏！

阿生看見他的上司任如重突然來了，更値得驚奇的却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也來了。

阿生走過來招呼他們：「你們怎麼也會來這裏？」

任如重和呂偉良還未答話，林愛莉已開玩笑地說：「來看看你有沒有偸懶！」

任如重問阿生：「你要追踪的人就是他麼？」

「是的，我們根據綫索，查出他可能就是殺死出賣假護照的人！」阿生說。

呂偉良問道：「我可以過去跟他談談嗎？」

「當然可以啊，師父。」阿生說着，陪住呂偉良走過去。

他首先介紹呂偉良等人認識幾位在場的日本特警。想不到阿生這鬼靈精來了不久，又學會了幾句日本話。

呂偉良對何柏說：「認得我嗎？」

「怎麼會不認得？」何柏嘆了一口氣說。

「我還以爲你回復了星球人的身份之後，已忘記了以往的一切。」呂偉良說，「爲甚麼你要跑來東京？希望你說得坦白些。」

何柏道：「事到如今，我們大家也無須再轉彎抹角。你們一班人千里迢迢來到這兒來，相信一定也掌握了不少資料。」

呂偉良道：「未必及得上你。我知道你手上也搜集了不少關於地球人的資料，是不？」

「是的，但我不會交給我的同類，因爲我還要留在地球上生活。」何柏嘆氣道，「二十年來，我一直與我太太相處，她是地球人，她一直不知我的眞正身份，但我們日夕相處，我已經給你們同化了。我覺得我不能離開我妻子，這可能就是愛情吧！如果我給我的同類找到，就非跟他們回去不可。」

呂偉良說：「我知道你有旅行護照，經常爲商務上的事來往各地，爲甚麼還要殺人取得假護照？」

「你別信他們的話。」何柏說，「我有正式護照，何必出此下策？他們完全誤會了。」

阿生在旁插嘴道：「我們不會搞錯的，我們的電子儀器測出他並非一般人類，身體內結構與我們迥然不同，所以我們才會追踪到這兒來。」

何柏道：「我承認這點，我不是地球人，但假護照不是我拿的。」

阿生道：「但是根據消息，持有假護照的人確是乘那一班機飛來東京的。所以我們才持電子測探儀器候在那入口處，不久就發現了你……」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已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一句：「糟糕！」

在場的人都給呂偉良嚇得一跳！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也僵呆住了！

任如重急忙問：「甚麼事？」

呂偉良道：「阿生，你是否發現了何柏之後，便一直跟他上機？」

「不！」阿生說，「我們用的是袖珍型的電子測探儀器，簡單來說它是一副流動的X光機，但比較新式，它可以透視每個人的身體。我們特警組爲了偵查星球人

，我提議採取這種儀器，因爲星球人既無腸肚，那麼，在X光透視下，必定無所遁形。當時我們數人分持數架同一類型的儀器，分別在數個閘口監視。當我的一位同事對我說出結果後，我急忙過去，而何柏却已上了機。於是我只有向處長請示，他叫我們追來東京。」

任如重在旁說：「是的，另一方面，我們已知會東京特警組，注意一個中年中國商人。」

一名東京特警組人員却說：「由於無綫電話中只指出那人身形衣飾，髮型等等，並未說出姓名，我們惟有分別監視那班機載來的數名乘客。後來阿生隊長和他的同事認得當時就是此人匆匆經過閘口。」

呂偉良道：「所謂消息來源，相信一定是綫人或當地警方的消息，而你們要找的殺人——殺死賣假護照的人，可能也是乘同一班機來了這裏。但是，你們因爲首先發現了何柏，可能放過了另一個持了假護照的星球人……」

任如重道：「對了，實情必是如此，那星球人可能也跟踪前來東京，伺機向何柏下手！」

何柏心裏一凛：「那麼，請你們做做好心，快些放我出去！」

「爲甚麼？」阿生問。

「我的同類可能會對付我妻子，我要趕返酒店中去。」何柏說。

阿生回頭問任如重：「處長，我們該怎麼辦？」

任如重過去與日本特警支部的人交談了一會兒，他們決定派人把何太太一併請來，却不能放走何柏，而且還要對何柏作進一步詢問和檢驗！

何柏却說：「你們保護不了我的，徒然讓我的同類查出我之所在。如果你們好心的，讓我出去悄悄將我妻子帶着，躲到別的地方去，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呂偉良道：「相信沒有用的，你的同類可能已知道你的行踪，你離開這裏極有可能立即就遭到殺害！」

任如重和日本特警組的決定沒有改變，他們一邊派人到酒店去，把何太太請來，一邊又將何柏秘密押上一輛汽車裏，載到醫院去進行一項秘密檢驗。因爲只有醫院裏的儀器最齊全！

任如重和呂偉良等人也坐上了特警組預備好的車子裏，跟在一輛封密的汽車後面，前面那密封的車子不但可以防彈防輻射，還有空氣調節，四周玻璃密封，除了前面擋風玻璃之外，其他三面則落下了黑布幕，何柏就在其中。

特警組通常用這車子運載重要疑犯，故此車內有無綫電話與其他護運的車子取得連絡。

這時候，車子至一處橫街，車隊在一處紅綠燈前停了下來！

突然間，前面車子內的何柏慘叫了一聲，面色大變，嚇得同車的日本特警和阿生他們大驚失色！急忙通知其他車輛！

任如重和呂偉良等人匆匆下車，趕過去察看，當防彈汽車車門打開時，却不見了何柏！

由於車內一片黑暗，只有司機可以透過擋風玻璃看見前面的街上情景，故此，阿生等人也一時弄得糊裏糊塗，他們也不知何柏是怎麼會突然之間消失的。

照計車子四周密封，他插翼也難飛！

後來阿生用電筒在車廂照射，赫然發覺車子底下的踏足處，有一塊二拳般大的茶色石頭！上面的光澤正逐漸消失！

呂偉良等人在旁見了，心裏立即就明白過來：星球人化身的何柏已經死了。

過去師徒二人都見過這種情形：星球人死後便會變成一塊石頭。但是，何柏好端端的怎麼會死？極有可能是星球人派出的殺手已經老早躲在何柏的身上。

至此呂偉良他們又不禁想起，在他們原居地的一次交通失事中，一名駕車人就訴說當時有些毛虫似的東西在他背上亂抓，弄得他渾身發癢，因而造成了一次交通失事，弄到十多輛大小汽車擠在一起，交通爲之大亂！

現在何柏顯然也是給他的同類殺手變形成一條毛虫，或者一條蝎子悄悄附在他的衣服上，伺機向他施毒手，而那殺手事後便乘住混亂中變成一隻小飛虫，俟車門打開後逃去無踪！

他們爲甚麼要殺何柏？

也許是奉命追踪前來的星球人担心何柏出賣他們，也可能是担心地球人進一步了解星球人的身體內的結構，所以在送往醫院接受詳細檢驗的途中，突施殺手！

但是，眞正的原因何在？何柏收集到的資料星球人的間諜事後是否能找到？全部星球人間諜到頭來總共搜集到多少關於我們地球人的資料？……………這一連串問題，根本沒有人可以解答，也永遠沒有人可以知道一個正確的答案。

唯一知道的就是：不久之後，各航綫上的機師又紛紛報告，他們不約而同地見到天空上出現了飛碟。但只是一掠而過，然後迅速沒入雲層裏！

於是知道這次怪事的人，例如呂偉良他們等等，只有默默地祈禱：但願人類懂得互助互應，世界獲得眞正的和平，否則，只怕不久之後我們地球人就會自行毀滅，而地球上的新主人不會再是我們地球人，而是星球人，那時就不敢想像了。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魔鬼笑聲」 馬雲·著

美妙的音樂可以令人陶醉，尖銳的音响可能令人瘋狂，那麼魔鬼的笑聲又是怎麼樣的？

鐵拐俠盜故事將介紹一個別開生面的新故事「魔鬼笑聲」給讀者們。請注意刊出日期。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高皋·文
盧令·圖

血扇（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被喬曉春所迫，往九曲觀強奪三元譜，詎料因禍得福，九曲觀主不特聽從王岩建議，更贈予一把異劍和一本劍笈及一瓶療毒聖品歸神丹，王岩返回百祥典當內，喬曉春要他交出三元譜，王岩堅稱須俟朱玫和喬浣蓮回來始肯交出，翌日，朱玫返回，王岩暗把二粒歸神丹送予蘇少達，獲知喬浣蓮已在越城遇難，王岩與朱玫立找喬曉春算賬，喬曉春率衆把王岩，朱玫圍在院中，要蘇戎洵出手，蘇戎洵諉稱不願以衆敵寡，要喬曉春命弩箭手撤出，喬曉春斥其不聽指使，蘇戎洵辯稱夫婦間指使二字似不妥——

****

雙騎援故舊　一劍除元兇

王岩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擒着賊首便已控制全局。

他屈指連彈，一連封閉了喬曉春幾處穴道，這才鬆手一笑道：「人生如戲，喬夫人，現在應該聽在下的了。」

喬曉春冷冷道：「你得意的太早了一點，爲什麼不向四外瞧瞧？」

王岩流目一瞥，只見適才停止前進的黑衣大漢，已再度向中心進迫。

他心中雖是驚駭，面上依然神色不動的道：「看來妳是不想活了！」

喬曉春道：「有你們夫婦及蘇戎洵父子陪葬，我想是值得的。」

王岩道：「可惜這般人只是一些土雞瓦狗，縱然再多幾倍，對在下還是無可奈何。」

語音甫落，青衫急蕩，他像一陣旋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吹向逐漸迫近的黑衣大漢。

說他像風並不過份，只不過眨眼之間，他已回到原先所立的位置，洒脫的神態絲毫未變，好像他根本沒有離開似的。

但黑衣大漢已不再前進，他們像木雕泥塑一般，直挺挺的立於一丈之外。

喬曉春面色大變，一雙秀目之中射出無比毒惡的憤怒火燄，她向黑衣大漢掃了一眼，道：「姓王的你將他們怎樣了？」

王岩道：「沒有怎樣，我只是點了他們的穴道而已。」

截脈點穴，在他們這般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來說，並不是一件困難之事，但如要剎那之間，一舉制住近百名大漢，縱然是八臂金剛臨凡，只怕也難以如願。

因而，喬曉春冷哼一聲道：「勿怪你敢於反抗，原來你是一個使毒的高手。」

王岩道：「不管妳怎麼說，目前主客易勢，妳已是王某的階下之囚了！」

喬曉春道：「我認栽，你動手吧。」

王岩道：「在下不殺失去抵抗能力之人，如若妳能跟王某合作，王某願意給妳一次機會。」

喬曉春撇撇嘴道：「少跟老娘來這一

套，你們中原武林，盡是一些口蜜腹劍之輩！」

王岩微微一怔道：「妳太偏激了，喬夫人，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中原武林絕不至盡是口蜜腹劍之人，再說，你暗中下毒，控制別人的生命，甚至連妳的親生女兒也不例外，如果說武林之中眞有壞人，妳喬夫人必然會算上一份。」

虎毒不食子，人究竟是有良知的。

無論喬曉春對蘇戎洵如何痛恨，無論她對人怎樣的厭惡，她害死了自己親生的女兒在良知上難免有着一份深沉的歉疚。

現在她確實後悔了，面頰上是一片悔恨之色。

王岩接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不過咱們不能對別人苛求得太嚴，對自己放縱得太多，妳說是麼？喬夫人。」

喬曉春尖聲吼道：「不，我沒有錯，這都是蘇戎洵一手造成的，我恨他，我恨他……」

一個被拋棄的女人，心靈上蘊藏了太多的痛苦，如若她身負武功，如若她個性偏激，她就會殺人，她就會放火，任何殘酷之事她都會毫不顧慮。

喬曉春就是這樣一個女人，一個喪失理智的幫兇，充滿仇恨的殺人者。

她後悔，是因爲她毀了她惟一親生的女兒。

那只不過像一抹輕烟，已被無邊的痛恨吹得蕩然無存。她雙目暴睜，面頰扭曲，獰惡得像一頭擇人而噬的野獸一般。

王岩沉吟了，他知道要喬曉春與他合作，將是一件十分渺茫之事。

於是，他冷哼一聲，說道：「妳與蘇前輩之間的仇恨，只是個人恩怨而已，妳却喪失人性，殘殺無辜，連親生女兒也不放過，我如若饒恕於妳，天地間就沒有公理了。」

喬曉春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你不是不傷害失去抵抗能力之人麼？姓王的，原來你也是一個言而無信的無恥小人！」

王岩淡淡道：「妳說對了，我原本就不是一個君子，不過，我不會殺妳的，對壞的女人，我有一套特殊的整治方法。」

一頓接道：「這方法十分簡單，我只是挖掉妳一隻右眼割下，妳的鼻尖，再在妳的額頭及左右雙頰用刀尖劃一個十字罷了。」

喬曉春身軀一陣顫抖，極度的恐懼，使她剎那之間已面無人色。

「姓王的，你殺了我吧。」

她絕望的嘶叫，冷汗也一粒一粒的暴了出來。

王岩平靜的一笑道：「我說過不殺失去抵抗能力之人，但不能不給妳一點教訓，妳放心，在下手法俐落，不會有什麼痛苦的。」

他拔出手叉子，健腕一吐，逕向喬曉春的右眼點去。

「不，不，你不能這樣，我是你的丈母娘……」

寧願被殺千刀，也不願被人毀容，喬曉春軟化了，她以顫抖的聲浪作乞憐的哀求。

手叉子停在喬曉春的眼皮之上，王岩的面頰依然籠罩着凌厲的煞光。

「妳還記得浣蓮是妳的女兒？」

「我錯了，錯了，少俠，希望你……嗚嗚……」

她哭了，現出了女人軟弱的一面。

「那麼妳是肯跟王某合作的了？」

「唉，我一錯不能再錯……」

「好，我相信妳一次。」

他收回了手叉子，喬曉春如蒙皇恩大赦般的吁出了一口大氣。

「少俠要我怎樣？」

「我只想請教妳幾個問題。」

「問吧，我知無不言。」

「妳是萬劍派的？」

「是的！」

「萬劍派的掌門是誰？」

「血扇姬鵬。」

「是他？他爲什麼冒充在下？」

「自然是要報一敗之辱了！」

「哦……」

「少俠武功蓋世，俠名更是婦孺皆知，所以……」

「所以他要在下身敗名裂，爲江湖唾棄，爲武林公敵？」

「是的，他要少俠嚐盡人間痛苦，然後……」

「血扇姬鵬果然手辣心狠，他在成立萬劍派之後，必然做了不少天怒人怨之事了？」

「他收羅亡命，以藥物控制黑白兩道的知名之人，在開派前，便已暗中進行，只不過在開派後，變本加厲，公然橫行罷了。」

「他控制了一些什麼人物？」

「有少林寺的監堂主持宏法大師，武當掌門師弟恢弘道長，青城掌門無憂眞人，長風門主白浪，南陨世家的主人賀白冰，綠林巨擘絕戶掌舒尚義，湖海王魯異鱗等。」

「還有三十年前的武林第一高手蘇戎洵父子，及塞外女傑喬曉春夫人。」

「唉，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恨死了那人面獸心的老賊。」

「血扇姬鵬還在萬劍山麼？」

「不，他可能到九嶺山去了。」

「啊，他到九嶺山做什麼？」

「萬劍門下有幾人在九嶺山失蹤，經八臂天王夢遊親往偵察，竟發現一個十分怪異的門派。」

一嘆接道：「血扇姬鵬不僅要向少俠索還失敗之辱，而且志在統一武林，江湖稱尊，縱然那門派與人無爭，萬劍派也容他不得！」

王岩心頭狂震，暗忖：「凝雲谷雖有天梯之險，但萬劍派所網羅的高手，都是當今黑白兩道中的絕頂人物。一旦讓他們攻入谷中，長髮門的處境就不堪設想。」

他思忖之際，喬曉春又長長一嘆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血扇姬鵬萬難想到少俠不畏奇毒，而百祥分舵竟失敗得如此之慘。」

王岩道：「妳是百祥分舵主？」

喬曉春道：「情婦兼舵主，唉，我已經失身於他，不得不聽憑他的擺佈。」

王岩道：「妳失身於他？哼，妳忘記妳是有丈夫的人了！」

喬曉春道：「我有丈夫？不，我只是一個棄婦罷了，蘇戎洵拋棄了我，難道我還要替他守節不成？」

朱玫插口道：「相公！別人的家務事，咱們就不必管了，此間不必再留，咱們走吧。」

王岩道：「好的！」

他臨走之前，毀掉了喬曉春及黑衣大漢的武功，使這般萬劍門下，無法再憑藉武功作惡。

對蘇戎洵父子的挽留，他們也未予接受，王岩認爲這雙父子太過自私，他不想交結此等不夠味道的朋友。

當天色黎明時分，他們雙騎並轡，馳出了岳陽的南門。

朱玫瞧了一下暗朗的天空，對王岩廻眸一笑道：「相公！這岳陽勝跡，洞庭湮波，不無令人留戀之處。」

王岩眉峯一皺道：「靈山勝水，比比皆是，岳陽算得了什麼。」

朱玫道：「這麼說來，你對岳陽是毫無留戀之處了？那……」

王岩知道她要說些什麼，急扭轉話題道：「玫妹子！血扇姬鵬以全力對付長髮門，我實在替他們担心。」

朱玫道：「凝雲谷地形隱蔽，還有一道飛鳥難渡的天梯，血扇姬鵬縱然神通廣大，一時之間很難奈何他們。」

王岩道：「如果長髮門不明事態險惡，要想驅逐侵犯禁地之人呢？」

朱玫一怔道：「這個……」

王岩道：「快，妹子，也許咱們還來得及。」

朱玫愕然道：「咱們去阻止萬劍派進攻長髮門？相公，咱們是不是太單薄了一點？」

王岩道：「咱們確是人單勢孤，不過，長髮門擁有不少高手，咱們可以相機跟他們取得連絡。」

朱玫道：「相公！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

王岩道：「咱們之間還有什麼該不該的，妳說吧。」

朱玫道：「江湖恩怨，永無寧日，咱們……咳，也該替自己着想一下。」

王岩道：「是的，江湖恩怨多，人間不平之事也不少，咱們力量有限，確難移風易俗。不過……」

朱玫撇撇嘴道：「不過盡其在我，作善不必人知。」

王岩微微一笑道：「血扇姬鵬是冲着咱們而來，這可不是我好管閒事。」

朱玫道：「我知道，我是說，一旦血扇姬鵬之事，告一段落，希望你能退出江湖……」

王岩道：「有這個必要麼？」

朱玫一嘆道：「你整天關心別人，自己的妻子反而不如路人了！」

王岩道：「此話怎講？」

朱玫忽然紅飛雙頰，現出一股忸怩之色道：「我想……我有了……」

王岩呆了一呆，忍不住哈哈一陣大笑道：「當眞麼？玫妹子。」

朱玫白他一眼道：「這是何等之事，我還能騙你不成？」

王岩道：「不要誤會，玫妹子，我是太高興了。」

朱玫嫣然一笑道：「我知道，只是今後……」

王岩道：「今後咱們找一個山明水秀，不爲人知的地方隱居下來，不過那清苦的生活……」

朱玫道：「你放心，相公，只要咱們能在一塊兒安靜的生活，任何苦我都能吃的。」

王岩道：「好吧，玫妹子，就這麼辦吧。」

他們經上塔寺，越幕阜山，在一個日薄西山的時分，到達了九嶺山。

在一戶農家進過飲食，帶着乾粮食水，兩人徒步登山，救人如救火，他們不敢作半分躭擱。

王岩輕車路熟，帶着朱玫深入山區，在水口附近，已發現萬劍派的暗卡。

以王岩夫婦的功力，這般暗卡自然不會放在他們的心上，但面對萬劍派這等强敵，他倆仍不敢絲毫大意。

闖過重重樁卡，終於到達長髮山頭，在灰濛濛的月色之下，王岩瞧明白了萬劍派的聲勢。

眉峯一皺，他以傳音對朱玫道：「妹子！妳在雷公山學了些什麼？」

朱玫一怔道：「我不是告訴你了麼？爲什麼忽然有此一問？」

王岩道：「我想借重雷公山的奇門絕學，但以事關重大，不得不問個明白。」

朱玫道：「先說出你的想法，再看看我能否勝任。」

王岩道：「萬劍派以一半人手沿凝雲谷防守，分明他們對那片滾滾白雲已起疑心。但上下天梯之處並無防守之人，可見凝雲谷的眞象他們還沒有眞箇明白。」

朱玫道：「不錯，他們眞正的主力，似乎聚集在對面谷口之外，那深谷也有長髮門下居住麼？」

王岩道：「沒有，但他們決不會無的放矢。」

朱玫道：「怎麼說？」

王岩道：「上下天梯，只有辰至未四個時辰……」

朱玫道：「我知道了，長髮門下超過入谷的時候，只得避入那深谷之中了。」

王岩道：「我想是這樣的。」

朱玫道：「你要我怎樣？」

王岩道：「萬劍派守着白雲邊沿，長髮門出入天梯之時很難不被他們發現。」

朱玫道：「你要我引開他們？」

王岩道：「是的，如能困住他們一批高手，自然更爲理想。」

朱玫沉吟半晌道：「奇門術數之學，義理十分深奧，我學習時日過短，運用難以自如，但咱們不妨試試。」

她在藏身附近，用石塊佈下一個陣法道：「這是一個五行後天八門陣，你進來試試。」

王岩對易理畧有涉獵，再經朱玫說明是反五行後天八門陣，按理應該難他不倒。但他一經入陣，便覺天地易色，巉崖處處，分明方丈之地，已變爲無邊無際的荒山密林了。

待朱玫引他出陣，不由嘆息一聲道：「幾塊頑石不啻數萬雄兵，雷公夫妻不愧爲一代人傑。就這樣，妹子，咱們將陣法佈於那面懸崖之處，面積擴大一點，以便多捉幾個敵人。」

朱玫道：「好的。」

佈好陣法，天色已交三鼓，王岩道：「我到那面谷裏瞧瞧，如有長髮門下，順便將他們救出。」

朱玫道：「我呢？」

王岩道：「妳守着陣法吧，咱們一旦失利，也好有個退身之處。」

朱玫道：「敵衆我寡，要小心些。」

王岩道：「我會當心。」

距谷口約莫半里，是一片四季長青的撐天巨齡。

林前草地之上，品字形排着三座帳篷。帳篷不大，每一座約莫可以容納八至十人。帳篷裏面的人不多，待在外面的可不少。遊走巡查的不算，每座帳篷的四週，守衞者全是二十四人。

這自然是萬劍派的主力了，血扇姬鵬可能就在其中一座帳篷之內。

王岩不想驚動他們，遠遠繞過，直奔谷口。在谷口附近，他有點躑躅起來，因爲谷內削壁插天，幾乎猿猱難渡。

谷口像一個細頸的甕口，除身化輕烟，很難避過巡守之人。

他暗中仔細的數了一下，緊緊守着谷口的，有四名黑衣大漢，距谷口十丈遠近，還有十二名大漢在往來梭巡。

一舉制服谷口的四人並非難事，要使梭巡的十二人同時就範，就有點力不從心了。但時機緊迫，不容他多作考慮，如果天色一明，行動上就更加困難了。

於是，他盡量隱蔽身形，緩緩接近谷口，瞅準一個適當的時機，右掌一揚，四條松針已閃電射出。

這一手功力，可當得空前絕後，因爲它不同於米粒打穴，較一般隔空點穴，更要難上幾倍。

他以松針擊中守衞者的黑甜穴，並不要他們眞箇暈睡，他要求的只是瞬間的迷糊，可容許他穿入谷口而已。

這是他首次嘗試，却獲得滿意的成功，在守衞者的神智微微一暈之際，他已像輕風似的飄入谷口。

這座荒谷怪石嶙峋，到處滋生着樹木和野草，根本是一個人類絕跡的所在，他不知道長髮門下藏身何處，只好小心的搜查着。

忽然兩縷勁風由左右悄然襲來，力道之强，使他不得不閃身躲避。

他脚下一滑，已脫出勁風力道之外，然後猛一旋身，縱目向襲擊者瞧去。

他們果然是長髮門下，其中一名老者竟是長髮四老之一的路敬德。

王岩不敢怠慢，急抱拳一禮道：「原來是路前輩，兩位沒事吧？」

路敬德回了一禮道：「老夫沒事，少俠怎會來到荒谷的？」

王岩見路敬德一臉疑惑之色，遂將聞訊馳援之事畧加叙述，並詢問凝雲谷的近況。

路敬德一嘆道：「敝谷食物不足，少俠是知道的，唉，誰知本門採道弟子，却一再遇到這般强人……」

王岩道：「他們是新近倔起武林的萬劍派，正在中原興起無邊風浪，當今各大門派，幾乎都已落入他們的掌握，只要長髮門走出凝雲谷，遲早免不了要與萬劍派一戰。」一頓接道：「前輩是暫避此地待機回谷麼？」

路敬德一嘆道：「他們人數太多，老夫無力將他們逐退……」

王岩道：「雙拳難敵四手，前輩不必自責，現在辰時將屆，由晚輩引開谷口的敵人，前輩就可以趁機回谷了。」

路敬德道：「少俠是一個人來的麼？我那位侄女兒呢？」

王岩道：「上官姑娘由晚輩介紹投入武夷九曲門下，學習上乘武功，晚輩是與拙荆一同前來的。」

路敬德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語音一頓，稍作沉吟道：「老夫縱能安全返谷，長髮門的威脅並未因此解除，如若少俠肯助敝門一臂之力，老夫擬請門主盡出敝門精銳，與萬劍派作一澈底解決。」

王岩道：「就這麼辦，咱們走。」

他首先馳赴谷口，手爻子左盪右決，一舉就將四名守衞的匪徒解決，不待巡邏迫近，縱身先向他們迎去。

慘嗥之聲驚動了帳篷的匪徒，人影紛紛，竄起一名黑影向谷口撲來。

爲了使路敬德易於脫險，他迎上去展開瘋狂的搶攻，像一頭猛虎似的，招招都是殺着。

萬劍派收羅的亡命之徒中頗有能者，除了天宇八魔，還有少林監堂主持宏法大師等白道高人。

此時他被七名高手圍困於垓心，凌厲的殺機在逐漸向中心進迫。

這七人是八臂天王夢遊，無心狼胡非，毒眼尤金，絕戶掌舒尚義，少林宏法大師，湖海王魯異鱗，及南暝世家的掌門賀白水。

人數不算太多，但每一個都跺跺脚江湖顫抖人物。

王岩向他們環視一眼，冷冷道：「各位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宏法大法，無憂眞人，及賀白水等究竟不失白道豪俠的風範，他們一言不發，各自退後三步。

八臂天王哼了一聲道：「你就是冒充本派掌門的那個小子，哼，天堂有路你不走，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王岩道：「你錯了，閣下，萬劍派不

過是一窩蛇鼠罷了，此等掌門也值得王某去冒充？至於你麼，嘿，吹牛不犯死罪可也不能太過離譜。」

八臂天王夢遊道：「好口才，你知道老夫是誰？」

王岩道：「天宇八魔之首八臂天王夢遊，對麼？其實八魔嚇不倒人，王某早已見識過了。」

八臂天王道：「你見過誰了？」

王岩道：「黑煞神江淮是你們一夥的吧？」

八臂天王夢遊道：「不錯。」

王岩道：「王某見過他了，還領教過他的高招。」

八臂天王道：「他人呢？」

王岩道：「我請他替你們打前站去了，閣下將來到鬼門關報到之時，多少有個照應。」

八臂天王日光一凝深深的一瞥，忽然雙眉一挑，仰天狂笑道：「你莫非在說夢話吧？憑你能動黑煞神的一根汗毛！」

王岩掂掂手叉子，輕鬆的一笑道：「王某時常在夢中殺人，閣下不妨試試。」

八臂天王雖是不信王岩眞有毀掉黑煞神之能，但瞧這位青衫少年輕鬆洒脫的神態，他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哼了一聲，回頭對無心狼胡非道：「胡兄弟，去教訓教訓這小子。」

無心狼胡非擅用兩截棍，論功力在天宇八魔中最弱，心腸之狠，却是八魔中的第一人。

一聲怪嗥，他躍前三尺，兩截棍一挺，冷冷道：「出招吧，姓王的。」

王岩道：「閣下小心了。」手叉子去勢如風，削向無心狼持棍的手腕。

無心狼嘿了一聲，手腕微挫，短棍斜敲，以迅如風雷的速度，橫擊王岩的手叉子。

此人究竟不愧是名列八魔的人物，這一招不僅應變奇快，而且招中套招，還有極端驚人的後着。

王岩身經百戰，任何時間都能保持極高的警覺，他雖是懍於無心狼這招太過凌厲，左手的手叉子仍豎立胸前，作爲萬一的準備。

此時無心狼兩截棍的前端斜敲手叉子，第二截正指向王岩的前胸，忽然嗖的一聲輕響，三點寒星帶着强勁的破空之聲，猝然電射而出。

這一招太過意外，雙方的距離又近得伸手可及，任是何等功力之人，縱然不死也得身負重傷。

四週響起一片驚呼之聲，宏法大師還唸出了阿彌陀佛，觀戰者之中有人在爲王岩的生命而惋惜。

接着是一聲慘吼，尖銳得扣人心弦，這表示戰鬥結束了，他們不由又將目光向惡鬥之處投去。

「啊！」

天下意外之事雖多，決沒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觀戰者儍了眼，驚呼之聲響成一片。

因爲他們認定必死的王岩，依然氣定神閒的立在場中，暗中以毒針襲人的無心狼胡非，胸口正大量的冒着血水。

八臂天王一呆之後，撤出兩隻沉重的鐵筆，同時向宏法大師等一揮手道：「一起上，剁了這小子。」

殺了一個無心狼，萬劍門下的實力並未受到影響，如若以六搏一，王岩還須經過一場苦戰。

此時長髮四老之一的路敬德已脫險回谷，朱玫可能還在担心，因此，他認爲纏鬥無益，倒不如引他們去嚐嚐朱玫的奇陣，豈不省事得多。

於是一聲淸嘯，他像凌霄巨鶴一般飛出了鬥場，並以極度輕蔑的神態向八臂天王叱喝道：「少爺饒你一次，快挾着尾巴滾吧！」返身一躍，向朱玫立身處奔去。

分明他在逃跑，還要別人挾着尾巴滾，八臂天王怎能容忍得下！

再說，他殺了無心狼，兔死狐悲，八臂天王也應該找回這個過節。

「嘿嘿，姓王的，老夫要讓你逃出手，今後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八臂天王果然不肯甘休，萬劍門像潮水，向他兇猛的追了過來。

逃的快，追的急，剎那之間，已到了蘭陵郡主朱玫立身的所在。

朱玫行走江湖的時日不多，很少人知道她的出身來歷。此時八臂天王等忽然發現這麼一個儀態萬端，雍容華貴的少婦與王岩併肩而立，他們不由脚下一窒，全部停了下來。

朱玫美目流轉，向八臂天王等一瞥道：「相公，他們是誰？好像兇惡得很！」

王岩道：「他們不是人，自然會兇霸霸的了。」

朱玫道：「不是人？那，他們是什麼呀？」

王岩道：「妳瞧到過魔鬼麼？」

朱玫道：「沒有。」

王岩道：「他們就是魔鬼，妳瞧淸楚一點今後才好趨避。」

八臂天王怒喝道：「小子死在臨頭，居然還敢出語傷人，請宏法大師及魯兄辛苦一下，不管死活，給他們一點應得的教訓。」

宏法大師及湖海王魯異鱗，在當今武林之中，都具有頗爲崇高的身份。

但他們不敢違拗八臂天王夢遊的命令，兩人應了一聲，緩步逼向王岩。

王岩一抱拳道：「兩位前輩請了。」

宏法大師與湖海王魯異鱗在王岩夫婦身前八尺之處停下脚步，一聲低沉的佛號，這位少林高僧似乎舒展了一下心頭的鬱積，道：「兩軍陣前施主勿須多禮。」

王岩道：「在下只是敬重兩位昔日的令名，別無他意。」

湖海王魯異鱗道：「往日已成過去，少俠還提它作甚。」

王岩道：「說的是，在下也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那麼兩位劃下道來吧。」

湖海王魯異鱗道：「由老夫陪賢孟梁玩玩，你們出手吧。」

王岩道：「愚夫婦不想佔兩位便宜，其實一對一，兩位不見得能穩操勝算。」

湖海王魯異鱗微現怒意，哼了一聲道：「很好，少俠還等什麼？」

王岩右掌一提，掌緣向外一翻，呼的一聲，一掌劈了過去。

對這等名噪江湖的武林前輩，勿須多

作客套，你不出手，他是不會先出手的。

這一掌王岩用了八成眞力，凌厲的掌勢，揉合了挨打門强勁的內功，風聲如削，比眞實的鋼刀還要犀利。

湖海王聞風色變，左拳右掌一連使出兩招，才將王岩的這一掌接了下來，他的身形仍忍不住退了一步。

牛刀小試，名震武林的湖海王已落在下風，接着一聲長嘯，他毫不容情的來了一記大胆的乘勝追擊。

這是一記散手，却暗含大衍離合神功，只見人影一閃，他的五指已罩着湖海王的肩井重穴。湖海王大吃一驚，再也顧不得什麼丢人現眼了，急仰面一翻，猛向地面滾了出去。

「阿彌陀佛，」宏法大師一聲佛號，橫身擋着王岩的去路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施主怎能趕盡殺絕！」

王岩面色一整道：「在下只不過替天行道而已，對一般貪生怕死，爲虎作倀之人，似乎不必存那慈悲之心。」

湖海王勃然大怒道：「小輩欺人過甚，老夫與你拚了。」

宏法大師伸手一攔道：「這位施主責備的是，唉，老衲實是愧對我佛。」

湖海王面色一紅，冷哼一聲道：「人各有志，大師不必相信他挑撥之言。」

王岩道：「事實俱在，在下何須挑撥，哼，兩位既敢爲虎作倀，就應該自栽以謝江湖。在下這裏有一種極端劇烈的毒藥，服後會毫無痛苦的立即死去，吃下去吧，兩位，它會替你們解決痛苦的。」

語音淸落，屈指連彈，兩粒丸藥已經輕輕落入宏法大師及湖海王魯異鱗掌中。

這當眞是斷腸穿肚的毒藥嗎？他們應不應該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

死，是一件重大之事，因爲一個人只有死一次的機會，碰到這種機會的人，就不得不多加一點考慮了。

也許佛門高僧已勘破生死吧，宏法大師竟毫不遲疑的將丸藥投入口中。

「大師！使不得！」

說話的是八臂天王夢遊，同時以捷逾流矢的身法奔過來猛扣宏法大師的手腕。

可惜依然遲了半步，藥丸入口卽化，已吞進宏法大師的肚腹。

「阿彌陀佛，施主如此關心，老衲十分感激。」

八臂天王振臂一揮，一片暗勁將宏法大師撞退兩步，指尖勁風如矢，分襲宏法大師胸前的重要穴道。

然後身形一轉瞅着湖海王魯異鱗道：「魯兄不受挑撥，兄弟十分高興，請將毒藥交出，咱們研究後也好有個防範。」

湖海王魯異鱗一嘆道：「遲了，夢兄何不早說？」

八臂天王怔道：「什麼？魯兄……」

湖海王道：「小弟最大的弱點就是喜歡與別人鬥氣，他說小弟怕死，我偏偏要死給他瞧瞧。」

王岩哈哈一陣大笑道：「好，能够見到兩個不怕死的，王某總算不虛此行，姓夢的，你呢？」

八臂天王猛一旋身，一片寒芒像魚網般向王岩夫婦迎頭洒來。

八臂天王所以馳名宇內，除了一身精湛深厚的功力，就是他的暗器了。

他能在眨眼之間，發出數十件不同的暗器，而每一暗器都是指向對方的要害大穴。

王岩沒有小覰夢遊的暗器，但當寒芒銳嘯而來之時，他的神態依然從容不迫，令人瞧不出半點緊張的氣氛。

他的手叉子適時迎向那片寒芒，響起一陣悅耳的叮噹之聲，手叉子有如無縫可鑽的鋼牆，魚網自然無用武之地了。

震飛了一把細如牛毛的毒針，他再洒脫的淡淡一笑道：「不要浪費你那些寶貨了，咱們何不認眞的談上一談？」

八臂天王面色數變，他再一次栽了觔斗。

年前他栽給血扇姬鵬，在不得已中做了血扇姬鵬的部屬。

血扇姬鵬名震天下，輸了並不是丢人現眼之事，現在居然會輸給一個年青晚輩，八臂天王就沒有容身之地了。

「談？你也配！再接這個試試。」

他再度發出暗器，是連珠似的，像近十張强弩，連續不斷的向王岩發射。

暗器的種類也十分之多，尖的，圓的，粗的，細的，應有盡有，琳瑯滿目，但如果中上一件，就不可能活到明天。

這是他壓箱底工夫，在盛怒之下不惜孤注一擲。只是，它們無法突破鋼牆，暗器再多還是白廢。

王岩微微一笑道：「不到黃河心不死，閣下，咱們現在能談談麼？」

八臂天王哼了一聲道：「姓王的，你如想侮辱老夫，你是打錯了主意。」

王岩道：「閣下太多心了，咱們素昧平生，我何必侮辱於你。」

八臂天王道：「咱們旣是素昧平生，有什麼好談的？」

王岩道：「話不是這麼說，閣下如是路過泥淖，難道瞧見陷身泥淖之人而漠然不管？」

八臂天王微作沉吟道：「原來你是想對老夫遊說，嘿嘿，不必浪費唇舌了，咱們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吧。」

王岩一嘆道：「當眞是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看來閣下是陷溺太深了。」

朱玫道：「此人不見棺材不掉淚，咱們最好先叫他嚐一點苦頭。」

八臂天王雙目一瞪道：「好大的口氣，妳是誰？」

朱玫道：「別管我是誰，你敢不敢跟咱們賭上一賭？」

八臂天王道：「賭什麼？」

朱玫指指身後的石陣道：「這是一個奇門陣法，你如能破此陣，咱們就認栽服輸。」

八臂天王神色一呆，回顧南暝世家的掌門賀白水道：「賀兄你看怎樣？」

賀白水眉峯一皺道：「這好像一座八門陣，可能另含玄機，還有別的變化。」

八臂天王道：「賀兄能破麼？」

賀白水道：「在下可以試試，但無絕對把握。」

八臂天王道：「好，姑娘，咱們賭點什麼？」

朱玫目視王岩，對賭注，她不敢擅作主張。

王岩道：「這樣吧，咱們輸了殺剮聽便，你們如若輸了，只要不再跟隨萬劍派爲患江湖就是。」

八臂天王道：「好，一言爲定。」

於是，朱玫先行入陣，賀白水跟踪進入。

這位南暝世家的掌門，武功走蹊徑，對星卜術數之學亦喜研究。在當代武林之中，算得是一個傑出的人物。

然而，他敗了，反五行八門陣法變化萬端，不是他的能力所能破解的。

賀白水被困奇陣，一股驚天動地的喊殺之聲又遙遙傳來，顯然，長髮門出動了，萬劍門下正遭受無情的痛擊。

八臂天王神色一呆，道：「姓王的，你在搞什麼鬼？」

王岩冷冷道：「血扇姬鵬消除異己，要想以邪惡的手段控制整個武林，但多行不義必自斃，今日就要面臨悲慘的下場了，閣下雖是名列八魔，好在平日作惡不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龍是蛇閣下瞧着辦吧。」

他不再理會八臂天王，逕與朱玫向殺喊之處急馳，朱玫在臨走之前解去石陣，她不想使賀白水太過難堪。

鬥場是萬劍派昨晚寄宿之處，此時刀光劍影，正在展開一場兇殘無比的搏殺。

王岩夫婦憑高俯視，但見長髮門下個個奮不顧身，像一羣悍不畏死的亡徒，向萬劍門下瘋狂的攻擊。

但他們的攻勢並不理想，有幾個地方反被萬劍派佔了上風。

萬劍派有一隊約莫三十餘人的黑衣武士，這般人兇悍如虎，使的是極端詭異的左手刀法。

他們排成一個圓陣，攻守之際，具有無窮的威力，長髮門犧牲了不少勇士，依然對他們無可奈何。

除此之外，萬劍派中還有幾個修爲極高的好手，他們舉手投足之間，長髮門下必有傷亡。

最凶險的要算長髮門四老了，他們四條身影，幾乎已裹在姬鵬的血扇之下，尙衡朱燦已受了傷，前胸後背均露出斑斑血漬。

王岩瞧看半晌，道：「妹子：距黑衣武士兩丈之處，有一片地勢平坦的亂石，妳到那裏設置一個石陣，再設法將他們困入石陣之中。」

朱玫道：「好的。」

遣走朱玫，他忽然仰天一陣長嘯，以天馬行空之勢，撲向血扇姬鵬。

血扇姬鵬聞聲一凜，急一扇震退長髮四老，擰身注視飛奔而來的王岩，神情之上，顯得激動已極。

王岩脚下一窒，冷冷道：「在下當日一念之仁，竟爲今日留下一條禍根，姓姬的，你太過無恥了，要報仇逕可尋找在下，冒充嫁禍，豈是大丈夫所爲！」

血扇姬鵬哈哈笑道：「老夫不知道你躲向何處，不得不使用一點手段，納命來吧，姓王的，老夫要叫你嚐嚐生死兩難的滋味！」

王岩面色一肅，對長髮門主上官居變拳一抱道：「前輩請馳援貴門下，此人交給晚輩就是。」

長髮門主說道：「老夫留兩人帮助少俠。」

王岩道：「不必，此等跳樑小丑，晚輩足可應付。」

長髮門主道：「那就偏勞少俠了。」

王岩道：「不必客氣，前輩請了。」

待長髮四老離去，他才緩緩拔出從不輕用的掞金神劍，雙眉一軒冷冷道：「出招吧老賊，少爺今天不會再放過你了。」

血扇姬鵬一聲冷哼，單臂輕輕一抖，立卽泛起耀眼的血光，扇面帶起的勁風，如同萬鈞巨錘猝然撞來。

這當眞是士別三日，應括目相看，血扇姬鵬的功力，較以往何止高出一倍，王岩如非屢獲奇遇，今日之戰只怕要凶多吉少了。

他身形一錯，旁移五尺，暫時避不接招，要瞧瞧血扇姬鵬還有什麼過人能耐。

姬鵬一招走空，已如影隨形的跟踪欺近，血扇刷刷兩聲，忽然湧起一股怪異的壓力。

它像兩座巨山，向中心猛力擠壓，王岩立感耳鳴心跳，額頭的汗水竟一粒粒的湧了出來。

王岩大吃一驚，他知道再不揮劍反擊，只怕無力阻擋血扇的攻勢，遂一聲大喝，以全力揮出一劍。

千鐘齊响，萬鼓皆鳴，這一劍之威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整個鬥場都已停止了搏鬥，無分敵我，一雙雙露着震駭之色的日光，一齊向着王岩投射。

他身前五尺之外，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它已分作三片，無人能認出他們的面目，只有一把破爛的血扇靜悄悄的跌落在丈外之處，它已成爲過時的秋扇，不再具有半點神秘。

良久……

「相公……」

「啊，妹子。」

「不要發呆了，有許多人要見你。」

「誰？」

「少林宏法大師，湖海王魯異鱗，南暝世家掌門賀白水，八臂天王夢遊，長髮四老，還有……」

王岩擺擺手道：「黑白兩道被迫服毒之人怎樣了？」

朱玫道：「我已給他們服過解藥。」

王岩道：「很好。」

目光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然後對長髮門主道：「此間善後之事，就有勞門主了，妹子，咱們走，妳不是要我退出江湖的麼？」

朱玫嫣然一笑道：「是的，那些黑衣武士，我已廢掉他們的武功，我想今後不會再作惡了，咱們走吧。」

他們飄然而來，再飄然而去，旣決心退出江湖，等閒之事也就不願再加聞問。

但有三條人影向他們追蹤而去，是少林宏法大師，湖海王魯異鱗，八臂天王夢遊。是報恩？是尋仇？武林中無人知道個中的玄秘，江湖上也沒有發現他們的踪跡，本書走筆至此，暫作小段落。只好對讀者說一聲再會。

——完——

敬請留意本故事之三「紅綾刦」不日刊出。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萬曉光在迷踪谷出口處遇見武當白陽道長，雙方發生衝突，萬曉光以獨門暗器擊傷白陽，返回萬月峽後，知武當派定不甘心，命女兒及徒遠走避禍，惟此時萬月峽已被武當門人所圍，萬曉光一怒之下施出黑煞手，連斃五武當弟子，此際武當掌門紫陽道長趕到，先命門下將擅傳令諭的白陽，靑陽拿下，然後去問萬曉光教他黑煞掌力之人是誰，萬說不知其人之姓名——

荒山禍苗起 江湖血腥聞

萬曉光道：「道長請說，萬某人洗耳恭聆。」

紫陽道：「他就是黑白雙魔中的黑魔時佛。」

萬曉光怔了一怔，歎道：「在下練成這黑煞掌力之後，生平之中，甚少應用，故而知道此事之人不多，還是聽人談起黑煞掌力時，才知我練的武功是黑煞掌。」

紫陽道長冷然一笑，道：「萬大俠雖然深藏不露，數十年江湖行踪，竟無人知道你懷此絕技，不過，十年之前，開封城發生的一樁震駭武林的慘案，十四位武林高手，被殺在黃河渡口的事，萬大俠，總該記得吧！」

萬曉光道：「那樁慘案哄傳江湖數年之久，在下雖然已封刀退隱，但對此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曾聽人說過。」

紫陽道長仰首望着天上悠悠白雲，說道：「萬大俠可知那十四位武林高手是何等人物麼？」

萬曉光道：「這個在下倒不淸楚。」

紫陽道：「貧道可以詳盡奉告。」

萬曉光道：「在下洗耳恭聽。」

紫陽道長略一沉思，道：「十四個人中，有五個是敝派門下，四個是少林寺中的僧侶，其他崑崙門下兩人，和三個中原武林中的名鏢頭，貧道得到凶訊之後，曾親自趕到現場，十四人中，內中六人是中黑煞掌力而死……」

萬曉光冷笑一聲，接道：「怎麼？道長懷疑是我萬某人所爲麼？」

紫陽道長不理萬曉光的打岔，繼續接着說道：「百年以來，練有這等黑煞掌力，而有大成者，遍天下只有黑魔時佛一人，但黑白雙魔四十年前被本派上一代掌門人，率領崑崙峨嵋等三大劍派高手圍剿，雖然被他們衝了出去，但二魔都已身負重傷，此後數十年間，從未再在江湖露面，天下武林同道，都認爲兩人受傷甚重，決難逃得性命，想不到今日從萬大俠口中得到了黑魔時佛未死之訊。……」

萬曉光道：「如果道長懷疑那開封郊外黃河渡口連殺一十四位武林正大門派高手的兇嫌中，有我萬某，……」

紫陽道長拂髯長笑，打斷了萬曉光未完之言，接道：「在貧道未搜得證據之前，不敢妄自猜想，但當今江湖之上，除了黑魔時佛，練有這等功力之外，萬大俠可算是繼承他衣鉢之人，只怕黑魔時佛之外，再也沒有萬大俠這般成就之人了？」

萬曉光被他連番激刺，不禁怒火大起，高聲說道：「道長這般撩撥兄弟，不知是何用心？」

紫陽道長道：「那件兇殺慘案發生之後，在下亦曾和幾位少林寺中高手，帶領着兩派門下弟子，四出追尋敵踪，查訪了三月之久，沒有一點消息，貧道雖不敢妄言萬大俠參與此事，但萬大俠身負絕毒的黑煞掌功，却是千眞萬確之事。」

萬曉光微微一聲冷笑，道：「道長心

意，萬某知道了，敢是道長自開封那樁血案之後，就一直暗中注意練有黑煞掌功力的人，但多年以來，一直沒有發現，今天一見萬某有此等掌法，便認爲當年黃河渡口事，是我萬某所爲，你說是也不是？」

紫陽道長依然不動聲色，緩緩說道：「萬大俠你會錯了貧道之意了，貧道自接掌武當以來，處理事務，從不敢妄憑想像，在未得確實證據之前，也不敢妄加他人莫須有之罪名。」

萬曉光畧現不耐之色，道：「既然如此，那麼道長不厭其煩的與我提這舊事爲何？道長身爲武當掌門之人，領袖武林，有話何不直說，何苦效那忸怩之態。」

紫陽道長笑道：「萬大俠快人快語，令人敬佩，貧道現在也別無他圖，只想在萬大俠的黑煞掌下，討教兩招絕學……」

萬曉光未待話完，便道：「別的萬某可以考慮，如若道長要試試黑煞掌，恕萬某歉難應命。」

紫陽道長道：「這黑煞掌百年以來能有成就的不過一二人而已，尤其近數十年來，江湖間更難得一現，這等罕見的武功，曠世的絕學，既被貧道有幸會到，如不討教一二，那是終身憾事，所以貧道才不自量力，要想萬大俠賞臉，賜教一二，那眞感謝不盡。」

萬曉光皺眉道：「萬某雖然學得此種武藝却極少使用，道長雖是有興，但萬某却不能胡亂出手。」說到此處，一頓又道：「今天萬某傷了貴門下弟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乃是天下最公道不過之事，只要你道長說的公道，在下無不遵從。」

紫陽道長道：「貧道身受武當，少林以及幾家武林宗師之托，要我查訪擅長黑煞掌的人物，今天萬大俠既然坦自承認，而又不肯向貧道一試，將來一旦傳揚出去，貧道必受各方責難，爲了表示貧道處事公允，只有望萬大俠露一手，讓貧道接接試試，如若萬大俠過於固執，貧道……」底下的話，倏然而住。

萬曉光環視了一眼，沉然不言。

紫陽道長突然哈哈大笑。

萬曉光驚訝道：「道長爲何發笑。」

紫陽道長嘆道：「人言萬大俠光明磊落，今日一見之下却不過爾爾，叫貧道好生失望。」

萬曉光道：「道長此話指何而言？」

紫陽道長笑道：「貧道再三要求萬大俠施展一兩招黑煞掌的絕學，以開貧道的眼界，也可以證明黃河岸邊究竟是否萬大俠所爲，想不到萬大俠却畏首畏尾……」

萬曉光一聲朗嘯，道：「非是我萬某畏首畏尾，我只覺得傷了貴派門下，心中甚覺歉疚，願受道長裁制，已不存與道長動手過招之心，料不到道長却一再相逼，如若萬某再不依從，那也實在有違雅意，不過……」

紫陽道長接道：「不過什麼？」

萬曉光道：「萬某願意献醜，但那只是萬某個人之事，尚祈道長下令，放任小女及小徒離開此地，否則，恕萬某難以應命。」

紫陽道長點頭微笑道：「好，你請放心就是。」

萬曉光微一調息，猛然喝道：「如此，道長請接我一掌試試。」

紫陽道長對這一種綠林道上素負盛名的絕學，絲毫不敢大意，當下暗中提聚眞氣，低聲對身側四道童道：「你們帶着兩位師叔退後一點。」四個道童應聲扶着白陽，靑陽退後九尺。

萬曉光凝神而立，暗中提聚眞氣，只見一股黑氣，泛上臉來，片刻之間，滿臉盡成了鐵靑之色。紫陽道長圓睜雙目，怔怔瞪在萬曉光的身上，看他臉上變成鐵靑之色，心中亦不禁驚駭，忖道：此人功力能變血色，實是不可輕視，暗中提足了全身眞氣，護住要穴，蓄勢待敵。萬曉光緩緩舉起右掌，向前走了兩步，手掌輕輕搖揮了幾下，示意紫陽道長準備。原來他這黑煞掌功，提足到十成功力之後，全身血脈都爲之暴張，一開口，功力卽將散去一成，是以，不能開口說話，以手示意紫陽道長準備。

紫陽道長畧一沉思，笑道：「萬大俠但請出手，貧道已準備妥當了。」

萬曉光微一點頭舉手一掌推了過去。

紫陽道長知這黑煞掌力，乃黑道中極負盛譽的絕技，除了掌勢雄渾勁猛之外，還挾有異常强烈的毒氣，一被擊中，縱然不被震死，亦將爲掌毒所傷，除了運集眞氣，護住要穴之外，亦運起武當派至柔的綿掌功力，揮手一接。

萬曉光掌勢出手，立時有一股極强極猛潛力，急湧過去，撞向紫陽道長。

紫陽道長脚下凝步如樁，綿掌迎勢拍出，正迎在萬曉光推過來的强猛掌力上。一股綿綿的陰柔之力，和那極强極寒的黑煞掌力一接，紫陽道長身子微微後向一仰，萬曉光的身子却不自主向前一栽。

紫陽道長微微一笑，道：「萬大俠黑煞掌力，果然不錯，但貧道與猶未盡，甚願再接一掌試試。」

萬曉光突然向前大進兩步，欺入紫陽道長身側，擧手又是一掌劈下。

紫陽道長足踏子午樁，施展綿掌功夫，又硬接了一擊。

這一次兩人手掌接實，萬曉光只覺掌勢如同擊在一團棉花之上，對方掌力迅捷的向後收縮而去。

紫陽道長一觸在萬曉光手掌之上，只覺如觸冰鐵之上一般，甚是寒凉，不禁心頭大感驚駭，暗道：這黑煞掌功，不但門徑別走，而且其强猛之勁，亦甚强烈，單是這等雄渾掌力，就不易接下來。

心念轉動之間，萬曉光又是一掌劈了下來。

這一掌是他全身修爲所聚，威勢非同小可，强猛勁道直劈過來。

紫陽道長大喝一聲，右手一提，又硬接了一擊。

這一擊之下，兩人都用了全身功力，紫陽道長吃萬曉光强猛絕倫的掌力震及向後退了三步，萬曉光也被那强猛的掌力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紫陽道長退了三步之後，微閉雙目，畧一調息，人已復元，萬曉光却一直靜靜的站着不動。

只見他臉上的黑氣，逐漸散去，閉目靜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才睜開眼睛，笑道：「道長功力深厚，在下不是敵手，

我已身受重傷了！」說話之間，緩緩擧起右手。

紫陽道長凝目望去，只見萬曉光右手之上一片紅腫，五指都已浮腫起來，比平時粗了一倍。

萬映霞嬌喝一聲，奔了過來，玉腕一伸，直向萬曉光右手之上抓去。

萬曉光右手一縮，低聲說道：「快些回去，我右手已被紫陽道長震傷，黑煞掌力的劇毒，已侵入了右臂之上。」

萬映霞怔了一怔，道：「中了黑煞掌毒，難道就沒有救了麼？」

萬曉光笑笑道：「能否有效，還很難說，……」

他微微一頓之後，臉色突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霞兒，紫陽道長已答應放過妳們兩人，還不快些過去，謝過紫陽道長。」

萬映霞秀目轉動，兩道奇異的目光，緩緩移注到紫陽道長的臉上，蓮步輕移，緩緩的走了過去。

萬曉光心中暗自欣慰，忖道：這孩子平日之中，總是不肯聽話，想不到遇上重大之事時，倒能辨分輕重……。

心中正在高興，忽見萬映霞柳腰一挫，迅快無比的向紫陽道長衝去，背上寶劍同時出鞘，連人帶劍猛向紫陽道長撞去。

紫陽道長冷哼一聲，袍袖一拂，迅快絕倫的向後讓開了三尺。

只聽兩聲清叱，兩支劍分由左右兩個方向襲來，來勢奇快，一閃而至，雙劍交錯，擋住了萬映霞的去路。

原來那四個清秀道童，一見萬映霞揮劍攻擊紫陽道長，立時有兩個仗劍警童躍奔過來。

萬曉光大喝一聲：「霞兒住手。」

語音未畢，忽見萬映霞玉腕連揮，七支燕尾梭連番出手，齊向紫陽道長襲去。

紫陽道長似對萬映霞這等暗施突襲的擧動，甚感不滿，臉色微變，揮掌拍出。

一股强厲絕倫的掌風，迎撞在萬映霞擊來的銀梭之上，七支燕尾銀梭，盡被掌力震飛。

兩個道童同時大喝一聲，各自刺出一劍，把萬映霞迫的向後退了一步。

紫陽道長微微冷笑，道：「小娃兒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兩隻烱烱眼光，直盯着萬映霞。

萬映霞因老父受傷，芳心憂急，假意上前道謝，暗中早已存了與紫陽道長相拚之心，遽然出劍，原打算給他一個猝不及防，那知紫陽道長機警過人，已然暗中戒備，那四個道童，雖年紀輕輕，但朝夕伺候着紫陽道長，耳提面命，對武當技藝，已是浸淫有素，是以出劍封架，迅如電閃。萬映霞一擊未中，心中更爲悲憤，一怒之下，又施出全身功力，連環打出七支燕尾銀梭，在她想，老道士定然無法避閃。

那知紫陽道長，功力深厚，一揮之下，銀梭失效，同時又被兩個道童連劍相逼，萬映霞心中那份怒憤，可說到了極點。

萬映霞被逼的退站一旁，紫陽道長厲聲相責，忍不往一蹙秀眉，橫劍當胸，嬌聲怒道：「你們這些鬼牛鼻子道士，一再犯擾我們萬月峽，逼傷我爹爹，哼，要是我爹有什麼好歹，我非跟你拚了不可…」

他們父女，相依爲命，骨肉情深，萬映霞更是乍遭驚變，心裏說不出是一種什麼難以忍耐的滋味，說到傷心之處，不禁鼻子一酸，滾下幾顆熱淚來。

萬曉光先是以爲她順從自己心意，向紫陽道長行禮致謝，好讓他們早點離開萬月峽，那知她依然倔强任性，猝然間發動暗襲，心中大急，喊了一聲：「霞兒住手，……」就陡覺舌頭一僵，眼前一花，底下就出聲不得。

文天生一見師父神情不對，忙的雙手相扶，就地坐下。

萬曉光坐下後，甚不放心，勉力睜開雙眼，一看萬映霞橫劍站在那裏流淚，心中不由一酸，要想呼喊，却又無力，只得把眼睛向文天生望了一眼。

文天生道：「你老人家是要我把師妹叫回來麼？」

萬曉光微微點了點頭。

文天生叫了一聲：「師妹……。」

萬映霞回頭一看，見老父廢然坐在地上，再看師兄臉色凝重，不由心中一凜，轉身一躍，躍到萬曉光身側，嚶了一聲，就想伏到老父身上。

萬曉光使勁一閃身軀，急道：「不要碰我。」聲音說得雖大，咬字已是沉濁不清。

萬映霞移向前一步，含淚道：「爹爹，你心裏覺着怎樣，身上可難過麼？」

萬曉光苦笑了一下，道：「你們都不要碰我的肌膚，以免染及毒氣。」說着又深深嘆了口氣道：「霞兒妳怎的不聽我的話呢？唉，妳這孩子，也太頑强了，連我都不是他人對手，妳能有多大能爲？妳平日倒是聰明可愛，怎麼臨到這等重大事，反而糊塗起來了呢？」他說了一陣話，不由得喘息起來，顯然是內氣不繼。

萬映霞怔怔地望着她爹，哽咽道：「那麼我背負着爹爹，一同離開這裏，好不好？」

萬曉光緩緩地搖了搖頭，苦笑道：「我身負傷毒，妳能把我帶到那裏去……」

萬映霞憂急的道：「那總不能讓爹爹一個人留在此地！」

萬曉光望了愛女和愛徒一眼道：「我又何嘗肯讓你們毫無江湖經驗的人，跋涉遠走，只是事到如今也只有這樣辦了。」

文天生擦了擦眼淚，道：「武當派也算得是江湖上正大門派，師父既然身受重傷，拚去弟子的性命，我也要背負着你老人家離開此地，難道他們眞能趕盡殺絕的阻攔我們不成？」

萬映霞朝文天生看了一眼，道：「對了，讓師兄背起你老人家，我在一旁護衞，咱們出去之後，再設法到外公那裏去，或是到胡叔叔那裏去。」

萬曉光看着這一對心愛的女兒和門下，說的情深意眞，心中更是難過，忍不住淌下兩行老淚，再俯首一看右手，原先的紅腫之色，已漸呈紫黑，他轉臉對文天生道：「生兒，你去檢一根樹枝來。」

文天生依言檢來一根樹枝，他不知師父此時要此物有何用處，心中也不便多問，只好怔怔的送上。

萬曉光左手接過樹枝，輕輕地擧手向右手上敲去。

文天生和萬映霞二人看的呆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萬曉光敲打了兩三下，忽的又使勁擊打，打了三數下，臉色驟然一冷，揮起樹枝猛力狂抽自己的右臂。

文天生和萬映霞從未見過他這等失常的狂態，他這一陣狂打猛抽，只嚇得二人臉色大變。

萬映霞急的一聲驚叫，使力抱住萬曉光的左手，哭道：「爹爹，你這是幹什麼，爲什麼這樣忍心嘛……」

文天生也淚痕滿面的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憂急，這樣豈不是太苦了自己了麼？你還是要保重自己……」

萬曉光老淚縱橫的抬頭望着愛女愛徒，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爲父心裏的苦楚你們怎麼知道？」

原來萬曉光低頭一看自己右手，色澤已呈紫黑，他自然知道這是傷毒轉劇所致，儘管萬曉光是武林頂尖的高手人物，但對人生總有點留戀，何況面前的愛女愛徒，在痴痴的想揹負他突圍出去。

他望着這兩個人，心中更是難過，自從愛妻去世，自己既爲嚴父，又兼慈母，含辛茹苦把她撫教成人，而又竟是這等伶俐可人。愛徒天生，也是自己一手撫教長大，自己心中早就打算成全這對小兒女，如此一來，自己晚景也就足堪自娛了。

想不到現在自己毒發身傷，望着這對小兒女，求生的意念陡增，所以要文天生檢取樹枝，自己敲着試試，如若右手還知疼痛，便還有生機，那就依他倆的請求，暫離萬月峽。

他雖然意念已改，但是接過樹枝輕輕一敲，右手意然全無感覺，心裏不由暗暗着急，便使勁重擊了幾下，那知還是一無所感。

萬曉光見右手依然沒有疼痛的感覺，心裏就涼了一大半，再看萬映霞，文天生二人怔怔的望着自己發楞，心中一酸，泛上了一種說不出的生離死別的滋味。

在憂急痛苦之下，有如萬把利刃，刺在心上，一種難以描述的怨恨，悲憤，哀慟，使得他發狂，所以舉起樹枝，一陣猛抽，恨不得把一切痛苦，藉此發洩出去。

這時左手被萬映霞拚命的抱住，一陣哭叫，心中一陣茫惘的空虛，廢然的一鬆左手，樹枝便墜落下。

萬曉光淌淚說道：「霞兒，生兒，不是我忍心不走，實對你們說了罷，就是大羅神仙下凡，華陀重生，也無能救得我的性命，爲父的右手已完全痲木，傷毒就快發作，縱然爲父肯跟你們同去妳外公家，又有何益。——」

萬映霞，文天生聽得在一旁嗚嗚咽咽而泣。

萬曉光苦苦一笑，道：「人生百年，依然難免此一大關，不過時間早遲而已，爲父自從妳母去世之後，如若不是爲了妳，我又何嘗肯偷生人間，現在事已如此，也是大數難逃，爲父倒可以見妳娘於泉下，但撇下你們二個不懂世故的孩子，要你們遠走天涯，眞叫我放心不下……」說着老淚如雨下。

三人對泣一陣，萬曉光臉上忽然顯露堅毅之色，道：「霞兒，生兒，爲父已年老邁花甲，只要你們能和愛廝守，爲父就放心了，你二人還是依我之言，速去外公家，不要再以爲父爲念。」頓了下，一皺眉頭，道：「爲父手斃武當門下多人，他們自不會放過於我，而我殺人償命，也是應該的，只是你胡叔父性情暴烈，絕不肯就此罷休，就怕此事將會被他掀起滔天的風浪。……」

文天生擦淚哽聲說道：「師父果眞有什麼三長兩短，自應是找他們武當派算帳的。」

萬曉光嘆道：「這些身後之事，我也不管不了，現在只望你們平安的離開就好了。」說到此處，轉臉望了那邊紫陽道長等人一眼。

紫陽道長身爲領袖武林的武當掌門人，作事氣派自是不同，他一見萬曉光傷毒返攻內腑，也深悔自己過於孟浪，但事已如此，悔已無益，及見他們骨肉黯然相談，自己自無一走了之，抽身不管的道理，是以仍然立在原地，靜待事情的發展。

萬曉光朝紫陽道長一望，紫陽道長眼光何等銳利，就知他定有話說，緩緩的向萬曉光這邊走來。

萬映霞，文天生一見紫陽道長走來，都不由得立起身來，怒目相視。

萬曉光忙道：「你們不可亂來，爲父有話要與他說。」

紫陽道長看了看萬曉光，道：「不知萬大俠有何見教？」

萬曉光道：「道長爲一派掌門之尊，但不知適才之言，現在還作數不作數？」

紫陽道長道：「貧道乃三淸弟子，何能與萬大俠亂打誑語。」

萬曉光點頭道：「好，如此請受我一禮。」強自挺身雙手一揖。

紫陽道長忙側身讓向一旁，道：「萬大俠何必如此……」

萬曉光奮起精神，哈哈一笑，道：「兄弟這一拜不是因爲你是武當掌門的紫陽道長，而是尊敬你一諾千金，還能全武林道義的風標。」轉臉喚道：「霞兒，生兒過來。」

萬映霞，文天生不知有什麼事，臉色茫然的走了過去。

萬曉光倏然面色一整，莊穆凝重的道：「你們一個是我的女兒，一個是我的愛徒，但我對你們，都是一樣的喜愛，從未分過厚薄，不知道你們是否眞的肯聽我的話？」

文天生望了萬映霞一眼，道：「師妹與弟子皆是你老人家一手教養成人，師父的訓諭，自然是要遵從的。」

萬曉光把眼睛盯在萬映霞的臉上，萬映霞也默默地點了點頭。

文天生接着道：「師父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萬曉光轉臉對紫陽道長，道：「方才蒙道長親口答應，今日之事只是我萬某個人之事，與小女小徒，毫無牽連，現在就請道長遵守前諾，放任小女小徒離此。」說着又轉臉道：「霞兒，生兒，快向前道謝過道長。」

萬映霞、文天生因父、師正是傷在紫陽之手，心中自是極爲不願，步履越趄。

萬曉光嘆道：「唉！你二人怎的如此不聽爲父之言呢！」

二人一見萬曉光精神痛苦，只得遲遲上前謝過紫陽道長。

萬曉光一聲長嘆道：「紫陽道長，我萬某殺人償命，只望你守信諾，放我二個孩子一條生路，萬某就感激不盡了！」轉臉滿面淚痕的叫道：「霞兒，生兒但望你們相親相勉，毋負爲父對你們一片苦心，我已萬無生理，你們也不要難過，快走吧……」說到這裏，目光陡然朝前方瞧去，口中大喝道：「你是何人？」

幾人被他這一聲大喝，都不由一驚，同時轉頭望去。

就在幾人轉頭回望的一刹那，萬曉光咬牙運勁，疾舉左手，猛向自己天靈穴上劈去，但見血光蹦迸，轟然一聲，萬曉光屍體已臥地上。

當幾人回望之時，那裏有什麼人，連人影也未見一個，就知受騙，等他們念轉回首之際，一代大俠，早已腦碎氣絕，離開人寰了。

萬映霞一見老父自碎天靈蓋而亡，心如萬把刀剮，但這時她一點也沒有哭泣，一聲慘笑，哀如猿啼，怒叱一聲，道：「牛鼻子，姑娘與你拚了。」銀光一閃，連人帶劍，猛向紫陽道長撲去。

文天生也叫了一聲：「師父陰靈保佑，弟子與你報此血仇。」掄起金絲龍頭鞭，欺身攻上。

紫陽道長見萬曉光自決，心中也正感一陣惘然，同時自己答應過放任他二人離去，所以連連避讓，絕不還手。

就在這時，山峯上傳來一聲高喝道：「霞兒住手！」

這一聲來得大是奇突，萬映霞，文天生都不禁收勢停身，轉頭望去。

但見那山峯半腰之上，兩條人影，疾如丸瀉星墜的趕來。

頭前一人，一身深藍勁裝，手提鐵拐，背插長劍，老遠的就看到大紅劍穗在半空飄飛，後面一人，面罩黑紗。

來人是天下綠林盟主，冷面閻羅胡柏齡，緊跟在他身後，乃是鍾一豪。

萬映霞一見胡柏齡，竟如見了親人一般，朝前一撲，抱住胡柏齡大腿，說了一聲：「望叔叔替爹爹報仇……」話音未落，已「哇」的一聲，哀哀慟哭起來。

胡柏齡躍落當場，虎目環掃，點頭哼了一聲，道：「霞兒妳且不要哭，愚叔既來了，此事自是由愚叔作主。」說着慈祥的撫摸着她零亂的秀髮，轉臉對文天生道：「天生你來照應你師妹。」說着緩緩向萬曉光屍體處走去。

面垂黑紗的鍾一豪，見盟主胡柏齡向前走去，也一跨步，緊隨身後跟去。

冷面閻羅，俯身一看萬曉光死狀之慘，眞是不忍卒睹，一時心神繚亂，諸般往事，一齊襲上心頭，心想，大哥安居萬月峽中，已與江湖紛爭，全無關係，在那裏靜享人間清福，安樂天年，如不是自己率衆到他萬月峽中來，他也絕不致牽入這江湖是非之場。想到此處，不由得歉然叫了一聲：「大哥，這全是我這不肖的兄弟，害了你……」

他仰起頭來，看着天上藍天白雲，再想到大哥對他那種至情至理的愛護關切，可是如今萬月峽景物依舊，而自己唯一敬愛的大哥，却已人天兩隔，永無晤期……想到這裏，心中一酸，忍不住滴下幾滴英雄淚。

抬眼一望，紫陽道長及武當門人，還站在一側，一拭眼淚，起身向紫陽道長走去。

他知武當派在武林地位，與少林宛如泰山北斗，而自己今天身爲天下綠林盟主，心中雖然悲慟萬分，也不能孟浪從事，當下抱拳問道：「請問道長，武當派乃天下武林正大門派，不知何故與此無名之師，侵及我大哥萬月峽？」

紫陽道長稽首還禮，說道：「此事實出於誤會，萬大俠身遭此刼，貧道正自追悔……」

胡柏齡冷冷一笑，道：「道長也不用推諉，你武當派大舉侵犯萬月峽之事，胡某早就獲知，祇是我大哥尊重武當乃武林正大門派，凡事定能按照武林規矩行事，所以不允兄弟參與此事，那知你們武當門人，竟不顧江湖武林道義，仗着人多勢衆，作此違背武林公道之事，此時道長却口稱事出誤會，不知何以自解。」

冷面閻羅胡柏齡詞嚴義正，侃侃反駁紫陽道長之言，只問得紫陽道長一時間，無詞以對，怔了半晌，才道：「尊駕所問，實在使貧道慚愧，事已如此，不得不對尊駕實說，只爲萬大俠與貧道師弟，畧有嫌隙，師弟無知，竟趁貧道因事他往之時，擅傳本派令諭，率衆前來萬月峽，待貧道事畢返歸，方知此事，就怕事態擴大，所以星夜趕來此處，不料萬大俠已連傷我武當門徒多人，誤會既成，要想解說，自是不易……」

紫陽道長話還未完，胡柏齡忽然哈哈大笑，說道：「如此說來，胡某已知道長之心了，想是道長來到萬月峽，一見門下已有傷亡，也就不問靑紅皂白，但知偏袒門下，終於老羞成怒，全力出手，以命相搏……」

胡柏齡說到此處，紫陽道長忙的截道：「尊駕言詞休要過於偏激，想貧道蒙祖師慈悲，接掌武當門戶以來，自問待人處事，還不敢逾越情理二字，萬大俠名重武林，貧道處理此事，那敢魯莽，對自己門人更是毫無偏袒之心。」

胡柏齡道：「既是如此，道長處理就不能算公道。」

紫陽道長笑道：「但不知尊駕憑什麼指責我不公道，以你高見，要如何作法才算公道？」

胡柏齡冷哼一聲，道：「道長既知門人擅傳貴派令諭，來到此處，就應與我大哥先謝驚擾之罪，然後按照門規，處罰私傳令諭之人，之後再與我大哥當面解決兩下紛爭，如此既可一顯你武當派的氣度，也可令天下武林英雄敬服。」

紫陽道長聽得肅然動容，道：「難怪尊駕被擁爲綠林盟主，適才高見，貧道極是佩服，但是貧道雖屬樞揆之材，但蒙先師耳提面命，朝夕教導，自然懂得做人做事之理，貧道如何處置此事，尊駕可問萬大俠門人。」冷面閻羅胡柏齡向文生查問究竟，文天生便將紫陽道長到來的經過情形，一一敘出。

胡柏齡聽得連連點頭，讚道：「道長處事，在下雖然拜服，不過此錯依然是道長一手所鑄。」

紫陽道長問道：「但不知貧道又錯在何處？」

胡柏齡道：「我大哥行道江湖，譽滿武林，道長不是不知，何況我大哥自喪妻之後更是淡泊名利，退隱山林，從未過問江湖之事，此事天下皆知，道長領袖武林，對此事怎麼不明察事理，一意孤行起來了呢？」

紫陽道長被問的臉色微變，但隨卽又平靜下來，道：「萬大俠清操風標，我等自是尊敬，但十年前一十四條人命也不得不問……」

胡柏齡哼哼冷笑，道：「道長此話，說的更是欺人之談，縱然我大哥身負奇學，難道道長就認定黃河岸十四條命案，就定是我大哥所爲麼？請問道長，武當以劍術名播天下，那麼凡爲劍刃所傷之人，能否一律歸罪於武當門下呢？」

紫陽道長定力深厚，但被胡柏齡一陣駁斥，也不免微泛怒意，冷冷一笑，道：「尊駕與貧道如此說話，難道是以你綠林盟主的地位，來教訓貧道的麼？」

胡柏齡也冷笑道：「不敢，不敢，在下只是與道長共爭眞理……」

紫陽道長一捋髯，道：「我們拋下黃河岸之事不談，我武當門下五條人命難道就該白白犧牲的麼？」

胡柏齡面色陡變，道：「道長對門下依然如此義重，能爲他們報仇，難道大哥待我情逾手足，愛如父兄，我胡某人就能够忍下這筆血仇，抽身不管麼？今天，你身爲正大門派掌門之人，能强詞奪理，不顧道義，我這冷面閻羅，還有什麼顧忌不成？」

雙方舌劍唇槍，一陣激辯，都不禁有了怒意，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那侍立紫陽道長身後的武當門人，一見胡柏齡聲嚴色厲的指斥掌門師尊，也都一個個怒形於色，互遞了一個眼色，各踏方位，跨前兩步。

那面蒙黑紗的鍾一豪早把武當門人的行動看在眼內，心裏暗暗竊笑，隨手取下摺扇，搧搧搖搖的，也向前邁了幾步，與胡柏齡成了犄角之勢，以防武當門人猝然出手。

文天生也把這種情勢，看得非常清楚，他担心師妹在過度憂傷之下，會貿然出手，或是受到武當門人的驚擾，所以，强按下心頭的悲傷，站在萬映霞的身側，以待應變。

這時紫陽道長捋鬚長笑，道：「貧道對此事，自問無愧，雖經這等一再解說，無奈尊駕不信，那也是無可如何之事，但不知依你要如何了斷？」

鍾一豪冷冷一笑，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道理難道你道長還不明白麼？」

紫陽道長臉色一變，眼睛不看鍾一豪，却盯着胡柏齡瞧着。

胡柏齡凝神沉思，自言自語似的道：「大哥待我恩義如山，如若我不報仇，不但不能上慰死者，對自己亦難交待！」轉臉看了看正在啜泣中的萬映霞，心中不由一動，臉上掠過一道疑慮之色，道：「不過……」

就在此時由峽中奔來一人。

胡柏齡一見由峽中奔來一名萬曉光的屬下，心中又是一動，暗道：「大哥已遭不幸，此仇定是必報，但是此番武當派高手來的不少，並非我胡某心存怯懼，但是如若動起手來，死傷定然不少，而且映霞天生兩個孩子憂慟過甚，峽中家人未作妥善安排，一旦動起手來，自己只有鍾一豪一人，如何能分身兼顧……」想到此處，心中十分難決。

紫陽道長這時心中也正打量，他苦思了一陣，毅然朗聲說道：「此番我武當門下偸傳令諭，私自尋仇之事，在我武當派來說，實在是件極爲重大之事，必須從速回山清理，至於萬大俠之事，事已如此，悔亦無益，貧道不願一錯再錯，雖然我武當乃三清弟子，也講的是武林公道，事既是貧道所爲，自無抵賴之理，此事必有了斷之日……」

胡柏齡一聽紫陽道長之言，已知他言外之意，同時自己心中也另有打算，當卽點了點頭答道：「道長不愧爲一代掌門之人，處事當機立斷，正如道長適才所言，自必應有了斷，今日之事，到此爲止，道長可請回山，胡某人絕無留難之意，好在武當乃正大門派，道長亦不是首畏尾之人，咱們套一句江湖話，正是靑山不改，綠水長流，萬月峽之事，又豈在一朝一日，改日我胡柏齡必親赴武當三元觀，面謁道尊，以了斷此事。」說着，轉頭對萬映霞說道：「霞兒，妳不會怪愚叔如此處理吧？」

萬映霞心中對胡柏齡原就極是崇敬，知他必有作用，便含淚點頭道：「全憑叔叔作主就是。」

胡柏齡凄涼一笑，轉臉對紫陽道長擺手道：「恕不相留，道長你請吧。」

紫陽道長稽首一禮，說道：「恭敬不如從命，貧道謹領盛情，尊駕果若有興，肯駕臨我武當山，貧道當在山門，恭候大駕。」

胡柏齡道：「好說，他日定當前來請教，今天恕胡某人不送了。」

紫陽道長後退一步，招呼門下一聲，率衆退出萬月峽，逕回武當而去。

胡柏齡見紫陽道長一走，轉臉對萬映霞道：「霞兒，妳父親遺體，依妳如何處理？」

萬映霞仰起臉來，用手理了理散亂的秀髮，想了片刻，道：「爹爹遺體，自不能暴露，依姪女看，倒不如送到我娘停棺的石洞之中，那地方既隱蔽又好，不知叔叔以爲如何？」

胡柏齡點點頭，道：「好，既是妳知道妳娘停柩之處，那是再好沒有，這樣一來，也好讓大哥安心多了。」

文天生道：「既是如此，待我背負他老人家走吧……」

胡柏齡道：「且慢！」又轉臉對萬映霞，道：「妳爹對你們可有什麼遺言？」

萬映霞聽了，不禁由心底泛上一股羞紅，眼角微微斜望了文天生一眼，低頭不語。

胡柏齡已看出她這種小女兒情態，也不再說什麼，只道：「難道大哥對你們何去何從，都沒有囑咐麼？」

萬映霞這才低聲應道：「依爹爹意思，是要我們去外公那裏……」

胡柏齡一皺眉頭，道：「那等路途遙遙遠，任你們兩個毫無出門經驗的孩子走，我可不大放心。」

萬映霞自知胡柏齡折服了天下英雄，榮膺綠林盟主，又聽他諸種輿革的事蹟，早就對這位義叔，敬佩得五體投地，只是爹爹過於拘泥，不然，她想親到「迷踪谷」去一瞻那裏風光氣象。

這時間，她心中一動，應道：「叔叔，我也想到這一層，千里遙遙，實多不便，我想，不如到叔叔那裏且住些時日，再另作打算，一方面，也可以跟叔叔學點武功……」

胡柏齡道：「好，就這樣決定，時間不早，咱們趕緊把這裏的事處理一番。」頓了頓，又道：「我與霞兒同去埋殮大哥，天生可陪鍾兄前去峽內，告訴諸人，就說老主人不幸身故，現在小姐隨我暫移住『迷踪谷』去了，他們如願同去，收拾收拾馬上同去，如若另有高就，你們可作主分點貴重之物給他們，讓他們自己謀生，少時我們仍在此會齊。」

文天生應了一聲，陪了鍾一豪，帶着適才來人同回萬月峽。

胡柏齡俯身抱起萬曉光遺體，道：「霞兒妳在前帶路。」

待胡柏齡陪萬映霞殮罷萬曉光回來，文天生，鍾一豪亦已將那邊之事處理完畢，萬曉光的舊屬，一個也不肯離開萬月峽，都願株守峽內，看守田廬。

胡柏齡點點頭道：「倒難得他們這一片苦心。」

當下四人，也不停留，便向「迷踪谷」奔去。

萬映霞，文天生來到「迷踪谷」，一眨眼便是兩個月，這兩個月來，由於谷寒香愛慰有加，所以生活也就平靜下來。這一日晚飯過後，幾人正在內宅中談心，忽有人來報，說多爪龍李傑，入雲龍錢炳求見。

胡柏齡道：「請他們進來。」

那人出去不久，江北五龍中老二入雲龍錢炳，老四多爪龍李傑便進了房來。二人一見胡柏齡，谷寒香，躬身施禮，道：「小弟請大哥及大嫂安。」

胡柏齡微笑說道：「二位兄弟遠去河南，一路辛苦，不知外間對我綠林，有什麼看法？」

入雲龍錢炳，多爪龍李傑二人對萬映霞，文天生望了一眼，又互遞了個眼色。

胡柏齡笑道：「這二人想必你們也見過，當日聚盟大會，便是在他們萬月峽舉行，我與他父親是金蘭之好，二位兄弟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入雲龍錢炳道：「自從大哥榮任綠林盟主，親頒四大戒律，白道人物對咱們確會另眼相看，而各處道上朋友，也都能遵奉不逾，那知此次河南道上，不知那條路上的朋友，却又作出爲非作歹之事，使人對咱們又生誤會……」

胡柏齡聽得眉頭一皺，「嗯」了一聲，道：「但不知道他們又作出什麼敗德之事？」

多爪龍李傑道：「我兄弟奉了盟主大哥之命，前往豫，魯二地，暗中查訪綠林人的作爲，山東尙未有何發現，但河南却出了一件大事，……」

谷寒香正哄着孩子，聽得不由悚然一驚，向前移動了一下，睜着一雙秀目，道：「大哥，難道外間的事，也與我們有關係麼？」

胡柏齡點頭應道：「我今天身爲綠林盟主，道上朋友之事，我那一件能置身事外。」轉身對李傑說：「出了什麼大事，你說與我聽聽看。」

多爪龍李傑道：「當年洛陽有位老鏢頭，人稱布衣善士鄧壽峯，不知大哥可知此人？」

萬映霞眨了眨眼，問道：「怎麼要叫『布衣善士』呢？這名字多奇怪？」

胡柏齡道：「這位鄧老鏢頭爲人疏財仗義，濟困扶危，但自給却是極爲儉樸，終年到頭，都是布衣一襲，從沒有穿過錦衣綢裳，雖然家產富有，但大把銀子全用在濟人上面，所以江湖上對他萬分景仰，只要提起是布衣善士鄧家鏢局的鏢，不管那處卡寨，必無阻攔。」接着問李傑道：「怎麼，你突然提起此人，難道此事就出在他身上麼？」

李傑道：「大哥明見……」

胡柏齡道：「鄧老鏢頭的鏢局早在十二年前就收歇了，何况他又未樹仇敵，難道還有什麼風險不成？」

入雲龍錢炳道：「大哥說的正是，鄧老鏢頭他老人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偌大個鏢局，所以能在江湖走得動，並不是憑能耐壓衆，而是全憑他一點善名，所以在六十大壽那年，邀宴天下英雄，宣佈收歇鏢局，從此息隱林下，自己兒孫，也沒有一個習武的，只在洛陽棄武就商，安安份份的做生意，誰知道這一次竟找到他頭上呢！」

谷寒香忍不住道：「老鏢頭既是這等好人，爲什麼還有人要對付他呢，眞是該死，但不知他們到底怎麼找老鏢頭的？」

錢炳望了谷寒香一眼，沒有開口。

胡柏齡知道他是有話碍着谷寒香，不便出口，當下說道：「賢弟有話但說不妨，你大嫂，和霞侄女都不是外人。」

錢炳咳了一聲，道：「鄧老鏢頭息隱林下，兒子也無意功名，便開設了一家藥材舖，謝絕江湖，一家人生活得安安樂樂，沒想到上個月，一個黑夜，突然來了三個蒙面人，大哥知老鏢頭手下原本平常的很，不用說三個人，憑來人的身手，一個他也罩不住。」說到此處哼了一聲，又道：「來人解決了鄧老鏢頭，刀傷鄧家公子，最後，還犯下四大戒律的第一條！」

胡柏齡氣得直點頭，道：「好惡賊……。嗯，兄弟，你說。」

錢炳又道：「三人姦了鄧家大媳婦。又洗刼了珍貴之物……」

胡柏齡冷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了，我問你，洛陽地面既發生這等之事，地方上不能不同，而洛陽道上有體面的人物，也不能不出面，你可曾聽到一點眉目沒有？」

錢炳道：「這事發生的第四天，我兄弟倆正巧趕到洛陽，地方官員知道鄧老鏢頭是極得人望之人，所以搜查得很嚴，怎奈洛陽地面平靜得太久，這事突如其來，誰也措手不及，雖然搜查甚緊，但一點消息也沒有。」

多爪龍李傑道：「我有一相識，現在關洛三劍的飛虹劍徐慕白家裏當護院教習，聽他說起，飛虹劍對此事極是重視，必須把此事查個水落石出。」

胡柏齡嗯了一聲，道：「由他出面，倒也眞是得人。」說着又沉吟了半晌，道：「你們在洛陽住了幾天，難道一點線索都沒有發覺？」

錢炳皺着眉頭道：「只聽鄧家說，來人一律黑衣履，全是用的鋼刀，進來之後也沒有開過口，說過什這話，所以留下的印象萬分糢糊。」

胡柏齡道：「好，辛苦二位賢弟，你們休息去吧。」

要在往時，胡柏齡可以不管，但如今身爲綠林盟主，對各地這些大事，便不能不問，何况自己正在决心革與綠林，所以聽後，便一直在托腮沉思。

原來胡柏齡自以迷踪谷爲根據之地，爲了自己一番雄心，爲了替江湖綠林發拓一條新的生路，是以畧畧弄定之後，便派出江北五龍，分赴湘、贛、豫、吳、越等地，查探各綠林道人物的事跡，就便聽取路人以及各地方人物，對自己的毀譽，以作他日革與的借鏡。

他雖是虛懷若谷，無如事實如此，使他頗爲痛忿。

谷寒香很久未曾見過他有這種煩惱，當下上前安慰道：「大哥你今天身份不同，一身皆關乎今後江湖的命運，實在不應太過煩惱，此事只有再派人出去查訪，總可弄清楚的。」

胡柏齡嘆了口氣道：「香妹有所不知，事情不在以後，而是難在現在，今天我爲盟主之初，一切威信尚未建立，如若聽任宵小在外胡作非爲，那我四大戒律，還能約束何人，所以正爲此煩……」

谷寒香原是聰慧絕倫之人，聽胡柏齡這一解說，滿心佩服，無限深情的對他望着，輕嗯了一聲，道：「大哥雄才大畧，所見甚是，不過還是希望大哥能把心靜下來，也好妥善的處置此事。」

二人談話間，見萬映霞、文天生臉上也是焦慮之色，胡柏齡怕他們心裏憂急，淡淡笑了笑，道：「諒來也無甚大事，自不難解决，你們也休息去吧。」

二人走後，胡柏齡又和谷寒香說了兩句話，看了看孩子，見他氣色已比以前好轉，望了谷寒香一眼心中也覺甚是欣慰。

這時胡柏齡心中有事，坐在那裏信手翻着一本書，腦海裏却正想着洛陽鄧老鏢頭之事。

谷寒香照應孩子睡妥，也靜靜坐在一旁相陪。

這時大地沉沉，一片靜寂，忽然間，室外一聲細弱的聲音，這聲音輕微的宛如飛絮落地。

胡柏齡是何種身手，何况又值這等萬籟俱寂的深夜，他聞聲警覺，身子不動，神態不變，把眼睛朝着谷寒香望了一下，示意她不要動彈，同時自己目光掃了室內一眼，暗暗畧聚功力，以待應變。

窗外響起了一聲輕輕的朗笑，笑聲雖然不高，在夜晚，却是清朗無比。

谷寒香臉色一動，望着胡柏齡。

胡柏齡眞是藝高人胆大，此時依然有恃無恐，不動聲色。

窗外笑聲停歇，一個極是和祥的聲音，低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般時分，老衲還要來打擾，不知胡施主見責否……」

谷寒香一聽此話，連忙起身，叫了聲：「師父……」

胡柏齡也在同時，起身離座，肅容道：「原來是老禪師法駕光臨，快請室裏上坐。」說着跨移兩步，開門迎候。

一聲「深夜造訪，多有驚擾……」門口灰衣飄動，進來的正是天明大師。

谷寒香上前見禮，道：「師父，你老人家，怎會這般時候到這裏來……」

胡柏齡道：「老禪師深夜光臨荒山，定有賜敎。」

天明大師點頭垂目道：「老衲連夜來此，自是有事。」

胡柏齡道：「胡柏齡恭聽教訓。」

天明大師笑道：「胡施主，老衲佩服你一番作爲，今後快不要如此客套……」

谷寒香知道這位武林前輩，如若不是緊要之事，絕不會深夜來此，她一心皆繫在胡柏齡身上，此時不由得十分焦急，趕忙在旁問道：「師父，你老人家有什麼事還要勞動你老人家跑到迷踪谷來？」

天明大師搖頭嘆道：「胡施主存心善念，胸羅雄才，有心替江湖成功一番大事，無如人心險惡，良莠不齊，雖說武林人物，多重信義，但是不肖之徒，依然不少，這等頑劣之徒，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胡施主的一番抱負，正是非常難困，前途仍須奮力，勿餒勿棄，方能功德圓滿。」

胡柏齡一聽天明大師之言，心中不由一震，當下接道：「老師父語含禪機，胡柏齡冥頑不敏，敢情老禪師，莫非聽到什麼風聲不成麼？」

天明大師合掌道：「江湖風雲、驚險多變，老衲爲了體念胡施主一片善心，特地前來你們這迷踪谷，一方面看看你的佈置安排，一方面並告訴江湖上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

胡柏齡恭恭敬敬的應道：「但請大師不吝指我明途。」

天明大師道：「我此次乃是因我佛門中發生一件驚人變故，奉少林綠玉佛杖，召返嵩山，以謀對策，事態雖突然，但老衲對胡施主，還是懷念殷殷，所以特前來這迷踪谷，接連看了兩晚，感於你言行一致，一心向上，故而，甘冒忌諱，現身相見……」

少林派在武林地位，與武當被公認爲泰山北斗，門規之嚴，尤較武當爲甚，天明大師乃少林高僧之一，平時任意雲遊，無拘無束，眞個是閒雲野鶴，而寺中之事，也不會驚擾到這位前輩高人。

但天明大師此時竟說出被綠玉佛杖召返嵩山，這在少林，乃是件百年難得一有之事。

要知道這綠玉佛杖乃是少林至尊無上的符令，像天明大師乃當今掌門方丈之師兄，除非請出綠玉佛令，方能召調。

天明大師此言一出，胡柏齡就知少林寺必定發生極爲嚴重之事，而天明大師奉召之際，不趕回嵩山，却先來這迷踪谷，推想此事也必與自己多多少少有着干係，此時不由臉上微現汗意，問道：「寶寺綠玉佛杖從不輕現，如今既是請出綠玉佛杖，定是發生了大事？」

天明大師嘆道：「正是出了大事，江蘇武進天靈寺，乃是少林當今掌門人首座弟子主持，此人老成可靠，與江湖間絕無恩怨，而且平日對門下子弟，約束也極嚴謹，所以門下弟子也不致在外生事，但不知爲何，上月寺中竟然遇盜……」

谷寒香見天明大師臉色慈祥中含着一種凝重，莊嚴的神色，所以插口問道：「敢問師父，天靈寺失竊之物，定然必是異常珍貴之物了？」

天明大師點頭道：「何止珍貴，此是天靈寺，開寺之寶……」

胡柏齡急問道：「但不知此寶究竟係何種珍品？」

天明大師道：「天靈寶寺奉旨敕建之時，適天竺國進貢一尊白玉如來古佛，蒙朝廷欽賜爲開寺鎭寺之寶，玉佛一直珍供在藏經樓，迄今數百年來從無人敢偷竊此佛，不知上月竟有人敢夜入天靈寺，竊走白玉古佛，此事在我少林門中，實是空前之事，也是少林門中的奇耻大辱……」

胡柏齡驚道：「此人敢夜入天靈寺，深入藏經樓，刧走白玉古佛，看來此人身手定是不弱，……」

天明大師慈目微睜，道：「此人不但身手不弱，而且驕狂逼人，我少林開宗以來，從未蒙受此羞……」

谷寒香未待天明大師說完，便搶着問道：「師父，你老人家說他驕狂逼人，又是什麼意思？難道還傷了人麼！」

天明大師道：「如若能明地傷人，那只怪受傷的學藝不精，縱然受傷致死，還算是見了眞章，也不算什麼凌辱之事，但此賊却在藏經樓粉壁之上，留下兩行大字，那不獨辱及我少林一派，更且上瀆聖地，這等罪過，眞使人不可恕饒。」

胡柏齡道：「但不知留下了什麼字句？」他話一出口，才猛然察覺問的過於冒失，適才天明大師明明說這兩行字不但辱及少林，而且瀆及佛門聖地，自己這一問豈不是徒使老和尙爲難，所以話才出口，便倏然而住。

天明大師呵呵一笑：「施主處處存心留人餘地，足見心念至眞，但老衲却佩服施主這份氣概，他那兩句話，雖有辱及本門之處，老衲也願擔代罪過告訴施主。」

胡柏齡道：「承蒙老禪師謬愛。」

天明大師低宣了一聲佛號，然後朗朗唸道：「他寫下兩行大字，寫的是：『當今武林道，少林自稱尊，刧走古玉佛，以驚狂妄人。』胡施主，你說少林一派，何曾受過這等羞辱？」

胡柏齡道：「那就難怪掌門不能忍受了。」

天明大師道：「出家人雖有心體念上蒼好生之德，以慈悲憫愛爲懷，但此事亦是無法可忍，所以天靈寺住持師侄，星夜趕赴嵩山，面呈經過，掌門師弟以此事關係本門榮辱，召集三代各支首座弟子，齊集少林，以商對策，老衲乃先師入室弟子，掌門師弟爲愼重起見，才請出綠玉佛杖，動員本門僧俗弟子，以千里不歇的傳遞方法，召老衲回寺。」說到此處，又深深一嘆，道：「只怕江湖間從此又不得寧靜了，……」語氣之中，似覺十分惋痛。

胡柏齡起身離座，道：「晚輩愚頑，但蒙老禪師不以綠林人物相待，胡柏齡萬分感激，今天晚輩又身爲綠林盟主，此事不能說毫無干係，如若老禪師用得着晚輩時，但請召喚，胡柏齡雖死不辭。」

天明大師道：「阿彌陀佛，憑施主一句話，我少林一門，也感盛意了，但願此事，不要勞師動衆，不然天下武林，勢又掀起一場浩刼，這又豈是我佛心意呢？」

胡柏齡道：「老禪師心意，晚輩理會得的。」

谷寒香道：「師父眞是菩薩心腸。」

天明大師轉臉對谷寒香注視了一陣，道：「佛家因果，人天變幻，冥冥之中，皆有定數，人雖有奪天之巧，却無法挽回天數，……」話至此處，微微一嘆，道：「凡事也只能盡人力，聽天命了，……」說着，似不勝唏噓。

胡柏齡悚然道：「聽老禪師之言，難道武林要遭一場刼運麼？」

天明大師却望着谷寒香道：「厚德載福，廣種善因，或可挽回。夜深了，老衲也不擾了，我走了。」

谷寒香道：「師父……」

天明大師伸手阻止，道：「你們不必送，但願緊記老衲之言。方寸之內，長存善念，自能造福蒼生。」說着三人已走出門外。

夜色深沉，天上數點星星。

天明大師回首說了句：「胡施主，我們改日再見，老衲走了！——」話還未完，夜空中一聲颯然風動，天明大師已失了所在。

洛陽鄧鏢頭之死，與武進天靈寺白玉古佛被竊，使得胡柏齡內心大爲不安，兩三天來，精神也甚是不寧，但此事目前不便與衆人商談，只得一人悶在心裏。

他這種神情，別人自是容易察覺出來，不過祇是無法進言而已。

這一日鍾一豪忍無可忍，毅然入內對胡柏齡道：「看盟主這兩日愁眉緊鎖，心中似有難决之事……」

胡柏齡對鍾一豪望了一眼沒有答話。

鍾一豪又道：「盟主身爲綠林之主，許多事情皆賴盟主策劃裁奪，有事不妨說出來，讓大家共同思謀對策，又何能勞盟主一人獨自苦思呢？」

胡柏齡點點頭道：「承蒙你如此關懷於我，只是此事來的太突然，使人意料不到，說將出來，也於事無補，如若此事果眞要勞動大家之時，我自會提出，如今我們是榮辱與共，作事又何庸客套呢？」

鍾一豪也點點頭道：「盟主話雖如此，不過我是以盟主爲念，既是盟主心中另有打算，自以盟主卓見處理爲是。」說着頓了頓道：「日來前山紅葉正艷，盟主何不去劉覽一番，畧畧消散胸中煩悶呢？」

谷寒香在旁道：「這倒是眞的，大哥何不依鍾爺的話，去前山玩玩？」

胡柏齡轉臉問道：「那麼香妹你去不去看看呢？」

谷寒香情意欵欵的瞧着胡柏齡，道：「如果大哥有興，小妹自是奉陪，……」說着又畧畧沉吟了片刻，道：「也叫霞兒和文生一道散心吧。」

於是胡柏齡、鍾一豪、谷寒香、萬映霞、文天生一行五人，漫步谷中，向前山走去。

走了一段路程，但見前面出口之處，兩谷紅葉如丹，既艷麗又雄偉，看的人心中，確然感到一種坦蕩的舒暢。

幾人正在眺望間，突然前面右首一條岔道上，揚起一點塵烟。

鍾一豪道：「盟主，像是有人來。」

塵土揚處，又響起馬匹疾奔之聲，得得得得，跑的快速異常。

幾人跨步上前，走上一道小山崗上，朝前一看，那樹隙之中的山徑上，正有二匹健馬，疾馳而來。

不一會，兩匹健馬已走近山崗，鍾一豪道：「是姜老大……」說着人已躍下山崗。

胡柏齡也覺事情有異，隨即也一長身，躍落下去。

原來胡柏齡派出江北五龍分赴各地以一月爲限，查探外間反應，昨日入雲龍錢炳多爪龍李傑已由洛陽返回迷踪谷。

這時返歸的正是啣命前往江南一帶的出雲龍姜宏，和老五噴火龍劉震二人。

胡柏齡一見姜宏回來，再一看老五劉震，人却萎靡不堪的伏身鞍上，似同受了內傷一般，胡柏齡走向前一看，一手托着噴火龍的下巴，朝上一抬，但見他兩眼無神，臉色青白，當即問道：「他遭人點了穴道，怎麼你不與他解開，難道在外面跟人家動過手了麼？」

出雲龍姜宏一臉歉然之色，道：「此事還請大哥原諒，老五的穴道乃是我姜宏點的。」

他這話答的是出了幾人的意外，他們江北五龍，情同手足，親愛逾常，他如何肯遽而下手封點他五弟的穴道呢？所以他此言一出，只聽得幾人不約而同的轉面對他望去。

出雲龍姜宏赧然的道：「老五爲人太渾，我封點他穴道實在是無可奈何之事，這……」

鍾一豪道：「難道路上出事了麼？」

姜宏道：「事倒不出在路上，却出在江南。」

胡柏齡當時就心中一驚，心裏暗想：怎麼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早不出事，晚不出事，怎麼會在這時間一起發作呢？他心裏雖然驚急，但他乃是綠林盟主，自不能憂形於色，以免影響全局，當下寬慰姜宏道：「你一路多辛苦，不如到山崗上休息片刻，再談此事吧。」

說着走到劉震身前，瞧了一瞧，伸手一拍他左肩，劉震如大睡初醒一般，一見胡柏齡，便指着出雲龍姜宏道：「大哥，老大太欺人了，如若不是爲了大哥，我噴火龍可眞的要噴火了……」

胡柏齡知道他是個直性子的渾人，只得拍拍他肩膀，安慰他道：「五弟，你先坐下歇歇，你們兄弟情同手足，有什麼還有說不開的麼？」

噴火龍劉震還氣憤憤的，在指手劃脚嚷着，彷彿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訴理一般。

谷寒香笑着，盈盈的走過來，道：「五弟，你不要太難過，你大哥是不會欺侮你的，他也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噴火龍睜着一對虎目，望着谷寒香，徐徐的道：「他怎麼不會欺侮我，他反而帮外人，不讓我打他們的嘴巴子，聽他們胡說八道，反點了我一下穴道，叫我一頓好睏，……」

他本是渾人，說的幾人都笑了，但原本暴跳亂嚷的噴火龍，這時却安靜的坐在一塊山石上休息。

胡柏齡對谷寒香笑了笑，然後向出雲龍姜宏問道：「你們此去江南，難道遇上什麼事了麼？」

出雲龍咳了一聲，道：「大哥辛辛苦苦，想有一番作爲，但是江南最近出了一事，却對我們大爲不利，據小弟所知，就因這事，使許多走鏢的鏢客，對咱們起了誤會。」

胡柏齡搖頭嘆息一聲，道：「你且說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出雲龍姜宏舉手擦了擦額上汗水，嘆口氣道：「我兄弟奉了大哥之命，過鄱陽湖，到南昌，一路也都平安，也沒有聽說什麼，可是我們到了撫州府，却出了一件意外之事，大哥一定知道七星神彈彭靖這個人……」

胡柏齡沒有說話，在那裏凝神靜聽，鍾一豪却答道：「不錯，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物，此人全仗七星連珠神彈出名，在南昌開了一家鏢局，就叫『七星鏢局』，聽說近年來，很是發達，已成了贛省第一家鏢局。」

出雲龍姜宏接道：「鍾大哥說的是，他這七星鏢局不但是江湖境內第一等鏢局，就是百粵八閩等地，都爭相聘託，這次是福建苦遭乾旱，江西全省士紳籌募了紋銀二十萬兩，前去賑濟，但怕歲凶年荒，路上出事，所以延請七星鏢局負責解送，七星神彈到底不愧是高人一等，他也覺着責任非輕，所以把這二十萬的紅貨，分成兩起，第一起由他的兩個兒子解送，第二起則打算親自出馬……按說這江西通往福建的這條路，原是平安不過，不用說還由他兩個兒子親自押鏢，就憑一面七星旗，也不致有什麼風險，那知道這次却出了漏子，當七星鏢局的鏢車來到廣昌血禾巖下，竟給人家三個人便把鏢車刼了……」

谷寒香在一旁氣忿忿的怨道：「這銀子乃是賑災救人用的，是什麼人這等狠心，不顧成千成萬的災民，把這筆賑欵刼走呢？眞是該死。」說着恨恨不已。

胡柏齡望着出雲龍姜宏，道：「想必你們到達撫州之時，此事才發生可是？」

（未完）

小啓：「曉山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霧中花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等在龍門幫總舵殺死了假冒石松齡的賊黨後，立由藍純青假扮石松齡，與鄧錫侯，高翔生，趙玄極負夜趕返石家莊，擬脏屈長貴交出解藥，然後擒下他審問賊情，詎知他們的計劃早被賊黨識破，反被賊黨副座和祝景雲等設下陷阱，致藍純青等人均陷身虎窟。石中英和左月嬌原與藍純青約好，在石家莊外埋伏，以防屈長貴突圍逃去，詎石中英二人在莊外坐候多時，仍不見動靜，担心出了差錯，決往莊中一探，石中英當先向莊中行去，左月嬌跟着站起，叫石中英和她一起走——

小樓嬌踪失　樹梢血掌懸

頎長人影脚下一停，回頭笑道：「妹子這有什麼好怕的？」

苗條人影走上一步，和他並肩而行，嫣然一笑，幽幽的道：「和大哥在一起，我就什麼都不怕了。」

×　　×

他們兩人，不用說，就是劍公子石中英和左月嬌了。

×　　×

石家莊高大的門樓，和城堡似的圍牆矗立在幽暗如霧的夜色中，更顯得巍峨。

兩人已經漸漸的走近大門。

兩扇大門居然洞開着！

因爲沒有一點燈光，也聽不見一點聲息，使人覺得陰森之中，隱隱潛伏着說不出的詭異。

洞開的大門，好像是一頭怪獸張開了大嘴，等着把你吞噬。

左月嬌不自覺的朝石中英身旁挨近了些，低低說道：「大哥，這情形好像有些不對。」

石中英道：「咱們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舉步踏上石階，朝裏行去。

大門裏面，並沒有人，當然不會有人阻攔。

兩人從二門左側一道腰門，進入長廊，再由長廊穿入月洞門。

一路仍然沒遇上一個人，這情形，自然大大的反常！

意外的平靜，反而使人有一種陰沉，恐怖的感覺。

進入月洞門，就是書房了。

一片小小的花圃，三間精舍，在夜色之中，仍然一片陰沉死寂！

石中英到了此時，心頭也不禁漸漸泛起了憂慮！

藍老前輩四人，明明進來了，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如果莊中沒有人，他們早就該退出去了，怎會連一個人影都不見？

他突然想到：「藍老前輩他們，會不

會中了賊黨暗算？」
一念及此，立即身形掠起，飛快的朝書房中衝了進去。
書房門，當然也沒有關。
石中英一下衝進書房就已發覺不對！
他目能夜視，目光一掃，已然看到書房中一片混亂！
几碎椅裂，古董，花瓶，茶盞，洒滿了一地。
顯然有人在這裏動過手，而且搏鬥相當激烈！
但地上既未見血漬，動手的人，自然也沒有一個負傷。
那麼人呢？
石中英不覺輕「咦」一聲，俯身從地上拾起一片紫檀的碎片，凝目細看，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是被劍鋒絞碎的。」
左月嬌跟在身後，問道：「大哥，你說什麼？」
她內功不及石中　自然無法看到書房的情形。
石中英探手從懷中取出一支精緻的千里火筒，「嚓」的一聲亮起了一片火光。
左月嬌這下看清楚了，忍不住道：「有人在這裏動過手！」
石中英劍眉微蹙，說道：「而且戰況相當激烈。」
左月嬌道：「他們人呢？」
石中英把手中碎木片朝地上一丟，沉吟道：「以這裏的情形看來，對方劍法也極為高明，戰況才會如此凌厲，那就證明對方此人，不是祝伯伯就是屈長貴……」
「哦！」左月嬌口中輕哦了一聲，並未追問。
石中英又道：「地上不見血漬，足見他並未受傷，這自然是藍老前輩他們要擒活口。」
他推測的十分合理。
左月嬌只是點着頭，等他說完，才道：「那麼他們人呢？」
石中英道：「賊人自知不敵，覷隙逃走，藍老前輩他們準是追下去了。」
左月嬌道：「我們一直守在前面，怎麼不見他們出去？」
石中英道：「也許賊人往後面去的，妹子在這裏仔細搜搜，看看有沒有潛伏的賊黨，我到後面瞧瞧去。」
說着把手中火筒遞給了左月嬌，轉身往外就走。
左月嬌接着火筒，口中急急叫道：「大哥。」
石中英已經掠出書房，回頭笑道：「妳怕什麼？我去去就來，如果讓屈長貴逃走，高掌門人三位，就取不到解藥了。」
話聲未落，人已騰空掠上牆頭，一閃而逝。
左月嬌心中雖然有些害怕，那只是黑夜裏，陰沉沉的感到胆怯。
她想想大哥說的也對。
他們從君山馬不停蹄的趕來，主要就是為屈長貴一人。
賊黨之中，假扮石盟主的老賊雖死，賊黨並未全垮。
如今知道真正內幕的，已經只有屈長貴一個。
萬一讓他逃脫，不但賊黨內幕，無人知道，高翔生等三人心痛症的解藥，也就落空。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真正石盟主的下落，也沒人知道了。
這就是石中英急着要趕去的原因。
她知道大哥輕功高出自己甚多，自己也跟不上他，自然不如留下來的好。
她在這裏住過六七個年頭，這裏等於是她的家。
縱然有些胆怯，也不會十分害怕。
她手中執着火筒，左手扣了一把飛針，轉身退出書房。
心中暗暗忖道：「自己既然回來了，總該去翠翎小築瞧瞧，不知霓兒還在不在那兒？」
（翠翎小築，是左月嬌住的地方，霓兒，是伺候她的使女。）
心念轉動之際，已經跨出月洞門，穿行長廊，出了東院門。
這一路，依然不見一個人影。
左月嬌心中又不禁暗暗納罕！
看情形，石家莊已經成了一座空宅！
那是說，屈長貴他們早已得到了消息，才會全數撤走。
但這也不對，假如屈長貴早已得到消息，全撤走了，書房裏怎麼還會有人搏鬥呢？
這條路，她平日走的最熟悉不過，但今晚穿行在花林之間，總覺得心裏有些發毛！
那是因為一路行來，太靜寂了！
本來靜寂得不聞人聲，令人別有幽趣，但今晚一樣的靜寂，就使人感到陰森死寂，提心吊胆！
好像黑暗之中，正有鬼魅在身後探出頭來，覷伺自己！
身後當然不會眞的有什麼鬼魅，但左月嬌的脚步，受到心理的影响，不自覺的加快起來。
「翠翎小築」還是那樣靜靜的矗立在半山腰裏。
千竿修篁，因風搖曳，發出細細的清吟！
到了！
左月嬌輕輕舒了口氣，拾級走上石砌的平台，心裏也有了安全感。
這是她已經住了七年的家。
自從搬到石家莊來，她就開始住在這小樓上。
方才一路上，看到婆娑樹影，心裏都會泛起恐怖的幻想！
這是屬於她自己的小天地，每一支綠筠，她都親手撫摸過，當然不會再覺得可怕。
小樓上自然不會有燈，看來霓兒自然也不在。
如果這時她突然看到有燈，又會油生驚怖！
人的心理，就是這麼奇怪，沒有燈，覺得可怖，有燈，也同樣會害怕。
她手上還執着精緻的千里火筒，火光足可照到一丈方圓。
其實，到了這裏，就是沒有火筒，她閉着眼睛，也可以走到樓上去。
左月嬌輕盈的走過平台，推開朱紅的小木門。

樓下，是一間小客室和一間精緻的小書房。
她現在並沒有在樓下停留，就沿着雕刻精細的扶手，朝樓梯上走去。
心裏還在惦記着霓兒。
她雖是屈長貴派來的人，但這些年來，她一直陪伴着自己，情同姐妹，已經成了自己的心腹。
莊上，有好些事情，還是她告訴自己的。
如果霓兒在的話，這時早就搶着迎出來了。
只不知她被他們帶到那裏去了？
她心頭暗暗感到有些淒楚！
踏上樓梯，她已可看到黃漆的樓板，依然光可鑑人，纖塵不染！
光憑這一點，她已可斷言，莊上的人，是今天才離開的，那麼他們一定是事先得了消息。
左月嬌心裏雖然想的很多，脚下並沒稍停，不知不覺已經走近房門。
房門只是虛掩着，她伸手拉開房門，掀帘而入。
房中陳設，也和自己在的時候一樣，收拾的甚是整潔。
只是床前繡帳低垂，梳粧台上一面菱花鏡，也放下了繡花鏡套。
那是表示主人不在怕被灰塵沾上了。
左月嬌這一回到自己房中，心頭不覺起了一份淡淡的悵觸！
走到中間一張圓桌，隨手點燃起桌上銀釭，拉開椅子，嬌慵無力的坐了下來。
就在此時，她忽然聽到床上好像有人翻身的聲音！
左月嬌驀然一驚，全身毛孔，幾乎根根直豎，倏地站起，叱道：「什麼人？」因為已經點燃了銀釭，火筒就放在桌上，右手迅快的按上劍柄，目光緊緊注視着帳內。
床上傳出了一陣「悉嗦」細响，接着有人低低的打了個呵欠，輕聲說道：「是小姐回來了麼？」
左月嬌手上已經沁出汗來，嬌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繡帳啓處，緩緩鑽出一個人來，尖聲笑道：「是我。」
左月嬌驟然看到此人，一顆心不由得往下直沉，驚顫失聲道：「會是妳！」
這人正是戚婆婆。
她依然一身黑布衣裙，黑布包頭，一雙變幻不定的眼睛，望着左月嬌，詭異的笑道：「老身已經來了半天，看妳還沒回來，就在小姐床上睡了一覺，小姐終於來了。」
左月嬌心中暗暗焦急，深悔自己不該一個人上樓來的。
但到了此時，焦急也一無用處，她強自鎮定，目光緊緊盯着對方，問道：「妳怎知我會來的？」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妳是我老婆子一手養大的，這點心思我還會摸不透？妳不回來則已，回來了，自然要到樓上來看看。」
左月嬌道：「妳是在這裏等我。」
戚婆婆點着頭道：「我自然要在這裏等妳，這裏的人，都走光了，我是特地來帶妳去的。」
左月嬌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說道：「我不去。」
戚婆婆笑臉微沉，說道：「那怎麼成？妳是石盟主交給老身看管的，妳若是不肯去，教老身如何交待？」
左月嬌冷笑道：「戚婆婆，我要告訴妳一件事。」
戚婆婆道：「妳有什麼事，要告訴我的？」
左月嬌道：「方才是妳說的，這裏的人，已經全走光了？」
戚婆婆點點頭道：「不錯。」
左月嬌冷冷的道：「那我不妨告訴你，崆峒藍掌門人，八卦門高掌門人，百步神拳鄧老前輩，風雲子趙道長都來了，妳自己估量估量，是不是這些人的對手？」
戚婆婆尖笑道：「妳還少說了一個人，小姐的情郞劍公子石中英也來了。」
左月嬌粉靨不禁一紅，嬌急的道：「妳胡說些什麼？」
戚婆婆神秘一笑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們好的如漆如膠，連一刻也分不開，難道老婆子說的還是假的不成？」
她不待左月嬌開口，接着說道：「就因為你們好的難捨難分，小姐的身份就越來越重要了。」
左月嬌道：「我有什麼身份？」
戚婆婆道：「妳本來是石盟主的義女，如今又成了石家的準媳婦兒，只有妳，才能教妳那個情郞上鈎，所以小姐非隨我走不可。」
左月嬌一手按着劍柄，冷冷說道：「妳想帶我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戚婆婆似笑非笑的道：「我的大小姐，妳要我估量估量，我老婆子早就估量過了，妳說的這些人，能趕來救妳麼？」
左月嬌道：「我只要大聲一嚷，他們就會聞聲趕來，我武功縱然不如妳，但我叫上一兩聲時間，總可以支持得過去。」
戚婆婆陰笑道：「咱們不用動手，我讓妳先叫十聲八聲，看看有沒有人來？」
左月嬌心頭暗暗吃驚，看她說話的神氣，似是充滿了自信，莫非……
這老婆婆縱然鬼計多端，但藍掌門人一行四人都是一派之主，豈會上她的當？
心念閃電一動，不覺冷冷一笑道：「妳是不是不相信藍掌門人他們都已經來了？」她這是激將法，想套套戚婆婆口風。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我自然相信，藍純青這老東西居然套了面具，想冒充妳乾爹，要不是副教主和老婆子比他們先一脚趕到，眞還中了他們的圈套。」
左月嬌一顆心又緊了起來，問道：「副教主是誰？」
戚婆婆乾笑道：「妳天天叫着乾爹，叫十幾年，連副教主是誰，都不知道？」
左月嬌大吃一驚，問道：「妳說是乾爹？他……他不是已經……死了麼？」
戚婆婆又是一陣尖笑道：「副教主眞要是死了，咱們大伙子人，不是全拆伙了麼？」
說到這裏，幽靈般的跨上了兩步，柔聲道：「我的大小姐，現在妳該全明白了，老婆子就是奉妳乾爹之命，前來接你的，妳該跟我走了吧？」

左月嬌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喝道：「妳不要過來，妳不說清楚，我是不會跟你走的。」

戚婆婆搖搖頭道：「好吧！我老婆子不怕妳會生了翅膀，妳要問甚麼，只管問吧！」

左月嬌道：「藍掌門人，他們幾個人呢？」

戚婆婆尖笑道：「我還當妳要問情郞的下落呢！藍純青這幾個老東西麼？早就跟着副教主走啦！」

左月嬌道：「我不相信。」

戚婆婆道：「信不信由妳，反正這幾個老東西，都跟副教主走了，可是不爭的事實。」

左月嬌心中暗道：「就算藍純青等四人，都着了乾爹的道，但聽戚婆婆的口氣、乾爹已經走了，那麼這裏只留下戚婆婆一個人，自己縱然不是戚婆婆的對手，大哥找不到人，自然很快就會回來，自己最好和她拖延些時光，只要大哥趕來，就不怕她了。」

戚婆婆看她沒有作聲，忽然大笑道：「大小姐，妳在想甚麼？可是還想等妳情郞來救你麼？」

這話口氣不對！

左月嬌心頭不由「咚」的一跳，忍不住問道：「你們把他怎麼了？」

戚婆婆似笑非笑的道：「沒有，老實說，副教主愛屋及烏，他知道大小姐愛上了這小伙子，爲了想成全你們這一對，並沒有對他採取報復行動……」

她那雙詭異多變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細縫，尖笑道：「人家還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我看啊！丈人老頭看女婿，也一樣越看越中意，副教主八成是看中了女婿，才會輕易放過了他。」

左月嬌聽說他們沒對大哥下手，心頭稍稍放寬了些，只是戚婆婆說的太露骨了，姑娘家難免會臉紅耳赤。

她粉面一片緋紅，但又惦掛着他，忍不住問道：「那麼大哥人呢？」

戚婆婆一張佈滿皺紋的臉上，露出神秘之色，笑了笑道：「這個，老婆子就不大清楚，不過大小姐只管放心，他一定會回來的。」

口氣微頓，接着又笑道：「老婆子看的出來，只要咱們這位準姑爺肯加入咱們教裏，副教主準會在教主面前，全力保舉，不出幾年，就可出人頭地，爬上高枝，老婆子說不定將來還得仰仗姑爺，姑奶奶提拔呢！」

左月嬌羞澀叱道：「妳胡說甚麼？」

戚婆婆道：「這是實話，老婆子一點也不胡說，所以老婆子對你大小姐，也得賣點交情，這樣吧，咱們要走之前，我老婆子讓你們小兩口再見上一面，這樣總夠了吧？」

左月嬌心中暗喜，看了她一眼，問道：「妳答應讓我和他再見一面？」

戚婆婆尖笑道：「老婆子幾時說過的話，不算數的？不過老婆子來接妳是公事，我讓妳跟準姑爺見上一面，是私事，公私可得分開來辦。」

左月嬌說道：「公私如何分法，反正我只要和大哥見上一面，答應跟妳走就是了。」

戚婆婆道：「那可不成，咱們公歸公，私歸私，副教主交待的事兒，我老婆子要是辦不了，就得提着腦袋去交差。」

左月嬌道：「那麼妳要怎樣？」

戚婆婆尖笑道：「咱們先離開這裏，然後我會領妳去看他的。」

原來她說的只是美麗的謊言！

左月嬌可不是三歲孩子，那會聽不出來，腳下不覺連連後退，冷笑道：「戚婆婆，任妳說的天花亂墜，我也不會跟妳去的。」

戚婆婆忽然呷呷尖笑道：「小丫頭，妳應該知道，老婆子既然找到了妳，就絕不會再讓妳從我手掌溜走的。」

左月嬌方才從見到戚婆婆起，一再往後連退，這是她房間，她閉着眼睛都不會走錯，當然不會朝牆角退的。

這時眼看距離房門，不過八尺來遠。

戚婆婆也只是光說不動，並未逼近過來！

這機會，左月嬌豈肯放過，猛地雙足一點，縱身朝門外飛掠出去。

只要點了足，就是一個普通沒練過武的人，也跳得起來。

左月嬌自然躍起來了，但她沒有掠出一步，就「隆」然跌了下去，一交跌坐在地上。

戚婆婆眼睛的變幻，更見詭異！她響起一陣夜梟般的尖笑，也格外刺耳！

「大小姐，老婆子沒說錯吧？只要是老婆子找上的人，絕不會讓她從我手掌縫裏溜走的。」

她已經隨着話聲，一步一步的朝左月嬌走來。

左月嬌一顆心，直往下沉！

她左手明明握着一把飛針，在一丈五尺以內，例無虛發，但此刻竟然連五個手指，都已不聽使喚。

右手還緊緊的握着劍柄，但此刻除了從掌心會沁出冷汗來，已經連拔劍的力氣，都沒有了。

她已經完全絕望，索性閉上了眼睛，一語不發。

戚婆婆的話聲說的更柔，更和藹，像催眠般在他耳邊說着：「好孩子，戚婆婆從小就最疼妳，放心好了，我明天會讓妳和他見上一面的。」

× × ×

石中英離開書房，就長身縱上牆頭，再一點足，身如飛鳥，凌空撲上屋簷，凝足目力，朝四面打量了一陣。

只覺得整座石家莊院，一片沉黑，沉寂如死！

這一景象，已顯示莊上確實一個人也沒有了。

石中英心中只是暗暗感到奇怪，莊中既然一個人也沒有書房裏何來打鬥跡象？既有打鬥跡象，何以會連藍老前輩四人，都不見了？

他施展「天龍叙鳳身法」，一連越過三進屋宇，掠出後院依然不聞一點人聲。

堪堪飄落牆頭，就看到右側一棵大樹上，畫着一個白粉的記號。

石中英目能夜視，自然看的清楚，這記號正是藍老前輩幾人在離開龍門幫時約

定的指路標記，除了自己一行人，就沒有人知道。

指路標記既然在此發現，可見藍老前輩等人，果然從後山追下去了。

石中英不再猶豫，立卽展開腳程，循着莊後山徑，一路追了下去。

這條山徑，名雖山徑，實則是青石板鋪成的道路，繞過莊後小山，一路蜿蜒向北，足有三里來長。

兩邊山坡間，遍植果林。

這是石家的祖業，一直到後山出口處，兩山夾峙的谷口爲止。

石中英小時候，也時常跟阿榮伯到後山來玩，他記得那時只是一條黃泥碎石的小徑，並沒有這麼平整的石板路。

這老賊鵲巢鳩佔，居然大興土木，連荒僻的後山都鋪上了這樣寬闊的石板路。

他奔行極快，三里路程，自然轉眼就到。

石板路盡頭就是兩山夾峙的谷口了。

石中英奔近谷口，就看到右首一處石壁上，也留了一個白粉記號，箭頭指向西方。

石中英自然知道，出谷西行，就是北峽山脈，人烟稀少，山嶺連綿，一直西接大別山脈。

敢情賊人猜想莊前可能有人埋伏，才從後山逃走。

其實，前面有一個十里長的石門「石門山」，只有一條出路，自然不如後山的廣闊了！

藍老前輩等人，既已追下去了，自己也該快走才行。

他腳下突然加緊，朝谷外奔去。

那知剛一奔出谷口，就看到一個人仆臥在山坡草叢間，一動不動。

石中英看到他後形，心頭驀然一驚，暗道：「會是穿雲鏢沈長吉！」

（穿雲鏢沈長吉已死在七星劍主之手，他是七星劍主手下的第二號）

心念方動，人已迅如飄風，一下掠到那人身邊，伸手把他翻過身來，那不是沈長吉，還有誰來？他雙目突出，口角，鼻孔，俱有鮮血流出，顯然是被人用重手法擊中後心口噴狂血而死，業已氣絕多時。

石中英暗暗嘆息一聲，他是和自己一行人一起趕來的，只是他的任務，是握守後山出路，防賊人由後山逃走，不想竟中了賊人毒手。

當下抽出長劍，在山坡間找了一個坑，把這位無名英雄放入坑中，然後覆上了泥土，口中喃喃說道：「老兄安息吧！你的血仇，石某會給你報的。」

說完，就長身掠起，朝西奔去。

一路之上，果然不時見到白粉的指標暗記，走的盡是荒凉小徑，飛掠於危崖亂石之間。

他展施「天龍叙鳳身法」，矯若游龍，一口氣奔行了二十餘里，依然不見幾人的蹤影。

心中不禁暗暗起疑，停下腳步，忖道：「賊黨明知後面有人緊追不捨，急於脫身，就不該專揀這等險峻難行的路走，莫非他們是誘敵之計？」

想到「誘敵之計」，不覺心中又是一動，暗想：「如是誘敵深入，那麼賊黨在這山區之中，莫非另有巢穴了不成？」

他往前走了十幾步路，但見一棵巨松之下，果然又有一個白粉標記，指示的方向，是朝北而去。

石中英依着指標，又奔行了十幾里路，翻過兩座峯嶺，眼看峯嶺連綿，夜霧迷離！

入山已深，不但未曾追上藍純青一行人，這一路上，甚至連一點打鬥的痕跡也沒有發現過。

到了這裏，已經再也找不到白粉的指路標記。

石中英望着黑蒙蒙的山勢，暗暗皺了下眉，心想：「像這樣的深山崇嶺，就算有指路標記，也極易迷路，眼下突然失去記號，偌大山區，自己又到那裏找他們去呢？」

「啊！」

石中英忽然想起過去這些年來，每一位師父，都一再告誡過自己，江湖上人心險惡，譎詭多詐，遇事務必冷靜，切忌盲從……

白粉標記，忽然中斷，如非賊黨誘敵之計，那麼莫非是「調虎離山」？

不好！妹子一個人留在莊上，莫要出了亂子！

一念及此，心頭登時大急，雙腳一頓，急匆匆循着原路，奔掠回去。

差幸他從小接受九位名師的嚴格訓練，除了武功之外，就是各種應變的常識。

方才一路行來，每一留有記號之處，他都看的特別仔細。

因此，這時循原路退出，雖在深山黑夜裏，憑着來時的記憶，還不至於迷失了方向。

但饒是如此，石中英還是費了不少氣力，才從四顧荒凉的崇山峻嶺間，重又回到了石家莊院。

石家莊當然還是黑黝黝的不見一點燈光，不聞一絲人聲。

石中英身如飄風，從後院掠牆而上，一路翻房越脊，直奔書房。

急匆匆飛身落地，連掀帘都來不及，口中叫了聲：「『妹子』。」

沒有應聲。

衝進書房，呈現在眼前的，和方才一樣，並沒有人動過，只是不見了妹子左月嬌。

「果然不見了！」

石中英心頭一急，返身追出書房，提高聲音，又叫了聲：「妹子。」

當然沒有人應他。

「難道眞的被賊黨擄去了？」

他畧爲住足，心中暗自盤算：「妹子會不會回到『翠翎小築』去了？」

一念及此，立卽長身縱起，朝東掠去，奔出東院門，趕到翠翎小築。

修篁叢中，一角小樓，還是那樣的幽靜。

石中英無暇多看，匆匆越過平台，老遠就看到朱紅小門，敞開着並沒有關。

心中不禁一喜，忖道：「妹子果然回來了！」

急步奔入，仰首叫了聲：「妹子……

變足一頓，飛身上屋，四週還是一樣沉寂。

」樓上一片沉寂，依然沒人答應。

石中英登上樓梯，很快奔到左月嬌的房門口，一手掀帘而入。

房裏並沒有人。

但他目光一掠，就看到中間小圓桌上，放着一個精緻的火筒。

那火筒正是自己在臨行時交給左月嬌的。

由此已可證明，左月嬌確實回來過了。那麼她人呢？

石家莊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何以藍老前輩一行，和妹子怎會離奇失蹤了呢？

他想到方才一路上留的白粉記號。

這是自己一行人在離開龍門帮時，約定的連絡暗號，除了自己幾人，不可能有外人知道。

那麼，自己這幾個人中，莫非有了內奸？事先已把消息洩了出去，賊黨才會設下陷阱，張網以待。

他心頭逐漸沉重起來。

如今，一起從龍門帮出發的七個人，除了沈長吉（七星劍主手下第二號）已死外。藍老前輩和妹子等五人，離奇失蹤，生死未卜。

眼前只剩了自己一個人，救人的責任，全落在自己身上。

像這樣茫無頭緒的事兒，又到那裏去找呢？

他緩緩走近圓桌邊上，伸手取起火筒，看到桌上還有一盞銀釭。

心中忽然想道：「是了，妹子一定在回到房中之後，點起銀釭，才把火筒放在桌上的。」

「照說，她點起銀釭之後，應該把火筒收起才對，她沒收火筒，就放在桌上，那是說她剛點起銀釭之際，就發現了什麼，來不及再把火筒收入懷裏去了。」

「妹子左手掌心，握着一把飛針，火筒應該執在右手，她連收起火筒都來不及，那準是急於拔劍了。」

「莫非賊人就躲在房中？那麼這裏應該留有打鬥的痕跡了！」

石中英隨手打亮火筒，點起銀釭，仔細朝四週，察看了一遍。

這下，果然不出他意料之外！

他在床前不遠的地上，發現了十數支軟鋼製成的花鬚針，一眼就可認出那是左月嬌的。

接着，他又在房門口牆角下，發現了一支纏着布片的竹箭，箭長不過五寸，鋼簇上，還帶着一絲血漬！

最觸目驚心的是那布片了。

石中英一眼就認出那是從左月嬌穿的衣衫上撕下來的。

竹箭當然不是左月嬌的暗器，那自然是賊人的暗器無疑。

既是賊人的暗器，箭簇上留有了血漬，那自然是妹子負了傷。

由此可以證明妹子在負傷之後，才被賊人擄去的。

就算妹子中了箭，她拔出箭來，也不會撕下一條布片，更不會把布片纏在箭上。這只有一個解釋，是她故意留下來的。

她怕自己忽畧過去，才撕下身上布條，纏在箭上，好使自己特別注意。

那麼這枝竹箭，定然和賊黨有着什麼關連了。

想到這裏，不覺凝目瞧去！

箭幹比竹筷畧細，色呈青綠，上端刻着一個貌相猙獰，青面獠牙的鬼臉，筆劃極爲工細。

這自然是使箭的人的記號了，但石中英總究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不知這人是誰？

一時不禁暗暗皺了下眉，仰首說道：「五個人的下落，一個人的血仇，看來全在這枝箭上了。」

他懷着一顆沉重的心，退出「翠翎小築」，越過平台，穿行竹徑之際！

突然一滴冰冷的水落在他的頸子裏。

石中英不經意的用手一揩，竟然有些黏膩膩的，不像是水，不覺低頭朝手上瞧去！

這一瞧，石中英心頭不禁大驚！

那是鮮血，四個指頭上，都是血！

石中英抬起頭，凝目朝上望去，竹枝上好像掛着一件東西。

他飛身直掠而上，探手抓住了掛在竹枝上的那件東西。那東西入手冰涼，竟是一截血淋淋的手腕。

被利器削斷的一隻人手，用草繩縛着，掛在竹枝之上。

只要從這隻手上纖細，修長的手指和光潤，細膩的皮膚，一望而知是女人的手了。

而且還是年輕少女的手。

石中英一顆心直往下沉，喃喃的道：「這手，難道會是妹子的？」

這自然極有可能！

妹子叛離了賊黨，江湖上對付叛離的人，所採取的手段，都是十分嚴厲而殘酷的。

「只要她不死，我一定會把她救出來的。」

×　×　×

離石家莊三里外的獅子山脚下，是附近十幾里路方圓的唯一市集。

一條石板路的街道，足有一里來長，兩邊是矮平房的店舖，當然也有幾家是二層樓的店面。

他們都是從石家莊搬過來的，因此大家還是叫它「石家大街」。

這條街，因爲北通含山，西接巢縣，離兩處縣城都不太遠，雖非交通要道，但往來的行商，可也不少。

這時已是辰牌時光，街上已有不少車馬行人，此往彼來，店舖門前，也有不少小販，沿街叫賣。

街尾有一家麵館，專賣麵點酒菜。

掌櫃的大家都叫他老張，兩夫妻年過半百，在石家大街，賣了幾十年麵，如今頭髮都花白了。

本來他們只是一個麵攤子，自從「石家大街」，搬到獅子山下來，他們才有了這爿麵館，於是也兼賣酒菜。

老張兩夫妻勤勤儉儉，同樣一碗五文錢的麵，就比別的地方多上一半，因此，從早到晚，生意着實不錯。

這時，他們店堂裏七八張桌子，已經有五張桌上，坐了客人，有的已經在吃了，有的還在等麵下鍋。

左月嬌和戚婆婆，就坐在靠牆角的一張桌上。（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嘯天用偷龍轉鳳的方法，將秦天祥腰間的男用羅帶盜了回來，郭長風指派了保護莊中人手，着田繼烈，鄧嘯天，呂埊依着他的計劃行事，郭長風的計策是由田繼烈誘擒柳寒山，然後由鄧嘯天、呂埊分扮應飛和柳寒山往誆秦天祥，田繼烈則僞冒木尊者，領着四名假和尚，當作少林應援人馬往青牛宮誆騙四大門派的人離開青牛宮，郭長風與大悲師太交換人物的時間將到，秦天祥首先來到調派人手，僞冒的應飛和柳寒山也趕到，告知秦天祥田繼烈與蔴衣人會晤，秦天祥大驚，問他們商議什麼——

鈸影滿天閃　殺風匝地生

呂埊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當時我人單勢孤，不敢靠得太近，所以沒有聽見他們的談話，反正他們也沒有交談多久，田繼烈就告辭了。」

秦天祥沉吟了一下，道：「他們離開木屋，又去了甚麼地方？」

呂埊道：「從木屋出來，就去了青牛宮……」

秦天祥失聲道：「哦！難怪五大門派會莫明其妙秘密撤走，敢情就是姓田的在其中搗鬼……當時你爲甚麼不跟着進去，叫一塵道長將他們擒下？」

呂埊道：「我何嘗想得到五大們派會有變化，當時見他們入青牛宮，便趁機抽身去客棧解救應長老，等咱們再趕去青牛宮，已經找不到他們的踪影了。」

秦天祥道：「你們可曾再去那木屋查看？」

鄧嘯天搶着回答道：「去過，可是，那蔴衣蒙面人也已不知去向，今天咱們在城中整整搜索了一天，始終沒發現他的蹤跡。」

秦天祥不知道這些都是鄧呂二人胡謅的，竟然信以爲眞，臉色越見沉重，喃喃道：「五大門派臨陣叛離，倒不足爲惜，這蔴衣蒙面人，却很可能是個勁敵，他是誰？來這兒有何目的？郭長風在弄甚麼玄虛……」

忽然話鋒一轉，道：「那田繼烈離莊時，曾携帶了足供五人用的食水和乾糧，這些東西他作何處置了？」

呂埊索性再唬唬他，答道：「這些東西都留在木屋裏了，等我和應長老再去木屋時，却甚麼也沒見，不用說，田繼烈八成就是專程替那蔴衣人送東西去的。」

秦天祥駭然道：「這麼說來，那蔴衣人可能還有四名帮手尙未露面？」

呂埊道：「錯不了，否則，他們幹嘛要準備五個人的份量。」

秦天祥連演點點頭，陰沉地道：「那

蔴衣人詭秘莫測，看來今夜難免有一場血戰，咱們可得格外謹愼才行。」

鄧嘯天道：「秦兄準備如何應付今夜的局面？」

秦天祥森冷一笑，道：「現在暫時且坐山觀虎鬥，等那位大悲師太露面後，咱們再相機行事。」

說完，飛身縱起，掠上了城樓，鄧嘯天和呂堃，緊隨而上，三人很快隱入黑暗中。

城樓上又恢復了平靜，空際浮雲掩月，城門內外，一片漆黑。

黝暗寂靜中，遠處傳來三聲更鼓。

子夜時刻，終於到了。

兩列火炬，由遠而近，及時抵達城樓上。

火光下，斷魂刀馬魁率領十名護莊武士，首先行抵城樓空場，當他們看見空場中並無人影，便面對城樓停了下來。

郭長風和林百合緊隨在火炬後面。

今夜的郭長風，全身簇新黑色勁裝，頭束英雄帶，腰際特別佩了一柄黑鞘短劍，兩排革囊交叉斜掛胸前，打扮得英姿勃發，神采飛揚。

林百合仍是一身白色衫裙，清秀宛如一朵白蓮，這身裝束，正跟郭長風的黑色勁裝相襯，兩人併肩而立，越發顯得黑白分明，交相映輝。

城樓內側的空場，只有三方通路，如今寂寞山莊的人站在南方，就賸下左右女墻兩處方向，但這兩處都是延綿的城墻，根本望不見半個人影。

餘下的，祇有那座黑漆漆的城樓了，裏面也寂靜如死，闃無人聲。

然而，郭長風却好像早已料定城樓中有人，向着城樓遙遙一抱拳，高聲道：「子刻已經到了，請老菩薩出面答話。」

話音甫落，城樓內果然响起一陣低笑，道：「好眼力，我就知道瞞不過郭大俠，孩子們，出去吧！」

隨着笑語聲，城樓中突然火光閃現，緩步走出來一行人。

前面是四名女尼，高擧着火把，其次，是瞎姑和何老頭分列左右，最後，兩名啞童合抬着一張軟椅。

大悲師太盤膝坐在軟椅上，怪的是，竟在眼部以下，掛着一幅面紗。

郭長風見過大悲師太兩次，雖然都在光綫昏暗的地方，却從未見她用過面紗，不禁眉峯一皺，低聲對林百合道：「這老尼姑以面紗掩遮，不知有什麼作用，等一會交換人質的時候，可得特別當心些。」

林百合點點頭，也低聲道：「怎麼不見爹爹和公孫姐姐他們？」

郭長風道：「放心，他們一定在城樓夾壁內，由瘋姑看守着。」

林百合又道：「你怎麼知道城樓裏會有夾壁暗道呢……」

「噓！」郭長風來不及解釋，輕噓一聲，示意林百合小心，因爲大悲師太的軟椅已經停下了。

雙方火炬高擧，城樓上一片雪亮，宛如白晝。

大悲師太兩道深井般的眸子，在郭長風和林百合身上掃視了一遍，忽然嘖嘖的讚道：「女貌郎才，果眞是一對璧人，無怪郭大俠爲寂寞山莊如此賣力了。」

郭長風淡淡一笑，說道：「老菩薩是佛門中人，似乎用不着這樣關心紅塵俗務吧？」

大悲師太道：「不！佛門廣大，並不禁絕婚配，我佛慈悲爲懷，更希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祇不過……」

又向兩人打量一遍，道：「祇不過，新郎官穿黑衣，未免不夠喜氣，新娘子更不該着白色衣衫，這會顯得不吉利。」

林百合怒道：「咱們是來交換人質的，誰要聽你這些廢話！」

大悲師太陰沉地笑道：「你認爲這是廢話？別忘了，令尊還在我掌握中！我隨時可以叫你們喜事變成喪事。」

林百合眉頭一揚，就想發作……

郭長風忙低聲道：「百合，忍耐一點，不要意氣用事。」

林百合重重哼了一聲，總算把滿腔怒火壓了下去。

郭長風面含微笑，道：「現在該談談正事了，咱們已經如期取到男用香羅帶，老菩薩是準備現在交換呢？還是另有其他意見？」

大悲師太道：「老身也已經將人帶來，隨時都可以交換，不過，有一項先決條件。」

郭長風道：「請教。」

大悲師太道：「我要先檢查香羅帶的眞假。」

郭長風道：「這是說，要咱們先將香羅帶，交給老菩薩，然後，老菩薩才肯放人？」

大悲師太道：「正是如此。」

郭長風聳聳肩，道：「如果老菩薩取去羅帶，却不肯放人，咱們豈不是束手無策了麼？」

大悲師太道：「老身是何等身份，難道會食言詐騙你們不成？何況，留下人質，對老身毫無用處，你又何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郭長風微笑道：「這樣看來，老菩薩對這條香羅帶似乎不很熱衷了？」

大悲師太道：「老實告訴你吧，我雖然很願意得到那條羅帶，却不敢相信你眞有這份能耐將羅帶取到。」

郭長風笑了笑，從懷中取出香羅帶迎面抖開，道：「東西在這兒，但我只能拿在手裏讓老菩薩驗證，請原諒我無法先交給老菩薩，因爲人心難測，不得不防。」

那羅帶在火光下閃閃生輝，散射出七彩光華，頓使陰暗的夜色，顯得一片的燦爛。

大悲師太身軀微震，眼中也射出激動的光芒……

但她只向羅帶望了一眼，就很快將目光移開，故作淡漠地說道：「老身送還寂寞山莊的那條女用羅帶，同樣也嵌滿珠寶光耀奪目，你從何證明，這一條不是女用的？」

郭長風道：「兩條羅帶形式雖然很相似，但男用的較寬較長，難道老菩薩看不出來？」

大悲師太搖搖頭道：「相距太遠，老身僅憑目力，無法分辨寬長尺度。」

她目力精銳幾能洞穿人的肺腑，這番

話，自然是托詞。

郭長風不便當面駁她，只得笑了笑，道：「那麼，老菩薩的意思是——」

大悲師太道：「還是那句老話，你先將羅帶交我驗證，然後我下令放人。」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答應。但老菩薩也得答應我三件事，否則，咱們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先毀了這勞什子羅帶，再放手一搏，分個生死存亡。」

大悲師太道：「那三件事？你且說說看。」

郭長風道：「第一件，請老菩薩先將人帶出來讓咱們見見面，證明人質確實在城樓上。」

「可以。」大悲師太毫不猶豫地輕擊兩掌，道：「把人帶出來。」

城樓中一聲應話，步履紛紜，走出來四個人。

郭長風料想瘋姑必在其中，誰知竟猜錯了，這四個人是，鳳珠攙扶着林元暉，吳姥姥攙着公孫茵。

公孫茵和吳姥姥都低垂着頭，擧步緩慢，身上穴道分明已被制住。

林元暉更是神情萎頓，似醉似睡，幾乎由鳳珠半抱半拖着走出來。

林百合看得心如刀割，哽聲叫道：「爹！你老人家受傷了麼？」

大悲師太搶着回答道：「他沒有受傷，只是情緒過份激動，老身怕他鬧出事來，所以點了他的玉枕穴，看來，好像睡熟了。」

林百合道：「咱們費盡心機，替你盜取香羅帶，你若傷我爹一根毫毛，我非跟你拚命不可。」

大悲師太冷冷道：「那得看你們是否能照老身的吩咐行事，如果不肯將羅帶先交老身驗證，那後果可就難說了。」

郭長風道：「只要咱們交出羅帶，證實的確是男用的一條，老菩薩就得遵約放人，不能再用其他藉口拖延，老菩薩答應嗎？」

大悲師太道：「這就是郭大俠的第二件事？」

郭長風道：「不錯。」

大悲師太想了想，道：「好，你再說那第三件。」

郭長風道：「第三，請老菩薩取下面紗，咱們才能將羅帶交出。」

大悲師太一怔，詫異道：「這是爲什麼？」

郭長風道：「因爲現在想得到香羅帶的人太多，咱們只有一條羅帶，須防交錯了人。」

大悲師太仰面笑道：「交錯人又有何妨？你們只要能換回人質，又何必顧慮羅帶被誰得去？」

郭長風道：「但老菩薩却不肯先放人質，萬一咱們交出羅帶，換不回人質，羅帶又落在外人手中，豈非人物兩失麼？」

大悲師太默然片刻，終於點點頭道：「算你有理，老身都答應了你吧。」

說着，擧手摘下了面紗。

面紗甫卸，遠處黑暗中突然傳來一聲驚嘆……

大悲師太揚目高聲叱道：「什麼人偷窺？」

夜色沉寂，無人回應。

大悲師太急忙又將面紗覆上，沉聲道：「姓郭的，老身以誠相待，你究竟約了什麼幫手在附近埋伏？」

郭長風道：「這是什麼話？我郭某人何曾約過什麼幫手……」

大悲師太焦急地道：「那就快些交出香羅帶，老身可沒有工夫久等。」

她一直對羅帶故作冷漠，裝得好整以暇的樣子，現在却顯得迫不及待了。

郭長風見她急，倒反而沉住氣了，緩緩搖頭道：「對不起，沒有認清老菩薩的面貌以前，恕我不能交出羅帶。」

大悲師太道：「老身不是已經摘下面紗，讓你辨認過了嗎？」

郭長風冷冷一笑道：「可是，老菩薩顯示得太快，好像驚鴻一瞥，咱們沒有看清楚……」

大悲師太怒道：「你這是想故意刁難拖延時間，暗中施展什麼詭計？」

郭長風聳聳肩，故意慢條斯理地道：「老菩薩若是信不過我，咱們何不同時交換？由鳳珠將人質帶過來，我將羅帶交鳳珠帶回，等老菩薩驗證確實以後，咱們再離開這兒？」

大悲師太喝道：「姓郭的，你剛才親口答應的事，居然想反悔！」

郭長風索性把羅帶收了起來，道：「這是老菩薩不願履約，並非咱們反悔，無論怎麼說，三件事缺了一件，我決不交出香羅帶。」

大悲師太厲聲道：「你……」

話未畢，瞎姑突然嘴唇蠕動，在大悲師太耳邊低語了幾句。

老尼姑目光疾掃，向遠處眺望了一瞥，忽又改口說道：「諒你也逃不了，老身就再依你一次。鳳珠，送人過去，交換羅帶。」

鳳珠應諾，帶着三名人質向郭長風走來。

林百合脚下一動，就想迎上去。

郭長風伸手拉住她，低語道：「別動，我自會應付，千萬不要亂了陣脚。」

攔住了林百合，再度取出羅帶，擧步向鳳珠迎去。

兩人在相距五尺處停住，雙方的人，都全神凝注，個個蓄勢戒備，空場中突然寂靜下來。

這時，除了夜風吹動火炬的聲音，每個人都只聽見自己的心跳，絲毫異响，都可能引發一場慘烈的血戰。

郭長風左手握着香羅帶，右手輕拂着胸前革囊，雙目精光閃射，暗中已將畢生功力貫注在十指之上。

不過，他臉上仍然掛着和藹的笑容，緩緩道：「鳳珠，林莊主待你不薄，你該不忍心對他暗下毒手吧？」

鳳珠冷漠地道：「放心，咱們要的是香羅帶，並不想傷人。」

郭長風道：「那就好，我想先看看他們是否受傷，行嗎？」

鳳珠道：「你交出羅帶，有的是時間，否則休想。」

郭長風笑笑，道：「這樣也可以，不過，我要先奉告你一句話，如果你在他們身上做了什麼手脚，恐怕你就沒有時間走

回城樓那邊去了。」

笑語中，突然一揚手，將香羅帶向鳳珠拋去，低喝道：「接住！」

就在鳳珠接到羅帶的刹那，郭長風左手一沉，已將林元暉帶了過來。

鳳珠緊握着羅帶，回頭就跑，可是，剛跑出不到五步，忽然「噗通」一聲摔倒地上，混身僵硬，動也不動了。

對面瞎姑、何老頭和四名女尼，不由一齊驚呼出聲，紛紛作勢意欲撲救……

郭長風叱道：「誰敢走近一步，她就是榜樣。」

衆人都駭然停步，皆因郭長風那高舉的右手指縫中，已扣着三枚閃閃發光的飛刀。

大悲師太怒目道：「郭長風，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長風輕哂道：「不必緊張，這只是給忘恩負義的人一點薄懲，同時，也教她畧等片刻，讓我先看看這三位有沒有受到暗傷，至於香羅帶，咱們既然答應奉送，就不會失信，諸位儘可放心。」

說話間，指掌兼施，已將林元暉的穴道拍開。

林元暉如夢初醒，搖幌着站直身子，便向公孫茵跟蹌奔去。

郭長風急急叫道：「林莊主，不要激動！」

空出的左手，又迅速扣了三枚飛刀，以備不測變化。

林元暉對郭長風的呼喚充耳不聞，上前一把，緊緊攬住公孫茵的肩頭，業已忍不住熱淚滾落，哽咽道：「孩子，可憐的孩子，爹對不起你們母女，二十年來，爹想得你們好苦……」

一面哭着，一面就要替公孫茵解開穴道。

郭長風低喝道：「不行，暫時先別解她的穴道，她若清醒，必然顧念養育之恩，一定會阻礙咱們行事。」

林元暉一怔道：「她會礙什麼事？」

郭長風低聲說道：「關於香羅帶的秘密……」

林元暉揮揮手，道：「別再查什麼香羅帶秘密了，誰要就讓誰拿去吧！我只求能骨肉重聚，別的都可以不要，也不想知道任何秘密了。」

郭長風急道：「可是，羅帶秘密若不揭開，公孫茵就永不會諒解當年火焚桑園的仇恨，你們骨肉，就永遠沒有重聚的日子。」

林元暉搖頭道：「不！我不求她的諒解，只要她知道我是她的父親，只要她叫我一聲爹，那怕我當場就死，也死得閉目了……」

說着，竟不顧後果，舉掌向公孫茵背上拍去。

郭長風眼看無法勸阻，一急之下，腕間微微一抖，寒光閃處，兩枚飛刀已脫手射出。

這六枚飛刀，號稱「救命六飛燕」，也是郭長風的獨門暗器，發必中人，從未失手。

但他此時爲了攔阻林元暉，飛刀出手，却不能傷人，那兩枚飛刀射出後，閃電般直奔林元暉的面前，等到接近，突然同時向上浮昇約半尺高下，「叮」地一聲脆響，兩枚刀互相一碰，陡然分開。

其中一枚凌空而起，在空中劃了個弧形，竟自動向郭長風飛回來。

另一枚却轉了個身，正射在林元暉高舉的右手手腕上。

射中處，恰是腕間脈門，祇不過並非刀尖刺中，而是刀柄撞擊在腕脈穴道上。

林元暉突感腕際一麻，整條手臂竟無法落下。

就在這刹那間，郭長風已經大步欺到近前，左手一招，接住那枚反射回來的飛刀，却將右手所扣三枚飛刀插回刀囊中，一探手，把公孫茵攔腰挾起……

等到林元暉定過神來，郭長風早已帶着公孫茵飛身掠退，並且將人交給了林百合。

發刀、奪人、飛掠進退……這些經過寫來甚長，其實祇是霎眼間事。

在場之人，無分敵我，都不約而同發出喝采聲。

大悲師太也不禁嘖嘖稱讚，道：「魔手郭長風，果然名不虛傳。」

接着，又搖頭冷笑道：「只是，客人居然用這種手段對付主人，未免太跋扈霸道了。」

郭長風吩咐馬魁將林元暉和吳姥姥攙扶退後，才淡淡一笑，道：「老菩薩用不着語帶挑撥，郭某既然替寂寞山莊承担了這件事，就有全權處置。」

大悲師太笑笑道：「其實，你想知道香羅帶的秘密，何須如此，只要你願意投効玉佛寺，老身就讓你分享那說不盡的好處。」

郭長風道：「盛意心領，可惜我做男人還沒有做厭，現在也不想出家，咱們還是談談正題吧。」

大悲師太道：「你已經領回人質，也證明他們並未受傷，理當立即放還鳳珠，交出羅帶，還有什麼可談的？」

郭長風搖頭道：「那是剛才的條件，現在百物都漲價，總得加點利息。」

大悲師太厲聲喝道：「什麼？你想反悔？」

郭長風說道：「這不叫反悔，這叫將本求利，如果老菩薩覺得不划算，儘可作罷。」

大悲師太怒目戟指大喝一聲道：「好！姓郭的，原來你竟是個言而無信的卑鄙小人……」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從來也沒說過自己是君子，何況，老菩薩爲了得到這條羅帶，害人家父女反目，骨肉成仇，已經二十年，即使加付一點利息，也是應該的。」

大悲師太叱道：「郭長風，你以爲老身不能殺你麼？」

郭長風道：「老菩薩當然可以殺我，但也一樣得付出代價，更要冒羅帶被毁的危險，既然都要付代價，何不落一份人情，您說對不對？」

大悲師太氣得混身發抖，可是，她顯然不願因此放棄即將到手的香羅帶，長吸一口氣，恨恨地道：「好吧，你說，還有什麼條件？」

郭長風道：「條件很簡單，只求老菩

薩將『失魂毒酒』的解藥贈一瓶，再釋放一名人質，交換鳳珠……」

大悲師太道：「老身已經將三名人質全部釋放了，那兒還有人質？」

郭長風道：「我指的，是楊百威的母親。」

大悲師太哦了一聲，道：「我答應你，但解藥可以立刻給你，楊百威的母親却不在此地，必須等事後再放她……」

郭長風道：「不在此地沒關係，只要老菩薩給一件信物，咱們自會去玉佛寺領人。」

大悲師太怒極反笑，頷首道：「算你姓郭的厲害，老身認栽了，拿去吧！」

一揚手，將隨身唸珠擲了過來。

郭長風接住唸珠，順手交給一名執火炬的武士，道：「楊兄，你自己辛苦一趟吧，路上休就擱。」

敢情那武士正是楊百威改扮的。

楊百威收下唸珠信物，心裏好生感激，顫聲道：「郭兄，大恩不言謝，小弟有生之年，會永遠記住這番厚賜。」欠身一禮，飛步而去。

大悲師太又擲過來一隻扁磁瓶，道：「這裏面有十粒解藥，想必應該够了，你還有什麼條件沒有？」

郭長風稱謝道：「老菩薩如此慷慨，論理我不該再提什麼條件，可是……」

大悲師太冷冷道：「不必可是，有條件就快說，老身沒有工夫跟你嚕嗦。」

郭長風笑了笑，道：「其實，這說不上是條件，只因事關林莊主父女間仇恨誤解，希望老菩薩代爲澄清……」

大悲師太道：「你是想知道香羅帶的秘密？」

郭長風道：「老菩薩要這樣說，我也不反對，主要是要讓公孫姑娘瞭解當年起禍的原因，化解他們父女間的仇怨……」

大悲師太沒等他說完，截口道：「老身可以答應你，但必須等驗證羅帶屬實之後，再親口告訴她，而且只限茵兒一個人知道。」

郭長風想了一會，道：「這也是應該的，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兩不反悔了？」

大悲師太冷哼一聲，算是回答，顯然，她心裏已將郭長風恨入骨髓，只因礙於羅帶尚未到手，不便發作而已。

郭長風好像竟未想到這一點，沾沾自喜地替鳳珠拍開了穴道，並且笑着道：「這次便宜了你，以後對主人可要忠心一些，去吧！」

鳳珠只是被「粒米打穴」所制，穴道一解，立刻跳了起來，握着羅帶向軟椅奔去。

剛到椅前六七尺處，大悲師太突然雙掌齊出，一發一收，沉聲喝道：「沒用的東西，留你何益！」

喝聲中，只見鳳珠前奔之勢猛地一滯，羅帶已脫手飛出，落入大悲師太掌中，鳳珠的身子却忽然離地翻了個觔斗，帶着一聲慘呼，摔落城牆外。

衆人目覩她竟親手殺了鳳珠，都不禁悚然變色。

郭長風搖頭輕嘆道：「狡兔盡，走狗丼，這就是賣主求榮的下場……」

話猶未畢，忽聽一聲震耳嘶吼：「郭長風，你這奸詐匹夫，今夜你死定了！」

隨着嘶吼聲，大悲師太舉手一揮，兩名啞童立即抬起軟椅，疾退數丈，瞎姑、何老頭和四名女尼，也紛紛拔出兵刃，向兩側飛退，空出了城樓樓門。

城樓中却快步衝出一隊人影，左右一分，登時將郭長風和寂寞山莊衆人團團圍住……

這些人，赫然竟是少林達摩院長老木尊者，率領着一十八名黃衣僧人。

十八名黃衣僧人，個個神色冷漠，每人各控着兩面巨大的銅鈸，迅速結成一個圓陣，蓄勢而待。

爲首的木尊者，同樣神情木然，屹立在城樓門口。

木尊者身後緊隨着一個人，却是今夜一直未露過面的痲姑。

× ×

郭長風目光疾掃，連忙低聲道：「這些和尚都已被失魂毒酒所制，出手必然兇狠，大家快按計劃列隊保護莊主和公孫姑娘，隨同我進退。」

不待他話完，馬魁已指揮武士們各撤兵刃，分兩列緊靠在郭長風背後，林百合照顧着父親，吳姥姥攙着公孫茵，都退入武士行列中。

郭長風左手扣着飛刀，右手拔出短劍，朗聲道：「老菩薩何必發怒，難道羅帶會是假的麼？」

大悲師太已氣得眼中冒火，形同厲鬼，咬牙切齒道：「羅帶倒不假，但是，帶中所藏秘方和珍貴之物却已被竊換，你竟然想用這廢物腰帶來欺騙老身。」

郭長風冷聲說道：「既然羅帶不假，便沒有郭某人的關係了，咱們只答應替你盜取羅帶，當時，你並未指明帶中另有珍貴藏物。」

大悲師太厲聲道：「香羅帶珍貴處，全在帶中藏物，否則，老身要這區區腰帶何用？」

郭長風道：「咱們根本不知道羅帶中藏着什麼東西，自然不可能是咱們偷換了，老菩薩可否告訴咱們究竟失落了那些珍貴物件？」

大悲師太道：「告訴你也不要緊，這羅帶共有男用和女用兩條，帶中藏着當年天山石府主人留下的一份靈丹秘方，還有一樣最珍貴的主藥，都是神醫陳旭東耗盡畢生心血才獲得的，尤其那味主藥，乃是罕世奇珍，世上再難覓得同樣一份，沒有那味主藥，羅帶就等廢物……」

郭長風截口道：「那是什麼東西，這麼難尋？」

大悲師太道：「那東西名叫『龍鬚鳳尾絲』，是一種業已絕種的罕見飛禽，在空中交尾時，滲流出的精血，隨風凝固，其形如絲，有一種特殊香味……」

郭長風輕輕哦了一聲，說道：「難怪羅帶異香撲鼻，敢情就是這個原因……不知道那秘方和『龍鬚鳳尾絲』，藏在羅帶什麼地方？」

大悲師太道：「秘方分爲兩半，分藏在兩條羅帶夾層內，『龍鬚鳳尾絲』就是縫合羅帶的那根絲綫，這兩樣東西，都必須全部獲得才有用，不過……」

大悲師太說到這裏，忽然發出一陣陰惻惻的冷笑，接道：「不過，你雖然知道了羅帶的秘密，却沒有機會傳揚出去了，因爲今夜此地，就是你們的死所。」

話落，袍袖一拂，喝道：「殺！」

「殺！」

「殺！」

第一聲喊殺，是大悲師太下令，第二聲是麻姑在傳達命令，第三聲則是木尊者對十八名黃衣僧人的行動指示。

三聲呼喝出口，名聞天下的「羅漢飛鈸大陣」立刻發動。

只聽「嗆」地一聲巨响，十八名僧人同時橫身移步，揚手擲出了銅鈸。

三十六面銅鈸，分由四面八方朝陣勢核心射來，破風之聲，宛如雷鳴，但見漫天匝地，金光耀眼，全是旋轉交錯的飛鈸，使人恍如置身刀林劍雨之中。

寂寞山莊武士何曾見識過如此驚人的飛鈸大陣，一個個都駭然變色。

郭長風急喝道：「蹲身！橫刀！護住頭部要害……」

武士們連忙收斂心神，紛紛蹲下身子，橫刀保護頭頂，無奈應變已稍嫌遲了半步。

飛鈸過處，慘呼隨起，兩名武士天靈蓋被削去大半，倒地而死。

漫天鈸影一散又收，十八名僧人已經各換了一個方位，每人手中仍然控着兩面銅鈸，陣勢絲毫未變但也沒有再度出手。

郭長風趁此機會，急忙將兩具屍體移開，迅速地調整了防守行列……

大悲師太冷笑道：「這祇是第一輪出手，讓你們見識見識飛鈸大陣的厲害，如果陣勢連綿不絕發動，你們一個也休想活命。」

郭長風切齒作聲，道：「以前郭某人敬重你是名門遺孀，尊你一聲老菩薩，原來你只不過是個仗着迷藥逞兇殺人的無恥賊婆，當年關中黃家的英名盛譽，都被你這老賊婆敗壞光了，你若有種，就跟郭某人一對一決個生死存亡，這樣躲在後面指使別人，算什麼英雄！」

大悲師太仰面笑道：「駡得好！駡得好！衝着你這份傲氣胆量，老身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你說出靈丹秘方和主藥藏在何處，老身答應饒你不死。」

郭長風哼道：「虧你還自負聰明，竟想不到秘方和主藥被誰取去了麼？」

大悲師太道：「誰？」

郭長風道：「你最好先問問自己，當初你托我將那條女用羅帶送還寂寞山莊時，裏面的秘方和主藥都還在嗎？」

大悲師太一震，道：「你是說，東西已被秦天祥事先取去了？」

郭長風哼道：「難道世上只有你奸滑，別人就全是傻蛋？」

大悲師太怒目道：「你既然想到，怎不早說？」

郭長風道：「我若早說了，你還會洩漏香羅帶的秘密麼？」

大悲師太恨恨地道：「好！亡羊補牢未晚，我先宰了你，再去尋秦天祥。」

說着，又舉起了手臂。

郭長風大聲道：「不必你去尋他，秦天祥也同樣放不過你，人家早就來了！」

話未畢，手腕一抖，三柄飛刀已搶先射出。

他一手發三刀，射的却是三個不同方向，一奔大悲師太，一攻木尊者，另一枚則射向麻姑。

其實，郭長風也知道大悲師太功力深厚，木尊者雖然被失魂毒酒所制，武功仍未失去，兩柄飛刀很難傷得了他們，這樣做，只不過擾亂他們的神志，使他們無法分心下令發動羅漢飛鈸大陣而已。

那第三柄射向麻姑的飛刀，才是主要目標。

事實果然未出他預料，大悲師太揮動袍袖，木尊者抖開手中唸珠，都分別將飛刀擊落。

麻姑却因「枯皮神功」已破，一時趨避不及，當場中刀倒地……

郭長風一擺短劍，低喝道：「衝！」

斷魂刀馬魁和隨行武士應聲而動，簇擁着林元暉父女和吳姥姥等四人，飛步向城樓衝去。

十八名黃衣僧人木然圍在四週，竟無人攔阻。

郭長風當先衝出包圍，揮劍直取軟椅上的大悲師太，其餘衆人也緊隨着透圍而出。

兩名啞童急忙抬起軟椅閃避，瞎姑大喝一聲，橫身攔住了郭長風。

剛交手，忽聽城樓中一聲吶喊道：「大家動手呀，別放走了這些和尚尼姑！」

城樓門內，突然出現四五條人影，爲首兩人，正是金沙雙雄。

這些人不知怎的會藏在城樓中，一湧出現，登時使大悲師太等人都楞住了，不由自主，紛紛退避，只賸下木尊者呆呆站在門口，眞變成了一尊木人……

金沙雙雄對五大門派痛恨入骨，丁蓬首先發動，一勾脖子一弓腰，就朝木尊者撞了過去。

木尊者頭也沒回，手中唸珠一式「牛角掛書」反掃而出，正套住丁蓬的後頸，輕輕一扯，丁蓬的「銅頭」業已撞空……

誰知就在這同一時候，甘天侯也抓起麻姑的身體，當作兵器使用，攔腰掃了過來。

木尊者身形往下一沉，右手唸珠緊纏着丁蓬的脖子不放，左掌豎立如刀，揮，砍，劈，削，竟跟甘天侯交上了手。

老和尚不愧是少林一代高僧，雖被藥酒迷失了神志，以一敵二，仍然穩居上風，毫無敗象。

緊隨雙雄身後的黑道高手，立刻各舉兵刃，一湧齊上。

木尊者掌勢飛舞，似乎已完全忘了本身的安危，也不理會對方有多少人，反正是見招拆招，見式破式，獨自擋在城樓門口，奮力死戰，絲毫不肯退縮。

這時，郭長風領着寂寞山莊武士也已衝到城樓門口，見羣雄戰木尊者不下，連忙一抖短劍，加入戰圈，同時大聲喝道：「各位，請閃開！」

羣雄聽了，紛紛收招閃讓，退向城樓兩側。

可是，奇怪得很，木尊者竟然也停了手，跟着羣雄往旁邊退去。

郭長風提劍衝到門口，却找不到對手

，不禁楞了。

只見木尊者目光直視，神情漠然，怔怔地站在城樓門邊，竟全無敵對之意。

郭長風的本意，是呼叫羣雄讓開通路，好由自己獨力搶攻，逼退木尊者，護送林元暉等人進入城樓中，却萬萬沒有想到這一聲呼喝，木尊者也會同樣聽從。

他一楞之後，恍然領悟過來……

敢情凡是被失魂毒酒迷失的人，只知道聽從簡短命令，根本不會辨分下令的是誰？

記得在玉佛寺後山石洞，曾聽瞎姑和麻姑談論過，任何人要指揮飲過失魂毒酒的人行動，命令必須簡短有力，每句不能超過三個字……

郭長風暗駡自己糊塗，居然把這麼重要的節骨眼給忘了，早若記起，兩名武士何致慘死在「羅漢飛鈸大陣」之中。

想到這裏，忙向馬魁揮揮手，武士們簇擁着林元暉父女，快步奔入城樓內。

果然，衆人由門口經過，木尊者只是屹立如故，視若無覩，絲毫未加阻攔。

郭長風又沉聲喝道：「木尊者，走過來！」

木尊者果然舉步走了過來。

郭長風道：「站住。」

老和尚如奉綸音，應聲停步。

郭長風大喜，把自己那柄短劍，塞進木尊者手裏，道：「拿着，守住門，誰進來，就殺誰！」

說完，閃身退進門內。

木尊者還眞聽話，橫劍當門而立，就像一尊門神似的，這時，就算是他親爹要進來，他也會毫不猶豫的舉劍相向。

這情形，却把金沙雙雄和一般黑道高手看糊塗了。

甘天侯道：「郭大俠，你施了什麼符咒？竟把這老賊禿制得服服貼貼，就跟孩子一樣？」

郭長風沒工夫跟他解釋，只笑了笑，道：「現在別問，你們先把林莊主送進夾牆裏去，留下公孫姑娘，還有精彩好戲要讓她親眼目覩。」

甘天侯道：「這城樓中的夾牆，有地道可以直通城外，是否要先護送林莊主回寂寞山莊？」

郭長風道：「不必，城樓附近可能早已被紅石堡包圍，咱們暫且守住這座城樓，等着瞧熱鬧。」

金沙雙雄立即開始佈置，分頭派人把守前後窗口，將林元暉送入了夾牆暗門之中……

原來這城樓下方的石牆，全是中空複壁，內設地道，可供人通行或藏匿，暗門就在城樓臨窗處。

當初建築這些地道複壁，可能是不肖守城官吏，準備留作危急時逃命用的，後來被玉佛寺獲悉，便利用牆中地道，出沒襄陽，當作秘密藏身之地。

是以，玉佛寺每次跟郭長風約晤，大都以北門城樓爲見面地點，不料却被郭長風看出破綻，才預先命金沙雙雄携帶乾粮食水，一天之前就埋伏在城樓裏，出其不意，攻佔了玉佛寺的退路。

當大悲師太企圖以「羅漢飛鈸大陣」圍殲寂寞山莊的時候，郭長風不退反進，衝向城樓，大悲師太業已警覺事情不妙，萬萬想不到，木尊者又在這種節骨眼上，露出了失魂酒的缺陷，以致讓郭長風一行順利退入了城樓……

大悲師太攔阻不及，驚怒交加，便想發動十八名少林僧人撲攻城樓。

瞎姑却低聲進言，道：「老菩薩，失魂聖酒已被姓郭的找出破綻，再也靠不住了，何不先退出襄陽徐圖機會。」

大悲師太道：「咱們耗盡心機，羅帶仍未到手，難道就罷了不成？」

瞎姑勸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東西既然還在秦天祥手中，遲早總能得到，此時不走，若等那位『殘月斬』趕到，恐怕就不易脫身了。」

最後這「殘月斬」三個字，聽得大悲師太機伶伶打個寒噤，兇燄頓消，恨恨一咬牙，道：「好吧，算他郭長風命長，咱們走！」

袍袖一拂，火炬立滅，兩名啞童急急抬起了軟椅……

可是，這兒四支火炬剛剛熄滅，忽聽一聲長笑，城樓四週却同時亮起數十支火把。

火光中，秦天祥緩步而前，身後緊隨着鄧嘯天和呂翌（假扮應飛和柳寒山）。

大悲師太驟然變色，急忙約住軟椅，同時舉手按一按覆臉面紗……

秦天祥笑道：「大嫂不用再戴那勞什子啦，剛才咱們早已看見你的面貌了。」

大悲師太冷冷說道：「貧尼是出家人，不認識你的什麼大嫂，請你口裏放乾凈些。」

秦天祥道：「我叫你一聲大嫂，這是尊稱你，無論好歹，你總算跟我大師兄有一段情緣，難道要我直呼你沈雪娥的名字才行嗎？」

大悲師太道：「你是什麼人？我不認識你。」

秦天祥呵呵大笑，道：「不認識我沒關係，只要你認識天山石府的香羅帶就成，怎麼樣？咱們可以談談交易吧？」

大悲師太哼道：「對不起，咱們素不相識，沒有什麼交易可談。」

秦天祥道：「那麼，你千方百計想得到的香羅帶，也不打算要了麼？」

大悲師太道：「香羅帶是陳旭東的遺物，陳旭東一死，人人皆可得爲己有，這並沒有什麼不對。」

秦天祥道：「不錯，你也承認香羅帶是天山石府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請問，你可知道我是天山石府的什麼人？」

大悲師太不答，顯然她早知秦天祥的身份，只是不願說出來。

秦天祥自己接下去道：「我本名秦煌，是天山石府堂堂嫡傳弟子，自從先師故世，大師兄關泓悲憤退隱，下落不明，三師弟林楓也相繼亡故，昔年的天山三傑，就賸下秦某一人碩果僅存了，天山石府的遺物，難道不該歸我承繼？」

大悲師太重重哼了一聲，道：「虧你還有臉自認是天山石府弟子，貧尼倒問問你，你師父陳旭東是怎麼死的？他臨死前，爲什麼要將秘方藏在香羅帶裏？爲什麼不肯把羅帶傳你，却傳給了林楓？」

秦天祥道：「先師故世，那是他老人

家大限已到，至於他老人家將香羅帶傳給林楓師弟，是咱們天山石府的事，與你有何關係？」

大悲師太冷笑道：「好一個厚顏無恥的匹夫，你以爲自己做的昧心事沒有人知道嗎？」

秦天祥道：「你知道什麼，儘可抖出來，反正這兒沒有外人，能把心裏的話全抖出來，倒也不失爲一大快事。」

大悲師太道：「好，你既然不要臉，貧尼也用不着替你掩遮了，當年你因爲陳旭東偏愛林楓，心懷不滿，意欲偷竊陳旭東的秘方珍本，曾被當衆痛責，可有這回事？」

秦天祥笑道：「年輕人好勝心切，總是難免的，師父責備徒弟，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大悲師太道：「可是，你受責之後，表面馴從，心裏却起了毒念，陳旭東見你心術不正，越發不肯傳你實學，後來你知道陳旭東已尋獲『龍鬚鳳尾絲』，並且配成了『脫肌洗髓』靈丹秘方，爲了企圖奪取靈丹妙藥，便下毒將陳旭東酖死，可惜陳旭東已有預防，事先早就將靈丹秘方和主藥分藏於兩條香羅帶中，密賜林楓携走，你酖害了師父，却落得白費心機，才氣憤憤的離開了天山，更改原名，另創了紅石堡……」

秦天祥既不生氣，也不反駁，反而笑着道：「這些事就算是眞的，你又怎會知道？記得先師尚未故世之前，已經將你逐出天山了，難道不是嗎？」

大悲師太怒哼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你自以爲酖師欺祖，做得天衣無縫，却不料舉頭三尺有神明，這樁秘密，今夜仍然被貧尼抖露出來。」

秦天祥哂道：「天山石府一脈，如今僅賸秦某一個人，你既不敢承認本來身份，說這些話有誰會相信？卽使有人相信，又能把秦某如何？」

大悲師太道：「秦煌，你不用賣狂，別忘了林元暉就是林楓的兒子。」

秦天祥道：「你也別忘了，他現在已是秦某的女婿，咱們總是一家人。」

大悲師太道：「還有郭長風和田繼烈，金沙雙雄，這些人，可不是你秦煌的女婿。」

秦天祥大笑道：「網中游魚，何足道哉。沈姨娘，咱們儘揭瘡疤，有何意義，現在我問你一句話，你是想長生不老，永享人世榮華富貴？還是寧爲玉碎，落得遺恨終生？」

大悲師太冷聲道：「貧尼不懂你的意思。」

秦天祥道：「兩條香羅帶，你我各得其一，俱同廢物，不如彼此合作，使靈丹秘方和龍鬚鳳尾絲配成神藥，你我共同享用。」

大悲師太冷冷一笑，道：「你捨得交出已得的一半，跟貧尼合作？」

秦天祥道：「只要你也願意，秦某自然捨得。」

大悲師太道：「很好，你先將你那一半交出來，以示誠意。」

秦天祥道：「我若交出之後，你却食言反悔，豈非白白遭受損失？」

大悲師太道：「你怕什麼？城樓四週都是你的人，還担心咱們逃了不成？」

秦天祥笑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還是謹愼些的好。」

大悲師太道：「如此看來，咱們是無法合作了。」

秦天祥道：「我倒有個公平的辦法，不知你願不願意？」

大悲師太道：「說出來聽聽。」

秦天祥道：「咱們各得一半秘方，對彼此都毫無用處，何不將秘方同時交出，放在一起，置於你我之間，然後由一證人發令，咱們同時行動去取，誰先取得，便歸誰所有，這樣不是很公平嗎？」

大悲師太冷哼道：「你是欺貧尼兩腿不便，才想出這個主意？」

秦天祥道：「不！咱們以半帖秘方和龍鬚鳳尾絲作爲賭注，並不限于親自出手，毒魔君藍彤座下二妃，都是輕功絕佳的高人，你可以任意指派一位作代表。」

大悲師太心裏暗罵，表面却故作沉吟，片刻之後，才點點頭道：「好，我同意，但我也有兩個先決條件。」

秦天祥道：「請說。」

大悲師太道：「第一，你必須撤去四週包圍，誰若得到秘方，就可隨意離去，不得攔阻，第二，發令的證人，必須獲得雙方同意，以示公平。」

秦天祥道：「這些都是應該的，只等證人決定以後，我立卽下令撤去包圍。」

大悲師太道：「旣然如此，咱們各自私議一下，再提出證人的人選。」

秦天祥欣然同意，拱拱手，各自退後私下商議……

大悲師太將瞎姑喚到軟椅邊，低聲道：「姓秦的自忖並無必勝把握，才想出這個主意，他是見瘋姑已死，爲師行動不便，你又雙目失明，以爲可欺，咱們可不能失去這大好機會。」

瞎姑道：「老菩薩準備如何應付？」

大悲師太道：「等一會我派你出場代表爭奪秘方，但發令行動的時候，你却要注意秦天祥，雙方接近，立刻出手攻他，而且要連施重手，務必將他纏住，爲師就趁此時機，奪取秘方，等秘方到手，咱們就利用飛鈸大陣衝破重圍……」

瞎姑一面傾聽，一面頷首表示領會。

×　×

秦天祥也將雙飛劍常洛喚到近前，吩咐道：「等一會我下令撤圍時，你要將武士們集中東南兩個方向，北面城樓中有郭長風，她們不敢硬闖，西方有爲師和應長老把守，只等奪得秘方，咱們就再度合圍務必把這些尼姑斬盡殺絕，以除後患。」

常洛道：「師父有把握奪得秘方？」

秦天祥冷笑道：「那老尼姑行動不便，必然派瞎姑出場，爲師只要略施聲東擊西之法，絕對能將秘方奪來，卽使萬一失手，咱們交出的一份秘方根本是假的，又有什麼損失？」

假扮應飛的鄧嘯天心中一動，忙道：「如果老尼姑也用假秘方行詐呢？」

秦天祥道：「所以咱們要防她一着，無論是否得手，必須將她們斬盡殺絕。」

鄧嘯天道：「既然遲早要動手，又何必多此一舉，跟她作賭？」

秦天祥搖搖頭，道：「沈雪峨功力不弱，更有瞎姑相助，何況郭長風還在城樓中虎視眈眈，若能先將秘方奪到手，對咱們總是有利無害的事……」

接着，又對假扮柳寒山的呂堃說道：「柳相公身份比較特殊，就煩你做個證人吧。」

所謂証人，就是持秘方站在場中，等待雙方爭奪，若有變故，必定首當其衝，成爲雙方擊殺的對象。

呂堃明知危險，仍欣然同意……

×　×

雙方密議妥當後，各懷鬼胎，再度相晤。

大悲師太對証人人選並不堅持，只建議道：「證人既要發令行動，必須彼此都能信賴得過，爲了公平起見，咱們各派一人，分持秘方送到場中，然後由他們兩人同時發令，雙方同時行動。」

秦天祥立表贊同，道：「這話深合鄙意，就請你也指派一位証人出場。」

大悲師太道：「我方由瞎姑代表賭賽，另派何管事爲証人，你有什麼意見？」

秦天祥含笑搖頭道：「悉憑尊便。」

大悲師太道：「既如此，你先吩咐撤去包圍。」

秦天祥道：「咱們互相撤圍，也請你召回這十八位少林僧人。」

「請！」

彼此一拱手，秦天祥下令撤去包圍，大悲師太也命瞎姑召回了十八名僧人。

但紅石堡武士，都由常洛率領退聚東南兩方，待命行動，十八名背負飛鈸的和尙，也僅由圓陣改列成兩行長陣，準備隨時發動突圍。

接着，雙方証人相對舉步出場……

城樓附近，突然變得十分沉寂，無數道眼光齊集在兩名証人身上，隨着他們步履的移動人人心裏都彷彿束着一匝鋼箍。

這一刹那，大家幾乎都忘記了城樓中郭長風一批人，誰也沒有工夫去注意他們在幹什麼……

呂堃手裏高高托着一隻鐵盒子，緩步走到空場中央，對面何老頭也捧着一隻檀木盒同時抵達。

兩人在場中一齊停步，互相保持着五尺左右距離，暗中戒備，以策安全。

大悲師太道：「爲了表示誠意，咱們應該將盒蓋啓開，讓對方過目。」

秦天祥毫不猶豫道：「說的是，柳相公就將盒蓋打開給他們看看吧。」

大悲師太道：「咱們同時啓開盒蓋，兩不相欺。」

何老頭和呂堃都打開了手中盒子，裏面都放着同樣一幅薄如蟬翼的細絹，還有一束彩色絲綫般的「龍鬚鳳尾絲」。

其實，何老頭和呂堃都沒有見過這兩樣東西，誰也不知道是眞是假，但兩樣東西既然相同，大約就不會錯了。

兩人互相照了照盒中物，掩上盒蓋，將盒子放在地上，緩步向後各退了十步，又一齊停住。

瞎姑和秦天祥也已準備就緒，蓄勢而待。

紅石堡武士和玉佛寺門下，人人提氣作勢，等候出手……

雙方都包藏禍心，情勢表面平靜，實際已劍拔弩張，血戰一觸卽發。

這時，呂堃忽然跟何老頭客氣起來，笑着道：「老人家，你我都是証人，究竟應該由誰主持發令呢？」

何老頭冷冷道：「隨便。」

呂堃道：「老人家年高德劭，論理應由老人家主持，不過，此事關係重大，稍有不公，便將發生嚴重後果，所以……」

何老頭道：「你的意思如何？直說出來好了。」

呂堃道：「依在下的意思，咱們既然同爲証人，最好能同時主持發令，由你我二人輪流唸數，從一數到三，雙方便發動，誰先奪到，東西就歸誰所有。」

何老頭道：「好，咱們誰先開始？」

呂堃道：「老人家是長者，當然由老人家開始，但事關重大，在唸數之前，似乎應該有個預備的口令。」

何老頭毫未攷慮，高舉起右手，大聲道：「預備──」

呂堃接口道：「一！」

何老頭不悅，道：「究竟是你開始？還是由我開始？」

呂堃道：「老人家已經開始發出預備的口令，理當由在下接着唸數了。」

敢情他表面故示禮讓，仍然將最後一個行動口令留給自己，必須等他唸了「三」瞎姑和秦天祥才能開始「爭奪」行動。

何老頭本來不爭這最後發令的權利，却不甘願被捉弄，登時冷笑道：「人說柳寒山卑鄙無恥，果然不錯，可是，你若當何某好愚弄，那就認錯人了。」

呂堃立卽沉下臉來，道：「你不是好愚弄的人，難道我柳寒山就好任人欺侮嗎？我是敬重你年紀一大把，才處處讓你佔先，別以爲誰眞怕你一個老奴才。」

何老頭怒道：「你敢罵我老奴才。」

呂堃道：「你能罵我卑鄙無恥，我就不能罵你老奴才嗎？罵了你又怎樣？」

何老頭大喝一聲道：「姓柳的，你在找死──」

呂堃比他更凶，厲聲叱道：「老匹夫，你才是活得嫌膩了。」

兩人各不相讓，你一拳，我一脚，當場動起手來。

假扮應飛的鄧嘯天望見，忙推了秦天祥一把，低聲道：「秦兄，還不下手，更待何時？」

沒等秦天祥表示可否，又揮手高嚷道：「常洛賢侄，快動手，休要放走了那老尼姑──」

常洛和武士們正如拉緊的弓弦，一聽呼喝，想也沒想便展開了行動，齊聲吶喊，一擁而上。

秦天祥見勢已亂，也顧不得許多，身形展動，直奔場中……

大悲師太自然不甘落後，袍袖一拂，喝道：「衝上去！」

一聲令下，兩名啞童立卽抬起軟椅，四名隨行女尼也發動「羅漢飛鈸大陣」。

瞎姑當先衝出，正遇着秦天祥，頓時展開一場激戰。

紅石堡武士和十八名少林僧人相逢，但見殺聲震耳，飛鈸破空，更形成混戰局面。

混戰中，呂埜早已捨了何老頭，搶起地上的檀木盒子，跟鄧嘯天趁亂退進城樓裏去了。

兩名啞童抬着軟椅如飛趕到，大悲師太袍袖一捲，將另一隻鐵盒攝到手中，哈哈大笑道：「秦天祥，你中計了，貧尼那隻檀木盒子裏，祗不過是半幅破絹和一束絲綫而已，如今秘方奇藥已到我手，你還爭奪什麼？」

秦天祥冷笑道：「你也別高興，秦某早有防備，那鐵皮盒裏也不是眞貨。」

大悲師太一怔，連忙打開鐵盒盒蓋，一看之下，幾乎爲之氣結……

半幅絲絹一時難辨眞僞，那束絲綫，却分明祗是綉花綫，何嘗是什麼「龍鬚鳳尾絲」？

大悲師太咬牙切齒道：「很好，咱們總算彼此都沒有吃虧，奇藥秘方究竟屬於誰，端看這一戰分個生死存亡了。」

秦天祥道：「我也正有此意，怕只怕你沒有胆量跟秦某人單獨決一死戰。」

大悲師太嗤道：「姓秦的，你還想跟貧尼動手？現在你先回頭看看，應飛和柳寒山早已投靠了郭長風，這兒只剩下你們紅石堡幾個嘍囉了。」

秦天祥虛幌一招，扭頭四顧，果然不見了假扮的應飛和柳寒山。

他心裏暗暗吃驚，却故作鎭定地笑了笑，道：「秦某人頂天立地，何須他人相助，就憑紅石堡精選武士，一樣能將你們斬盡殺絕。」

其實，由於應飛和柳寒山臨陣叛離，秦天祥已經體會到今夜之戰難獲全勝，情勢艱險，不如及早抽身。

因此，話一落，立刻掣出了銀鞘長劍，寒芒伸縮，連發三劍，將瞎姑迫得畧退，劍身一轉，便想透圍而出……

大悲師太冷哼道：「不留下秘方奇藥，你就想走麼？」

大袖猛揮，竟從軟椅上騰身飛起。

她手中除了一串唸珠，別無兵刄，下身衣袍虛飄，顯然雙腿已非傷即殘……但這些，都絲毫沒有影响她出手的快速和凌厲。

只見她身影甫離軟椅，唸珠已掄飛盤打，到了秦天祥的面門，而且手法連變，虛實莫測，那一串百零八粒唸珠，彷彿突然抖散，漫空向秦天祥擊到。

秦天祥急忙沉樁擧劍，「嘿」然吐氣開聲，驚虹繞體，接連劈出七八劍。

但聞一陣「叮噹」脆响，火星四濺，劍光珠影斂處，秦天祥竟被當場逼退了三大步。

大悲師太也落回軟椅上，手中唸珠仍然完整無缺，就像是根本沒移動過身子。

表面看，兩人似是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但大悲師太以傷殘之軀，手無寸鐵，凌空一擊之威，將秦天祥迫退三大步，其功力之高，火候之深，顯然更在秦天祥之上。

何況，在她身邊，還有一個武功並不比秦天祥遜色多少的瞎姑。

秦天祥估量形勢，情知今夜可能要一敗塗地了。

一急之下，殺機陡起，厲吼道：「沈雪蛾，你也接我一劍！」

吼聲中，連人帶劍，猛向軟椅衝了過去。

大悲師太冷然一笑，擧手向軟椅左邊扶手上輕拍了一掌，道：「轉！」

兩名啞童應聲而動，軟椅飛快地向左一轉，閃開了秦天祥的劍勢。

緊跟着，破空之聲入耳，瞎姑却由側面撲攻過來。

秦天祥剛反身將瞎姑擊退，大悲師太又凌空掠到……

兩人你退我進，輪番出手，竟將秦天祥緊緊困住，無法脫身，兩名啞童更是如臂御指，閃避靈活，秦天祥幾次想對軟椅下手，都未能如願。

包圍在四週的紅石堡武士，却被何老頭指揮十八名少林僧人，用「羅漢飛鈸大陣」敵住，殺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

眼看紅石堡雖然在人數上佔了優勢，時間一久，必將落敗……

正在這時，突聽一聲大喝，道：「住手。」

這聲呼喝，宛如晴天一聲霹靂，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心悸神顫，悚然而驚。

十八名少林僧人首先住手，激戰雙方同時停止了厮殺。

大家不約而同循聲望去，祗見兩列火炬由城樓中分行而出。

左邊是林元暉，一手挽着公孫茵，一手携着林百合，後面跟着斷魂刀馬魁和吳姥姥……

右邊是木尊者和金沙雙雄爲首，後面緊隨着黑道羣雄……

看情形，林元暉父女間的仇恨業已冰釋，木尊者所中失魂之毒也已經化解了，方才那一聲灌注佛門「獅子吼」的大喝，分明就出自木尊者之口。

郭長風由鄧嘯天和呂埜陪同，最後出現在城樓門口，含笑向秦天祥和大悲師太拱了拱手，道：「兩位費盡心機，爭奪的不過是靈丹秘方和龍鬚鳳尾絲，這樣苦戰下去，最後難免總有一方傷亡，縱然得到靈丹奇藥，也不一定能挽救自己的性命，在下有一句忠言，不知兩位可願聽從？」

秦天祥望望大悲師太，兩人都沒有開口顯然仍在各懷鬼胎，等待對方的反應。

郭長風語聲畧住，又接着道：「事實上，兩位激戰到現在，都已成强弩之末，再打下去，必然兩敗俱傷，而咱們却以逸待勞，大可坐享漁翁之利，如果咱們要出手幫誰，也定然擧足輕重，穩可左右兩位的勝負，譬如說，咱們若想助玉佛寺一臂之力，紅石堡必遭慘敗，咱們若想幫助紅石堡，只須召回少林羅漢飛鈸大陣，玉佛寺也只有束手受擒……」

沒等他把話說完，秦天祥已搶着道：「郭大俠，疏不間親，別忘了紅石堡和寂寞山莊是岳婿之親。」

郭長風笑道：「不錯，正是因彼此是親戚，在下才苦勸林莊主出面……」

大悲師太接口道：「郭大俠最好先想想，是殺人奪寶的假親戚重要？還是撫育孤女的恩情值得珍惜？」

秦天祥冷笑道：「撫育孤女？說得多好聽，如果沒有那條女用香羅帶，你會好心撫養孤女？」

（下期續完）

七代劍

鳳騰虎躍鬧龍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潛入鐵船幫總舵，獲機偷入越西鴻練功秘密九陰地心室，取回無鋒寶劍，不料在走出秘室時，爲越西鴻發覺，戚明星連傷對方數人後，終受到皮繼雲暗算遭擒，越西鴻用大鏈刀刑具威嚇他，戚明星毫不懼怕，越西鴻又利用小辣椒重扮海友蘭，脅戚明星招出大殺門武庫地址，詎戚明星早已洞悉小辣椒身份，不爲所動，越西鴻大動肝火，正欲親自用刑，慕容燕向他獻計，越西鴻着將戚明星囚於牢房，未幾，慕容燕親送飲食進來，婉勸戚明星進食，並勸其要珍惜生命，不可輕於求死——

戚明星實在也很餓了，當下不再開腔，端起那一大碗白米飯，大口大口的扒了起來。

當一大碗白米飯吃到見底的時候，他果然「領悟」出她的「另一半用意」了。

原來，碗內藏放着一片摺成一小塊的紙箋！

戚明星心頭一動，暗忖道：「哼，她在攪什麼鬼？」

他轉頭望望房門，然後拿起那片紙箋，悄悄展開看了一眼，隨將紙箋摺好藏入袖中，再拿起湯匙喝了幾口湯，長吁一聲笑道：「我吃飽了！」

慕容燕笑問道：「想出來了沒有？」

戚明星搖頭道：「沒有！」

慕容燕起身笑道：「那麼，你慢慢想，總會有想通的時候！」

她收拾了桌上的碗筷，端着盤子開門而去。

原來，越西鴻正躲在牢房外面，他見慕容燕出房，便將房門鎖上，與她一起走出地道，才開口笑道：「他很精明，恐怕不肯入彀吧？」

慕容燕笑道：「別急，這要慢慢來，十天之內，我保證他會乖乖的說出來！」

× ×

次日，越西鴻正在七海毒蛟樓寨波的房中探視樓寨波的傷勢時，錢鼠萬里飛忽然神色倉皇的入報道：「報告幫主，大事不好了！」

他的兩顆大門牙因被戚明星打斷，上唇腫得很厲害，說話有一種漏氣的聲音，聽來十分滑稽。

越西鴻最不喜歡聽到壞消息，聞言眉頭一皺道：「什麼事？」

錢鼠萬里飛道：「本幫行駛於江上的三艘大鹽船，突於昨夜在河道口前相繼沉沒！」

越西鴻面色一變，目暴精光道：「怎麼攪的？」

錢鼠萬里飛道：「那三艘船屬第二分舵主所管，他於第三艘船開始下沉時，曾親自下水察看，結果……結果……」

越西鴻沉聲道：「快說！」

錢鼠萬里飛結結巴巴道：「結果連他也不見了！」

越西鴻重重一拍桌子，暴跳如雷道：「他媽的，是哪個不開眼睛的傢伙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快去查明來報！」

「是！」

錢鼠萬里飛轉身欲出之際，却與另一個匆匆入房的人撞了個滿懷。

來人是老羚羊林中坤，他也慌慌張張的向越西鴻禀告道：「幫主，第一巡邏的丁吉有飛鴿傳書到！」

越西鴻濃眉一揚道：「怎麼說？」

老羚羊林中坤說道：「他說，十二艘巡邏艇被人鑿沉了九艘，折了三十六個兄弟——」

越西鴻跳起了來，厲聲道：「是誰幹的！」

老羚羊林中坤道：「是個白衣人，他不肯亮出萬兒，只說要幫主親去小孤山上會他，還說幫主要是不去，三天之內，他要鑿沉本幫所有船隻！」

越西鴻氣得七竅生烟，大喝道：「備船，老夫就去會他！」

七海毒蛟樓寨波忙道：「幫主且莫衝動，來人既敢前來尋釁，自非等閒人物，最好先請燕護法來商量商量，研究一個對敵之策，然後再去會他不遲。」

越西鴻立刻向老羚羊林中坤揮手喝道

：「快去請燕護法來！」

就在這時，却見賽諸葛燕青雲已自外面走了進來，他似已知一切，一進門便問道：「幫主是否要去會那個白衣人？」

越西鴻道：「正是，老夫正要找你商量，你看那傢伙是什麼來歷的？」

燕青雲沉吟道：「丁吉的飛鴿傳書報告不詳，僅稱是個白衣人，故很難猜測出對方的來歷，不過，希望不是海外三仙之一……」

越西鴻面色一變道：「哦，會是海外三仙？」

燕青雲道：「屬下在想，本幫創立迄今，從未有武林高手前來尋釁，如今剛剛擒住了戚明星那小子，就有人來生事，因此此人之來，必與戚明星那小子有關，如果是幫他的，很可能是海外三仙，反之便是覬覦寶劍之人。」

越西鴻皺眉道：「如果是海外三仙，這可不易對付了……」

燕青雲點頭道：「正是，不是屬下在長他人志氣，來人如是海外三仙之一，本幫卽使傾全幫之力，亦非其敵！」

越西鴻不禁憂形於色說道：「這怎麼辦？」

燕青雲道：「來人要幫主去小孤山相見，說不定也是一種調虎離山計，所以，依屬下之見，不如暫時不要理，看他還玩出什麼新花樣再作主張。」

越西鴻道：「何謂調虎離山計？」

燕青雲道：「他誘騙幫主離開總舵，然後闖進來救人或竊劍。」

越西鴻忽然冷笑一聲道：「他要是敢闖入本幫總舵，那就容易對付了！」

七海毒蛟樓寒波道：「屬下有個主意，刑堂那個劊子手施雷，樣子酷像幫主，何不叫他冒充幫主，去小孤山會會那白衣人？」

燕青雲笑道：「這倒是個好主意！」

越西鴻道：「好，就這麼辦——中坤，你傳老夫命令，叫那施雷冒充老夫去小孤山會那白衣人！」

老羚羊林中坤問道：「叫他一個人去麼？」

越西鴻道：「你和天狗胡四平跟他一起去好了！」

老羚羊林中坤應命而去。

越西鴻接着轉對錢鼠萬里飛說道：「你也傳令下去，叫全幫兄弟嚴加防備，若發現敵人闖入，速來通報！」

錢鼠萬里飛應了一聲，也疾疾而去。

燕青雲捋鬚沉吟道：「戚明星那小子說不定知道那白衣人的來歷，幫主何不去問問他？」

越西鴻道：「那小子似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什麼都不肯說，不過老夫叫慕容燕去問問他好了，她正準備以其美色去引誘他……」

× ×

於是，江湖浪女慕容燕又端着一盤食物進入囚禁戚明星的牢房中。

戚明星正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一見她進來，乃坐起淡淡一笑道：「又是吃飯的時候了？」

慕容燕將食物擺上桌，含笑答道：「正是，你快來趁熱吃吧！」

戚明星指了指房外，露詢問色。

慕容燕搖搖螓首，表示房外無人。

戚明星於是上前坐了下來，端飯吃了起來。

慕容燕在他對面坐下，嫵媚一笑道：「你想通了沒有？」

戚明星道：「沒有。」

慕容燕道：「你眞笨！」

戚明星道：「是的。」

慕容燕掉頭望望房門，然後湊近戚明星耳邊，輕聲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有人救你來了！」

戚明星一怔，抬頭問道：「誰？」

慕容燕道：「一個白衣人。」

戚明星訝然道：「一個白衣人？」

慕容燕道：「是的，他昨夜在河道口鑿沉了越西鴻三艘大船和九艘巡邏艇，並傳話約越西鴻去對江的小孤山上相見。」

戚明星驚奇的問道：「他是誰？」

慕容燕抿唇一笑道：「你不知道他是誰麼？」

戚明星搖頭道：「不知道，我想不起有誰會來救我。」

慕容燕道：「會不會是海外三仙？」

戚明星又搖頭道：「不會，他們是世外之人，不會到這兒來的。」

慕容燕起身走去拉開房門，探首向外望了望，然後又回來坐下，輕聲道：「外面只有一個嘍囉在看守，你放心告訴我好了。」

戚明星道：「我眞的不知他是誰——越西鴻去了沒有？」

慕容燕道：「沒有，他怕中計，派了個模樣酷像他的人去小孤山和那白衣人相見，結果如何恐要今天下午才能知道。」

戚明星道：「那白衣人，長的什麼樣子？」

慕容燕道：「不知道，只知是個白衣人。」

戚明星想了想，道：「那人不一定是來救我的，也許他和越西鴻有仇，他是來報仇的。」

慕容燕道：「可恨越西鴻不願去會他，否則我便可乘機救你出去。」

戚明星停着凝視着她，微微一笑道：「妳當眞要救我出去？」

慕容燕點頭道：「是的，我欠你的情，不能不報。」

戚明星含笑說道：「可是，我却不敢太相信妳，妳可能是越老賊授意來媚惑我的！」

慕容燕俏皮的挺挺眉毛，道：「不錯，我可能是如此，所以你最好小心一些，莫被我迷倒了！」

戚明星微笑問道：「妳什麼時候救我出去？」

慕容燕道：「等時機成熟之時，但你須照我意思行事，才能騙過越西鴻。」

戚明星微微笑道：「要我假裝迷戀於妳並不難，難在不易騙過越老賊，妳想想看，那小辣椒會使出渾身解數想引我入彀，我都未曾動心——」

慕容燕截口笑道：「小辣椒是小辣椒，我是我！」

戚明星笑了笑道：「嗯，妳的確比她夠味，如要我在妳們兩人之間選一個，我一定選妳。」

慕容燕抿唇一笑道：「假如再加上一個王小鳳，你選誰？」

戚明星道：「我選王小鳳。」

慕容燕道：「她那麼漂亮？」

戚明星道：「不，她並不美，比起妳們兩個，她差得太遠了。」

慕容燕忽然幽幽一嘆道：「看起來，一個女人要使一個男人傾心，除了美色之外，好像還要有一些別的東西，是麼？」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

慕容燕道：「我可沒有那種東西。」

戚明星聳聳肩，道：「妳也許有，只是……咳，咱們換個話題吧，妳肯不肯爲我探聽一個人的消息？」

「誰？」

「海友蘭。」

「眞的海友蘭？」

「是的，越老賊既知海友蘭腰上有一塊胎斑，他必知海友蘭的下落，妳肯爲我打聽一下麼？」

「好，我去試試。」

看見戚明星已吃飽，她又收拾了碗筷退出牢房，才走到地道出口，正見越西鴻迎面走下來，她於是住足含笑道：「幫主可要進去見他？」

越西鴻道：「不，老夫只想下去聽聽他跟妳談些什麼，他怎麼說？」

慕容燕道：「我問過了，他也不知道那白衣人是誰，大概那白衣人不是來救他的。」

越西鴻道：「他還跟妳說些什麼？」

慕容燕道：「他對我的印象已不像昨天那麼惡劣，已和我有說有笑了。」

越西鴻笑道：「妳果然有一套！」

慕容燕挺唇一笑道：「事成之後，你怎麼謝我呀？」

越西鴻輕輕在她臉頰上扭了一下，哈哈笑道：「妳要什麼，我就給妳什麼！」

慕容燕羞答答的笑道：「我要做壓寨夫人，你肯娶我麼？」

越西鴻點頭笑道：「沒問題！」

慕容燕挽着他走出地道，把食盤交給一個嘍囉拿走，然後說道：「我還沒去過你的後宮，妳肯帶我去後宮看看麼？」

越西鴻沉吟道：「後宮妳不要去，那小辣椒對妳沒有好感，去了恐怕會吵嘴，還是到老夫的臥房去吧！」

慕容燕一噘唇，說道：「你好像很怕她！」

越西鴻笑道：「不是怕，老夫只不喜歡看見女人吵架，那太煩人了。」

慕容燕問道：「當初你怎會選她冒充海友蘭？她很像海友蘭麼？」

越西鴻道：「不，海友蘭長的什麼樣子，老夫也不知道，老夫要她冒充海友蘭是因她機智過人，善能隨機應變之故。」

慕容燕道：「那麼，你怎知海友蘭腰上有一塊胎斑，而替她在腰上紋上那麼一塊假胎斑？」

越西鴻道：「那是無意間聽來的，海書郞到處尋找其女時，曾告訴人他女兒腰上有一塊形似蘭花的胎斑，所以老夫才叫人替她刺上那一塊胎斑，騙騙那小子。」

說話間，兩人已回到中院的臥房，越西鴻好像已將白衣人尋釁的事拋到九霄雲外，一入房中，就將她抱了起來，笑道：「小寶貝，老夫後宮數百佳麗之中，就沒有一個像妳這樣放蕩的，妳已使老夫着迷啦！」

於是，他們又上了床，慕容燕極盡奉承之能事，顛鸞倒鳳百事有，一番雲雨之後，她輕輕咬着越西鴻的耳朶，吹氣如蘭地道：「我的好幫主，你眞喜歡我麼？」

越西鴻道：「眞的！」

慕容燕道：「那麼，你以後不要再去搶刼婦女了，好麼？」

越西鴻一怔道：「妳怎知老夫搶刼婦女？」

慕容燕笑道：「聽來的，聽說，你前幾天又派人搶了九個處女回來，有這回事麼？」

「有。」

「你到底要養多少女人才能滿足？」

「老夫搶來的女子，是供練兩種功夫用的……」

「練什麼功夫？」

「一爲採陰補陽，老夫得到一冊『採陰大法』，它可使老夫青春不老，並增進功力，凡經老夫以『採陰大法』採過的處女，都將……」

「怎樣？」

「枯竭而死！」

「啊，你採了我了？」

「沒有，像妳這樣善解人意而又風情萬種的姑娘，老夫才捨不得讓妳死呢！」

「另一種功夫是什麼？」

「九陰毒掌。」

「那是什麼功夫？」

「練成之後，可在十步之內隔空發掌，它與一般劈空掌不同，發掌無聲無息，但中者立斃，老夫已練成六成火候，若能練到十成火候，別說是大名鼎鼎的中原三老，縱是海外三仙老夫也不怕他們了！」

「你採了那些處女的眞陰之氣後，便用她們的身體練成九陰毒掌？」

「不錯。」

「那多殘忍！」

「哈哈！」

「你在哪裏練九陰毒掌？」

「在九陰地心室。」

「帶我去看看如何？」

「不行。」

「爲什麼？」

越西鴻道：「老夫練功秘室，不准任何人進入。」

「哼，看樣子，我在你的心目中還是一個外人！」

「爲安全計，連本幫的燕，樓二護法老夫都不准他們進去，妳當然更不能進去了。」

「你的九陰毒掌既然已有六成火候，幹麼還要覬覦大殺門的武功？」

「大殺門的劍法天下無敵，老夫若能獲得，便可君臨武林，稱霸天下，這是老夫多年來的心願！」

「戚明星那口寶劍，便是啓開大殺門武庫的鑰匙？」

「正是。」

「那你可要好好藏着，不能丟了。」

「當然！」

「我會盡力去媚惑戚明星，引誘他說

出火殺門武庫所在地，不過得手之後，你可不能一脚把我踢開了。」

「放心，老夫也不是無情無義之人，得手之後，我立刻宣佈妳爲帮主夫人，妳要什麼，我一定給妳什麼，決不叫你失望就是，但妳也要對那小子加緊下功夫，因爲可能已有不少武林人獲悉戚明星和無鋒寶劍落入老夫手中，預料最近本帮將成爲多事之地了，所以須得趕快問出武庫的地址不可。」

「好的，我會盡力而爲。」

「那施雷冒充你去會那白衣人，此刻不知怎麼樣了？」

「不知道，他此刻大概才過江，要到黃昏才回來。」

×　×

這天黃昏時分，消息果然到了。

賽諸葛燕青雲滿面凝重的進入中院謁見越西鴻，說道：「帮主，鴿書已到，施雷和林，胡二人栽了！」

越西鴻面色一變道：「死了麼？」

燕青雲道：「沒有，但三人都被那白衣人割下了鼻子，據鴿書上報告，那白衣人只幾個照面便將他們三人一起折服。」

越西鴻臉色變得很難看，問道：「看出他是誰了沒有？」

燕青雲搖頭道：「沒有，他還是不肯亮出萬兒，只口口聲聲要帮主去見他。」

越西鴻目中殺氣畢露，冷笑道：「哼，他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走！咱們兩個會會他去！」

燕青雲道：「別急，對方既能輕易擊敗老羚羊和天狗二人，足證是當今武林的頂尖人物，他這種人要見帮主，却不肯按照江湖規律投帖拜山，而要帮主去小孤山會他，分明懷有鬼計，很可能正是要引誘帮主離開總舵，以便潛入總舵，救人或是竊劍……」

越西鴻道：「你意如何？」

燕青雲道：「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帮主最好不要離開總舵，所以依屬下之見，帮主不如下令將河道的本帮船隻，一齊調入九龍潭，那時對方若眞要見帮主，他必會硬闖進來，而他一旦進入九龍潭，就等於魚兒進了網——」

越西鴻搖頭截口道：「不，老夫要親去會他，卽使這是對方的鬼計，爲了本帮之名，老夫也非去會會他不可！」

他取出天龍金鞭插在背上，接着說道：「傳令各堂主及分舵主集合聚義廳，老夫要安排一下！」

慕容燕問道：「我要不要去？」

越西鴻道：「妳去陪那小子吧！」

慕容燕應是逕往牢房去了。

越西鴻見她走了後，忽然笑向燕青雲道：「燕護法看此女如何？」

燕青雲微微一笑道：「帮主最好小心一些，栽在女人手裏太不値得了。」

越西鴻點頭笑道：「老夫已派玉兎皮繼雲暗中監視她的一舉一動，她對老夫是否眞心，等下老夫離開總舵之後，大概就可看出來了——走，咱們到聚義廳去！」

×　×

慕容燕來到囚禁戚明星的牢房外面時，忽似想到了什麼，轉身又折回中院，進入自己的房中，和衣躺下來。

她臉上盪漾着一絲精靈刁鑽的笑靨，腦中不知在打着什麼鬼主意，躺在床上沉思了足有半個時辰，直到聽見由九龍潭傳來「轟！轟！轟！」的三聲炮响時，才一翻下床，開門而出。

這時，夜幕已垂，中院各處燈火通明，但却闃靜無人，顯得異樣的安靜。

她走到天井上，才看見越西鴻的臥房外面站着一個錢鼠萬里飛，乃趨前問道：「剛才那三聲炮响是幹什麼的？」

錢鼠萬里飛說道：「是帮主起駕的禮炮。」

慕容燕道：「他帶多少人去？」

萬里飛道：「不知道。」

慕容燕道：「何時可到小孤山？」

萬里飛道：「明天早上。」

慕容燕沒再發問，轉向外院行來。

外院的情形，也跟中院一樣，各處燈火通明，只不見有人走動！

他隨處溜躂了一會，最後走到一處黑暗僻靜的牆角下，忽然抱着肚子蹲下來，樣子顯得很痛苦！

這情形，落入了一個人的眼裏。

這人，是玉兎皮繼雲！

他像鬼魅般的出現了，以驚奇的表情望着她問道：「慕容姑娘，妳怎麼啦？」

慕容燕痛苦的呻吟道：「我……我肚子好痛！」

玉兎皮繼雲詫異道：「肚子痛？」

慕容燕道：「是的，痛死我了！請你……請你扶我回房好麼？」

玉兎皮繼雲道：「好的，我扶妳回房歇歇……」

他扶着她回到中院房中，讓她上床躺下，看見她一臉痛苦難當之狀，不禁吃驚道：「眞的那樣痛苦麼？」

慕容燕緊蹙雙眉，呻吟不止，說道：「可不是，啊喲！痛死我了！這裏……這裏……」

玉兎皮繼雲道：「哪裏呀？」

慕容燕叫道：「肚子上！好像刀子在割一般！你……請你替我揉一揉……」

皮繼雲依言靠上床緣坐下，伸手替她揉肚子，一面揉一面說道：「你一定是吃壞了。」

慕容燕道：「不對！」

皮繼雲一怔道：「嗯？」

慕容燕說道：「不是那裏，再下面一點！」

皮繼雲的手由她的肚子上移到了她的小腹上，繼續輕揉着，道：「是這裏？」

慕容燕道：「不，再下面一點！」

皮繼雲忽然笑了，低聲道：「慕容姑娘，這恐怕不行，要讓帮主知道了，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呢！」

慕容燕也笑道：「不要緊，他的船已開了，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回來。」

皮繼雲原是好色之徒，聽了這話，登時渾身皆酥，色迷迷的輕笑道：「妳可不要坑我！」

慕容燕道：「不會。」

皮繼雲色胆一壯，情不自禁的把手探了下去——

「砰！」

他的頭上百會穴挨了一掌，登時兩眼

一翻，軟倒在床上了！

慕容燕再一脚將他踢下床，起身吃吃輕笑道：「哼，癩蝦蟆也想吃天鵝肉，做夢！」

她將他推入床底下，卽又開門走出，一逕來到外院刑堂，看見刑堂堂主屠狗太歲正把守於堂中，乃含笑說道：「車堂主，我要再進去試試！」

屠狗太歲已知她在奉命勾引戚明星，當卽取出鑰匙遞給她，道：「可要小心，莫叫他逃脫出來！」

慕容燕接了鑰匙，笑道：「他想逃，得攻破七道鐵門，你認爲他有那麼大的本事麼？」

屠狗太歲笑道：「話雖不錯，但仍要小心一些，那小子不比常人精得很呢。」

慕容燕道：「你陪我進去好麼？」

屠狗太歲道：「幹麼？」

慕容燕秋波一轉，露出一個媚笑道：「我要妳陪嘛。」

屠狗太歲樂了，笑道：「好，我陪妳進去。」

於是，他領着她進入地道，通過七道鐵門，來到了囚禁戚明星的牢房外面。

她開鎖推門進入，忽然驚叫一聲道：「啊哎，他咬舌自殺了！」

屠狗太歲聽了大吃一驚，疾忙衝入問道：「死了沒——」

「有」字未出，他的頭額也中了重重的一掌，神色一呆之後，就倒了下去。她迅速將他拖入房中，再探頭向守在門外的那個嘍囉急急說道：「快進來帮忙！」

那嘍囉雖然聽出聲音有異，但還沒領悟過來，聞言也疾疾衝入房中，於是他也吃了一記重擊，仆地不省人事了。

戚明星正倚坐於床上，看見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打倒了屠狗太歲和那個嘍囉，一時怔住了，說道：「這不是妳計劃的一部份吧？」

慕容燕關上房門，從容一笑，道：「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要緊緊抓住，不是麼？」

戚明星驚異道：「現在機會來了？」

慕容燕點頭笑道：「是的，越西鴻已離開總舵，往小孤山會那白衣人去了。」

戚明星聞言大喜，一跳下床道：「好極了，他帶了多少人去？」

慕容燕道：「只帶一個燕青雲。」

戚明星一楞道：「哦，這樣的話，咱們恐怕很難逃出去吧？」

慕容燕笑道：「你不想試試？」

戚明星沉吟道：「問題是那口寶劍，我如不能取回那口寶劍，空着手逃出去又有什麼用……」

慕容燕道：「你可知道越西鴻將它藏在何處？」

戚明星道：「可能還藏在那間九陰地心室中。」

慕容燕道：「那麼，咱們就去那間九陰地心室找一找看。」

戚明星苦笑道：「妳說得太容易了，現在再要進入越老賊的臥房，恐怕是不可能了！」

慕容燕微笑道：「是你還是我？」

戚明星聽了神色一振，興奮地道：「對，妳可以進去！」

慕容燕道：「但我不知如何進入那間九陰地心室，它的入口在哪裏？」

戚明星道：「在房中那座靠牆的衣櫥中，妳先拉開下面那個大屜……」

他將進入九陰地心室的方法詳細說明一遍，最後問道：「那臥房外面有無人把守？」

慕容燕道：「有個錢鼠萬里飛，不過要收拾他很容易，只是你怎麼辦呢？」

戚明星走去脫下屠狗太歲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一面穿一面笑道：「這個『魚目混珠』行得通否？」

慕容燕笑了。

由外院到中院，雖然只有幾十步路，但他們的感覺却如跋涉了數百里路，身上都出汗了！

因爲，外表看來靜謐的中外二院，其實有着重重的埋伏，他們知道要避開警戒者的眼睛是不可能的，所幸兵家所謂的「出奇制勝」應驗了，雖然看見他們的人不少，但大家都以爲跟慕容燕走在一起的是刑堂堂主屠狗太歲車平。

於是，他們一路無阻的來到中院的天井附近，慕容燕示意戚明星站在一處牆角下等候，她一人迎上了站在越西鴻臥房外守衛的錢鼠萬里飛，笑靨如花地道：「喂，麻煩你一下如何？」

錢鼠萬里飛問道：「何事？」

慕容燕道：「我的一支玉簪放在帮主的房中忘了拿出來，你進去替我拿出來好麼？」

錢鼠萬里飛道：「不行，帮主有令，他不在時，任何人不准進入他房中！」

慕容燕嫣然一笑，說道：「包括我在內麼？」

錢鼠萬里飛道：「是的！」

慕容燕道：「可是我並不想進入，我只要你進去替我拿出那支玉簪。」

錢鼠萬里飛道：「我也不能進入。」

慕容笑道：「不，你可以進入，帮主旣命你看守他臥房，卽表示他信任你。」

錢鼠萬里飛搖頭道：「抱歉，我不能答應你。」

慕容燕嗔聲道：「萬里飛，你這個人不够聰明！」

錢鼠萬里飛笑笑道：「怎麼說啊？」

慕容燕道：「過幾天，我就是越夫人了，那時我有權左右一個人的升降……」

錢鼠萬里飛動容道：「哦……」

慕容燕道：「如今我只要求你替我拿出那支玉簪，你就這樣不賣帳，敎我如何在帮主面前替你口角春風呢？」

錢鼠萬里飛想了想，點頭笑道：「也罷，我替妳去拿出來。」

說畢，轉上走廊，推開越西鴻的房門，走了進去。

少頃，只聽他在房中問道：「慕容姑娘，妳說那枚玉簪放在何處？」

慕容燕道：「放在床頭上。」

「沒有呀！」

「有的，你再仔細找找。」

「沒有，沒有……」

「桌子上呢？」

「也沒有。」

「一定有的，再仔細找找。」

「眞的沒有呀！」

「唉，你眞笨，連一支玉簪，都找不到！」

「這房中根本沒有玉簪，不信妳自己進來看看。」

慕容燕含笑走了進去。

她進入房中之後，就不見錢鼠萬里飛出來了……

戚明星情知她已制服了錢鼠萬里飛，心中又高興又緊張，現在他唯一的祈求是在一刻時之內不要有人走近天井，因爲進出九陰地心室約需一刻時之久，這中間要是有十二生肖走近天井，發現錢鼠萬里飛失踪，那麼事情便全砸了！

不幸的是，他的祈求落空了，就在慕容燕進入越西鴻的臥房約僅盞茶工夫，一條人影已映入天井——

箭猪雷來昌出現了！

他走到天井上，發現幫主的臥房外面無人守衞，神色微愕，立刻開聲道：「萬里兄，你在哪裏？」

戚明星情急智生，連忙模仿萬里飛的聲音答道：「我在此！」

箭猪雷來昌聽出「萬里飛」的聲音來自左方黑暗的牆角下，便循聲走了過來，一面問道：「你幹什麼呀？」

戚明星面對牆角蹲下，假裝發現了某種情況。

箭猪雷來昌果然上當，趨近他身邊蹲下，問道：「什麼事？」

戚明星猛可反手一掌劈出，正中其咽喉！

箭猪雷來昌叫都沒叫出一聲，立時倒地氣絕。

戚明星將他拖去一排花架下藏好，正想回去原處等候，驀聞另一人的聲音在天井上响起——

「哼，這裏的人哪裏去了？」

聽聲音，竟是七海毒蛟樓寒波！

戚明星暗叫一聲「糟了！」探頭向前一望，果見七海毒蛟樓寒波正站在天井上擺頭搜望。

七海毒蛟樓寒波頭上包着白布，傷口還有出血的痕跡，但看他的精神，似已完全恢復了！

戚明星當機立斷，連忙往地上一倒，面朝地匍匐着，口中輕輕呻吟起來。

七海毒蛟樓寒波一聽有人在花架下呻吟，面色遽變睜目暴喝道：「什麼人？」

縱身疾撲過來！

但他到底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撲到花架前便剎住身子，錯掌護胸，又喝問道：「萬里飛，是你麼？」

七海毒蛟樓寒波謹愼的繞到花架後面，一見匍匐地上的人似是屠狗太歲，不禁駭然道：「車堂主，你怎麼了？」

一面問，一面疾趨過去。

戚明星聽出他已來到身邊，再不遲疑，猝然揚掌猛切上去！

這一掌他蓄力而發，其快可想而知，那知七海毒蛟樓寒波因有警戒，雙掌仍豎護着胸部，因而他切出的一掌，竟然切中了樓寒波的掌心，只將樓寒波震跌於地而已！

等到他騰身跨起再度出掌時，樓寒波早已一個倒翻翻出尋丈開外！

「有敵，大家快來！」

樓寒波大叫着，迅捷的翻身跪起，豎掌猛推而出！

他的「七步追魂掌」已練到能够隨心而發的境界，此刻匆忙推出的一掌，威力亦極可怕，好像一股怒濤，迎着戚明星直撞上去。

論技藝和功力，戚明星都還差他一大截，前夜所以能够擊傷他，全憑蓬萊老人傳授的那一招「漁翁撒網」，是以這時對於他發出的「七步追魂掌」，可一點也不敢輕視，連忙一斜身橫飄開去。

樓寒波這時才看出他是戚明星，他當然不知戚明星是怎麼逃出來的，事實上他也無暇去想，一見戚明星飄開，緊接着又一掌推出，厲笑道：「小子，你可眞有辦法，居然逃得出來，但你想逃出此處，今生是休想了！」

話聲中，又一連攻出三掌，每一掌都像一股巨浪，凌厲無匹！

戚明星以輕巧的身法一一避開，他因手無寸鐵，自忖不敵，故不願硬拚，避開對方數招攻擊之後，乘隙一掠上屋——

「嗖！嗖！嗖！」

一排利箭，適時射到！

原來，只這一剎那間，天井四周的屋上，已出現了許多鐵船幫的弓箭手！

戚明星大吃一驚，疾忙仰身翻下，退回天井上。

樓寒波自然不放過這個機會，冷笑一聲，飛步上前，五指曲張如爪，對準他背心猛抓而下！

戚明星閃避不及，只覺背部好像被鷹爪抓中，登時痛澈心肺，忍不住大叫一聲，旋身一拳擊出。

這一拳，乃是一鉢方丈傳授的「普渡衆生」！

海外三仙傳給他的三招功夫中，瀛洲居士和蓬萊老人的「一針見血」，「漁翁撒網」是需用兵器才能發揮威力，只有一鉢方丈的這一招「普渡衆生」是拳術，而這一招「普渡衆生」除了變化莫測令人無從破解之外，練到登峯造極時，還可傷人於百步之外，他還練不到那種境界，但這時擊出的這一拳，却已够樓寒波受了。

只聲「彭！」的一聲，樓寒波弓着身子直飛出去，一直飛出三丈，背部撞上一支廊柱，整個人便軟綿綿的滑落地上。

一縷鮮血，隨由嘴角溢出！

他已動都不能動了。

戚明星也沒料到一鉢方丈的「普渡衆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心中大喜，知道逃命有望了。

「站住！」

忽然，身後屋上傳下這麼一聲喝叱。

戚明星已知越西鴻和燕青雲不在總舵，現在唯一可怕的樓寒波又已重傷不起，故現在他已無所畏懼，聞言慢慢轉身，擧目望去，含笑道：「不怕死的就下來，不要在那上面鬼叫！」

發出喝叱的是十二生肖中的無尾龍康華，他站立在天井對面的大廳屋脊上，身邊各立着六名張弓搭箭的弓箭手，隨時準備發箭射下！

此外，黑牛李達和雲中馬高一雄也各帶十二名弓箭手守在左右兩邊的屋上，總共有三十六支利箭正瞄準着他！

戚明星還是面無懼色，笑了笑道：「姓康的，你作得了主麼？」

無尾龍康華神色嚴厲地道：「你一動，我便下令射箭！」

戚明星笑道：「那樣一來，我就死定了，是麼？」

無尾龍康華冷笑道：「如果你小子自信能够逃過第一守衞隊的萬路箭，那你不妨試試！」

戚明星聳聳肩道：「我是逃不過，問題是越老賊並不希望我死，他還想從我口裏獲得大殺門武庫的地址，要是我死了，你恐怕吃不消吧？」

無尾龍康華一聽此言，果然怔住了。

戚明星微微一笑，倏地一閃飄入右邊廂房的走廊，以肩膀撞開一扇房門，竄了進去。

無尾龍康華連忙大叫道：「注意房後，莫叫他跑了！」

衆人也以爲他要由廂房的後窗逸去，疾忙把箭頭轉對那間廂房的後面，那知就在此際，突見戚明星又由原來的房門掠出，好像一道閃電，一下掠上左邊廂房的屋上，登時拳脚齊施。

守在左邊屋上的是雲中馬高一雄和十二名弓箭手，他們一來不提防戚明星會來上這麼一着聲東擊西，二來又因害怕幫主的處罰而不敢射殺他，故一時弄得手脚無措，一下就被戚明星打倒了五六個，跌落屋下去了！

戚明星大笑一聲，橫身飄過屋脊，身如點水蜻蜓，一連幾個起落，頓時失去了踪影！

雲中馬高一雄急叫道：「快追！快追！別叫他跑了！」

一邊喝叫，一邊飛身追去。

無尾龍康華和黑牛李達也隨後緊追上去，三十六個弓箭手亦紛紛趕了過去……

×　×

小孤山，位在江西彭澤縣北，安徽宿松縣東之間，屹立江中，峭拔秀麗，如一柱直插天半，山以持立不倚，而又爲別於彭蠡湖之大孤，故以小孤爲名。

江側有一石磯，原名「澎浪磯」，只因「小孤」被訛稱爲「小姑」，故「澎浪磯」也就被改爲「彭郎磯」，蓋以彭郎對小姑相映成趣也。

彭郎磯上，此刻立着一位白衣郎！

這是拂曉時分，江上瀰漫着雲海似的濃霧，使得立在彭郎磯上的這位白衣郎看來就像置身雲端一般，別有一股淸逸出塵之相。

他的年紀並不大，約只三十來歲，白面無鬍，飛眉入鬢，可惜左頰上有一道刀疤，否則可說是一位英俠瀟灑的人物。

他腰上懸掛着一口精美的刀，你只要看他一眼，就會覺得他的人和刀已渾然成爲一體！

朝霧漸稀，視界漸廣……

驀地，白衣郎身子一轉，目中精光暴現，面露悍笑揚聲道：「越西鴻，你來了麼？」

「哼！」

一聲冷哼，由數丈外响到，繼之由氤氳薄霧中，出現了兩個人。

來者，正是鐵船幫主越西鴻和護法諸葛燕青雲！

越西鴻沉着一張猙獰的面孔，邁着穩健的步履走到近處停住，把白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才開口冷冷道：「你就是那個鑿沉老夫船隻打傷老夫部下的白衣人？」

白衣人點頭微笑道：「不錯！」

越西鴻冷笑道：「旣敢到我鐵船幫來生事，諒非無名小卒！」

白衣人緩緩道：「我姓南，來自南方，有人稱我爲『南蠻少爺』。」

越西鴻面色一變道：「哦，你是『南蠻王』的兒子南保林？」

白衣人微一躬身，說道：「正是區區在下！」

越西鴻眉頭一皺道：「老夫與你們南蠻一脈河水不犯井水你幹麼到此生事？」

南蠻少爺含笑道：「貴幫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區區到此生事諒不算犯法吧？」

越西鴻陰森森的笑道：「當然談不上犯法，但只怕會丟掉小命！」

南蠻少爺哈哈笑道：「這一點不勞關懷，你越幫主若能要了區區的命去，區區只怪自己學藝不精，決不怨天尤人。」

越西鴻甚怒，擧臂戟指他暴聲道：「小子，你少在老夫面前賣狂，別以爲你老子是稱霸一方的人物，老夫可還沒把他放在眼裏，何況是你！」

南蠻少爺狂笑一聲道：「旣然如此，你就不必跟我客氣了——動手呀！」

越西鴻轉對燕青雲說道：「燕護法，你替老夫教訓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燕青雲點頭輕嗯一聲，擧步而出，道：「小子，你最好趕快道明來意，否則你會白白送死！」

南蠻少爺笑道：「送死可未必，不過先說明來意也好，要是你們肯答允我的要求咱們雙方也有可能化干戈爲玉帛……」

燕青雲道：「你說吧！」

南蠻少爺道：「聽說大殺俠海書郎那口無鋒寶劍落在貴幫手裏？」

燕青雲道：「那又怎樣？」

南蠻少爺道：「家父希望貴幫毀掉那口寶劍！」

這是個異於常情的要求，越西鴻聽了大感意外，忍不住問道：「爲何要老夫毀掉那口寶劍？」

南蠻少爺沉聲道：「因爲它是不祥之物。」

越西鴻「哈！」的一笑道：「你是說它能帶給人災禍麼？」

南蠻少爺點頭道：「不錯。」

越西鴻哈哈大笑道：「這老夫就不懂了，就算它能降禍於人，現在它在老夫手中，遭殃的應是老夫而非你們南蠻一脈，你們何必替老夫擔憂呢！」

南蠻少爺道：「不，無鋒寶劍是一口魔劍，它存在一日整個武林都不得安寧，故應毀掉爲是。」

燕青雲忽接口笑道：「我明白了！」

南蠻少爺微笑道：「嗯？」

燕青雲道：「我聽說令尊雄心勃勃，有意問鼎中原武林，而大殺門却是你們南蠻一脈的尅星，因此，你們希望毀掉無鋒寶劍，斷絕大殺門一脈，以便進軍中原武林，稱霸天下，對麼？」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獸神倪森運用詭謀，在復仇會的運送人物出入的石室中佈下迷藥，又命毒神苗廷秀守在谷口，以致康浩等在昏迷後被苗廷秀擒下，但倪森的鬼計却被守在谷口的駱伯倉等破壞無餘，不特將康浩等救出，且將苗廷秀及冉肖蓮作爲人質，要脅倪森不敢妄動，倪森被脅返回谷內，却召來獸羣將樹林圍困，黃石生搜出苗廷秀的迷藥解藥，予康浩等服下，不料齊月眉因被搜魂大法所制，醒後狂性大發，見人便打，更且闖出林外，惹得羣獸亂吼，宗海東往截月眉，爲獸羣所傷，逃回林中不支倒地——

蛇獸生死鬥　存亡一綫間

康浩急忙上前攙扶，駱伯倉和黃石生異口同聲問道：「老六，月眉呢？」

宗海東舉手向林外指了指，嘴唇翕動，却聽不到一點聲音。

康浩心中寒意陡生，突然嘶聲叫道：「月眉——」跳起身來，便想衝出林去。

黃石生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拉住，沉聲道：「你想幹甚麼？」

康浩遙指林外，熱淚盈眶道：「月眉她……她……」

黃石生截口道：「她若已遭意外，你去了有甚麼帮助？如果沒有意外，你又何須如此激動！」

駱伯倉也輕聲勸慰道：「賢姪，鎮靜些，吉人自有天相，事到如今，千萬鹵莽不得。」

康浩點點頭，仍忍不住以手掩面，「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黃石生眉峯連皺，低聲說道：「大哥請小心守住他，待小弟出去看看。」

駱伯倉道：「咱們幾個人，不是傷就是殘，四弟，你要多多謹愼。」

黃石生道：「不用叮囑，小弟自會當心的。」說完，整一整衣衫，舉步出林而去。

駱伯倉怕康浩再做出衝動的事，便對他說道：「效先身上有療傷聖藥虎胆精，賢侄快去取來給你六叔服用。」

康浩抹淚起身，走到宗海東安置效先的大樹下，奮力攀登上樹，先將齊效先抱下樹來，然後探手進他懷中，摸取虎胆精的藥瓶。

誰知觸手處，却摸到一個份量很沉重的布包，取出來一看，包中赫然竟是自己失落了的「風鈴劍囊」和「百禽宮寶盒」。囊中十柄風鈴短劍，以及盒內的秘笈和庚帖，件件俱在，毫無短缺。

康浩不禁一陣詫異，喃喃道：「奇怪，這些東西怎麼會在效先身上？」

駱伯倉道：「是月眉由你身上取來的，後來因爲要假冒小桃混進復仇谷去，恐怕失落了，才交給效先替你保管的。」

這番話，登時又引起康浩一陣傷感，黯然嘆道：「如果不是爲我，她不會冒險進入復仇谷，也就不會落到這般下場了……」說着，眼淚又奪眶而出。

駱伯倉忙道：「現在別說這些傷感話了，藥瓶可曾找到？快取來救人要緊。」

康浩强忍悲傷，收好劍囊和寶盒，這才取了虎胆精藥瓶，分別給效先和宗海東各餵了一粒。

駱伯倉見他一面餵藥，一面流淚，心裏暗暗焦急，忙又拿話開導他道：「孩子，別儘往壞處去想，月眉像貌敦厚，決不是福薄短命的人，待會你黃四叔回來，一定會有好消息，現在咱們人手已經太薄弱了，既要設法脫身，又須照顧受傷的人，還有這幾個俘獲的敵人必須處置，而能夠自己行動的，只有你黃四叔和咱們三個，孩子，你務必要堅强些才好。」

康浩道：「小侄知道，眼前咱們被困在這座樹林裏，情勢十分險惡，却沒有足堪對付獸神倪森的高手……」說到這裏，不覺回頭望望地上的蛇神董明嵩，嘆息道：「可惜董老前輩不知被何物所傷，到現在還沒有淸醒過來，如能得他相助，那就不必畏懼倪森了。」

駱伯倉詫異的問道：「你說那一個董老前輩？」

康浩一指蛇神董明嵩，道：「就是這一位。」

駱伯倉忙問道：「他是誰？」

康浩道：「他就是當年黑谷四神之一的蛇神董明嵩，小侄全仗他鼎力相助，才能逃出復仇谷。」

駱伯倉大喜道：「這麼說，他不是復仇會的人，竟是咱們的朋友？」

康浩愕然道：「誰說他是復仇會的人？還有這位小紅姑娘，也是朋友，如果沒有她帮助，小侄縱能脫身，也難救出月眉和湘琴……」

駱伯倉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大水沖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幸虧賢侄說出來，否則，險些鬧成天大的笑話。」

康浩正想詢問緣故，却見黃石生臉色凝重的走了回來。

駱伯倉連忙收斂了笑聲，迎着問道：「四弟，怎麼樣了？月眉她——」

黃石生道：「月眉並無危險，只是受了一點輕傷，被獸神倪森生擒去了。」

康浩暗暗鬆了一口氣，接着道：「四叔可會見到那獸神倪森？」

黃石生點點頭道：「見是見到了，但那斯的態度頗爲强硬，竟要脅欲以月眉交換兩個人。」

駱伯倉問道：「那兩個人？」

黃石生道：「冉肖蓮和董明嵩。」

駱伯倉仰面笑道：「四弟可知道那董明嵩是誰嗎？」

黃石生道：「小弟已經知道，就是那緊扣着冉肖蓮手腕不放的斑髮老人。」

駱伯倉笑道：「這就是了，咱們以前不知道他的身份，或許會受那斯的要脅，忍氣吞聲跟他交換，如今旣知道他就是蛇神董明嵩，便再也不會受那斯的威脅了，即使翻臉動手，咱們也不懼怕。」

但黃石生聽了，却毫無欣喜之色，緩緩說道：「話雖如此，怎奈月眉的性命在那斯手中，果眞翻了臉，咱們不能不顧慮她的安全。」

駱伯倉大聲道：「怕甚麼？他敢傷月眉，咱們就殺了冉肖蓮和毒神苗廷秀。」

黃石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大哥請再仔細想想，如果月眉遭了毒手，便是殺了十個冉肖蓮和苗廷秀，又怎能抵償得了呢？」

駱伯倉一怔，竟啞口無言。

黃石生接着又道：「當那斯提出蛇神董明嵩的名字時，小弟便已想到董老前輩可能是咱們的朋友，否則，那斯怎會不顧毒神苗廷秀，反指定欲交換董老前輩？由此可見他必是已將董老前輩恨入骨髓，非得之不能甘心……」

康浩岔口道：「他更怕董老前輩會帮助咱們突圍，所以想同時除掉咱們的援手，那樣一來，他既無冉肖蓮的顧忌，又料定咱們再沒有堪與他抗衡的高手，儘可輕輕易易便把咱們悉數制服了。」

黃石生頷首說道：「這些道理，我都仔細考慮過，但爲了拯救月眉，不得不答應他的交換條件。」

駱伯倉愕然道：「怎麼？你已經答應他了？」

黃石生點頭道：「是的，而且約定在半個時辰之內，交出冉肖蓮和董老前輩，換回月眉。」

駱伯倉頓足道：「這該怎麼辦呢？」

康浩也搖頭嘆道：「董老前輩是小侄的恩人，無論如何不能將他老人家送入虎口……」

黃石生目光流轉，迅速的掃了兩人一眼，冷靜的說道：「但爲了救月眉，任何

犧牲都在所不惜，咱們還是先將董老前輩的穴道解開，由我當面勸勸他，或許他會答應的。」

康浩道：「就算他願意，小侄也不能這麼做，小侄寧願自己去交換月眉……」

黃石生淡淡一笑，道：「你先別激動，天大的事，自有四叔替你作主就是。」說着，親自移步上前，拍開了蛇神董明嵩的穴道。

董明嵩自從中毒昏迷，一直緊緊扣着冉肖蓮的手腕不肯放鬆，此時睜開眼睛，猛可站起身來，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冉肖蓮還在不在自己掌握中，是以，也將冉肖蓮拖了起來。

康浩怕引起誤會，忙替駱伯傖和黃石生引介，並且將經過情形，畧述了一遍。

董明嵩聽完，傲聲大笑道：「既已出了復仇谷，區區獸陣，何須畏懼？你們準備妥當，董某人負責送你們平安離去。」

康浩爲難道：「可是……可是……」

董明嵩道：「可是甚麼？你若不相信，老夫就先破他的獸陣給你們看。」

康浩吶吶道：「晚輩並非懷疑老前輩的神功絕技，而是……」

董明嵩不悅道：「有話就明說，不用吞吞吐吐的。」

黃石生含笑拱手道：「咱們的確有些話，想和董老前輩商議，但不能讓這姓冉的女人聽見，可否請老前輩將她暫時交給康浩看守，借一步說話？」

董明嵩掃了康浩一眼，滿腹疑惑的點點頭，道：「好！你要當心些，別被她溜了。」駢指疾落，加點了冉肖蓮數處穴道，然後一鬆手，將她拋在地上，舉步隨黃石生向林中走去。

駱伯傖目送二人轉入密林深處，不由領首讚道：「此老不愧性情中人，看來惡名之下，未必全非善類。」

康浩道：「他被獸神倪森陷害，在石牢中禁錮了十餘年，脾氣已經磨練得差不多了。」

駱伯傖問道：「你可知道他們師兄弟因何反目的？」

康浩道：「詳細情形雖然不太清楚，聽他口氣，好像黑谷四兇當年內鬨，乃是爲了爭戀師妹田娥而起。」

駱伯傖輕哦了一聲，感慨的說道：「情之一字，如水載舟。成就了多少如花美眷，也坑害了多少痴心男女。常言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爲甚麼總有許多看不開的男男女女，定要爭奪一人呢？」

冉肖蓮突然冷冷接道：「你若想通這個道理，那就該出家當和尚了。」

她穴道被制，無法動彈，卻仍然能够開口說話，此時閃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痴痴凝望着康浩，目光中充滿了幽怨之色。

康浩本想罵她幾句，但一觸及她那幽怨目光，不期心弦暗震，連忙扭開頭去。

這時候，林外有人高聲叫道：「時限已到，請黃蜀樹黃大俠出來答話。」

呼叫聲中，黃石生和董明嵩恰好併肩走了回來，兩人臉上都帶着笑容，似乎商談得十分和諧。

康浩關切的道：「四叔，怎麼樣？」

黃石生含笑道：「承董老前輩慨允成全，換人的事已經沒有困難了，你們準備一下，我馬上就回來。」

康浩驚愕的看看董明嵩，只見他神情怡然，毫無不悅之意。

黃石生又和駱伯傖附耳低語了幾句，然後向董明嵩拱拱手，笑道：「委屈老前輩了！」

董明嵩一揚濃眉，道：「不用客套，動手吧！」黃石生駢指疾落，點了他的穴道，並順手將冉肖蓮的穴道解開。

冉肖蓮站起身子，舉手理了理鬢髮，困惑的望着黃石生，似乎對他這種出人意外的舉動，頗感詫異不解。

黃石生臉色一沉，道：「我只有一個人，無法帶你們兩人出去，這姓董的老頭子就由你抱着，不過，我可得警告你，行動必須聽我的吩咐，否則休怪手下無情。」

冉肖蓮道：「你是打算將我們交還給復仇會？」

黃石生道：「不錯，我已和倪森約定，用你們交換月眉，等一會，就在林外谷口，走馬換將。」

冉肖蓮目光一掃康浩，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勸你們還是將我殺了的好，今天你們放了我，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黃石生冷笑道：「如果不是爲了月眉，休想咱們會放你，不過你放心，你若繼續助紂爲虐，興風作浪，咱們要殺你也並不困難。」

一揮手，沉聲喝道：「走！」

冉肖蓮默然片刻，俯身抱起了董明嵩，但走過康浩面前的時候，忽又駐足，凝目有頃，凄然一笑道：「康少俠，你的心腸眞是鐵鑄的麼……」

黃石生叱道：「少廢話，快走！」

冉肖蓮欲行又止，回過頭來又道：「你既無情，休怪我無義，記住了，我會要你後悔一輩子……」話聲未落，熱淚突然奪眶滾出，低頭轉身，快步穿林行去。

黃石生緊跟在後，嚴密監視。

康浩木然屹立着，臉色一片蒼白，這一刹那間，腦海中似乎聯想到許許多多的往事，又好像甚麼也沒有想，混混沌沌，如痴似呆，幾忘置身何處。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見駱伯傖的聲音在耳傍說道：「孩子，時間不早，咱們也該趕快準備一下了。」

康浩心頭一跳，如夢初覺地茫然問道：「準備？要準備甚麼？」

駭伯傖道：「你黃四叔已安排好突圍脫身的妙計，咱們必須將負傷的人束紮分配妥當，隨時準備行動。」

康浩道：「但林外那些野……」

駱伯傖道：「獸羣自有董老前輩對付，咱們只管帶人突圍。」康浩無暇詳問，只好急急動手。

林子內除了駱伯傖和康浩，幾乎非昏即傷，其中又以湘琴被搜魂大法所制，宗海東外傷最重，齊效先遭月眉掌傷內腑，服下虎胆精後，雖已淸醒，仍無法行動。

康浩解開小紅的穴道，將湘琴交給她揹負着，自己則攙扶着齊效先，駱伯傖用一條布帶，把宗海東緊緊綁在背上，多下一個毒神苗廷秀，則無法携帶。

駱伯傖抽出厚背砍山刀，說道：「這種人留着終是禍害，帶着更是累贅，不如

一刀殺了，以免他再害人。」

康浩忙道：「小侄被他用毒粉散去眞氣，迄今無法凝聚，雖有一粒藥丸，不知是不是解藥，又無時間辨識，現在殺了他，萬一藥丸是假的，豈不糟糕？」

駱伯傖道：「咱們人手不够，他又是個殘廢，誰能分得出身帶他一起走呢？」

康浩沉吟了一下，道：「小侄倒有個辦法，不妨試試看。」

於是，匆匆砍了些長籐和樹皮，用兩根樹枝，紮成一副簡陋的拖架，將苗廷秀細綁在拖架上，一端着地，一端做成挽手形狀，以便拖着移動。

駱伯傖低頭看看自己的獨臂，皺眉道：「你眞力未復，我只有一條手臂，咱們誰能拖帶這老毒物走？」

小紅自告奮勇道：「婢子兩手空着，請交給婢子吧。」

駱伯傖叮囑道：「姑娘要記住，能帶就帶，若情況危急，務必先將他廢了。」

小紅點頭道：「婢子知道了。」舉手點閉了毒神的啞穴。

大夥兒結紮妥當，躡足穿林而出，抵達密林邊緣的時候，駱伯傖揚手示意，隨行諸人立即伏身草叢中，輕輕撥開荒草，向外望去。

只見林外空地上，黃石生正席地而坐，對面則是黑壓壓一大片獸羣，獅虎熊豹，往來奔馳，其中夾雜着一二十名赤裸着上身，腰纏虎皮的「獸奴」，直似一道由猛獸組成的圍牆，將密林圍得水洩不透。

靠近谷口附近，另有十餘名復仇會武士，簇擁着獸神倪森，屹立而待。

這時候，冉肖蓮正抱着蛇神董明嵩，一步一步向谷口走去，月眉正由一名侍女陪伴着，緩步向黃石生這邊走來。

雙方漸近漸近，終於在空地中央相遇，一齊停下腳步。

只聽獸神倪森高聲地說道：「現在咱們開始換人，是黃兄發令？還是由倪某發令？」

黃石生微笑道：「由誰發令都一樣，只希望彼此以誠相見，別想在交換時暗弄奸詐。」

獸神倪森道：「說的是，誰若暗弄奸詐，天誅地滅，待雙方交換的人各回本陣之後，務請黃兄實踐承諾，將解毒之藥，交本會花女帶回。」

黃石生取出一個藥瓶，在手中揚了揚，道：「解藥就在這兒，只要月眉未受傷害，黃某一定依照承諾交出解藥，這並非黃某小器，皆因月眉已遭搜魂大法所制，行動不由自主，爲防萬一，黃某只好先給冉姑娘服下一顆毒丸。」

獸神倪森連連點頭道：「這乃是人之常情，換了倪某也是一樣，咱們休存猜疑之心，這就開始吧。」

黃石生道：「好，倪兄請先發令。」

獸神倪森以手撫胸，仰面向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音一起，那花女帶着月眉疾步朝密林奔來，冉肖蓮也抱着蛇神董明嵩向谷口奔去。

雙方腳下都加快了速度，霎眼間，已在空地正中相遇。

那名花女一手握着月眉的腕肘，微微向側一帶，便欲和冉肖蓮擦身而過，誰知就在這時候，冉肖蓮忽然悶哼了一聲，腳下一個踉蹌，向月眉橫撞了過來。

兩下裏碰個正着，那花女失聲驚呼，方待閃避，突然聽見一聲震耳大笑，一條人影猛由冉肖蓮懷中翻彈而起，飛快的一把將月眉手腕扣住。

黃石生幾乎在同一時候，也從地上跳了起來，大叫道：「董老前輩，快閉她的穴道。」

原來那抓住月眉手腕的人，正是蛇神董明嵩。

只聽董明嵩哈哈大笑道：「放心。她跑不了。」口裏說着，飛起一腳，將冉肖蓮踢翻，另一隻手已閃電般朝那名花女劈去。

掌沿落處，慘呼隨起，那花女一條左臂，頓時被齊肘劈斷。

董明嵩奪了月眉，飛步而回，駱伯傖和康浩全都喜不自勝，紛紛從林子裏迎了出來。

獸神倪森勃然大怒，厲喝道：「姓黃的匹夫，卑鄙無恥，言而無信，竟敢行此下賤詭計！」

黃石生笑道：「抱歉得很，對閣下這種無恥之輩，如何顧得信義，咱們沒殺冉肖蓮那淫婦，已算得天高地厚的情份。」

倪森戟指罵道：「黃蜀獨，老夫若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黃石生笑道：「乖侄兒，你再叫兩聲『黃叔叔』，我老人家一高興，說不定眞把解藥也給你啦。」

倪森氣得暴跳如雷，揚手向密林一指，刹時間，胡哨亂鳴，百獸怒吼，數十名「獸奴」驅獅縱虎，遮天蓋地般衝過來。

那獸羣何止千百，奔馳起來，塵土蔽天，腥風狂捲，聲勢委實驚人，駱伯傖等都看得臉色大變。

蛇神董明嵩匆匆將月眉交給了黃石生，低聲道：「你們聚在一起，不用害怕，自有老夫替你們開路。」說罷，噘唇連打幾聲哨胡，取過一柄長劍，昂然在前面領路。

駱伯傖手提金背刀，緊隨在董明嵩身後，黃石生和康浩居中，小紅負着易湘琴，一手挽着拖架，一手執劍護身，走在最後——同行四人扶傷攙弱，沒有一個空手，硬着頭皮，隨董明嵩迎向那奔騰怒吼的獸羣。

以區區四五個衰弱傷殘的人，面對成百上千的兇惡猛獸，誰也不禁暗暗捏着一把冷汗，尤其康浩眞力未復，黃石生重傷初癒，眞正能够動手應敵的連董明嵩在內，也不過兩三人而已，何況還有傷者需要護衞，神志昏迷的必須照顧携帶，這一場人獸之戰，眼看已是凶多吉少了。

但當前情勢所迫，除了冒險一拚，實也別無選擇，是以駱伯傖等人表面雖強自鎭靜，內心直如繃緊的弓弦，一顆心騰騰狂跳，幾乎要從口腔裏迸躍出來。

眼看獸羣越來越近，蹄爪奔馳，地面也起了一陣陣震動，大夥兒的腳下不由都緩慢下來，個個額上全在冒汗。

驀地裏，走在最後的小紅，忽然尖聲大叫道：「啊呀！蛇……蛇……」

大家聽得呼叫，不約而同都停了下來

，急急回頭張望，果見一道蠕動的洪流，正由樹林中蜿蜒，潮水般向獸羣湧去。

那是數不淸的各形各狀的毒蛇巨蟒，匯聚而得的蛇陣，一眼望去，怕不有千百萬條之多。

女孩兒家沒有不怕蛇的，小紅見了這許多蛇蟒，兩條腿早就軟了，混身不住瑟瑟顫抖，嬌呼道：「康少俠，快……快來呀……」

康浩連忙返身將她扶住，柔聲安慰道：「別怕，這是董老前輩召來的蛇羣，用以對付獸神倪森的，有了蛇羣，咱們就不懼那些野獸了，不信你看，這些蛇已經分成兩路，趕過咱們向前面去了。」

小紅那敢再看，急急抛了拖架，張臂緊抱着康浩的脖子，閉目搖頭道：「我怕！我怕！咱們能不能先躲一躲，等蛇過完了再走？」

康浩爲難的道：「這……豈不就誤了時機麼？」

董明嵩道：「不妨，趁蛇羣開道之際，大家就在這裏休息一會也好。」說着，竟盤膝坐了下來。

駱伯傖等人却不敢坐，大夥兒背對着背，圈成一個小圈子，讓小紅站在中間，靜待蛇羣移動。

董明嵩從袖中取出一管竹笛，闔目趺坐，一縷笛音冉冉而起。

那笛音並不高吭，但蛇羣一聞笛音，立卽加快了速度，迎着疾奔而至的獸羣竄去。

蛇獸雙方驀然相逢，曠野間頓時響起一片嘶吼，那些怒獅狼虎雖然來勢洶洶，突然遇見大批蛇羣，剎時都驚恐起來，前面的收勢不及，不是被毒蛇咬傷了蹄爪，便是被巨蟒纏住了腰腹，怒吼跳躍，滿地翻滾，後面的仍在蜂擁爭逐，不知閃避，竟然自相踐踏，亂成一片。

緊隨在後的「獸奴」們，連吆喝着揮鞭制止，已無法使驚亂的獸羣安靜下來。

獸爪踐踏着蛇身，蛇羣糾纏着猛獸，只見血肉橫飛，塵土瀰漫，一場慘酷而罕見的蛇獸血戰，直看得衆人心驚肉跳，魂飛胆裂。

只有齊效先瞪着一雙眼睛，兀自看得津津有味，不時發出一聲輕嘆道：「可惜奶奶不在了，這時如再加上百禽大陣相助，何愁不把那些野獸趕盡殺絕。」

董明嵩突然張目道：「哼！沒有百禽大陣相助，你以爲蛇羣就鬥不過那些野獸麼？」

說罷，又引笛就唇，笛音忽地一變，節奏頓時加速，音調也猛然提高，改爲一片殺伐之聲。

蛇羣受笛音鼓舞催促，越發爭先恐後，勇往直前，一部份行動矯捷的奇毒小蛇，甚至破空飛竄，猛撲不已。

片刻之後，獸羣已死傷纍纍，漸有不支之勢，源源不斷的蛇羣，仍然繼續由荒草林間匯集增援，前鋒盡是毒蛇，强行楔入獸陣，將獸羣分隔成兩半。

董明嵩一躍而起，沉聲道：「是時候了，大家快走，老夫替你們壓陣。」

小紅睜開眼睛，一見那遍地斷蛇和獸屍，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哭喪着臉道：「這可怎麼走呢？」

黃石生道：「不走不行了，康賢侄可和這位小紅姑娘居中，由愚叔斷後。」

康浩道：「可是，這副拖架和苗廷秀交給誰？」皆因黃石生手中正抱着月眉，實在無法再兼顧苗廷秀。

蛇神董明嵩接口道：「交給我了，你們休再躭誤，以免復仇會援手趕到，又增痲煩。」

駱伯傖橫刀護胸，叫了聲：「走！」當先邁步，循着蛇羣所衝破的缺口向前奔去。

康浩也不怠慢，一隻手扶着齊效先，另一隻手攙着小紅，緊隨而行。

小紅芳心噗噗，俏目半睜半閉，整個嬌軀幾乎全偎在康浩身上，一路踉蹌前奔，脚下踏着血肉糢糊的斷蛇死獸，兩腿顫抖，就像踏在軟綿綿的雲端裏。

一行人突出重圍，落荒而奔，曠野間獸吼人叱，觸目驚心血戰，仍在繼續進行未已……

×　　×　　×

一口氣奔了十餘里，衆人都已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聽得獸羣吼聲漸遠，這才在一處僻靜而乾涸了的山澗中停了下來。

駱伯傖檢點人數，不見蛇神董明嵩跟來，便道：「董老前輩獨自斷後，必然遇到了阻碍，此地倒頗隱蔽，大家且休息一會，等等他。」

其實，不待他吩咐，大夥兒早已各尋可供倚靠之處坐下，但因此地仍在大巴山範圍內，不敢鬆弛了戒備，所以並未將負傷的人放下來。

約莫頓炊時光，誰也沒有力氣開口說話，山澗中除了此起彼伏的喘息聲，聽不見旁的音響，直到喘息畧定，黃石生才憂心忡忡的問道：「奇怪，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會不會發生甚麼意外呢？」

經他這一提起，衆人才注意到日影業已偏西，而蛇神董明嵩依然不見踪影。

康浩道：「咱們要不要派個人回去看看？」

駱伯傖搖頭道：「如果他都脫不了身，咱們去了也毫無帮助，不如就在這裏多等些時候，或許他另有緣故躭擱，稍待就會趕來了。」

康浩又道：「這山澗隱密不易發現，應該有個人在外面守望，一則可以防備復仇會追來，二則，不致與董老前輩彼此錯過。」

駱伯傖道：「這倒是很要緊的事，你們且在下面休息，待我上去守望。」

小紅搶着站起身子，說道：「小婢對附近地勢較熟，還是由婢子去吧。」

黃石生道：「旣如此，姑娘要多多謹愼，倘若發現敵踪務必儘快通知咱們。」

小紅點頭答應，解下易湘琴交給康浩，閃身上崖而去。

康浩將湘琴和月眉併排放在一塊大石上，低頭凝視良久，不覺黯然長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說道：「唉！都是我害了她們……」

黃石生道：「你也不必如此自責，事情已經發生了，最重要的是怎樣使她們恢復神志。」

駱伯傖道：「冉肖蓮的搜魂大法是由洱海雙妖處偸學來的，上次洛陽事變，那

朱雀和朱燕兩個妖女，都被咱們趁亂擒獲解往保定去了，只消將月眉她們送回保定，或許可以設法解除搜魂大法的禁制。」

康浩搖頭道：「那沒有用，洱海雙妖只會施法，不識解法，記得三姑曾經說過，天下唯一能解『搜魂大法』和『絕情蠱』的人，只有苗疆的鬼叟朱逸。」

駱伯傖道：「那鬼叟朱逸，還在人世嗎？」

康浩道：「這就不知道了，但爲了解救她們，小侄只有往苗疆去試試運氣。」

駱伯傖眉峯一皺，道：「你眞力未復，怎能千里迢迢去苗疆涉險？」

康浩道：「董老前輩在復仇谷中，曾替小侄索得一粒藥丸，只不知是不是眞正的解藥。」

黃石生急忙接口說道：「取出給我看看。」

康浩取出那粒黃色藥丸，遞給黃石生，黃石生立卽將懷中十幾個藥瓶全掏了出來，互相比較辨認，看了許久，仍難得結論。駱伯傖忍不住問道：「如何？」

黃石生道：「依顏色辨別，應該是解藥，不過，苗廷秀一向奸詐，也可能故意將毒藥弄成黃色，這就不敢保證了，但無論是不是眞正的解藥，小弟倒有個辦法，不妨試一試。」

駱伯傖忙道：「藥物豈可隨便試用，沒有絕對把握，還是等董老前輩將苗廷秀帶來之後，查問明白了再吃也不遲。」

黃石生笑道：「小弟的方法，雖不定絕對有效，對康賢侄却並無危險。」

駱伯傖連連搖頭道：「沒有危險也不能胡亂試驗，謹愼一些，總比冒險好。」

黃石生見他堅持不允，也就一笑作罷，未再爭辯。

不久，天色漸漸陰暗下來，蛇神董明嵩依舊未見趕到，駱伯傖放心不下，親自上崖守望，直到天已黑盡了，仍然毫無人踪，這時候，山澗中衆人已經疲累不堪，只得將傷者解下，準備就在澗中過夜了。

黃石生叮囑道：「大家儘量放鬆心情休息半夜，到丑時正刻，無論董老前輩來與不來，咱們都不能再等了，守望之責由咱們四個淸醒的人輪流，每人一個時辰，按時輪換，丑正一到，立卽動身。」他所指的四個淸醒者，自然是他自己，駱伯傖康浩和小紅等沒有受傷的人。

不料齊效先却奮然道：「你們休息吧，由我先去。」

駱伯傖道：「你的內傷尙未痊癒，只宜休養，不必担任守望的事了。」

齊效先道：「一點小傷，早就不碍事啦，我有兩頭靈鵰協助，又有毒蜂護身，足可担任守望的責任。」不顧黃石生反對，逕自携帶了一份乾糧，上崖而去。

駱伯傖想想不放心，匆匆吃了些乾糧，說道：「我去陪他。」也隨後離去。

山澗內六個人，月眉和湘琴穴道受制，昏迷不醒，宗海東傷勢極重，也沉沉入睡了，黃石生和小紅都有一身武功，可以靜坐調息，只有康浩內力難聚，眞氣阻塞，旣疲倦，又虛弱，必須躺臥下來，眞正酣睡一場，才能恢復體力。但是，他雖然十分疲倦，躺在那乾涸的山澗石塊上，却輾轉反側，久久無法入夢，一氣之下，索性輕輕坐起身來，不想再睡了。

誰知黃石生也沒有入定調息，正凝目望着他微微而笑，好像早已料到他會睡不着似的。康浩赧然道：「眞奇怪，越是疲倦想睡越是睡不着，躺着反而難受。」

黃石生點點頭道：「是的，一個人如果心裏有事，再多疲倦也是睡不着的。」

康浩笑了笑，道：「看來四叔早已猜出小侄的心事了。」

黃石生道：「這還用猜嗎，咱們心想着同樣一件事，你無法入睡，我又何嘗睡着了？」

浩康靦覥的道：「旣然如此，小侄就直說了，日間四叔曾提到，有方法試出解藥的眞假，並且沒有危險，但不知是甚麼方法？四叔願意告訴我嗎？」

黃石生笑道：「其實，方法十分簡單，你駱伯父爲了謹愼，不讓你冒險，那是他的一番好意，但一個人活在世上，多多少少總得冒些危險，過份謹愼，往往會錯過機會——。」

說到這裏，笑容忽斂，又正色接道：「按當時情形，冉肖蓮被蛇神所擒，而倪森苗廷秀業已秘密安排好解救的妙計，是否讓你恢復功力，對他們已無關重要，所以，我猜測他們給你的解藥，多半不會是假的。這是依情理而推斷。」

康浩連連點頭，表示同意。

黃石生接着又道：「其次，據今天所得經驗，那苗廷秀隨身携帶的藥物約有十餘種，只有黃色的無毒，他給你的解藥，也是黃色，藥物是早已煉製好的，若說他特意僞造一粒欺騙你，事實上不可能，據此推斷，解藥也應該是眞的。」

康浩道：「小侄也知道苗廷秀的藥物共分三色，黃色的是解藥，在萬毒谷時，小侄曾經搜查過他的丹室，只因老毒物奸詐成性，小侄怕他已將藥物的顏色改變，故而不敢貿然險用。」

黃石生從懷裏取出一個圓形藥瓶，肅容說道：「這些藥丸，咱們已經証實的確是解毒藥物無誤了，至於能否解除你所中的散功之毒，不妨作一試驗。」

說着，由瓶內倒出三粒解藥，然後又將康浩那粒可疑的黃色藥丸從中剖開，一分爲二，接着道：「現在咱們分三次進行試驗：第一次，你先服下一粒解藥，運氣一週天，看看眞氣能否凝聚？無論如何，對你都沒有危險。」

康浩點了點頭，道：「然後呢？」

黃石生道：「然後，你再服下一粒解毒和半粒可疑藥丸，也運氣一週天，試試有無異狀，這次試驗雖然畧有些冒險，但因前後有兩粒解毒藥同服，又有愚叔在旁，卽使這粒可疑的藥丸眞是毒性，相信也不會有多大危險。」

康浩眼神一亮，奮然道：「四叔請說下去。」

黃石生道：「以後就更簡單了，假如發現這可疑藥丸有毒，咱們便中止試驗，由愚叔立卽用解藥替你化解，假如這粒藥丸無毒，便繼續服用另外半粒，仍然配以解藥——這方法雖嫌痲煩，相信不致有多大危險，倘若藥能對症，子夜之前，你就可以恢復失去的功力了。」

康浩畧一沉吟，爽然道：「好！咱們

現在就開始吧！」

黃石生道：「此事只可私下進行，暫時不能讓你駱伯父知道，現在你先服第一次解藥，如果沒有效，咱們就藉口輪換守望，到崖上再服第二次藥。」

康浩欣然點頭，吞下一粒解毒藥，盤膝趺坐，閉目運氣行功。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只見他滿頭冷汗長長吁了一口氣，睜開眼來。

黃石生忙問道：「感覺如何？」

康浩搖搖頭道：「眞氣只能在丹田以下凝聚，一到胸口，便無法通過，尤其『心絡三焦』穴附近，好像被甚麼東西隔住了。」

黃石生笑道：「這是好徵象，你且把汗擦一擦，咱們到崖上去。」

兩人攀上澗崖，尋到駱伯傖和齊效先，聲稱時刻已到，特來輪換守望。

駱伯傖道：「不用這麼麻煩了，你們體力都未復原，只管下去休息吧，有我守望就行了。」

黃石生道：「大哥連日勞累，也該休息一下，午夜過後還要趕路，咱們一行人全靠大哥領導，你若累倒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駱伯傖拗他不過，只得答應，叮囑了一番，又留下兩頭靈鷹協助警戒，才和齊效先回到崖下。

黃石生四下瞭望一遍，尋了一株隱蔽的大樹，讓康浩依坐在樹根下的草叢中，然後小心翼翼，將藥物取了出來。

康浩接過那半粒可能致人死命的黃色藥丸，心裏不期然泛起一陣莫名的恐慌，他自問並不畏懼一死，却說不出甚麼會心驚手顫起來。

黃石生看出他神色有異，低聲問道：「怎麼？你有些害怕了？」

康浩搖搖頭道：「不！小侄只覺得肩負太重，心情難免緊張，萬一這藥丸有毒，發生了意外，小侄雖不懼一死，但師冤未雪，月眉和湘琴又如此景況……」

黃石生微笑道：「但你如今有力難施，形同廢人，又怎麼能夠申雪師冤？怎麼挽救月眉和湘琴？你連行路都吃力，何能千里迢迢前往苗疆？縱然去了，又憑甚麼替她們取得『搜魂大法』的解藥？」

康浩悚然道：「四叔的意思是——」

黃石生道：「我的意思是說，問題必須求得解決，苗廷秀的藥物均已在此，除大胆一試之外，別無他法。」

康浩毅然點頭道：「不錯，似這般光景，實也生不如死。多謝四叔的當頭棒喝。」說完，一仰頸脖，將半粒解藥投入口中。

黃石生低喝道：「放鬆百骸，緩緩運氣，不可急躁。」口裏說着，人已在康浩對面坐了下來，左手緊緊搭住他的腕脈穴，右手揑着解藥藥瓶，雙目烱烱，凝注在康浩臉上。

只見康浩深納一口氣，眼簾徐徐而闔，神態一片安詳，腕間脈搏也十分規律，但過了大約頓飯時光，突然身軀一陣震顫，脈搏鼓盪如潮，呼吸也急促起來。

黃石生心裏雖然吃驚，仍未有所行動，只全神貫注着他的變化。

又過了片刻，康浩口內竟發出「荷荷」的聲音，面肉扭曲，彷彿正承受着極大的痛苦，混身冷汗如漿，汗味夾雜着一股濃冽的腥氣。

黃石生見他溢出的汗水，其色呈現淡紅，竟然滲着血質，不由也心慌起來，急忙拔開藥瓶，將瓶中所有藥丸，全都傾了出來——

就在此際，突聞康浩大叫一聲，整個身子從地上直跳而起，又重重摔落地上，四肢挺伸，一連翻滾了五六次，便靜靜躺臥在草叢中不動了。

黃石生機伶伶打個寒噤，手中藥丸一齊抛落，張口瞪目，說不出一句話，臉頰上一片晶瑩，全是淚水。

崖邊人影連閃，駱伯傖和小紅幾乎同時飛身掠到，緊接着，齊效先也氣喘吁吁趕到——大家見了樹下這副情景，個個大吃一驚，駱伯傖沉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黃石生痛苦的搖搖頭，顫聲道：「小弟該死！小弟對不起大哥……」

駱伯傖欺身而上，獨臂一探，抓着黃石生的肩頭，喝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怎樣了？」

黃石生淚如雨下，愧怍的悲聲說道：「都怪小弟……不該叫他吃了那粒可疑的解藥，……」

駱伯傖失聲道：「什麼？你給他吃了那粒藥？你拿他的性命作試驗？」

黃石生垂首道：「小弟囑他伴着解藥同服，以爲便無害，沒想到那藥丸的毒性會如此劇烈……」

話未說完，駱伯傖反手一掌，重重摑了他一記耳光，厲聲叱道：「我是怎樣叮囑你的？你一向持重，怎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來？你害死了他，叫我拿什麼面目去見他那蒙冤被害的師父？你！你！你……」

他越說越悲慟，語聲哽咽，熱淚涕淋，獨臂指着黃石生，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黃石生那一掌挨得很重，臉頰頓時紅腫起來，但他不敢躲避，反而直挺挺跪在駱伯傖前含淚說道：「小弟愚昧，辜負大哥的知遇之情，萬死不足以贖此罪愆，只求大哥念在已往情義賜小弟一個全屍。」

駱伯傖淚如泉湧，哽聲道：「你以爲一死就能了結嗎？果眞那麼容易，二十年前我早就死去了，又何須偷生到現在？你可以一死百了，却叫我在九泉下，對他們師徒如何交待？」

黃石生頓首道：「錯已鑄成，小弟罪無可逭，願大哥保重貴體，另覓賢輔，繼續完成未竟之志，小弟先走一步了。」說完向駱伯傖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駢指如戟，便待向自己心窩戳去。

駱伯傖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抽搐道：「四弟，咱們自從結義，愚兄何曾說過你一句重話？難道你就爲了這場責備，冷了結義之情？罷！罷！罷！既要分手，愚兄決不走在你後面。」一鬆手，竟拔出了金背砍山刀。

黃石生慌忙將他抱住，大哭道：「大哥要這樣做，小弟罪孽就越發深重了。」

兩人相擁而泣，悲不可抑，引得齊效先也傷心起來，哽咽着道：「康大哥死了，姐姐又成了這般模樣，賸我一個人，活着做什麼？不如我也跟你們一起死吧。」

正在悲聲四起，忽聽小紅叫道：「你們都發什麼瘋？康少俠不是好好活着！」

三個男人循聲望去，只見小紅正跪在康浩身邊，吃力的想將他攙扶起來。

齊效先距離較近，急忙奔了過去問道：「康大哥他沒死？」

小紅啐道：「你才死了哩，他只是虛弱過甚，躺在這兒睡着了，你瞧，呼吸還是好好的不是？」

齊效先探手一試，果然不錯，不禁又笑了起來，轉向駱伯傖和黃石生埋怨道：「虧你們這麼大一把年紀，人的死活都沒弄清楚，就哭哭啼啼，覓死覓活，害我也跟着上當。」

駱伯傖無暇分辯，只緊緊握着康浩的腕脈，臉上一片驚喜之色，低聲問道：「四弟，這是怎麼攪的？他非僅活着，而且脈象旺盛，竟比先前健壯得多了。」

黃石生仔細探視了一遍，長吁道：「謝天謝地，總算小弟沒有弄錯，那粒藥丸，的確是解藥，只因他中毒太久，身體過於虛弱，藥力發作，一時支持不住才昏了過去，可把小弟嚇壞了。」

駱伯傖急道：「這麼說，他的內毒已經解了？」

黃石生道：「正是如此，但現在他體力尚未復原，先別搬動他，讓他多休息一會。」

大夥兒由悲轉喜，慶幸不已，團團圍着康浩，八道目光，都投注在他一個人身上。

康浩呼吸沉穩，鼾聲起伏，腥氣血汗漸漸收止，似是並不知道身邊正有人在焦急的等待着自己的清醒。

時間在寂靜中緩緩消逝，不覺已過了一個多時辰，康浩才舒展了一下手脚，悠悠睜開眼睛。

黃石生內心一塊大石落了地，搶着問道：「賢侄，你覺得怎樣？」

康浩茫然道：「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活着？或是已經死了？」

駱伯傖含淚而笑道：「傻孩子，你當然是活着，但你黃四叔却險冤枉死了。」

康浩道：「爲什麼？」

黃石生忙岔口道：「你現在別問這些，先提一口氣，試試看眞氣可能凝聚？」

康浩撐坐起來，依言吸了一口眞氣，默默運行了一週天，不禁驚喜的道：「眞奇怪，心絡穴道，已經暢通無阻，內力也可以提聚了，難道苗廷秀那粒藥丸眞是解藥？」

黃石生笑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他本以爲先替你解了毒，仍然可以手到擒回，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一番心機白費，反而弄假成眞，奉送了一粒解藥。」

駱伯傖感慨的道：「說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個人生死有命，半點也勉強不來的。」接着，歉然一笑，又對黃石生道：「方才愚兄情急，錯怪了賢弟……」

黃石生笑着截口道：「連小弟都以爲自己鑄成了大錯，何況大哥，事情既已過去，還提它則甚。」

康浩迷惑的望望黃石生，又望望駱伯傖，問道：「四叔什麼事鑄成大錯？」

黃石生笑道：「沒有事，你內毒初去，好好靜養調息吧，別管閒事了。」

駱伯傖也接着說道：「宗六弟身邊有換洗的衣服，賢侄且去山澗下洗個澡，把髒衣服換一換，好好休息一下。」

小紅聽說康浩要去山澗洗澡，不便跟隨下去，就自動留在崖上負責守望。其餘四人回到山澗下，駱伯傖等各自覓地調息，康浩取了乾淨衣服，獨自往澗中沐浴更衣。

他身上衣服本是復仇會的舊衣，連番遭遇險阻，業已破爛不堪，剛才又出了一身腥臭血汗，更是臭味難聞，沐浴之後，換上乾淨衣衫，精神也爲之一振。

但換棄舊衣的時候，使他又想起冉肖蓮相待的種種情意，心下不由一陣悵惘，他自忖數次在危難之中，若無冉肖蓮相助，只怕早已死在復仇會主手下，姑無論她援救自己有什麼目的，至少自己的確受過她的恩惠，想不到彼此竟翻臉變成了死仇，尤其是月眉和湘琴，竟因此遭妒，被冉肖蓮用「搜魂大法」害得如此慘狀。

他緬懷往事，感慨萬端，加以浴後清新，精神亢奮，反而沒有一絲倦意，望望駱伯傖等人都已寂然入定，山澗中除了此起彼伏的呼吸聲，只有淙淙泉水，蜿蜒由脚下流過，大地萬物彷彿沉緬在酣睡中。

康浩輕輕挨着月眉和湘琴身旁坐下，低頭注視了很久，只見兩人香息微微，神色一片平靜，好像早已把世上一切煩惱，全忘得一乾二淨了；他不禁長嘆一口氣，從心底泛起一抹凄凉的苦笑——神志昏迷的人，雖然可憐，但却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至少，她們腦中是一張白紙，沒有快樂，也沒有煩惱，更沒有錯綜複雜的情仇糾纏。

他帶着五分憐愛，三分負疚和兩分羡慕的心情，伸手替她們理了理被風吹亂了的頭髮，心裏暗暗有了決定，又輕輕站起身子，去附近尋了一截樹幹，取出風鈴劍，默默的修削起來。

一柄簡陋的木劍削好，時間已到丑正，衆人相繼起身，趁黑夜掩護，離開了那道山澗。

經過半夜調息，衆人體力多已恢復，齊效先內傷也痊癒多半，可以自己行動，不需要人攙扶了，康浩眞力復原，便揹負着月眉；由小紅照顧湘琴，駱伯傖負責宗海東，其餘黃石生和齊效先，都徒手在前後領路和掩護。

一行人疾走半夜，天亮時已遠離了大巴山主峯，用些乾粮，畧作休息，又繼續走了半日，午刻光景便出了山區，抵達一處小鎭；大夥兒吃了頓熱騰騰的飯，聚在一起商議今後的行止方針。

康浩首先說道：「小侄的行止已經決定了，爲了求取搜魂大法和絕情蠱的解藥藥方，必須走一趟苗疆，會會那位鬼叟朱逸。」

黃石生問道：「你是準備獨自去？或是帶着月眉和湘琴一塊兒去呢？」

康浩道：「獨自去雖然比較方便，但往返需時甚久，所以小侄準備帶她們一起去，若能求得解藥，便可就近施救。」

駱伯傖接口道：「既然這樣，咱們大夥兒都去苗疆走一遭，不擇手段，好歹要弄他一份解藥藥方回來。」（未完）

文·紅于單
圖·令盧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偕施笑乾往追園園，途遇沈貝紅爲毒蜈蚣追得亡命奔逃，君之楓挺身干預，與毒蜈蚣激鬥，終在施笑乾參與戰圈，把毒蜈蚣擊斃，但施笑乾也受了內傷，君之楓兩肩亦被毒蜈蚣摔傷，君之楓着施笑乾返回客棧療養，由彼往追園園，剛追不遠，便遇園園，取出獲自黃金萬的三百兩錢票，君之楓堅不肯收，園園譬喻再三，君之楓勉强收下，返回客棧，夏秋心早在客店門外等候，君之楓問知施笑乾已服藥睡下，君之楓在傷疲交累下，又不欲驚動施笑乾，遂轉往夏秋心房中躺下——

情絲繫鐵漢　金釵鎮鬼神

夏秋心擰了條熱毛巾，柔情的爲他拭去臉上的血污，另外還端了盅滾熱的香茗……

啜了幾口，君之楓只覺精神一振，他凝睇着夏秋心，含笑道：「秋，還記得上回咱在這的情形麼？」

羞紅了下臉，夏秋心道：「怎不記得？那次我喝得酩酊大醉，苦慘了你啦。」

笑笑，君之楓回憶了下往事，猶如昨日，他道：「以後千萬別再來這一手啊！」

羞澀的笑笑，夏秋心坐在他身畔，凝眸問道：「園園怎樣了？」



端開瓷盅，君之楓道：「她借給了我三百萬兩。」

噫了聲，夏秋心詫異道：「小施不是說你不要麼？」

君之楓把情形詳細的說給夏秋心聽，……

夏秋心聽完，沉默了半晌，才道：「我倒很同情她……」

一怔，君之楓截口道：「秋，妳這是什麼意思？」

夏秋心凝眸道：「爲了你，她不惜嫁給快入棺材的老頭兒做妾，這不值得同情？」

像被毒虫螫咬了一下，君之楓猛一震道：「秋，妳別胡說，她並不是全爲我……」

話落一半，門外有人敲門，並說道：「客官，熱水好啦。」

夏秋心連忙從床頭拿出一襲衣袍，遞給君之楓道：「楓，我上街買藥時，順便爲你買了套新裝，穿着可能合身，你大概會喜歡的。」

君之楓接過來翻看了一下，喜形於色道：「秋，謝啦。」

夏秋心又遞了瓶小銅盒給他，叮嚀道：「這兒還有些外敷傷藥，你沐浴時，順便在傷口擦點，雖說是小傷，萬一轉惡，那才眞糟。」

一併接過來，君之楓凝目道：「還有啥的沒？」

瞪了他一眼，夏秋心噘嘴道：「沒了，快去吧。」

忽地走上前去，君之楓攬住夏秋心柔若無骨的柳腰兒，飛快的在她吹彈得破的粉腮吻了一下，說道：「別忘了還有這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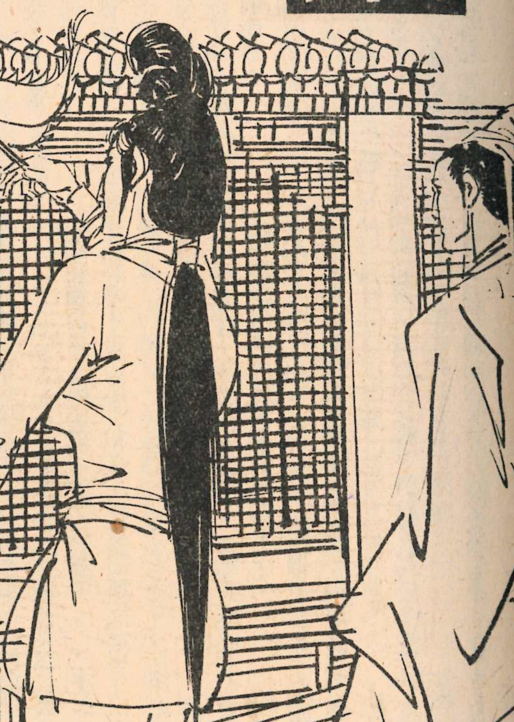
俏臉泛紅，夏秋心赧羞嬌嗔道：「死東西！」

說着，粉拳兒輕握，朝君之楓揍過去……

像隻狡猾的野貓，君之楓早一溜烟的閃出門去了，帶着一抹得意又滿足的笑聲……

約莫半炷香的時刻之後，君之楓已舒舒服服的洗了個澡。當他再回到夏秋心的房裏之時，夏秋心只覺他彷彿換了個人似的，渾身的憊疲盡都一掃而清，精神抖擻，尤其是穿上她爲他買的新裝——銀白勁裝，外罩淺藍緘白邊的袍衣，更是顯得神采飛揚，豐姿煥發。

洛陽酒樓全天營業，現雖近三更，可是其中「賭園」和「美之園」却是生意最盛之刻，君之楓本想到「賭園」去摸牌九，可以這麼說，當他懂得賭之後，每到洛陽酒樓來，必然賭它一番，何況他已將近年沒有摸牌了，一旦又到這兒來，難免手癢，賭癮大發。但煞風景的是，夏秋心在他沐浴之時，却叫了一桌酒菜，君之楓只得打消念頭，老大不願的，陪着夏秋心淺呷慢飲，談天說地……



夏秋心雖不大會飲酒，似乎她的心緒很愉快，却也喝了不少，只叫原本紅嫣誘人的臉蛋兒紅得像隻熟透心的蘋菓。帶着幾分醉意，她朦朧幌漾道：「哦，楓，咱多久沒這樣對飲了！」

君之楓酒量不小，但兩頰也有些兒燙熱了，顯然他喝得更多，打了個小酒呃，他醉態似的道：「我記不得了，妳說呢？」

滾動着兩粒如黑寶石的眸珠子，像是在回憶，夏秋心啓唇道：「最少有一年以上了吧，自從那次我們在開封的『君歸客棧』，有這樣飲過，之後你去了西疆半載，然後你回中原來，把我從天九幫手中救出，來到這家酒樓……」

君之楓似乎是想起來了，他張口接道：「那次咱在樓下，妳飲出事來了，對不？」

美眸凝睇，夏秋心風情萬種地說道：「是的，那一次幾乎使我們淪於萬刼不復之地，一離又將近半年，總合起來，少說也一年吧。」

望着她那俏模樣，君之楓有些魂飄飄的，他湊前去，輕握住夏秋心白如凝脂的手掌，瞇眼道：「一年久別，於今又對盞相飲，只覺別有一番風味在心頭，秋，妳說是不？」

酡紅的俏臉更紅了，嗯，就像是一抹晚霞夕陽那般迷人，醉人，夏秋心並沒有抽回柔荑，她只覺得君之楓那溫熱的手心，正送來一股强烈的電流似的。她半睜着眼，哦，她看來有些意亂情迷了……但她絲毫沒有想逃避的樣子，而且，而且她似乎有意去迎迓，和挑逗——她已微側過嬌軀，好讓君之楓另外一隻手環攬住她那纖纖細腰了……

這鼓勵，使得君之楓那股子的心猿意馬更形放蕩了，他摟着夏秋心盈盈可握的腰肢，順着這個勢，他把自己的身子緩緩挪靠前去，這樣的距離，已使得他可以眞確的聽到夏秋心那吹氣如蘭，並且有些兒急促的氣息——這是一項很嚴重的挑逗和誘惑……尤其是夏秋心忽像個軟泥人似的半癱倒到他的懷裏，這味兒，怎生熬得住？憐柔的，惜愛的，君之楓已把他的嘴唇壓在夏秋心潤熱的紅唇上了……

哦，這是一個吻，但這却不像一個平常的吻——在兩人都帶着有些醉意，而且又是夜闌人靜的好時光，通常，嗯，通常這樣的吻，往往是表示着什麼的「前奏」……

吻得很熱，也很黏，多少的相思苦，多少的離情苦，似乎力求在這一吻彌補過來……

這是愛情達到沸點的表示，超過了這沸點，便是愛情的「昇華」，照這種趨勢，嗯，他們卽將「昇華」了……

不是麼？君之楓已抱起夏秋心此刻看來毫無力氣，渾身軟綿綿的嬌軀，而且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床畔……

輕輕的，小心翼翼的，夏秋心已被放到床上了。她像是昏迷的閉着眼，粉頰上的紅潮，似乎已達到了最頂點，她似乎顯得有些兒駭懼，羞怯，但十分溫馴，看不出有抵抗的樣子……

俯下身，君之楓輕吻着她的秀髮，美額，眼簾，粉腮，瑤鼻，櫻唇，下頷，而且吻到了她滑溜如脂的項頸上去了——這時候，君之楓已顯得有些貪婪，而夏秋心已是「不省人事」了……

眼看，眼看——

就當一場暴風雨卽將來臨時，君之楓忽地來了個「緊急煞車」——他倏地啊了一聲，很急促的，驚慌的轉身衝到窗畔，一把拉開窗門，頓時一陣冰冷的夜風迎面撲來……

猛力吸着，君之楓只覺那股子冷風灌進他的鼻尖之時，紊混渾沌的腦海爲之一清，尤其是丹田裏的那撮強烈而狂野的情慾也爲之一抑……

掠了掠蓬亂的鬢髮，理了理弄皺的衣襟，夏秋心紅潮未退的臉蛋上泛起了一絲迷惘，和微微的失望，她走到君之楓身後，伸出了仍輕輕顫抖的手掌，按在他的肩上，有些羞赧嬌澀的道：「楓，你……」

瞇眼凝視着穹蒼上一顆孤伶伶的寒星，君之楓壓抑着嗓子，帶着些微的悵惘，他道：「秋，我們不能……」

緩緩垂下粉頸，夏秋心黯啞無言，一滴晶瑩滾圓的淚珠，滴在她淡紅淺靑相雜的鞋尖兒——碎了。

趁着竄起的理智尙未泯滅，君之楓緩緩踱開了兩步，這使自己在感覺上是一段「安全距離」，他浮着苦笑，那般無可奈何似的道：「秋，別悲戚，哦，妳已是够苦的了……」

仰起沾着淚痕的臉龐，夏秋心以無比堅定的眼光望着他，道：「楓，我只是想奉獻給你，無條件的，不管日後你是否有勇氣衝破那道枷鎖，我不在乎名份上的稱呼，你知道我只要你就滿足了……」

淚臉泛起了深切的懇求和祈望，夏秋心微顫的語音，含着哀乞：「我眞的不在乎，楓，這樣你便不會違逆了令堂，不是麼？」

心靈在顫抖着，憾慄着，君之楓幾乎要忍不住讓那本是已飽受刺激的淚腺崩潰，強忍住鼻尖的酸意，他猛烈的搖着頭，低啞道：「不，秋，這樣對妳是不公平的，絕對的不公平！」

他想掉頭就走，他眞要受不住，但這決不是走便可以了決的，決不是！暗地裏咬了下牙，君之楓像是面對着一灘險惡的波浪，用力的挺了下胸膛，道：「秋，當我到『萬花幇』去找妳之時，我已下定決心去衝破那道橫在我倆面前的障碍！」

說着，他衝向前去，一把將夏秋心攬入懷裏，他看來已是克制不住了——他的眼角已漾出起微微的淚光。內疚的閉下眼，他喃道：「秋，妳一定要相信我。」

喜極而泣，夏秋心仰臉道：「楓，我相信你。但，楓，不管怎樣，卽使那道障碍永遠屹立存在，我亦永遠無憾，我要的只是你，不是那虛無的『名份』。」

顯然，這是令人很疑惑奇怪的，不是麼？枷鎖，障碍，那又是什麼呢？

緊緊的，但也是靜靜的，他倆擁抱了一會，彼此似乎都已平靜下來，兩人坐回桌席，但君之楓却把酒拿開了，他認爲此時此地，酒，總是有些「挑撥性」的，在某方面言。

用匙子撥動湯，君之楓忽想起什麼似的蹙了下眉頭，道：「秋，我在洗澡的時候，妳說園園嫁給翁萬金作妾，是爲了我，妳憑什麼這麼肯定？」

夏秋心轉動了下微顯得浮腫的眸子，輕聲道：「我認爲園園既然愛你，而她雖然口裏說不是爲你才嫁翁萬金，但我却不這麼想……我，我也說不出一個眞確的理由，或許我也是個女人，可能比較了解她的意思吧。」

笑笑，君之楓喝了口湯，道：「妳這憑空猜測，我怎能相信？」

想了想，君之楓似覺得有什麼不妥似的，喃喃自道：「不過，照妳這麼一說，我却有幾分懷疑，園園她那神情……」

歪首沉思了良久，君之楓忽又說道：「秋，不管園園是否爲犧牲，如果不是那，當然很好，萬一是的話，我豈不是抱憾終身，歉疚一輩子？我看，還是把錢還給她算了。」

不以爲然的搖了下頭，夏秋心道：「這我可就不太同意你的說法了。」

微怔，君之楓道：「說來聽聽。」

夏秋心道：「這不挺簡單的嗎？就算你現在把錢送還給她，你還是向她借了錢呀。」

君之楓道：「話這樣說沒錯，不過把錢早早還她，我總覺得比較心安理得。」

夏秋心訝道：「現在就送去還她？」

點了下頭，君之楓道：「是的，愈快愈好。」

夏秋心忙道：「現在什麼時候了？三更半夜，你還去敲人家的門啊？」

想想有點道理，君之楓便道：「那麼等天一亮，我便去送還給她。」

夏秋心抬眼道：「其實我認爲這又是何必？既然你把人家的錢接過手，不管怎麼說，你就是借人家的錢了，暫時不說園園是否爲了你這三百萬両才嫁翁萬金，有一點却是可以確定的，她是一番好意借你錢，對不？你現在貿貿然的又送了回去，對你和她都沒好處，反而你仍然背了個和她借過錢的事實，而你的困難依然沒解決，豈又不是辜負了園園的一番好意麼？」

靜靜凝聽，再加上細意衡量，君之楓沉吟了一下，終於道：「算妳丫頭說得有道理。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儘快把錢還給她，欠人家的債，心中總覺怪不好過。」

夏秋心道：「眞是，連我看了你這蹩扭的模樣，我也不舒服起來了，既然你這麼急，那咱現在就去天九帮怎麼樣？」

君之楓訝道：「現在就去？」

撩了下眼皮，夏秋心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天九帮是整夜開賭的，隨便那時候去還不是一樣？」

君之楓連忙道：「我只是說咱如果現在上天九帮，决不是天亮以前可以回來的，假如這期間死要錢的醒來沒人照顧，那怎行？」

瞥了他一眼，夏秋心道：「這還不簡單，咱化點錢，僱個伙計照顧他，不就得了嗎？」

想了一下，君之楓道：「好吧，就這麼辦，咱現在就去吧。」

夏秋心望着他，關注道：「楓，問題是你奔波了一天，又厮殺一場，而且還負了傷，咱這番上天九帮去，一場惡戰恐難免，只怕你……」

豪笑一聲，君之楓截口道：「這妳丫頭勿庸操心，我又不是剛出道的毛小子，專憑血氣之勇行事，雖然毒蜈蚣那老鬼差點沒要了我的命，但他給我的那點兒彩，妳方才又不是沒看過，算不了屁事；累倒眞累的，但方才那頓熱水澡，和現在幾杯黃湯，雖不過是短短的休息，但對我來講是太足够了。」

於是君之楓僱了個店小二，到金算盤施笑乾房裏聽候差使，便與夏秋心深夜登向天九帮之門……

君之楓此番登門天九帮，主要的當然是要「籌」一筆三百萬両銀子；附帶的，他要替「劍痴」和「追風俠」報仇——誅戳「六鬼神」等凶煞！

天九帮離他倆住的洛陽酒樓相當遠，不過在此大深寒夜裏，君之楓和夏秋心可以無所顧忌的展開絕頂輕功奔馳，是以也費不了多時，已至天九帮門前……

天九帮，這專以供人賭牌九起家的帮派，對君之楓和夏秋心當然是不陌生，尤其是夏秋心在那兒還差點喪了命，所以夏秋心在老遠看到天九帮的門宇之時，就有些克制不住的恨得牙癢癢……

天九帮，單就外表看來，就讓人有「淘金窟」的感覺——它是那般的華麗、宏偉。放眼望去，高樓强閣、畫棟雕樑，尤其是門前兩座張牙舞爪，栩栩如生的石獅子，却又有一股肅穆、威嚴的味兒……

但見此刻天九帮兩扇黑漆鐵板鑄有泥金尖錐的厚門，正像「衙門八字開」的大敞着，夏秋心邁上石階，仰首凝注着門轅上那塊書寫着正體字「天九帮」的匾額，她咬牙恨恨道：「要不看在銀子的份上，姑奶奶現在就砸爛這塊招牌，哼！」

臉色凝沉，君之楓望着她低聲道：「秋，一切照計劃來，別壞事呵！」

淺淺含笑，夏秋心道：「放心，我還識得大體。」

說着，夏秋心正欲舉足跨入門裏去，忽見右邊石獅子後面竄出一條人影來……

夏秋心與君之楓本能的一楞，還沒來得及瞧清來人，那人已怯生生開口發話：「眼前的不是夏姑娘和君公子麼？」

眼眸一亮，夏秋心驚異地道：「是大嫂？」

君之楓也吃驚非常，脫口道：「大嫂，妳怎麼也到這兒來了？」

那來人原來是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婦人，但見她衣衫單薄且襤褸不堪，髮絲蓬亂，面容憔悴，懷裏抱着一名熟睡的孩童，左右兩邊跟着不到十歲大的男女小孩各一名。嗯，不用說，那孩子們在這大寒天裏，也和那婦人一樣——破衣舊裝，且面黃肌瘦、瘦骨嶙嶙；這些不說，單看他們那兩顆無神的眼球茫然的張着，他們緊緊挨着婦人的身旁的瘦小身軀，顯然是受不了這冰峭的寒冷，抖顫得非常厲害，那兩片乾癟的嘴唇尤其已凍得發靑了，這情景，便足以讓人同情落淚……

驚意裏湧上了一抹酸意，夏秋心一把衝上前去，抱起兩個孩子，望着中年婦人道：「大嫂，妳怎落得這副模樣？」

未語，中年婦人凄苦悲切的臉上已湧上一片淚水……

君之楓見狀，連忙道：「大嫂，這兒不好說話，咱到裏面去比較暖和。」

驚惶的搖了下頭，中年婦人哽咽道：「我，我……這樣子，可，可以進去？」

把孩子交給君之楓抱着，夏秋心解下自己的披風替中年婦人披上，攙扶着她道：「放心，大嫂，這地方只要有錢，誰都可以進去。」

於是君之楓抱着兩個孩子，夏秋心攙扶着中年婦人進入天九帮的門階……

入門的兩邊，有司閽的屋子，不過那些司閽只有爲有車有馬的賭客接待，君之楓和夏秋心等人既然是徒步，是以他們不過望了一眼，連出來招呼一聲也沒有。

一進去，是個大深院，正中是樓閣高叠，燈火輝煌，那便是天九帮供人賭牌九的地方，也是天九帮的樞紐；兩旁廂房整齊排列着，左邊僅單層樓房，是供賭客停車放馬的地方；右邊是雙層樓房，上層是供賭徒休寢之地，下層便是供應膳食。這些，君之楓和夏秋心當然知道，是以他倆把中年婦人帶到右邊樓下裏。

進去，一個人影兒也沒，想是三更半夜而又天太冷的緣故吧，連掌櫃和伙計的都擠在一團兒打盹；君之楓上前去搖醒了他們，要他們弄些飯來。掌櫃的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見君之楓和夏秋心穿着入時，而中年婦人和那兩個幼童却如叫化子，心中好生奇怪；再睜眼細瞧君之楓和夏秋心，忽像灌進了口冷水，猛地清醒過來似的，那掌櫃的啊啊了幾聲，道：「啊！你們是不貶眼和魔咤女！」

拍了下他的肩，君之楓朝他微笑道：「呵，老鄉，難得你還認識我倆。」

一張臉頓成死灰，掌櫃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他那睜得斗大的眼球裏正湧上一片的驚駭和恐怖……

君之楓淡淡的道：「嘖，別這副樣子，少爺今番到這兒來還找不上你這種角色，你老兄儘管放心爲少爺弄些上好的飯菜來，懂不？」

如獲大赦，掌櫃的連忙點頭如搗蒜，道：「懂，懂，小的懂，懂……」

這時夏秋心已扶着婦孺入座，君之楓又和那掌櫃加上一句，道：「朋友，老實說我很不高興你認識我，不過你要是聰明點兒，安份守己的弄上飯菜來，然後乖乖的呆在這兒，裝成沒事般的話，這樣你老兄或許還有一段很長的日子好過懂嗎？」

大氣也不敢抽，掌櫃的忙又點頭道：「懂，懂，小的懂……」

君之楓這才滿意似的朝他咧嘴笑了笑，也跟着入座；此時夏秋心正低聲安慰着抽泣不止的中年婦人，君之楓望着她，心中一股疑惑湧上心頭……

這中年婦人和那三個稚童，便是「偸辣郞中」彭寅男的妻兒。君之楓和夏秋心跟「偸辣郞中」學賭之時，便認識了她，其實君之楓和夏秋心不能說對她了解有多深刻，不過他兩人曾好幾次到偸辣郞中的家裏「分贓」，每次彭婦都很殷勤的招待他倆。君之楓和夏秋心僅知道她並不是道上的人物，但他倆對彭婦的印象是待人和氣，是個賢淑的好妻子。

君之楓奇怪彭婦怎會這般凄慘樣？照說「偸辣郞中」彭寅男雖算不了啥富有，但他一直也可說是生活得不賴，尤其近來彭寅男是混得不錯，不論怎麼樣，彭婦是不應該淪落到這種地步的……

正費心情疑着，那些伙計們不知是懾於君之楓的淫威，抑或原本就這般伶快，也不過一會，他們已恭恭敬敬的擺上一桌滿滿的飯菜，外帶兩壺燙酒；君之楓見彭婦傷心不止，夏秋心勸也勸不住，便向夏秋心施眼色，道：「秋，想大嫂必有難過的事情，妳就讓大嫂哭一場吧，或許大嫂心中會好過一些。」

夏秋心聞言，也就不再勸她了，挾着兩碗滿滿香噴噴的菜淆，端給那兩個已是口水直流的小童；而那對孩子，似乎餓壞了，張口大吃大嚼，那副樣子叫夏秋心看了心酸……

彭妻仍然低首掩泣，這情景當然使掌櫃的和那些伙計們感到奇怪不解；不過他們俱都深深的認識君之楓和夏秋心，他們當然認爲君之楓和夏秋心是不懷好意而來的，他們自顧不暇；只祈平安，焉敢過問，敢麼？

君之楓在這當中，忽然心中一動，他猜出十之八九來了，上回他遇到偸辣郞中彭寅男的時候，他記得他說過有個姘頭，那麼，八成一定是……

哭了會，總算是歇下來啦，彭婦似乎覺得心中好受多了，不過她也感到不好意思的，低首細聲道：「君公子，夏姑娘，我實在是克制不住心中的悲傷，請兩位原諒我的……」

不等她說完，夏秋心已挨過身去，柔聲道：「大嫂，沒關係，咱也不算外人了，現在妳願意說說妳的困難麼？」

君之楓接口道：「大嫂，是不是寅男兄對妳怎樣了？」

眼淚又湧流而出，彭妻强制悲傷，哽咽道：「寅男他已丟棄我們母子了……」

君之楓心中說了聲果然不出所料；夏秋心吃驚道：「大嫂，這又是爲什麼？」

一面拭淚，彭妻一面道：「寅男他在外頭有了另外的女人，三四個月來不曾回家過一次，而且一文錢也不給；爲了生活，我已幾乎把東西典當光了……」

說到這，又忍不住傷心的哭泣起來—

夏秋心看在眼裏，心中着實不忍，她問道：「那麼大嫂妳三更半夜在這門外做啥？」

彭妻悽楚道：「我是想到天九帮裏來找寅男的，我聽說他最近常在這兒；但我這副樣子又不敢進來，怕給人趕出去，所以只好呆在門邊等候。」

君之楓驚道：「天，這冷的天裏，大嫂不怕凍壞了身子麼？再說孩子倒也要受不了啊！」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彭婦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要是找不着寅男，我們母子就要餓死了。」

心頭湧起一股憤恚，夏秋心是個女人，就算是不認識的女人遭到這種遭遇，她也會憤憤不平的，何況眼前的女人是她認識的，而且還算得上十分崇仰？再說偸辣郞中彭寅男上回還出賣過她一次，害得她差點身首異處，命喪黃泉！但她事後又想彭寅男歹歹也算是自己和君之楓的「賭師傅」，而且看在他妻子的面上，夏秋心並不太想追究這件事，只想把目標放在天九帮上。但現在一聽彭寅男居然喜新厭舊，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狠心拋棄糟糠之妻，和自己的親生骨肉，這種喪心病狂，沒天良的人，她怎生再饒得他？

挫了挫牙，夏秋心按捺住心頭的怒火，安慰彭妻道：「大嫂，妳放心，我一定會使妳夫君回到妳們母子身邊的。」

感激零涕的起身拂拜，彭妻道：「夏姑娘，我們母子在這向妳先謝謝援手之恩了。」

轉身，又要向君之楓拜謝，夏秋心早把她拉回座，催道：「大嫂，別這般見外，昔前我們也叨擾妳不少，我們別再這樣客氣了；大嫂，妳還是快點吃些東西，別餓壞身體。」

彭妻遂收束淚痕，開始吃東西……

這期間，夏秋心低首默默沉思，她在想一個萬全之策……

中國有句老話：淸官難斷家務事。像這等事，夏秋心還算是破題兒第一遭碰到，雖然彭寅男曾出賣過自己，她可以以這個理由施「壓力」，要他回他老婆孩子身邊，但這終究是治標，不是治本的辦法，不是麼？夏秋心總不能逼他回去，也難保他不再「跳」出來。夏秋心算得上是個賭徒了，而彭寅男當然是個十足的賭徒，大凡賭徒，尤其是「男賭徒」，一旦有喜新厭舊的意向，這是很難很難使他回心轉意的！夏秋心無法確切的說出一個理由來，不過據她的觀察，有不少人是這樣的。

尤其彭寅男現靠詐賭過活，錢賺得多，而且容易賺，像他這種男人，一旦有了錢向外發展，不顧家庭，除非他不能再賭，走投無路，才會幡然醒悟的……

那，對付彭寅男這種人，又要用什麼方法呢？

君之楓見夏秋心低頭不語，心知她在想啥，他也不禁凝思猛想……

不多時，彭寅男的妻兒已用膳完畢，彭妻向君之楓與夏秋心一謝再謝感激之情，不可名狀。

夏秋心從懷裏拿出四五張紙錢，另外還掏出二十兩重的銀子三錠，遞給彭妻，說道：「大嫂，我這點兒錢，妳暫且先收下！……」

沒等她說完，彭妻已看見飛錢的面額，她大驚道：「夏姑娘，這是兩萬多兩銀哪，妳，妳送我這麼多錢，我怎能接受？不，夏姑娘，我不能收妳的銀錢，我只要妳能把我夫君找回家便好了。」

夏秋心含笑道：「會的，這我一定會做到，大嫂您請放心。另外這點錢，是我以前向寅男大哥借的，大嫂，您拿去就沒錯。」

半信半疑的望着他，彭婦拿着錢有些猶疑不決……

夏秋心再三催促，彭妻這才把飛錢和銀子揣入懷裏，夏秋心安慰她道：「大嫂，您身體保重，別過份悲傷，不超過兩天，我會要寅男大哥回家去的。現在，您暫且先回家中去歇息，別凍壞了孩子們和大嫂您自己，好麼？」

怯怯的，彭妻道：「我，我能不能在這兒等寅男一起回家？」

夏秋心沉吟了一會，照實道：「大嫂，不瞞您說，在我要找寅男大哥之前，我還有些要緊的事要辦……」

彭妻連忙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先回家去。」

夏秋心微笑道：「大嫂，假如我的事情辦得快的話，說不定我就會要寅男大哥在天沒亮前便回去了。」

淚水又湧了出來，不過那不再是悲傷的淚水，而是感激的淚水，彭妻顫聲道：「君公子，夏姑娘，我不知道要如何報答你們，願神永遠保護你們兩人。」

夏秋心朝她頷首言謝，便送她們母子四人離開天九帮。君之楓在離開的時候，付給掌櫃飯錢，順便警告他們不可走露他們來的消息。事實上，君之楓和夏秋心已是幾乎人人認得了，對天九帮而言，但他這樣做，當然說不上怕，只不過想讓人——某些人吃一驚吧。

君之楓和夏秋心望着彭妻和那兩個孩子，拖着蹣跚的步子消失在寒冷的黑夜裏的時候，夏秋心帶着傷感的口吻道：「天底下，有多少這樣不幸的女人呵……」

歪首看她，君之楓道：「秋，妳打算用什麼方法要那老狐狸回窩去？」

哼了聲，夏秋心道：「那種男人殺了乾脆。」

嘖了聲，君之楓道：「別開玩笑了，儘管那老狐狸陷害過妳，但好歹也得饒他一遭，就不說他是我們的『賭師父』吧，所謂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看在大嫂的份上，妳總不能叫她守活寡啊，對不？」話聲一落，夏秋心接口道：「那依你的看法，又該怎麼做呢？當然啦，老狐狸只要我們逼他回去，他是不敢不乖乖的回去的，但是以後呢？咱們不能一輩子看着他！」

轉身走進門去，君之楓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到時你看着辦就是了。」

跟上去，夏秋心白了他一眼，道：「你倒好，推得一乾二淨。」

忽想起了什麼，君之楓進了門之後，走沒兩步，便停下道：「哦，對了，秋，我要先宰『六鬼神』，但爲了讓『萬花帮』也能報仇，我必需把他們誘出外頭，但怎不見『十二金釵』呢？」

夏秋心哦聲道：「楓，要不是你說，我眞要忘了呢，『十二金釵』旣然奉命監視『六鬼神』，想必就在這附近吧。」

兩人轉目搜索了下四處，只見幾條大理石甬道，和蓋滿雪花的假山及結了冰的池水之外，屋宇廊下並無一人……

見無人影，君之楓便道：「不如進去問問那掌櫃的老頭子，他耳目很靈，說不定他知道哪。」

於是君之楓和夏秋心重新進入右邊樓下食堂，那掌櫃和伙計一個也沒少，似乎他們依君之楓之言，不敢透露風聲，但他們一見兩個煞星又折了回來，仍忍不住的臉上一陣發白，發靑。

君之楓不過走到掌櫃的面前，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那掌櫃的老頭兒已期期艾艾道：「君，君公子，我，我們並沒有向上面報告說您們來了……」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含笑打斷他的話道：「這個我知道，你們只一個腦袋，而且又不是傻瓜，當然不敢違抗少爺的話了，對不？」

話語一頓，轉口道：「喲，別怕得這樣子，少爺雖然很高興你們怕我，但並不太欣賞你們這麼窩囊像，我說過，你們這種角色，少爺還挑不上，請放心，請放心吧。」

夏秋心見他那副如鼠見貓的可憐樣子，心中也着實過意不去，遂含笑和顏悅色打話道：「老伯，我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只想向你請教一件事。」

作恭打揖，掌櫃的連忙道：「姑娘有話儘管問，老漢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夏秋心道：「老丈可知道『十二金釵』的？」

掌櫃的連忙張口道：「哦，您是說『萬花帮』派出來殺害『六鬼神』的『十二金釵』麼？」

夏秋心點頭道：「正是，請問她們是否在你們這兒？」

掌櫃的忙又道：「在，在！她們在這兒好些時候了，只因『六鬼神』畏懼她們，不敢出面，而『十二金釵』碍於敝帮的規矩和情面，不好動手，不過她們並不走，輪流日夜監視看守着『六鬼神』，似乎不達到目的不甘休……」

有點兒不耐，君之楓磁牙道：「這些少爺都知道，我只問你『十二金釵』現在在那裏？」

似是很懼怕君之楓，打了個哆嗦，掌櫃的結巴道：「在，在樓上客房……！」

輕蹙蛾眉，夏秋心道：「原來她們也住在你們的客棧的？」

點點頭，掌櫃道：「是的，她們十二個人分六個房……」

君之楓揷口問道：「那她們如何監視六鬼神呢？」

牙齒打顫，掌櫃道：「她們就在窗口監視，六鬼神要跑的話，必需經過這，便逃不過她們的耳目。」

「謝謝你了，老伯。」

夏秋心朝他說了聲，便與君之楓邁步出門去……

來到外頭，兩人駐足仰首觀望樓上的一排房間，但見全部昏黑黑的，似乎全都寢息了……

扭着頸子，君之楓低聲道：「秋，她們現在一定在窗口扒着注視着，她們看得見我們，但我們却無法看見她們啊。」

溜轉着眸子，夏秋心道：「是的，但『十二金釵』並不認識我們，她們雖然看見我們，並不知道我們要帮她們誘殺『六鬼神』。」



搓着手,君之楓呵氣道:「秋,我看妳的腦瓜子愈來愈豬了,妳不是有『萬花幫』的旗令嗎,妳只要拿出來搖一搖,『十二金釵』便會現身見令了,不是麼?」

哦了一聲,夏秋心笑道:「我確實是豬腦袋,我居然記不得小宓交給我一隻旗令,這隻旗令交給我,我也等於是『萬花幫』的幫主啦,任何『萬花幫』的人,只要見着我這隻旗令,就一定要出來拜見我的。」

君之楓笑聲揶揄道:「我看妳大概是被大嫂那檔子事弄昏了頭,別急啊,做事情要照步驟來,快做妳的幫主癮吧,很威風呢。」

給了他個白眼,夏秋心從懷中掏出了一隻約莫巴掌大小的三角旗。那隻三角旗是以絲織繡成的,黃底色,週圍是鑲織紅色絲穗,旗中一朵艷紅的玫瑰花朵。夏秋心拿着旗令,朝空揚了一揚……

夏秋心手中的旗令幌沒兩下,但見樓上靠邊的房間窗門忽地打了開來,射下一隻人影來!

那隻人影身手輕盈而靈活,絲毫不差的降在夏秋心的跟前。那人也不過是二十上下的妙齡少女吧,雲髮金釵,身穿金黃色勁裝,外披同顏色的披風,腰掛一對吳鉤劍,看上去,雖是美麗,但却不溫柔,一股潑悍之味顯露無遺,是個標準的「女江湖客」。

不過,此刻那名姑娘却十分恭謹的,肅穆的朝夏秋心單膝下跪,兩手抱頭過頂,道:「屬下『十二金釵』大金釵叩見旗令。」

夏秋心連忙收起旗令,扶起她道:「大金釵,我叫『魔咤女』夏秋心,這位就是人稱『不眨眼』君之楓,君公子。」

大金釵起身道:「原來兩位就是大名頂頂,名震江湖的『魔咤女』和『不眨眼』,久仰,久仰。夏姑娘,君公子,您們兩位的來意,敝幫總護法已在兩天前給我們令諭了,在下等悉聽兩位調度。」

夏秋心說了聲不敢,問道:「姑娘,妳們『十二金釵』不都在這兒麼,怎只妳一個大金釵呢?」

大金釵恭謹道:「夏姑娘,是這樣的,我們『十二金釵』是輪番監視『六鬼神』的,在白天我們十二位姐妹一齊監視,到了夜間,我們便輪更監視,兩人一組,其餘的十位姐妹休息。方才是我和二金釵輪值,我倆一見姑娘您的令旗,本欲一齊來見令旗的,但其餘的姐妹都在睡眠,所以,二金釵去喚醒衆姐妹,我先來見令旗了。」

話聲一落,已見十餘人急飄而來。

不用說,那便是其餘的「十一金釵」了。只見她們的服飾和裝扮,俱皆清一色和大金釵一模一樣,放眼望去,只覺一堆香氣直飄,金釵閃閃的娘們,叫人眼花繚亂。

大金釵恭謹的,禮貌的爲君之楓和夏秋心介紹了一下之後,抱拳道:「夏姑娘,『六鬼神』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便賭牌九,對了,還和一個叫『靑衣客』呂飛的在一塊呢。」

微微一笑,君之楓道:「大金釵,請問妳可知道『六鬼神』他們現在是在『天地樓』,還是『人爺閣』,抑或是『三文堂』和『四武舵』裏摸牌九?」

大金釵道:「起初他們是在『三文堂』裏賭,沒幾天的工夫便躍到『人爺閣』裏去賭了,到前幾天的時候,他們居然到『天地樓』去豪賭啦。」

嘖了聲,君之楓笑道:「喲,還不賴,看樣子他們還眞有兩手,可能撈了不少哪。」

夏秋心向大金釵道:「大金釵,妳們現在就去退房,並且離開這兒,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誘『六鬼神』出來……」

君之楓接口道:「妳們要裝成很緊急的樣子,『六鬼神』才會相信妳們眞的走了,當然妳們不是眞的離開,只不過是隱藏在附近,當我把他們誘出來的時候,我會留一兩個讓妳們報仇。」

十二金釵齊一抱拳,說了聲是,便翻身躍回樓房去,君之楓和夏秋心便隱藏在路旁的一顆柏樹下。

沒多時,十二金釵的六個房裏燈火大亮,隱約的可以聽到她的話聲:「掌櫃的,我們要走啦,請結算房錢。」

一會,只見十二金釵下樓來,匆匆到門口,大金釵進入門亭裏去,朝四名司閽急道:「喂,我們要走啦,請把我們的馬匹牽出來吧。」

四名守門的正在推牌九,那做莊的司閽一臉驚異道:「姑娘,妳們要走了?」

一副火急樣,大金釵顯得不耐煩道:「是的,快,快去把坐騎牽出來吧!」

那莊家司閽朝另一名看門的道:「蘇三,你快去叫醒阿福,把『十二金釵』幾位姑娘的坐騎牽出來。」

「我這就去。」

那叫蘇三的瘦小漢子,說了聲,戴起豹皮帽子,搓着手便出去了。

那莊家司閽在桌上拿起一本帳簿,一面低翻着,一面道:「姑娘,妳們有急事啊?怎三更半夜說走就走?」

大金釵哼道:「哼,你這不廢話嗎?當然是有急事啦!」

莊家司閽一點兒也不生氣,反笑咪咪道:「那妳們走了,也不怕『六鬼神』他們跑了嗎?」

大金釵故意沉吟了一下,才道:「那也沒辦法,本幫有緊急事情,不趕回去不行,算他們走運。」

頓了一下,接着補充幾句:「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饒他們,不追究這事了,事情一辦完,我『十二金釵』依然要緝殺他們,要不咱『萬花幫』叫他們看成吃什麼的了?哼!」

哦哦兩聲,司閽不再說話,望着帳簿唸道:「姑娘,妳們十五結賬,今天二十八了,共十三天,十二匹馬……總共一百五十六兩銀子,另外前幾天妳們一匹馬病了,我們幫妳們到藥舖去抓了三十兩銀的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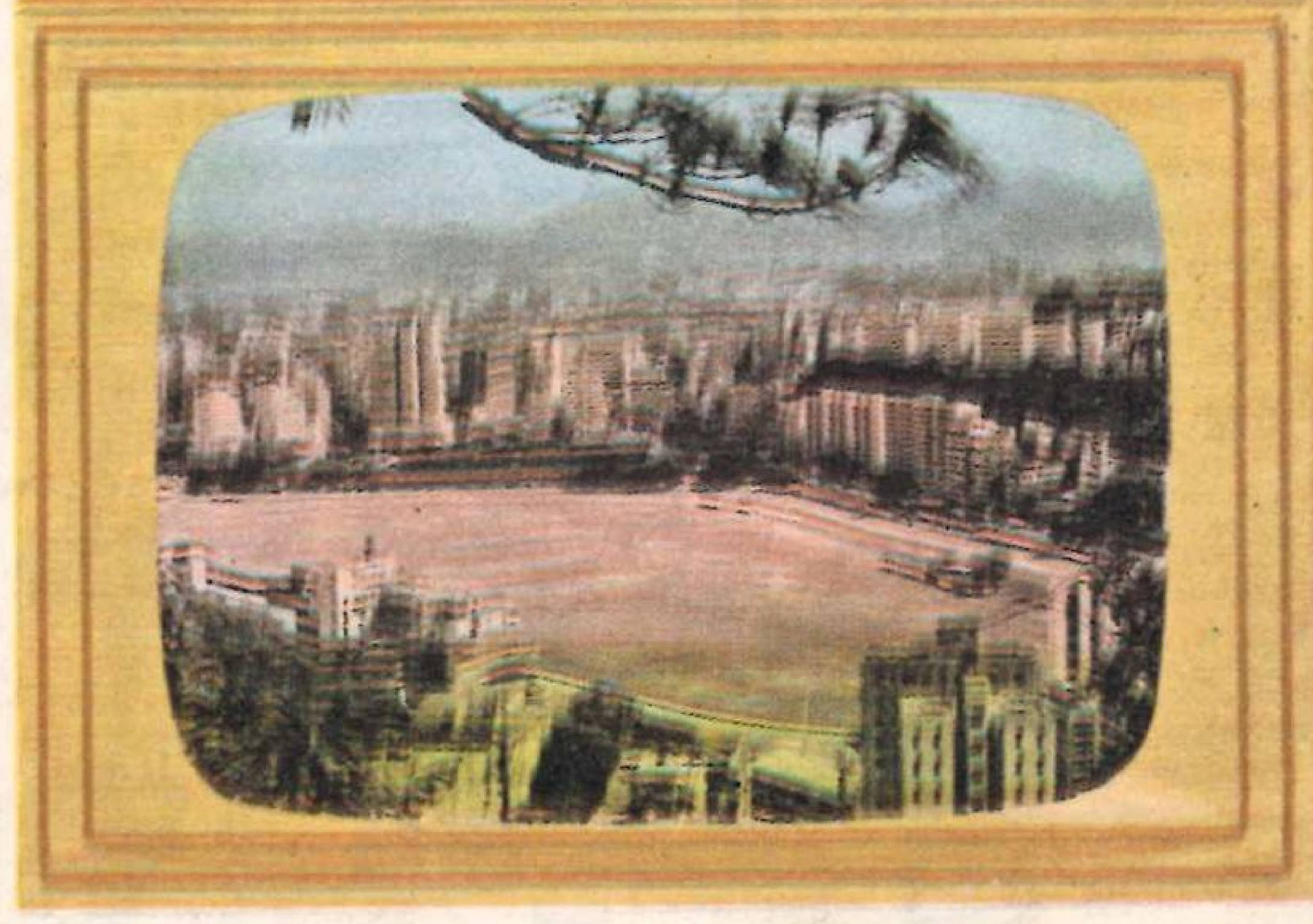
從懷裏拿出一個小皮囊,抽出了一張飛錢,大金釵丟在桌上,說道:「這是兩百兩,十四兩銀不用找了。」

說着,身子已急閃而出,這時候,十二匹馬已被牽了出來,十二金釵接過馬韁,一個翻身,全都上了馬,由大金釵爲首從正門旁的車馬道直衝而出!(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請剪下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uth East Asia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東南亞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